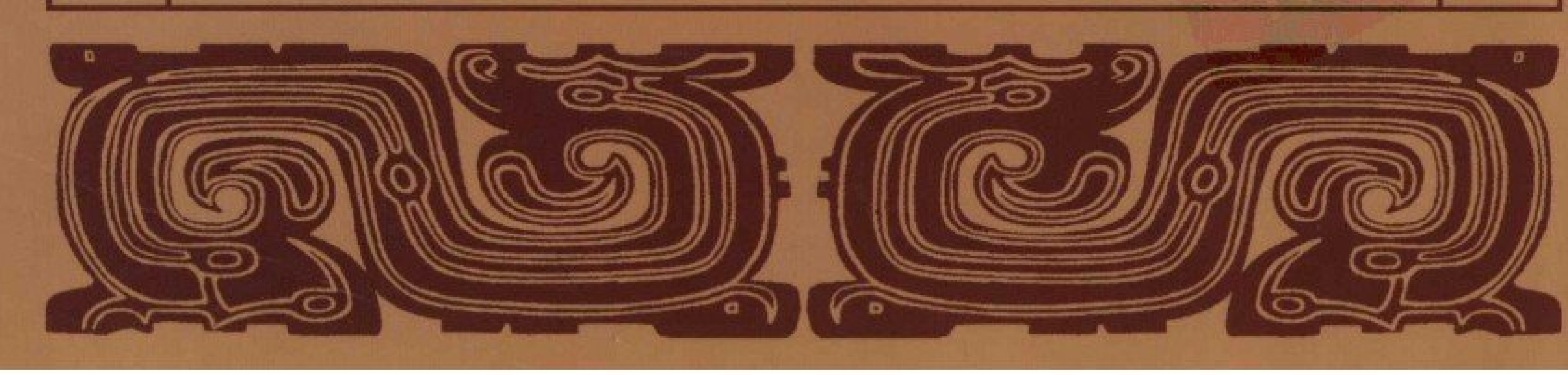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九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三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校經叟自訂年譜

清·李富孫 自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校經叟自訂年譜》，清李富孫自撰。清道光二十四年嘉興李氏刻本。

李富孫（一七六四—一八四四），字既方，別字薌沚，號校經叟，清浙江嘉興人。嘗從學於王昶、阮元。嘉慶七年朝考，列二等，歸班銓選，不就職而辭歸，歷主金華麗正、永康從公、義烏繡川、金壇金沙、海昌安瀾、石門傳貽諸書院。於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病卒，年八十。嘗受聘纂修《嘉興府志》、《嵊縣志》，於七經異文多有考定，撰有《周易異義》三卷、《周易異文釋》六卷、《書經異文釋》二卷、《詩經異文釋》十五卷、《禮記異文釋》、《春秋三傳異文釋》、《漢魏六朝墓銘纂例》、《鶴徵後録》等，手編文稿十卷。

此譜爲李富孫自編，起自生年即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止，距其卒僅一月有餘。是譜敘其生平、著述頗簡要而賅備，其中記載道光年間英軍入侵吳中、飢民騷亂事，並可與史籍相映證。卷末附録徐林衡、李同壽後跋，載年譜刊刻緣起。李同壽爲譜主嗣子，稱其父卒後，懼事蹟湮没，故先行將年譜付梓刊行於道光二十四年云。

校經叟自訂季譜

乾隆二十九季甲申八月初九日辰時生。

曾伯祖花農公命名富孫、以是日平氏開張天和典於中市。

三十季乙酉、二歲。

三十一季丙戌、三歲。

三十二季丁亥、四歲。

三十三季戊子、五歲。

三十四季已丑、六歲。

冬入塾、從湛園從叔於息游艸堂。時先君子客督糧道陳

公（夢說）幕中掌書記、脩僅六十金、不贍所用、先母徐太孺人勤儉性成、日坐紡車、拮据料量。余與伯兄（超孫）、仲姊三人頗能（音耐）苦、衣不紈綺、冬則故絮布被、下惟草席一領、鋪墊稻艸而已、食亦稱是。

三十五季庚寅、七歲。

偕伯兄讀書息游艸堂、憶陳紅樵（襄）、錢北山（臨）、胡艮思（駿）、三老人時來艸堂、與僕谿從祖閒語。北山老人長髯足跛、乘竹椅、二人舁之。

三十六季辛卯、八歲。

偕伯兄讀書息游艸堂。

三十七年壬辰，九歲。

偕伯兄從假山李先生讀書寸碧山堂。是歲陳公夢説以事罣誤歸，先君子爲衢州太守王公士澣延入幕中。

三十八年癸巳，十歲。

偕伯兄從張蘭臯表叔氏大德讀書寸碧山堂，時同塾者䂮山族祖、大鳴宗叔、海門宗兄、鄭芑章、丁誠之兩表兄。

三十九年甲午，十一歲。

偕伯兄讀書寸碧山堂，時蜺菴先生年七十餘，倦游在家。伯兄初應童試。

四十年乙未，十二歲。

偕伯兄讀書寸碧山堂、旭齋從叔亦來同塾。

四十一季丙申、十三歲。

偕伯兄讀書寸碧山堂。時余讀周易、先母洎姊氏篝燈夜紡、余就燈火誦次日所欲授之書。

四十二季丁酉、十四歲。

偕伯兄讀書寸碧山堂。三月、後官大學士謚文端學使王公杰科試嘉興、蘭皋表叔考取選拔。

四十三季戊戌、十五歲。

蘭皋表叔入都　朝考。偕伯兄復從湛園從叔於張氏宏雅堂、宏雅老人極稱余兄弟二人肯潛心誦讀。時讀經畢、

讀先輩文、學作時藝、湛園從叔以文理清順爲喜。

四十四季己亥、十六歲。

偕伯兄讀書宏雅堂。秋患痢泍綿兩載、廢書。夏、伯兄入府庠。

四十五季庚子、十七歲。

春慼痢未愈。夏初、蔣槎客姨夫診用黃連、始瘳。時披閱四子書、學究義理、仍自課誦作文藝。

四十六季辛丑、十八歲。

從王秋坪表叔氏讀書於其家、旭齋從叔亦同塾。初應童試。

四十七秊壬寅、十九歲。

讀書王秋坪表叔家。正月、敬堂從祖自楚北解組歸、時往聆講藝。從祖命字既方、別字薌子。秋、衢州王太守以事被累落職、先君子爲常山宮明府履基延至幕中。

四十八秊癸卯、二十歲。

從祖招同慶百從弟讀書於願學齋、朝夕聽講論、時藝之外兼及經史古學。手授日知錄、令日讀十葉、言此書三通之精華也、熟復之、必有得於明體達用。始知求經學、誦文選、學古今體詩、并縱覽先徵士公所藏諸書。偕伯兄、慶百從弟、丁誠之、沈蘊真兩表兄、同結文課、請正於王碧山先

生焯。

四十九秊甲辰、二十一歲。

讀書願學齋。撝齋從叔亦來同塾、讀漢唐注疏、作十三經注疏會記、并參究宋元諸儒及 本朝陸清獻湯文正張楊園先生之書、於省身克己稍有所得。十月、學使諸城竇公光鼐歲試入學、撝齋從叔入府庠。十二月、偕伯兄、丁誠之表兄舉埋胔會、自後三秊一舉。

五十秊乙巳、二十二歲。

讀書願學齋。從祖命伯兄、慶百從弟同課詩賦、每月一課、每日作古今體詩一首。夏大旱荒、斗米五百餘錢、定聘同

里郡廩生王秋練公（澄）女。是歲與先君子同客黃巖穆明府（林）幕。

五十一季丙午，二十三歲。

讀書願學齋。偕伯兄、慶百從弟、丁誠之表兄同課文，就正於里中沈雅夫先生（芳潤）。夏，慶百從弟入學。秋，從祖卒。余兄弟三人往虎林應省試，時隨從步游西湖。冬，從官大學士謚文正前任學使大興朱公（珪）月課，取列超等第三名，伯兄、慶百從弟皆列一等。

五十二季丁未，二十四歲。

橘坪宗叔延訂課其子（汝梅）於[illegible]碧山堂，偕介石族祖、旭

齋從叔、伯兄、慶百從弟結愼交文課、請正於禾中金葵圃先生學超。秋、患傷寒病劇、不能應歲試。伯兄考取一等三名、補廩。是歲、先君子客紹興孝太守順阿幕。

五十三秊戊申、二十五歲。

館寸碧山堂。夏、學使朱公科試取一等第六名、古學取二等、偕伯兄應選拔試。伯兄取第三名、備貢。秋、省試。伯兄薦而不售。冬、娶王孺人。始製羔皮套、織絨棉綢袍二件。

五十四秊己酉、二十六歲。

館寸碧山堂。秋、省試同考官處州麗水縣韓公某得卷、呈薦主司諸城竇公、以詩內謄錄誤寫一字見黜。每晚放館、

至願學齋與伯兄慶百從弟課詩一首迺歸。冬、補廩膳生。

五十五秊庚戌、二十七歲。

館寸碧山堂。學使諸城竇公歲試、取一等第二名。學師韋公向榮、李公承烈舉報優行、古學取二等。是歲先君子客臨海穆明府幕。九月生一女、十餘日而殤。

五十六秊辛亥、二十八歲。

就館虎林何宅。以文藝請正於南塘別駕常州謝公惇、遂執摯門下。每月課藝、仍請樊圃先生評閱。學使竇公科試、仍取一等第二名。杭州郡守明公保考取入敷文書院肄業。

五十七季壬子、二十九歲。

館虎林肄業　敷文書院、得交後官倉場侍郎莫公晉與禾中後官縣令黃君灝、往來甚密。學使竇公咨取考優、謁見盧學士抱經先生文弨、以所著雜說就正、稱爲可畏、并令門下臧君在東出見、謂可相與攷質。始製羔皮袍一件。

五十八季癸丑、三十歲。

館虎林、撫軍吉公慶甄別　敷文書院、取入內課。學使李公潢歲試、取一等第九名、學師仍舉報優行。是歲伯兄亦館虎林閔氏、同肄業　敷文書院。

五十九季甲寅、三十一歲。

館虎林、以詩文請正於大興方明府維翰、得與後同選拔官江防同知陳旻生鴻壽定交。學使李公科試、取列二等。八月生子、又不育。是冬從祖殁。先君子客會稽邢明府澍幕。

六十秊乙卯、三十二歲。

館虎林。正月、大母徐太孺人棄世、享壽九十。俟六月方謀稱觴、而遽罹大故、先君子哀痛備至。先君子因目眚不出門、伯兄復館萬善堂、課東宿從叔、秋領鄉薦。先母患左脇痛、醫藥罔效、冬間即臥牀。學使李公咨取考優、以先母病不赴。輯李鼎祚易解賸義三卷成、盧抱經學士作序、後栞

入桐鄉顧氏讀畫齋叢書。

嘉慶元年丙辰、三十三歲。

伯兄公車北行、應禮部試。余館萬善堂課東宿從叔、令河南縣令聲玉族祖亦來從學。五月、先母徐太孺人棄養、憂居讀禮。秋、今宮保節相學使儀徵阮公元歲試禾郡、詢朱竹垞太史曝書亭、久已傾廢、屬郡尊伊公湯安重建、并和太史百字令、索曹次岳畫竹垞圖一闋。余與里中諸君皆爲和呈、竝栞入竹垞小志。冬、與伯兄分爨、無泉刀粟米之儲、惟瘠田共二十三畝五分而已。

二年丁巳、三十四歲。

禾中盛春山上舍如柏延課其子於禾城新居、東宿從叔偕往讀書。謁見沈雙湖吏部叔埏、錢裴山郎中楷、馮孟亭侍御浩、鷺庭太史集梧諸公、皆敘先世交誼。纂輯康熙乙未詞科鶴徵錄。因從沈吏部及德清徐君懋學借閱書籍、廣爲搜采、成十卷。秋、學使阮公按試禾郡、錄呈一帙。試畢進見、大加稱善、與後官方伯繼昌公子定交、晉謁郡尊伊公、遂執摯焉。先君子家居、蒔花疊石、與繆丈虞期、徐秋江舅氏往來問語、尚爲怡適。暴書亭成、余賦長排六十韻、亦栞入竹垞小志。阮公偕郡尊伊公、嘉秀兩邑侯親至暴書亭以落之。

三年戊午、三十五歲。

館禾中盛氏、錢裴山郎中令從弟令廣文希憲來從學。秋、郡尊伊師招吳澹川明經文溥洎余偕公子令官少司冠鍾昌至虎林、住吳山片石居公館、并代書記事。謁見後官撫軍方伯謝公啟昆、後官少司冠觀察浙西秦公瀛。謝公索覽鶴徵錄、時阮公以鶴徵録屬浦江戴學博殿海仿詞科掌錄增入詩文、爲康熙己未制科類編、秦公編爲己未詞科錄。謝公見贈西魏書、勝朝殉節諸臣錄及自著詩稾。

八月、服除。

四年己未、三十六歲。

館禾中盛氏。秋、後官戶部尚書謚文清學使諸城劉公環之歲試、取一等第九名、學師舉報優行、公考優、以經解古學並試、稱余卷條對詳明。試畢、傳闔郡知名之士十二人進見、余亦與焉、并言來歲選拔不出爾等中人。學生盛某入學、盛氏先世未有列膠庠者。

五年庚申、三十七歲。

郡尊伊師纂修嘉興府志、開局於鴛湖書院、招與纂輯同事十二人。學使劉公科試、取一等第二名、古學取第一名、經解取第二名、選拔取第一名、備貢取二名。慶百從弟在備取、與今官副憲平湖朱君爲弼、今官粵東刺史桐鄉金

君錫鬯定交。七月，志局竣事，伊師復訂至署中，與海鹽吳侃叔明經東發總纂成書。與公子鍾昌定交。九月，鹽運判于君鵬圖延課其子今官湖北州判普保於武林公館。撫軍阮公送入紫陽書院肄業，遂執摯門下。

六年辛酉，三十八歲。

館虎林，撫軍阮師送入 敷文書院肄業。青浦王蘭泉少司寇昶主講席，與敬堂從祖鄉榜同年，謁見，意甚殷勤，講學論文，備極勗厲。夏，鹽政延公豐纂修鹽法志，設局於西湖，訂與纂輯，辭，任校勘。與湖州陳學博焯同寓湖上漱石居。阮師又送入詁經精舍肄業。謁見錢唐梁學士山舟先

生同書，并質問已未鴻詞諸公事跡，亦未能盡悉。七月，感冒患三陰瘧，不能應闈試。慶百從弟以優貢成均。

七年壬戌，三十九歲。

正月，抱病偕伯兄、慶百從弟北行，抵京寓全浙會館。瘧病時發，謝酬應，不掃公卿之門。五月，餞裴山郎中招寓邸舍。

六月　朝考，入貢院覆取二等四名，赴　保和殿覆試，列三等四名，歸班銓選。裴山郎中暨諸城劉師欲挽留在京，因病辭。七月，偕令湖北縣令平湖韓君維鏞、慶百從弟附漕艘回南。十月初抵家，瘧病仍未能止。

八年癸亥，四十歲。

春、署郡尊李公賡芸札薦至寧波李平山太守坦閱府試文卷、幕中胡君震頗工詩、出吟稾見眎、遂與定交。歸至省謁見阮師、仍送入詁經精舍。閩中陳編修壽祺主敎文講席、以閩學使恩公溥需人襄閱文卷、屬向阮師薦引一人、阮師卽以余薦。先君子以道遠不許、就辭。四月、偕介石族祖往溧陽馮椒園表叔氏縣署閱試卷、歸過吳門、謁見錢竹汀宮詹於紫陽講院、以墓銘纂例就正、從臾梓行、許作序言、未果。秋、後官方伯浙西觀察袁公秉直札薦金華嚴太守榮襄閱府試文卷、同閱者後官廣東縣令石門吳孝廉文照、仁和吳廣文鴻達、吳縣席孝廉珍、遂面訂教

讀一席。

九秊甲子、四十一歲。

嚴太守延至金華郡署、課其子今雲南縣令良裘、今編修江西建昌知府良訓、今江西候補縣丞良桓。阮師薦兼掌麗正書院。嚴太守以吳縣吳枚菴翌鳳所選唐詩屬補小序。

十秊乙丑、四十二歲。

館金華兼主麗正書院。婺郡多溺女、雍正間郡守鄭公創設育嬰堂於城內、已久廢、堂內租穀若干、爲縣胥侵匿。三月、撫部院師往溫州閱戰艦過婺、余謁見于行館、請飭府

整復嬰堂。可草溺女之風。會有校官沮其事。以爲難行。撫部師出示嚴禁。不得已捐發銀三百兩。屬府縣及紳士各勸輸銀。令每生女孩逾月送驗穿耳。給銀二兩。以冀挽回弊俗。後撫部清公安泰過婺。亦捐銀三百兩。令仿行之。皆未久即止。究不若復設嬰堂之爲善也。秋。襄閱府試文卷。王蘭泉少司寇以湖海詩傳、青浦詩鈔續詞綜寄屬校讐。

十一年丙寅。四十三歲。

館金華兼主永康從公書院。後官編修劉孝廉嗣綰分課嚴伯子良澗相得甚驩。纂乾隆丙辰詞科鶴徵後錄。秋。襄閱府試文卷。冬。先室王孺人患痼病。以中鬱結心偏所致。

十二秊丁卯、四十四歲。

館金華兼主從公書院。刻鶴徵錄成。秋、送學生艮訓赴童試、至吳門、寓清微道院。

十三秊戊辰、四十五歲。

伯兄入都會試。先君子秊近八旬、侍養需人、余權伯兄館於芝香艸堂。夏、伯兄回南、余至金華襄閱府試文卷。省試後仍赴嚴太守之訂。

十四秊己巳、四十六歲。

館金華兼主義烏繡川書院。夏、繼蓮龕侍讀授浙江督糧道、至淮上作札相招、余不克赴。秋、署金衢嚴道、至蘭谿相

見道故舊、欵洽甚殷。襄閱府試文卷。阮師以事被議、補編修。

十五秊庚午、四十七歲。

館金華。秋、嚴太守移調杭州、偕至郡署。刻鶴徵後錄成、就質於梁山舟先生、爲訂正應叔雅杭堇浦墓志轉御史之誤、并有所補。冬、送學生艮訓應試、寓吳門。十二月、閩浙制府後謚勤襄方公維甸告養回籍、過浙署撫篆、向嚴太守索鶴徵前後錄、因謁見、許爲可傳。

十六秊辛未、四十八歲。

館杭郡署。送學生艮訓至崑山應院試、因游玉峯半繭園

等處。時潘雲浦封翁弈基令孫今官内閣中書曾沂應試、前後同寓、日隨杖履游覽。秋、辭歸、娶側室王氏、僦居王姊倩所。

十七年壬申、四十九歲。

春、往金陵、道出溧陽、訪縣令陳曼生同年。時繼觀察調任江安、留署數日。孫淵如觀察星衍招飲、吳門顧澗蘋廣圻常州呂節若某俱同席。謁桐城姚姬傳先生鼐於鍾山書院、手贈惜抱軒文稾。并謁方勤襄公、意甚懇摯。札致浙江方伯廣公玉、面薦寧郡宋太守如林襄閱試卷。時阮師由翰林轉少詹、爲　國史館總纂、札令纂輯文苑傳、以誌傳

集序等聯綴成文，不自加一字褒貶。自朱檢討以下二百餘人，屬編成寄呈備采。復札致山陰縣令張君蔭庭備館穀。夏，後官鹽政仁和令張公青選訂閱縣試卷。秋，嚴太守薦至三衢，江山令德君豫、太守那公英俱延襄閱試卷。途中雨雪，得詩數十首。

十八年癸酉，五十歲。

館洞庭東山嚴少峯太守令弟擷雲徵君晉家，課其子良起、良喜。面臨太湖，風俗儉樸，洵可卜居。以樓志注暴書亭詞、壺雕周易臆義三卷。撥輯 國史館文苑傳事跡，陸續編成寄都門。

十九季甲戌、五十一歲。

館洞庭東山。六月大旱、田禾不能徧種、斗米五百餘錢。九月、次女映玉生、側出。十月、遭先君子之喪、哀毀臥病二十餘日。阮師時出撫江西、特差標弁齎書招往、以在苫由中辭不就道。

二十季乙亥、五十二歲。

館洞庭東山。少峯太守令子令山東候補瑒大使（艮畯）亦來從學。八月假旋、颶風大作、幾覆舟溺於湖。

二十一季丙子、五十三歲。

嚴氏遷居姑蘇。平江路李鄦齋師陛閩臬、陛見後過禾、

偕伯兄謁見於舟次、欲延余至閩課其公子桌、余以室人臥病在牀婉辭之。五月赴館、嚴少峯太守以事被議鐫級、歸徙吳門、不復有出山之志、時與過從。十月、王孺人卒。十一月、卜葬先考妣於六蒲墩新阡。禾中查澹餘員外介東學師欲延課其令孫祖簽、余以嚴氏已訂定辭。

二十二年丁丑、五十四歲。

館姑蘇。正月釋服。七月、往金陵訪繼蓮龕方伯。時方勤襄公殁、得見其公子令江西知府孝廉傳穆於藩署、同飲留數日、因周覽瞻園之勝。

二十三年戊寅、五十五歲。

館姑蘇、與黃蕘圃主事丕烈交、藏弆宋槧秘鈔甚富、精於賞鑒。同年烏程張秋水鑑館潘大司農世恩家、時相往還、得交潘公子曾沂。

二十四季己卯、五十六歲。

館姑蘇。汪閬源觀察士鐘以顧澗蘋鈔衢州本晁公武讀書志屬校、脫去一百餘種、因以文獻通考、袁州本讀書志及各鈔本訂譌補闕、成足本、汪氏卽栞行。

二十五季庚辰、五十七歲。

館姑蘇。託黃蕘圃主事刻說文辨字正俗八卷。今副憲沈君維鐈書來、述在楚北學使署刻困知記、淑艾錄、讀近思

錄。因作書答之、深慨今之學者未免汩溺於利欲、不知講求理學之非。

道光元年辛巳、五十八歲。

館姑蘇。刻周易異文釋六卷。尚無子、娶側室沈氏。伯兄選會稽學諭、十二月赴任、堯衢姪隨往、時館張金門姪倩家、每歲暮到紹省視。

二年壬午、五十九歲。

江蘇魏撫軍元煜薦主金壇金沙書院。通州刺史馮椒園表叔氏來訂課讀、辭不赴。在家補輯梅里志。閏三月往金壇、與馮柳東吉士登府、徐硯芬表弟林衡仿禾中舉行恤

褮會。

三年癸未六十歲。

主金沙書院。海昌馬古芸舍人錦延請課其子鴻寶鴻賓於桐木郵。六月，側室王氏卒。夏秋連旬大雨，水泛漲溢堤岸，田禾俱被淹。至八月水稍退，往吳門謁見今江蘇撫軍臬使林公則徐，備悉籌辦水災甚善。刻梅里志。十二月舉一子，名瑞。

四年甲申六十一歲。

館桐木郵，仍主金沙書院。正月，瑞兒患驚風又殤。二月，赴桐木郵館。三月，送兩學生童試赴杭，余就教職驗看，咨

部銓選。

五年乙酉、六十二歲。

館桐木邨。繼蓮龕方伯調任浙藩、六月赴杭往見、欵留甚殷。

六年丙戌、六十三歲。

館桐木邨。三月、繼方伯招至署中、住八甎精舍、論詩飲酒、話舊聯吟、頗爲歡洽。四月、杭郡守張柳泉同年允垂延入貢院、襄閱府試文卷。刻暴書亭詞注。

七年丁亥、六十四歲。

嵊邑李明府式圃延修嵊縣志。二月、偕慶百從弟行過紹

郡、留伯兄學署二日。至剡城、開局於城隍廟聽雪山房、與從弟發凡起例、日事纂輯、成三十餘門。時秀水葛君星垣任學諭、同年裘學博怡芬亦在籍、朝夕相見。四月旋里、僦屋從居東木橋湫隘囂塵、難以靜處、余題曰晏居室。閩浙制府後謚文靖孫公爾準陛辭過禾、偕馮柳東大令謁見於斗門舟次、呈所著書五種。五月、張柳泉太守書來、仍訂閱府試文卷。張太守以事卸篆、成太守世瑄延閱試卷、在家續輯嵊志。八月、患痢大劇、臥床三月餘、十二月始強起。

八年戊子、六十五歲。

孫制府面託撫軍劉公彬士薦主海昌安瀾書院。二月至海昌。五月、堯衢姪病卒於會稽學署、接訃往紹慰視。秋、女映玉許字同里沈氏。詞注刻成。

九年己丑、六十六歲。

主安瀾書院。二月、以從弟曉九子爲嗣、與余同庚生、名曰同壽。五月、孫制府纂修福建通志、憑柳東大令招至閩預修、余以道遠不克赴、制府因屬訂詣　文瀾閣閱　四庫書采輯閩事、復札致運使多公容安照辦繕錄。七月到杭、寓湖上詁經精舍、每日抽閱書籍、共計一萬餘冊。十月、汪小米舍人遠孫欲重雕宋咸淳臨安志、招至其家、爲借吳

門汪氏宋槧本、硤川馬氏抱經堂鈔本商榷讐校。十一月、鍾仰山少司寇赴閩審案過禾、迎見殷殷、道故舊而別。

十秊庚寅、六十七歲。

主安瀾書院。正月、因伯兄去職、疝病大發、到紹問視。七月、又赴　文瀾閣閱　四庫書、仍寓詁經精舍、復訪宋　閣書之外、纂輯閩事。九月、孫制府到浙巡閱、於督署謁見、備極慰勞、因面呈閱鈔各書。十一月、制府又寄王象之輿地紀勝鈔本二十四冊、屬校刻李氏易解校異二卷。

十一秊辛卯、六十八歲。

主安瀾書院。校輿地紀勝、從硤川馬氏借琴川張氏鈔本

互校皆有脫誤、校畢附跋語於後。至杭、交許君脩司馬延敬寄閱。九月大雨兼旬、禾稻被淹歉收、米價翔涌。接制府來札、悉患病未愈、請假開缺。十一月、旭齋從叔卒。刻書經異文釋二卷。

十二年壬辰、六十九歲。

主安瀾書院。正月、孫制府卒於閩。二月杪、女兒患腹痛胃滿口吐白沫、實係氣血皆虧、爲醫藥所誤、破氣劫陰、元氣大損、浣綵二百三十日、臥床四十日、參苓罔效、竟成痿症。閏九月十八日、以孱弱夭亡。嗚呼痛哉。余止此一女、尚不能留、天乎何酷。暮年遭此、痛恨莫解、肝腸慘裂、老淚欲枯

矣。十一月、伯兄以年老告歸、悲喜交集。十二月、築生壙於紫綱兜、王孺人暨側室王氏女映玉並祔焉。夏亢旱、八月初大雨驟漲、斗米五百餘錢。外來飢民千餘人、暴横乞食、邑侯宋公鑛到鎮而散。

十三年癸巳、七十歲。

在家。精力漸衰。校梓文稾十卷、并補校禮記、春秋三傳異文七經釋告成。三月、爲嗣子定聘同里庠生金君爾梅女。夏、金瀾從弟自栝蒼書來、述學使少宗伯陳公用光索閱漢魏六朝墓銘纂例一書、因録别本到省送閱、并許製序。宗伯講明理學、一以朱子爲宗、託購張楊園先生年譜文

集、陸清獻三魚堂剩言等書、有陳請楊園先生從祀　廟廡之意。八月七十生辰、依古不舉觴、并先君子七十八十俱不許稱祝、戚鄰槩謝絕、毋沿俗例。

十四季甲午、七十一歲。

主石門傳貽書院。正月既望到杭、以楊園先生年譜年表傳略等種送陳宗伯、并託訪抄楊園先生未刻稾、令往見都轉宋公沅、係已未出阮師之門、亦頗嗜清獻楊園先生諸書。校刻詩六卷、五月、馮柳東郡授假省、復請其刪定、九月刻竣。八月、復至杭、以所抄楊園先生未刻稾送陳宗伯、請其并季譜等合刻。

十五年乙未、七十二歲。

主石門傳貽書院。伯兄爲硤川蔣君生沐延請評閱會課。刻尚書異文釋二卷。五月旱無梅雨、車水種秧、秋收亦歉。陳宗伯還京邸、患瘧疾、爲醫藥所誤而殁。楊園先生年譜等惜未授梓。

十六年丙申、七十三歲。

居家。年力益衰、不能遠館、核刻尚書異文釋一卷成、又補刻詩餘一卷。蔣君生沐博覽羣書、富於儲藏、商刻別下齋叢書、以世所罕覯者屬伯兄與余參酌校訂。

十七年丁酉、七十四歲。

在家。蔣君屬校勘叢書、重校春秋三傳異文釋十二卷、伯兄詩氏族攷、俱得附刻叢書。二月杪、伯兄自硤歸、口內左上腭忽生瘰累作痛、即延內外科醫治、不能見效。蔣君亦延醫來視、所投參藥俱無效、日漸增劇、飲食少進。至十二月既望辭世、深爲傷痛、冷宦十一載、並無遺貲、惟舊時薄田四十畝廑存。其生平行誼、具詳於蔣君所撰行狀中。

十八年戊戌、七十五歲。

在家。蔣君仍屬校勘叢書、重校詩異文釋十五卷、蔣君捐貲續刻入七經中、并漢魏六朝墓銘例四卷、亦得付梓。十月、爲伯兄卜葬於石廟東北之新阡。余現居東木橋、房屋

典期已滿，沈蘭士姨甥議加找絶七百千文，寳浮於原價，其項灣老屋已讓於姪婦擇繼居住矣。

十九秊己亥，七十六歲。

在家，修葺住屋。七月，爲嗣子行請期禮。九月，淫雨連旬，田稻生芽，米價增昂。

二十秊庚子，七十七歲。

在家。二月，爲嗣子完娶，時和叔親家已於去夏病故。補刻詩異文釋九卷成。六月初，𠸄咭唎夷船至舟山，內無備禦，遂登岸據定海，欲求和通商不成。十二月，壘土增築定海城，不去。

二十一秊辛丑、七十八歲。

在家。正月、嗣子附讀禾中。六月初、因有事不去、余因借沈氏敦復堂自課工夫整飭。二月、金瀾從弟患膈噎、卒於栝州學署、亦冷況蕭條。八月、生孫、以八字中缺木、命名承棟、字廷掄。二月初、定海紅夷船百餘隻皆棄去、竄至粵東香山港。秋、暎夷又據定海鎮海、遂退守曹娥江。九月初、寧郡失守。春、菽麥無收、斗米四百餘錢、雨水過多、每兼旬不霽。至仲冬朔夜大雪、四五日積五六尺、田禾多在雪下、實歷來所未有、又加冰凍、歉收減色。

二十二秊壬寅、七十九歲。

在家。四月、晩九從弟患時症、失於表解、早服補劑、沈綿兩月餘、遂不起。歿後幾無以爲殮、嗣子附張丹芝甥烏鎮嚴氏讀書。七月、以丹甥患三陰瘧不去。梅雨過多、低田秧苗俱被淹。四月初、夷船又至乍浦、肆行劫掠、姦淫婦女、縱火焚燒、所謂外省兵卒多潰散、至嘉興平湖等處亦被荼毒、居民皆驚惶、遷避它處。五月初、夷船又自乍駛至上海松江沿海各處搶掠、又據守鎮江、蘇揚水路不通、有窺伺金陵之意。因就撫議和、鎮江夷船始開去。自此海疆靜謐、無烽煙之警矣。中丞劉公入　奏、是歲嘉興丁漕減免十之二、海鹽十之三、平湖全免。七月初、鎮上西南路來坐飯者三

萬餘人、暴横特甚、里中富室靡不爲患、幾至罷市。邑侯楊公（裕深）兩次來鎮、暨都司帶兵彈壓、每人均給米方散、并勸各殷戶捐輸圩米、里中六圩均各捐給、南上十七庄獨捐至四百八十石、徐茂才（林衡）、曹茂才（珠淵）董其事。

二十三年癸卯、八十歲。

在家。精力益衰耗、耳目聾聵、步履維艱、不能出門遠行。八月生辰、仍誓不稱觴、戚鄰槩謝絶、如七十時。八月初旬、忽患癃疾大劇、幾至不起。閱三月稍愈、編定校經廎文鈔十八卷。二月、嘉邑丞奉檄分防、駐劄里中、如有不法匪徒滋鬧事端、飭令巡緝查拏、皆得鞫訊究治、以除莠安良、俾咸

知懲儆畏懼、無敢犯禁作慝、不至目無法紀、庶幾姦軌斂迹、用以綏靖里閭焉。夏秋之間、少雨多風、年穀亦歉收。

先生自述年譜簡要而賅、壽享八袠。同邑張孝廉廷濟約明歲甲辰爲重游泮宮之舉、詎意於上届歲除、晨起無疾、僅欹足輕跌、旋扶床褥、神氣猶清、予俄聞趨視、亟商投以參劑、忽痰聲漸厲、不克下飲、遂於下午長逝。嗚嘑悲哉。回憶其生平處已以約、待人以誠、莫可殫述。若學植閎深、具詳於著述矣。哲似蒼雨欲泣爲行狀、因慫其先將年譜梓成、已足備　當代立言者採擇、傳諸不朽云。劉予以中表舅弟、復少承親炙、今則不可得矣、能



無洎枯老眼也耶。

道光二十四季孟春下浣，受業總表弟徐林衡謹跋。

右年譜一冊，乃　先府君所手訂也，至癸卯冬仲而止。

謹按，　府君自少處境之艱如此，卒能發憤砥志，以自奮於學，其所成就又如此。生平雖未博一第，然既屢邀諸鉅公之特賞矣。痛維操履之純，更有爲譜所未及者，而卒不獲稍展其藴蓄。晚境稍贍衣食，又以不孝庸懦無成，會不克一伸養志之私，甚至禍延莫贖，此則終天之恨，即萬死無可追矣。顧如　府君之一生學行，而竟聽其湮沒無傳，則不孝負罪滋大。今苫凷昏迷，不及次述行狀，謹先將此譜梓呈，以備

大人先生惠錫銘誄者採擇焉。



不孝孤哀子李同壽泣述。



雷塘庵主弟子記

清·張鑑等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咸豐間刻本

《雷塘庵主弟子記》八卷，清張鑑等編撰。清咸豐年間阮氏瑯嬛仙館刊本。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號雲臺，亦曰芸臺，又號揅經老人、雷塘庵主，清江蘇儀徵人。乾隆五十一年江南科試中式，五十四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升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補詹事，外放山東學政，移浙江，授內閣學士。入朝爲禮部右侍郎，徙戶部左侍郎。嘉慶五年，出爲浙江巡撫，於杭州西湖創辦詁經精舍。嘉慶十二年署理戶部右侍郎，再巡撫浙江。十四年，以劉鳳誥科場案革職，降編修，在文穎館行走。補翰林院侍講、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轉工部，改漕運總督。十九年，爲江西巡撫，調河南，旋擢升湖廣總督、兩廣總督，在廣州建學海堂教授生員。道光六年，調任雲貴總督。十五年，充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十八年以年老致仕。二十九年十月卒於家，年八十六，賜謚文達。阮元早年入仕，任封疆大吏數十年，以經學名家，開學堂倡導儒學，又聚門人館客編著刊刻儒學典籍多種，撰有《考工記車製圖解》、《曾子注》、《四庫未收百種書提要》、《揅經室集》，纂輯《經籍纂詁》、《儒林傳》、《疇人傳》、《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刊刻《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兩浙輶軒録》、《江蘇詩徵》等多種典籍。

《雷塘庵主弟子記》又名《阮雲臺相國年譜》，由阮元門生及其諸子分纂編次。卷一、二爲烏程人張鑑編，紀事起譜主生，至嘉慶十一年止，卷中附有阮祜補考。卷三、四爲阮常生編，紀事起嘉慶十二年，至十八年止。阮常生原爲阮氏族子，乾隆五十八年過繼爲阮元嗣子，後以蔭爲戶部主事、直隸永平知府、清河道，道光十三年卒於任。卷五、六爲阮福編，紀事起嘉慶十九年，至道光九年止。阮福爲阮元子，嘉慶六年生，以蔭爲戶部郎中。卷七爲阮孔厚、阮祜分別編次，其中紀事自道光十年至十二年，由阮孔厚編；紀事自道光十三年至十八年十月阮元致仕歸家止，由阮祜編。阮孔厚，阮元季子，嘉慶十年生，一品蔭生。阮祜亦阮元子，嘉慶九年生，以蔭爲刑部郎中。此七卷先行編次，並刊刻於清嘉慶二十一年，卷七後附有阮元門人羅士琳跋語。卷八由前門人之弟子柳興恩續編，紀事起道光十八年十月，終於三十年。柳興恩，鎮江人，道光壬辰江南鄉試舉人。是卷除記載阮元事蹟外，還兼記阮元身後敕葬賜謚及諸子蔭仕等事。年譜紀事側重於治政，其中記載阮元在浙江剿滅海盜事、在兩廣與夷商交涉事、在雲南平息夷民騷亂事均詳盡，所涉之奏疏、章表、告諭、公札等多全文載録，不加剪裁，故文字稍嫌繁瑣。

御製晉加太傅銜致仕大學士阮元祭文

朕惟宫轍幾徧天下、碧幢申良牧之懷。寧相須讀書

人、緇野繫藎臣之念。愴騎箕之頓邈、飾終既

恩渥

先朝。推薦舉之惟馨、眷舊宜興隆初服。彝章載攷、奠醊斯

殯。爾晉加太傅銜致仕大學士阮元、學有本原、才能

幹濟。誕生南國、早陟西清。修實爰於石渠、金聲玉潤。

輯儒林於昭代、漢茂宋醇。

高廟特達之知、升端闈以衡學。倚

皇祖逾常之眷、擢浙撫以巡方。雖星議偶孤於僚誼、而加

恩特褒夫官聲。詞苑同翔、冬官洊歷。漕河持節、綜括全籌、江右移旌立懲巨案。畀宮銜而兼領、加吉羽以彰纓。由是調撫中州、旋躋總制。楚南北宣猷一載、粵東西統轄九年。籌海巡邊、治術胥歸經術。文通武達、名藩端屬名儒。以庶務之優閒、材儲學海。進十函之纂詁、籍度文淵。凡茲列鎮之勳勤、久沐

先皇之寵錫。逮事

皇考、圖任舊人。南漢之重寄頻移、東閣之參知特簡。晉接繼晨趨之鞋、式體桑榆。升華秉春試之衡、載培桃李。三年使相、百揆奮庸。膺疆寄而榮戢遍臨、晉台輔而

兵刑交繞。加以體仁拜命、總憲兼權。表詞館以作師、直經筵而進講。雖深念引年之義、乞身至於再三。而重違止足之忱、慰諭申於數四。許恬養以延鶴算、全倖遲支。喜宴衍戴赴鹿鳴、三公聿晉。寵章錫嘏、方期衍慶於遐齡。殷禮酬庸、遽歎淪徂乎元老。身後之遺章猝覽、生前之吏議胥蠲。易名而文達無慙、延賞而恩施勿替。極

三朝之寵遇、爲一代之完人。朕茲大統初膺、老成丕念。諭疆臣以代酹、崇祀事而升香。於戲、文獻猶存、佇見德言之不朽。苾芬是享、空懷壽耇之無遺。靈而有知、尚

其來格。

御製晉加太傅銜致仕大學士阮元碑文

朕惟勤宣中外、鈞衡資元老之勳。禮備初終、錫賚極哀榮之數。陳訏謨於九德、敷翰弼於

三朝、篤棐長留、襄崇罔替。爾晉加太傅銜致仕大學士阮元、學裕儒宗、識優國器。紬書玉署、作賦則名冠詞曹。躋秩銅樓、乘軒則躬膺使節。教興黌序、徧齊魯越境以儲才。政佐文昌、歷春夏地官而敷治。撫循浙海、行臺再擁夫霓旌。翔步蓬山、史筆永留於金匱。學士仍紫微之職、考工兼泉府之司。南國均輸、總領夫牙檣鐵軸。西江撫輯、承

恩於翠羽宮衔。移鎮而河洛以安、督軍則湖湘總匯。揚旗
粵嶺波澄海上之樓船。受鉞滇黔、風靜天南之鼓角。
邀禁垣而按轡、百揆分猷。拜綸閣以垂紳、六官兼領。
禮闈貢士、重煇藻鑑於春官。
御幄橫經、更肓賢良於閩苑。及乎陳情辭老、致政言旋、猶
分廩餼之頒、更拜榮銜之
賜。雅歌式宴、觀光重列於嘉賓。祿精金罍、
晉秩特隆以太傅。歷仕者五十載、冊府銘勳。退居者十二
年、儒林範德。庶遐齡之克享、何遺疏之遽陳。我
皇考悼惜殊深、

恩施特沛。攷覓吏議、典舉儀曹、豆籩致奠以馨香、紳黻加榮於孫子。謚以文達、允稱佳名。朕眷厥休聲、遠茲懿美。於戲。緬昔年之翊贊、忠藎彌彰、流後葉之清芬、核猷永式。勒之貞石、鬱矣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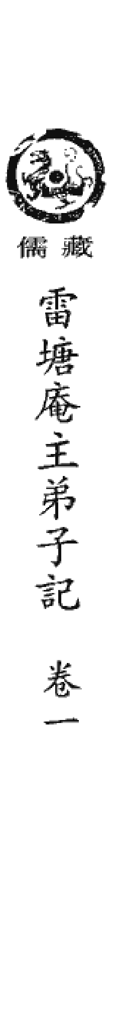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一

烏程弟子張鑑謹錄

言與行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窮而在下、故其説長、達而在上、則其事行。吾師年甫强仕、已敭歷中外。雖立朝行政、來者方滋、而教學、救荒、靖寇數大事、昭然在浙。鑑浙産、且侍坐甚久、麤能得其崖畧。因仿劉公是弟子記之名、取其歲月、都爲一冊。閲者毋徒以言行區以别諸、卽吾黨後有續者、以是爲權輿可也。

封贈在道光十八年後攷。

先生名元、字伯元、號雲臺、行一。系出陳留尉氏、



南宋以後遷江西之濟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豪傑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神宗時始祖巖自淮安山陽遷揚，爲遷揚州江都縣之始祖。居舊城，今阮千戶巷是也。崇禎末，又遷居於城北四十里之公道橋。按，先生揅經室集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諱文廣，當明萬厤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罷官歸，居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人。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於翁，下慈於子。崇禎末黄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搆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於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懐白金五十兩，隨翁挈四子，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公道橋居焉。祜補案，聞家大人訓曰，曾銑督榆林時，有千戶官，非世襲，乃流官。銑江都人。二世祖國

祥、字雪軒、贈明威將軍。三世祖文廣、字奉軒、官榆林衛正兵千戶。四世祖秉謙、字尊光、貤贈武德將軍。五世高祖樞良、字孚循。六世曾祖時衡、字宗尹。皆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祖玉堂、號琢庵、始占籍儀徵縣、復居郡城。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歷湖南九谿營、河南衛輝營參將、誥授昭勇將軍、議敘頭等軍功、贈資政大夫、累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按、昭勇將軍事實詳刑部侍郎無錫秦公瀛九谿營阮將軍祠堂記、阮昭勇將軍神道碑銘及先生所撰行狀。父承信、字得中、

號湘圃、國子生、以先生貴　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　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按、封公事實詳刑部侍郎秦公所撰光祿大夫湘圃公神道碑、山東督糧道陽湖孫先生星衍所撰湘圃公暨妻林夫人合葬墓誌銘、甘泉焦孝廉阮湘圃先生別傳、及先生所撰雷塘阡表、湘圃府君暨妣林太夫人行狀。曾祖母周氏、祖母汪氏、江氏、母林氏、皆晉　贈一品夫人。祜補案、三代今皆累　贈體仁閣大學士。方昭勇將軍從大帥之征苗也、有降苗數千百人、帥將戮之、將軍以死請得生、是以先生之生、人皆以爲厚德所致。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正月二十日子時、先生生於揚州舊城府西門白瓦巷、爲祖昭勇將軍舊第南宅、時封公年三十一歲。舊第南宅、今改建爲海岱庵。先生所生月日與唐白少傅同。按、焦孝廉嘉慶八年生日序畧云、香山白公自述云、大秝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公居杭時年逾五十矣。今浙江撫部阮公與白公同日生、而先白公十餘歲官於杭。

三十年乙酉、二歲。

封公挈先生移居府門之西南。

三十一年丙戌、三歲。

三十二年丁亥、四歲。

是歲雨水積潦、屋壁傾壞、家中書籍濕爛殆盡。

三十三年戊子、五歲。

封公再挈先生移居新城花園巷、林太夫人始教識字。

三十四年己丑、六歲。

始就外傅。按先生林太夫人行狀、先妣林太夫人系出閩之莆田。明天啟中、避倭遷江南鳳陽、復遷揚州甘泉縣西山陳家集。祖得叅公諱文璉、積學有德、望於鄉里、不仕。父梅谿公諱廷和、乾隆癸酉舉人、福建大田縣知縣。乾隆歲甲申、不孝元生。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歲就外傅。不孝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先妣治低几於簷前、教不孝曰、爾坐毋急遽。姑從我口緩緩讀之。一夕得其理、迺背誦如流。嘗以外曾祖歷

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付不孝讀之、并教以四聲屬對之法、故不孝八九歲卽能作詩、非塾師教也。梅谿先生以先生貴、嘉慶三年　覃恩貤贈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外祖母俞氏贈一品夫人。　祐案、道光中又貤贈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

三十五年庚寅、七歲。

三十六年辛卯、八歲。

三十七年壬辰、九歲。

從封公移居新城之彌陀寺巷、封公爲先生聘於江氏、以江元翰先生第四女爲婦、卽先生祖妣江太夫人孫姪也。按、先生己酉題名錄、妻江氏、陝西西寧府知府諱洪公孫女、候選州同、恩加項帶一級諱振箕公女。　是年、從喬書酉先生



學。按、揅經室集李喬二先生合傳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

三十八年癸巳、十歲。

三十九年甲午、十一歲。

始學文。按、揅經室集湘圃府君行狀、教不孝讀書、訓誨諄切。府君熟於資治通鑑、於成敗治亂、戰陣謀畧、輒縱橫辨論、隨方指授、期不孝以有成。侍立傾聽、警心壹志、實從此始。嘗以歐陽文忠縱囚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爲有用之學、徒習時藝無益也。又孫淵如先生墓誌銘、年三十一生撫部公、擇師教讀甚嚴、親授古文詞、稱曰、讀書當爲有用之學、徒鑽研時藝無益也。

四十年乙未、十二歲。

四十一年丙申、十三歲。

復從封公移居花園巷。

四十二年丁酉、十四歲。

四十三年戊戌、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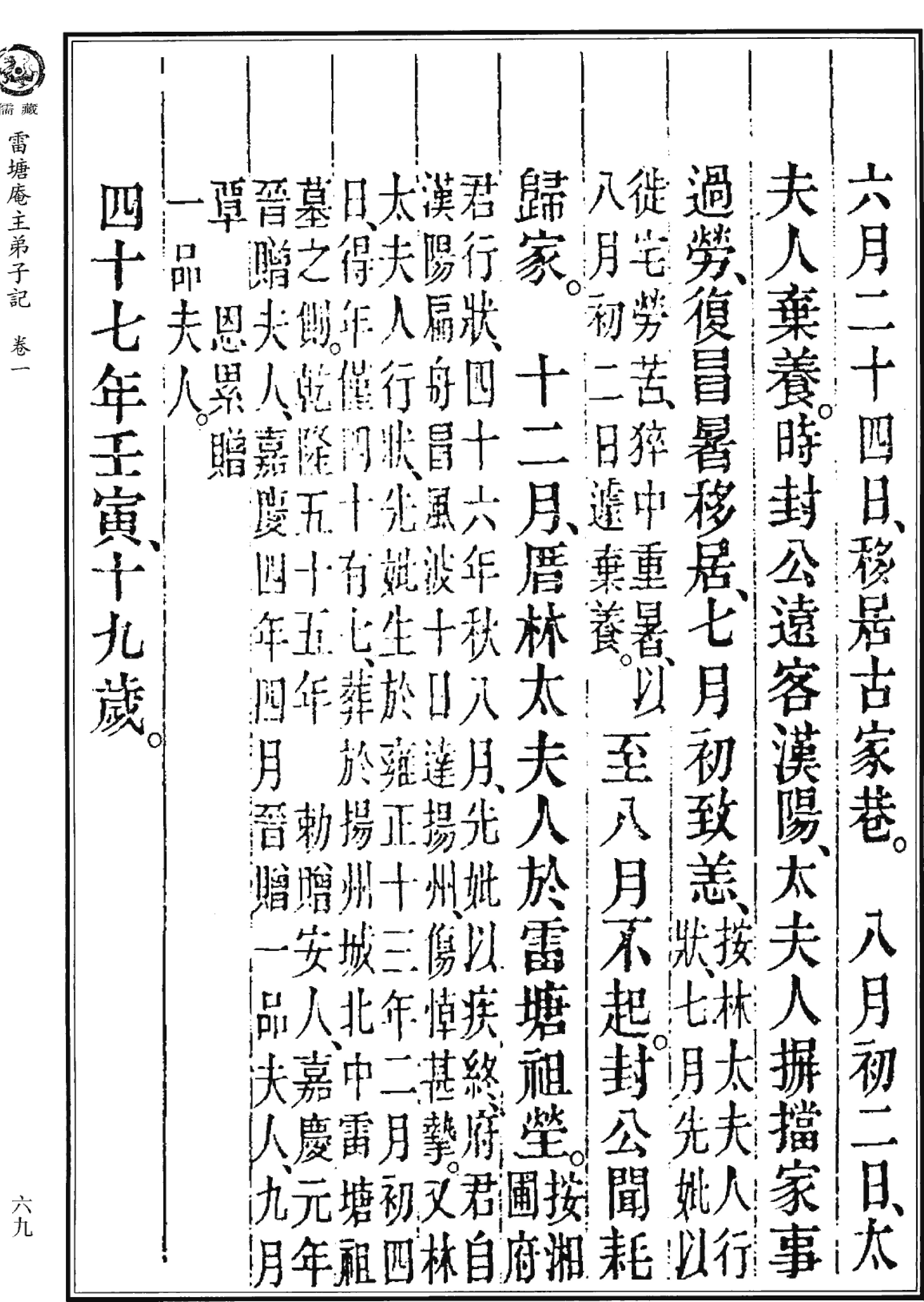
始應童子試。

四十四年己亥、十六歲。

四十五年庚子、十七歲。

是年先生受業於李進士疇山先生道南，即寓其家。

四十六年辛丑、十八歲。



六月二十四日、移居古家巷。　八月初二日、太夫人棄養。時封公遠客漢陽、太夫人摒擋家事過勞、復冒暑移居、七月初致恙、按林太夫人行狀、七月先妣以徙宅勞苦、猝中重暑、以八月初二日遽棄養。至八月不起。封公聞耗歸家。　十二月、厝林太夫人於雷塘祖塋。按湘圃府君行狀、四十六年秋八月、先妣以疾終、府君自漢陽扁舟冒風波十日達揚州、傷悼甚摯。又林太夫人行狀、先妣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得年僅四十有七、葬於揚州城北中雷塘祖墓之側。乾隆五十五年、勅贈安人、嘉慶元年晉贈夫人、嘉慶四年四月、晉贈一品夫人、九月覃恩累贈一品夫人。

四十七年壬寅、十九歲。

在家持服，因屏去舊作詩詞時藝，始究心於經學，得歙凌次仲上舍廷堪爲益友。按，凌上舍初交先生，即撰擬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志。事詳校禮堂文集。

四十八年癸卯，二十歲。遷居羅灣。

冬，服闋。十二月，封公爲先生娶婦以理家事。初九日，江夫人來歸。

四十九年甲辰，二十一歲。

謝金圃侍郎墉督學江蘇，歲試，取入儀徵縣學第四名。

五十年乙巳，二十二歲。

科試一等第一名、補廩膳生員。場中經解策問條對無遺、文亦冠場、侍郎驚賞曰、余前任在江蘇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遂延訂明年至江陰、館於學使者署中。

五十一年丙午、二十三歲。

正月、至江陰。　二月、隨謝侍郎出試、鎮江金壇閱卷。　三月、復還江陰。　五月、回揚州、還至江陰。　閏七月、至江寧閱錄遺卷。　八月初二日、出就外寓。十六日終場、十七日阻風燕子磯、遂遊永濟寺、窮覽諸洞壑。十九日達揚州。　九月

初九日揭曉，中式第八名。時典試者爲大興禮部侍郎朱文正公珪、副考官爲大庾編修戴公心亨，房考官爲蕪湖同知烏程孫公梅。是科朱文正公命題爲過位二節，用江慎修鄉黨圖考說，得人爲極盛。　十月二十日，謝侍郎任滿北上，遂以公車同行。　十一月十九日抵京師，寓前門内西城根，因得見餘姚邵二雲、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三先生。按，揅經室集南江邵氏遺書序，歲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講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邵二雲三先生。元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又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元居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



李進士成裕惇、劉廣文端臨台拱、任侍御子田大椿、王黃門石臞念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

五十二年丁未、二十四歲。

會試下第、留館京師。　夏、女荃生。　所著考工記車制圖解成。

五十三年戊申、二十五歲。

以所著車制圖解付梓。按、揅經室集考工記車制圖解後跋、右車制圖解元二十四歲寓京師時所撰、擬成即栞之、其間重較輢前十尺後軫諸義、實可辨正鄭注、爲江愼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且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於任木稍數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

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後學者精益求精焉。

五十四年己酉、二十六歲。

會試中式第二十八名。時大總裁爲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韓城王文端公杰、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滿洲鐵公保、文淵閣直閣事工部右侍郎陽湖管公幹珍、同考官吏部文選司主事鳳臺閻公退年。四月、圓明園覆試、欽取一等第十名。殿試二甲第三名、賜進士出身。

朝考

欽取第九名、引

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掌院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奏派

先生習國書、以先生在江蘇吉士中年最少也。

後奉

旨以清書人數多、特改習漢書、

欽命大學士伯和公珅、吏部尚書彭文勤公爲庶吉士

大教習。旋充

萬壽盛典纂修官、國史館武英殿纂修官。冬十二

月、散館期近、入宿庶常館讀書。

五十五年，庚戌，二十七歲。

萬壽覃恩，封公得

勅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林太夫人

勅贈安人，及先生二伯父承義

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伯母江氏貤封孺人。四月，散館，一目羅賦。

欽取一等第一名，授職編修。遷寓外城揚州會館。秋，

告假省親，掌院大學士阿文成公以大考將近，恐規避，固不允，並曰：原知院編修學問，不是避考，但若准伊一人，則他人紛紛告假，我何以應之。八月，恭遇

純皇帝八旬萬壽節，恭進宗經徵壽説文冊，蒙
純皇帝親覽入選，特賞大緞一疋。
五十六年辛亥，二十八歲。
先是，庚戌年因散館爲第一人，又進呈文冊，蒙
恩獎賞，將次　大考，南書房需人，浮議以先生當列高
等，因告假以避之。及告假未果，先生遵王韓城
相國諭，避居内城，假館於諸城劉檢討佩循先
生鐶之家，同讀書，閉門投轄者數月。自變字體，
不令人識，至拆封，乃知擬第二者即是也。二
月初十日，　圓明園大考翰詹，

欽命題爲擬張衡天象賦、擬劉向請封陳湯甘延壽疏、
并陳今日同不同、賦得眼鏡詩。閲卷大臣見先
生賦博雅、而不識賦中峑字之音、置三等、繼查
字典、始置一等、封卷進呈

御覽。次日奉

諭、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擬疏
云、臣
向疏、郅支單于兼弁外國、日益强大、殺辱漢使
者、在廷諸臣未有爲陛下畫一策者。都護延壽
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
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斬閼支氏、請懸首藳街夷
邸、以威遠服。是沈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
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
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
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



避死難為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師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於大宛、曠日持久、靡敝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支之功當十倍於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　皇上奮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郅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不同一也。我　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鬬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　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稟　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間有偶違　廟算者、節不能速藏豐功。又孰能於　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耶。此其不同者三也。　祜補案、　大人訓云、所以改弟一者、實因三不同最合　聖意。

親政擢爲一等第一名十三日、奉
旨陞授詹事府少詹事。旋奉
旨南書房行走、修纂　內府各書畫爲石渠寶笈。十四
日謝
恩、召見於勤政殿東暖閣、
諭云、要立品、毋躁進。次日
召見軍機大臣、
諭阿文成公云、阮元人明白老實、象箇有福的、不意
朕八旬外又得一人。　十五日、奉
旨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八日、入城至　南書房辦書。五

月端午日、
賜黃繡扇囊三、高麗布手巾一、紬手帕二、繡紗宮扇一。
夏至前二日、
召見於乾清宮西暖閣、
問及書畫天文算法等事、並問汝父母年紀多少。先生
對、臣祗有嚴侍、今年五十八歲。
諭云、年紀甚小。是日自
御園回城、得羽扇香葛之
賜。封公挈江夫人及孫女荃至京。十月、封公回揚
州、奉

旨補授詹事府詹事。又奉

旨補文淵閣直閣事。文淵閣初四庫書初成，置官，朱文正公首直閣。皇十一子親刻石印贈公。至是公以印付先生。

賜貂裘一件、舊五代史四套、

欽定蘭州紀畧一函。十一月，奉

詔充石經校勘官。時先生分校得儀禮。按，揅經室集儀禮石經校勘記序：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臣阮元奉詔充石經校勘官。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臣謹案，儀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古今文，後至隋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文本又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譌。宋張淳校刻浙本，去取復据肊見。臣今總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唐石經、杜佑通典、朱

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欽定義疏、武英殿注疏本諸本、以及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而那祭酒文毅以爾雅石經、彭大司空文勤以毛詩石經屬先生襄理、亦多所商正。

五十七年壬子、二十九歲。

正月、重華宮聯句、恭和紫光閣詩、

賜端研一方、三清磁盌五器。冬十月、女荃因痘殤、江夫人有疾。十一月二十二日、江夫人病卒。

十二月二十七日、

御賜福字。

五十八年癸丑，三十歲。

正月，茶宴，賜

御筆親題杜瓊溪山雪景一軸，及端研茶甌等件。三

月，封公從揚州至京。五月二十八日，封公自

京師赴湖北武昌。六月，石渠寶笈告成，先後

賜趙孟頫無量壽佛元人戲嬰圖、宋人貨郎圖、蔣廷錫

墨牡丹、惲壽平畫冊、董其昌尺牘冊，共七件。二

十五日，奉

旨放山東學政。赴熱河，

名見於依清曠。　七月十五日出京、二十三日到濟南、即考濟南府屬。　二十四日、江夫人匶由通州回揚、入城治喪、封公命以族子常生爲子成服。

八月十二日、接到

御賜御製兵部奏凱旋、兵丁至京、由驛各歸本地營伍紀事墨刻、福康安等奏西藏善後事宜詩誌顛末、得四十韻墨刻、共二卷。　山東新進文武生有陋規、悉裁之。　九月二十四日、出試兖州、曲阜、濟寧州、沂州。　十一月上丁、主祭孔廟。按曲阜舊例、四時祭凡學使者按臨、時逢上丁、皆親

主祭、衍聖公陪祭。是時衍聖公憲培初薨、先生徹棘、因代主祭。　十二月回省、封公挈家屬已前十三日至。　封公命納妾劉氏。

五十九年甲寅、三十一歲。

正月二十一日、出試萊州。　二十二日、於青州途次奉到

欽賜御筆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墨刻。　至登州、登蓬萊閣。　試青州、武定。　四月二十四日試竣、二十六日回省。　五月十二日、接奉

欽賜御筆筆説識過墨刻謝摺、奉

批諭云、覽文佳、非徒頌即規。欽此。　十五日、出試泰安、登岱山頂、謁　碧霞元君廟。二十九日回省。　青州廪膳生員段松苓長於金石之學、先生命其訪碑於各嶽鎮、因於岱頂唐摩崖碑下以隸書題名。青州沂鎮、濟南靈巖山亦因訪碑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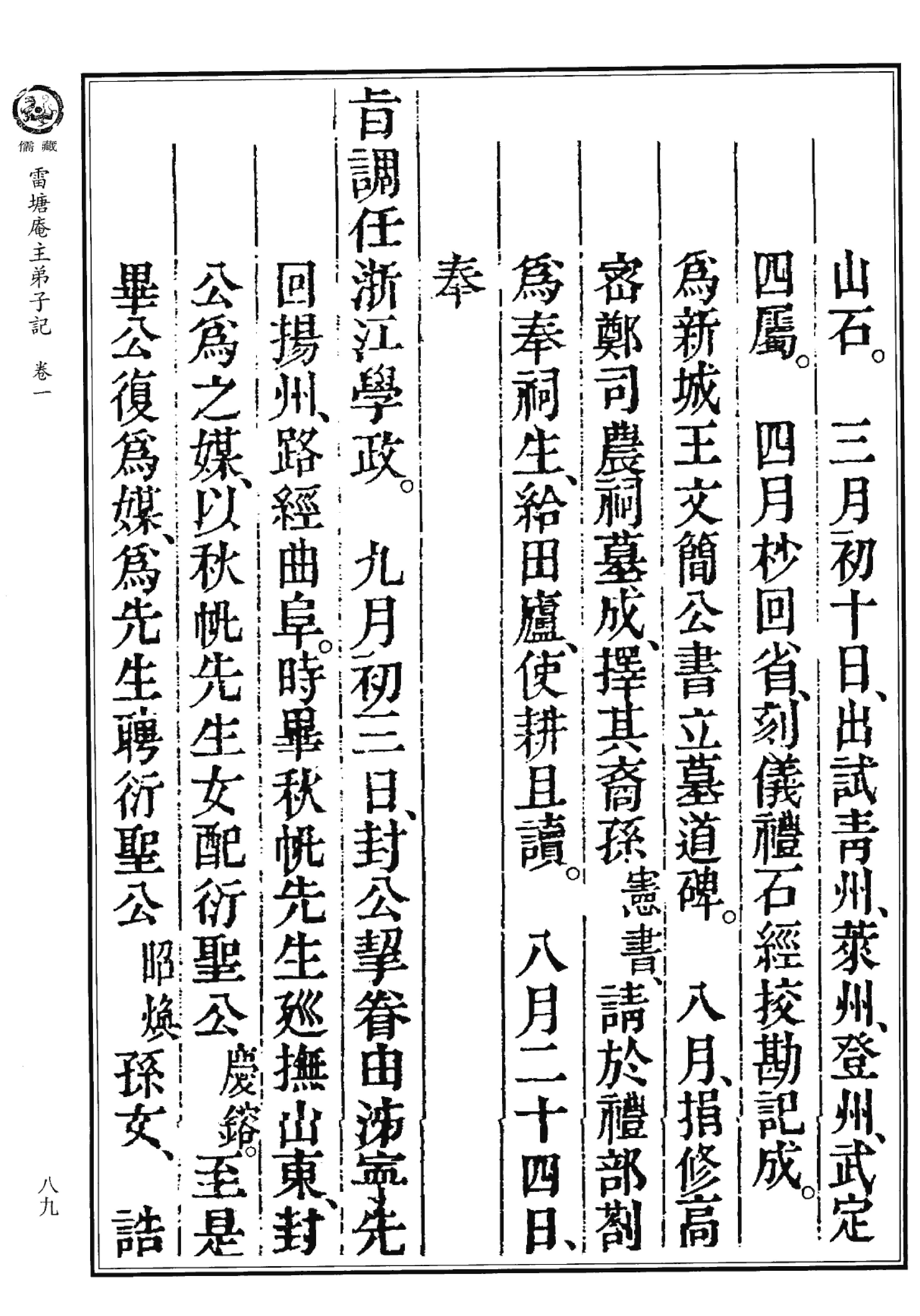
六月、試濟南府。　十月初一日、出試沂州、登嶧山。鄒縣謁孟廟、晚宿孟博士第中、遂至曹州、兖州、曲阜、濟寧州。　十二月十二日回省、始修山左金石志。按、揅經室集山左金石志序、乾隆五十八年秋、奉　命視學山左、首謁闕里、觀乾隆　欽頒周器及鼎彝戈尺諸古金。又摩挲兩漢石刻、移亭長府門卒二石人于矍相

圖。次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次過濟寧學、搨戟門諸碑及黃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嘗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於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搨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

六十年乙卯、三十二歲。

正月二十一日、出試東昌、臨清。　二月、東昌途次接奉

御賜御筆熱河考御識墨刻一卷。　回省、遊歷山、勒銘



山石。　三月初十日、出試青州、萊州、登州、武定四屬。　四月杪回省、刻儀禮石經挍勘記成。爲新城王文簡公書立墓道碑。　八月、捐修高密鄭司農祠墓成、擇其裔孫憲書、請於禮部劄爲奉祠生、給田廬、使耕且讀。　八月二十四日、

奉

旨調任浙江學政。　九月初三日、封公挈眷由涉流先回揚州、路經曲阜。時畢秋帆先生巡撫山東、封公爲之媒、以秋帆先生女配衍聖公慶鎔。至是畢公復爲媒、爲先生聘衍聖公昭煥孫女、誥

封衍聖公憲增長女爲繼室。是日移寓小滄浪亭。二十八日,奉

旨陞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十月初三日,交印起程。先是調任浙江,謝

恩摺內乞假至揚州展墓,得

旨允假。十五日到揚州,二十日徧祭先塋,展林太夫人墓,晚宿公道橋,會族人分修家譜。二十一日早,祭公道橋先塋,晚宿陳家集。二十四日,渡江。十一月初一日至杭州,初六日接印。

嘉慶元年丙辰,三十三歲。

正月、鐫刻淮海英靈集、　撰小滄浪筆談。　二
月初七日、出試寧波、渡錢塘、過曹娥江、登天一
閣觀書。　三月、試紹興。因前進呈
授受禮成文冊、於初十日奉
諭旨、朕閱朱珪、阮元所進冊頁、措詞典雅、尙爲得體。著
賞給蟒袍料一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以示獎
勵。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試畢、登會稽、謁大禹陵、題
名窆石。　二十日回省、試杭州府。　四月、孔上
公送女至杭、先生親迎成禮。　五月、刻山左金
石志成、始修淮海英靈集。　恭遇

覃恩，加一級，誥授資政大夫，封公得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林太夫人晉贈一品夫人。祖昭勇將軍暨祖妣汪淑人、江淑人，贈亦如之。長子常生蒙恩授六品蔭生。

詔舉孝廉方正，浙江舉者十二人：仁和邵志純古庵、翁名灝蓮叔、錢塘陳振鷺禮門、海寧陳鱣仲魚、楊秉初純一、嘉興莊鳳苞韶九、李毅中玉、海鹽張燕昌芑堂、鄞縣袁鈞陶軒、慈谿鄭勳簡香、定海李與占申三、義烏樓錫裘萃千。辭不就者四人，

錢塘何淇春渚、奚岡鐵生、朱彭青湖、鄭蔣學鏞。

七月十九日，出試嘉興。　八月十三日，至湖州。　九月初三日，回省。　二十二日，出試衢州、金華、嚴州畢。　十二月回省。

二年丁已，三十四歲。

正月二十二日，始修經籍籑詁。先是歲試畢，先生移檄杭嘉湖道，遴兩浙經古之士分修經籍籑詁，至是集諸生於崇文書院，分俸與之。是日至者共二十餘人。　修院內四賢祠。　始纂疇人傳。　二月初四日，出試處州，侍封公至桐廬

九里洲看梅花。　四月、試台州。　初十日、試寧波、再登天一閣、命范氏子弟編錄天一閣書目。月杪、渡江回省。　夏六月、刻七經孟子考文成。閏六月、納妾謝氏。　七月、出試紹興。　八月上巳、蘭亭修禊、同人賦詩。　初七日、試畢回省。摹刻天一閣搨北宋石鼓文成、嵌置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間。　二十四日、出試湖州。　九月十一日、試畢。

三年戊午、三十五歲。

正月、試杭州府。　修淮海英靈集成。　三月初、

出試處州。由處州至永嘉、游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試温州畢。四月、試台州畢、由臨海至天台、游天台山、歸由紹興回省。摭輶軒錄成、兩浙十一郡得詩三千餘家。六月、注釋曾子十篇成、敘錄曰、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於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修身慎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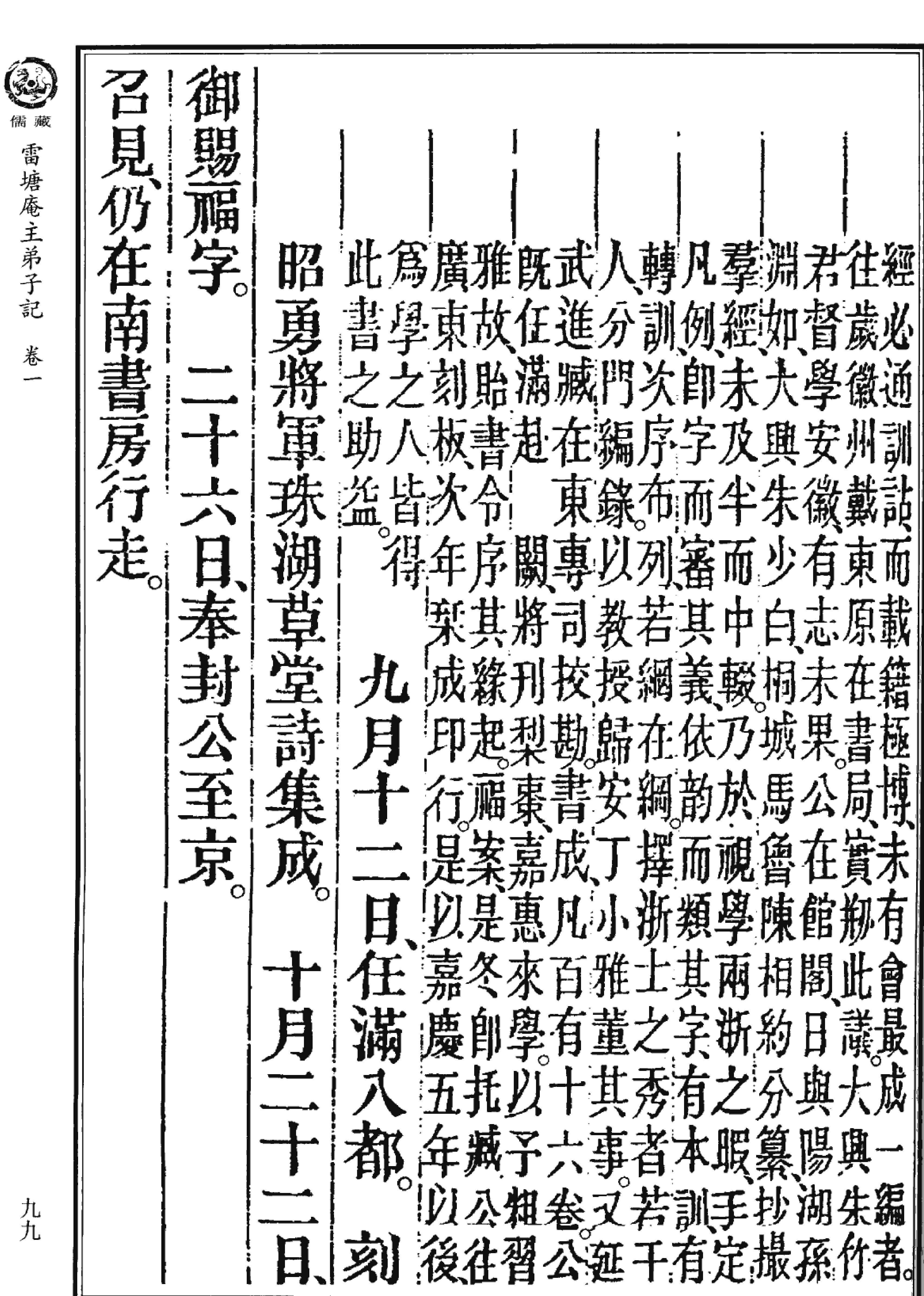
授之業、作孝經。今讀事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慮之小者豪髮必謹、節之大者生死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並進、而非敢恃機悟也。竊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又案先生弟梅叔先生瀛舟筆談曰、予兄早歲能文章、尤研經義、嘗手校十三經注疏。二十四歲撰車制圖解、辨正車耳反出軓前十尺等事、爲江永、戴震所未及發。此外如封禪、明堂、一貫、南江、樂奏、皇父、釋且諸篇、皆獨契往古、發前人所未發。至於十三經注

疏校勘記、經籍纂詁、疇人傳、金石志等書、篇帙浩繁、皆自起凡例、擇友人弟子分任之、而親加朱墨改訂甚多。自言入翰林後、即直　內廷、編定書畫、校勘石經、旋督學兖部、領封疆、無暇潛研。故入官以後編纂之書校多、而沈精覃思、獨發古誼之作甚少、不能似經生時之專力矣。然所作曾子十篇注釋、則時時自隨、凡三易稿。此中發明孔曾博學、難易、忠恕等事、與孝經、中庸相表裏。而訓一貫之貫爲行事、尤爲古人所未發。昔人以主靜艮知標其學、目一貫之說亦爲

創論。故所撰之書當以此五卷爲最精。又言、近人考證經史小學之書則愈精、發明聖賢言行之書甚少。否則專以攻駁程朱爲事、於顏曾純篤之學未之深究。茲注釋五卷、不敢存昔人門戶之見、而實以濟近時流派之偏也。貼補案、是時論語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三卷尚未撰。　八月二十二日、奉

旨補授兵部右侍郎。又奉

旨、禮部右侍郎員缺、著阮元調補。　撰經籍纂詁一百十六卷成。按錢宮詹大昕序云、我　國家崇尚實學、儒教振興、一洗明季空疏之陋。今少司農儀徵阮公以懿文碩學、受知　九重、敭歷八座、累主文衡。首以經術爲多士倡、謂治



經必通訓詁、而載籍極博、未有會最成一編者。往歲徽州戴東原在書局、實剏此議、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有志未果。公在館閣、日與陽湖孫淵如、大興朱少白、桐城馬魯陳相約分纂、抄撮羣經未及半、而中輟。乃於視學兩浙之暇、手定凡例、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序布列、若網在綱、擇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門編錄、以教授歸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進臧在東專司校勘、書成、凡百有十六卷、公既任滿起　闕、將刊梨棗、嘉惠來學、以予粗習雅故、貽書令序其緣起。編案、是冬即托藏公往廣東刻板、次年栞成印行。是以嘉慶五年以後往為學之人、皆得此書之助益。　九月十二日、任滿入都。刻昭勇將軍珠湖草堂詩集成。　十月二十二日、

御賜福字。　二十六日、奉封公至京。

召見、仍在南書房行走。

四年己未、三十六歲。

正月初三日、

高宗純皇帝升遐。時先生在禮部、哀疾咯血、敬襄

大禮。

上初親政。　十九日、

命兼署兵部左侍郎、疊蒙

名見、命隨吏部尚書朱公珪在南書房恭掌

御製詩文藁本。　三月初二日、奉

旨調補戶部左侍郎。　初四日、奉

旨充　經筵講官。　初六日、奉

旨充會試副總裁。時正總裁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南書房行走吏部尚書大興朱公珪、副總裁都察院左都御史長沙劉公權之、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洲文公□及先生。揭曉、得士史致儼等二百九人、多積學之士。按己未會榜、江都史致儼、西安余本敦、奉新趙敬襄、歙鮑桂星、黃安張錦芳、甘泉徐寅亮、安仁歐陽厚均、桐鄉蔡鑾揚、武進劉企採、元和陳超曾、全椒吳鼐、大興孫喬齡、合肥黃鳴傑、仁和錢枚、績溪胡秉虔、滿洲覺羅桂芳、綏德馬丕基、固始祝孝憑、武進張惠言、閩縣陳壽祺、高郵王引之、德清陳斌、建德周悚、江浦陳議、蕭山湯金釗、諸城范鴻緒、江夏容景春、博羅何南鈺、晉寧李堪、滿洲廉能、汾陽曹汝淵、石門崔永福、龍陽羅志謙、安平陳若疇、漢軍壽昌保、金州馬德表、高陽齊正訓、桐鄉

程同文、宜黄田應軾、大興趙玉、滿洲貴慶、南宮張汝緒、德清許宗彥、新城孔昭銘、蕪湖韋運標、孝感唐儼、巴陵方應綸、長安張遠燕、江寧汪恩、滿洲椿齡、滿洲佛保、大興俞恒澤、光州劉尹衡、長洲彭蘊輝、長興張鰈、鄱陽李遠烈、桐城馬宗璉、錢塘王家景、閩縣林東垣、石屏楊汝達、涿州盧坤、興縣康紹鏞、錢塘莫南采、山陽吳準、南城蔡夢麟、歙程祖洛、和平徐旭曾、長山李本榆、侯官孫欸、祥符辥嬖、秀水錢昌齡、後改名寶甫、上元陳梅、寧海劉開泰、通州白鎔、漢軍家曾、金谿朱闢韓、婺源汪桂、江津蹇滋善、南寧楊本昌、晉江蔡鳴捷、閩縣何恒鏈、鎮平林颺華、貴築花杰、湘潭尹澍、武昌陳中孚、龍泉高世書、歸安毛謨、元和陳鍾麟、大荔淡士壽、沂州康黃中、大興俞恒潤、天津沈士煜、棲霞郝懿行、臨清王顯文、固始吳其彥、汾陽宋其沅、大荔王庭華、武進丁履泰、秀水汪如淵、長沙李象鵠、樂陵賈聲槐、豐潤孫鵬越、武寧張富業、宛平朱學遂、鄒平李景嵩、大興董大偉、閩縣趙在田、惠來翁有儀、仁和萬雲、臨榆吳鼎臣、商城程國仁、文登林鍾岱、大興



汪桂林、滿洲廉善、海寧趙子璟、山陰朱滋、新建葉立笙、桐城吳賡枝、雲夢楊世英、歷城毛式郇、蒙古明安、大興林天培、太平賈履中、蓬萊楊樹基、天津牛坤、商城黃恩宸、清江黃郁章、閩縣邱音越、歸安張師泌、大興王廷紹、會休張之屏、歷城姚廷訓、大荔汝士淳、新城楊騰達、高陽王田楨、瀘州王儉、楚雄周錫章、南海吳榮光、新昌張光曙、大興沈世求、范水周開謨、武鄉李端、洋縣字友竹、錢塘陸言龍、南徐名級、陽湖趙學轍、望江倪謨、晉寧何鍾泰、祥符張運熙、浦江戴聰、武寧盧浙、霑化蘇兆登、密雲郃自錦、汾陽馮大中、隨州羅世村、新會何朝彦、安平黃燮、長樂梁運昌、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新城涂以軌、秀水孟晟、武威張澍、咨縣魏士俊、巴陵彭昌運、南充胡大成、嘉應宋湘、滿洲柏齡阿、閩縣許鉞、寶應劉台斗、蒙古蘇爾杭阿、德化余霈元、孝感蕭鎮平定黃冀堂、臨桂張傳霖、雄縣王維鈺、蘭山宋潢、獨山楊鳳臺、龍川彭鳳儀、河內李嘉禾、陽曲唐先甲、長安呂清、上元李光晉、山陰何蘭馥、南昌黃維烈、休寧葉馥、黃岡蔡友蘭、萬縣賴勳、楚

雄劉陶、永明蔣雲官、海寧蘇琳、長汀湯志箕、杭州莊詠、蕭圻、張兆安、簡州周維翰、商城黃任、寧遠溫際清、嘉定陳詩庭、宿松石鼎南、昌彭良翥、汾陽任伯寅、涇宫王藻、後改名崧、臨桂周璽、獨山莫與儔、新興伍士超、侯官許亨超、平凉張紹學、宛平賞鍇等、其二百有九名。是科二三場文策、大興朱公屬先生一人披閱、乃選出長策一千三百餘卷、窮三日夜之力、再選出二百卷、分爲三等、以觀頭場、名士經生多從此出。論者謂得士如鴻博科、洵空前絶後也。間有被房考錮閉、終不薦出者。按朱文正公已未會試錄序云、多士奮發澡濯英華茂實、左宜右有、三場充幅、長篇至一千三百餘卷、多矣哉。而條達原本者皆出其中。闈中閱卷之暇、作衡文瑣言。　四月初六日

恩詔、加一級。
覃恩、封公得
誥封榮祿大夫、戸部左侍郎加一級、林太夫人晉
贈一品夫人。祖昭勇將軍、祖妣汪淑人、江淑人、及曾高
祖、祖祖妣四代、
贈亦如之。疊蒙
旨監放八旗賞賚局錢、查勘
太廟工程、審辦控案等事。七月十三日、奉
旨仍兼署禮部左侍郎、襄辦
大禮。是秋、

賜蠟箋金箋等紙幅。　九月望日、
高宗純皇帝梓宫至
裕陵、
大葬禮成、蒙
恩加隨帶二級。復奉
旨留住
裕陵四日、勘收
裕陵各處工程。　奉
旨管理國子監算學。　撰廣陵詩事成、　賜
高宗純皇帝御用遺念紗袍呢褂手珠貂領各一事、荷

囊三箇。十月初三日、奉
旨署理浙江巡撫事務。先生叩首固辭、不
允、因不敢再辭。十二日、
賜琥珀朝珠一掛、貂皮十二張。十五日出京。二十
二日至山東德州、聞德平縣闖常留戕官破獄、
距德州不遠。先生留駐德州兩日、與德州城守
尉商備官兵事集之後、知德平事定、具奏而後
行。十一月十五日至任、恭奏接篆日期。奉
諭云、勿忘訓言、切防引誘、立定脚跟做去、庶可有成。處
順境時切毋肆志、若不順亦莫灰心。知此道理、庶乎

可希古大臣之風矣。勉之。欽此。十一月十八日、奏請復民壯演習鳥鎗舊制。按疏畧云、伏查各省州縣營汛兵散處各汛分防、存城僅有兵數十名、所有倉庫城池及緝捕奸盜、全藉民壯等協同營兵守禦。每州縣一律額設民壯四五十名不等、若仍照舊例、一律演習鳥鎗火器爲軍中利器、原可以一抵十、較之弓刀矛、倍爲得力。況兵丁民壯俱係於鄉民內招募承充、同係人役、本無二致。此等民壯若果操練精純、通省各州縣約有三四千名、遇有調用之處、皆知紀律而聽驅使、較之現募鄉勇、實爲有濟、而於沿海地方尤爲得力。部議、准沿海州縣添復鳥鎗、其餘不准。十二月、刻經籍籑詁成。

五年庚申、三十七歲。

正月初七日、奉

上諭實授浙江巡撫。初八日赴台州，將往温州。鑑案洋程日記及軍幕冊簿等件。先是嘉慶四年冬，盜船之在浙者，最大爲安南夷艇，其次則鳳尾幫、水澳幫、箬黃幫，共數百船，盤踞浙洋，各行劫掠。十二月二十四日，定海李鎮軍長庚會閩中舟師攻捕夷艇於温之三盤洋，礮沈盜船一隻，斃盜無算。無如艇船高大，駕駛靈快，雖傷不退。至是，先生乃親赴台州，督捕夷閩各海盜，并奏請添設船礮。疏畧曰：艇匪船高礮大，般邊圍裹牛皮網紗甚厚。兵船礮子重者不過斤許，匪船礮子重至十三四斤。三鎮兵丁合計不過三四千人，匪船二百餘隻，總計約萬人。

弱強衆寡之勢、迥不相同。必當添設大船大礮、
加兵始能痛加剿除、以絶其窺伺内地之路。至
沿海一帶奸民偷漏米糧淡水火藥出洋濟匪、
尤應嚴密查拏。海洋近日商船亦少、若艇匪外
無所掠、而内地米不偷漏、必將近岸滋擾。是以
沿海口岸尤應嚴防。臣當沿途查察、遇有兵少
之處、即將陸路守兵酌
調嚴緊守禦、不致疎懈。十五日、自台州聞艇匪
及鳳尾幫盜已於初五日竄回閩省、乃自台州
回省。過天台山、大雪、守凍剡溪三日。二十
一日旋省。定海李鎮軍長庚窮追至閩粤交
界始返。二十五日、奉到
御賜
高宗純皇帝欽定蘭州紀畧、明史本紀各一部、廓爾喀

戰圖一冊。封公自揚至浙江。二月初四日、奏請捐造船礮。摺畧曰、臣於上年冬間到浙後、訪聞剿捕艇匪事宜、須用大船大礮。又聞閩省有黃文海等投首艇船、可仿樣製造。於剿捕似能得力。且閩省木料較爲便宜。臣與督臣及鹽臣各官前後所捐共約銀五六萬兩。大船每隻工料約須三千餘兩。誠如聖諭、照粵省米艇一百餘隻之數、成造十分之三四、亦須三四十隻、方資配用、即須十餘萬兩。加以添鑄大礮、增配兵丁水手口糧、歲修蓬索槓具等費、終有未敷。相應遵旨在於浙省存貯閒款內奏用。查艇匪見已南竄、但夏秋之交、不能保其不來。趁此春時在閩趕緊造辦、庶幾有備無患。　十一日後、奏籌捕土盜。摺畧曰、臣查艇匪南竄閩、鳳尾亦已隨去、蔡牽幫本在閩界、前經定海鎮臣李長庚帶領舟師窮追入閩。臣恐鳳尾土盜折回滋擾、屬令黃巖鎮臣岳璽挑配兵船、由溫州出海、偵探賊蹤。乘此艇匪離浙之時、務

將土盜痛加剿除、絕土盜之根株、即以翦艇匪之羽翼。疏入、旋奉

諭云、聞卿在浙頗能整飭、守正才優、朕心深慰。果能常守此志、不因貴顯更易素心、常憶寒窗燈下辛苦、到此地位、應顯親揚名、爲國宣力、成一代偉人、不亦美歟。勉守朕言毋懈。欽此。

二十一日奏、黄巖鎮總兵岳璽率同副將胡振聲等在太平縣狗洞門截拏箬黄幫土盜、攻獲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一百七十六人、箬黄幫自此剿滅。按摺畧云、臣於正月十五日在台州面見黄巖鎮臣岳璽、因其時艇匪已經南竄、仍恐尚有土盜折回本境滋擾之事、屬令出洋四處搜捕。該鎮於二月二十一日探聞、台州太平縣狗洞門等處土盜駕船



遊奕伺劫。是日兵船仍護送商船過狗洞門之北、就紀青地方暫泊。三更時候出其不意疾馳回南、於五更率同胡振聲等馳至該處、一擁而進、即開鎗炮攻擊、匪等抵死拒捕。經官兵奮勇殺死盜匪及落水淹斃者不計其數。匪等赴水登塗、四散逃竄、經官兵追赶擒獲者七十餘名。又埋伏弁兵兜獲山下逃竄者七十餘名。又松門汛弁及巡司差役兜獲盜匪三十餘名。計此次生擒盜匪一百七十六名、首級三顆、共獲盜船十二隻、并鎗刀旗礮火藥等件。見在委賢能之員馳赴台州、會同該府研審、不使少有枉縱、以歸詳慎。

二十九日奏、獲杭、紹地方叠次窩劫盜犯陳阿三等二十一名。

按疏畧云、臣於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節據杭州府屬之海寧、紹興府屬之山陰、會稽等州縣稟報、十月二十四、十一月初四、初七等日、該州縣事主林九成等家被盜、夜劫多贓。臣查此半月之內突報劫案數起、必有窩盜屯聚附近地方、宜及時嚴拏、以安閭閻。旋訪有窩盜陳阿

三、在紹興海寧、南沙海邊、容匿多人、或係赦回配犯、或係積慣鹽梟。陳阿三造意指使、肆出竊劫、得贓俵分。臣即先飭各營縣派撥兵役、在於要路把守截拏。復密飭山陰縣知縣裘世麟等親督兵役、直入南沙、將竊首陳阿三、盜犯章阿興、張大毛、貝阿福、楊老順、潘阿大、包阿三、熊子望等拏獲。餘犯聞知潛逃。旋據海寧州知州張玉田拏獲羅高風、陳開榮、鍈匠阿周。署會稽縣知縣胡培、上虞縣知縣詹錫齡、協同拏獲顧大及船戶屠章友、水手徐阿七。仁和縣知縣戴廷沐拏獲謝阿飛、宕頭阿二、何佳奇。蕭山縣知縣李廷蘭、千總朱謙拏獲陳武康、華阿四。餘姚縣知縣張修拏獲許心得。又紹興府役拏獲孫景明等、共二十一名。並於陳阿三屋內起出人參原贓、其餘亦各起有原贓及賊具鍈尺等件。

同日、獲錢塘江烏鴉船盜韓球等。先是、錢塘江有小船曰烏鴉船、舟中僅數人、榜人卧船尾、以足踏槳。中流風起、雖

大艦有時覆没，烏鴉船隨潮上下，踏浪如土。潮未至之先，江岸宋無一舟，潮過，轉瞬間已千百爲羣矣。亡命之人潛身其中，以操舟爲名，輒乘昏暮劫掠。沿江蕭山、諸暨、仁和、錢塘、富陽五邑之中，此境收捕則逃之他境，聚散無常，棲泊不定。猾吏蠹役匿不爲言，大爲行旅之患。先生下車即訪問利病，密飭富陽縣典史韓棨偵得虎爪山等處船户姓名居址、隱匿之處，盡得其實。密札取蕭山老役二人至轅，假以赴南沙捕盜爲名，名至密室詰之曰：爾叅烏鴉盜船，爲害商

民、我已盡知、今取爾命矣。二役叩頭出汗曰、非不知盜、以一縣之力不能制、數縣之力又不齊也。先生曰、我以兵百人、濟之、能乎。二役曰、如此可矣。遂親授二役密函曰、爾至教場、可與帶兵之官俱去。時已預遣水師撫標弁兵、期日落時會於教場。二役至、招之行、行至錢塘江心、開拆密函、乃非南沙事、實捕烏鴉船地境姓名也。官兵乃返棹西指、夜四鼓至盜窟、圍屋鳴鎗、獲其渠魁韓球等。分别首從、置之於法。方兵役縛盜至轅時、先生曰、發按察司衙門可也。蓋前此省

中文武撫一知其事者、寄速故也。此後江程婧

晏、旅行水宿之人、靡不歌頌其事。當捕烏鴉船

渡江之日、即南沙獲盜之時也。南沙盜案既奏、

奉

上諭、阮元奏拏獲杭紹地方窩盜陳阿三等、審明定擬

一摺。阮元到浙未久、甫經實授巡撫、於積年窩盜要

犯即能留心查察、飭屬嚴拏到案、具見緝捕認眞。各

省地方官吏遇有多年盤踞盜匪、往往畏難苟安、不

肯即時督拏、任其擾累閭閻、最爲惡習。即如直隸省

張標一案、經朕訪聞、密諭直豫督撫迅速查拏、而伊

等總存心畏事，遲遲不辦，以致釀成長新店肆劫之案。今浙省疊次窩劫盜犯，若阮元亦復遷延遲緩，並不及早查拏，亦必致容奸遺患。阮元辦理此案，任事實心，克副委任。又提督蒼保、黃巖鎮總兵岳璽，在洋搜捕土盜，擒獲一百七十餘名，見俱解省審辦。看來浙省吏治大有起色，均堪嘉獎。阮元、蒼保、岳璽俱著交部議敘。欽此。後部議加一級。又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阮元奏拏獲杭紹地方疊次窩劫盜犯，審明定擬一摺。已批交行在刑部，速議具奏矣。阮元到浙未久，

甫經實授巡撫、即能拏獲窩盜要犯、不致積匪漏網、所辦尚好。上年直隸省張標一案、若能似此早行辦理、亦何致有長新店肆劫之事乎。又據另片奏、黃巖鎮總兵岳璽先後擒獲土盜一百七十餘名、見在研訊確供、分別辦理。并據蒼保奏稱、拏獲匪艘盜犯多名、業經知會阮元、提省審辦。看來浙省吏治大有起色。覽奏嘉慰、已另降諭旨、將阮元、蒼保、岳璽交部議敘矣。至阮元所奏疊次窩劫之陳阿三一犯、係起意糾約多人、主使竊劫之犯、得贜代爲窩變、並墊銀給作盤費。核其情罪、與大名張標相似。此等盜犯經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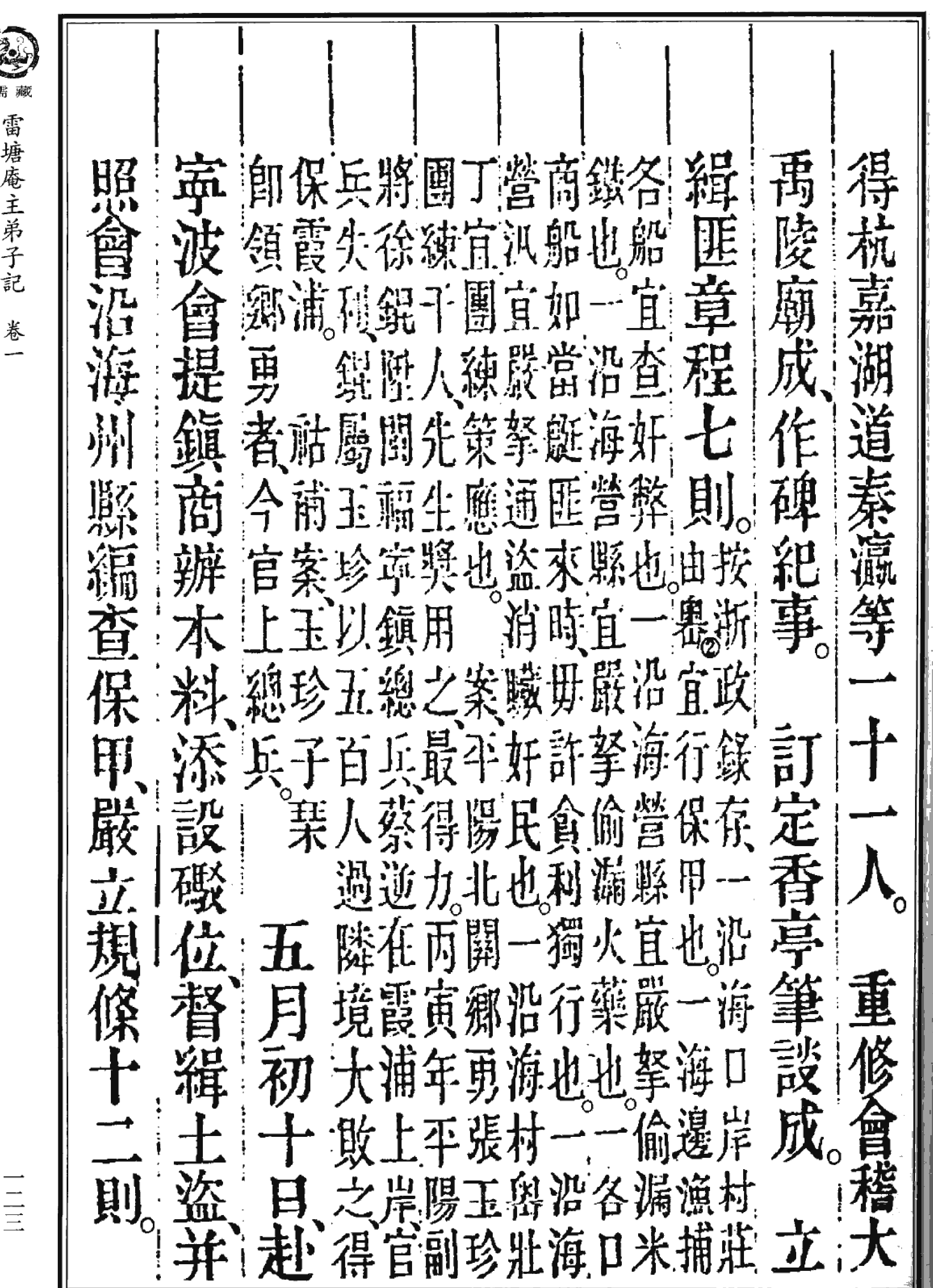
部核議、亦斷無監候之理。該撫既經拏獲、審訊明確、即應恭請王命正法、何必拘泥請旨、俾要犯尚稽顯戮耶。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是日、又奏籌辦倉庫事宜。摺畧曰、竊查浙省各屬倉庫、原虧有四百數十萬之多、節經前撫於漕羨採買項下設法彌補二百八十餘萬、今總計虧缺尚有一百數十餘萬。臣蒙

高厚天恩、畀以封疆重任、於熟籌彌補之法、固不敢督責太迫、致州縣萎索、滋擾閭閻、更不敢查辦遷延、致國帑久懸、復滋影射。伏思浙省從前虧缺之由、或因上司平時收受陋規、奢華靡費、屬員有所挾持、得遂其侵肥之計。或因臺灣兵差供應、以及幫辦海塘、并一切因公不能開銷之項、一時無措、即以公項支用。及至奏銷緊要、則皆挪新掩舊、以顧考成、交代之時、或因虧短之員已逾數任、勢難追繳、或因佐雜署縣事簡缺已結調繁、情願出結擔承、不敢揭報、祇圖將



來彌補。故於詳報交代清楚之外、公然寫立議
單、同監盤各員畫押用印、羅列原虧續虧、已補
未補、准墊准抵、認補認賠、各款互相授受。或陞
任之員議定認賠、其實又挪新任庫項彌補、原
任缺處抱彼注此究屬同一虧缺。凡此弊端、不
可枚舉。尚賴其有所立之議單、即實在倉庫虧
缺之年分數目真正憑據也。惟是清查彌補、其
法有三、而皆不能兼善。一則徑行奏明、將前任
各官按數嚴叅勒追。但虧空既在十餘年之前
其中降革問罪、人亡產絕者實屬不少、恐可以
咨追完繳者十不得二三。而以後之彌補勢難
切責於後任之員、轉致帑項無著。一則因新任
已經出結、責令彌補歸款、又恐見當清釐漕務
禁派採買之時、且緝匪兵勇口糧等事向係捐
賑辦給、恐彌補不能多而且速。一則因其有挪
新掩舊之弊、定以本年爲斷、以本年征銀勒清
本年之款、使舊款無從掩飾、則上年征解不及
分數之處、一經奏銷之後、通省官員革職者十
居八九、於吏治帑項似仍有碍。以上三款、臣夙
夜思惟、不敢少涉冒昧、似年清年款一條、尚可

收實效而少流弊。俟取齊單册，查明實在虧缺之項，究係若干，其中某任虧缺若干，彌補若干，分别有著無著。總期於國帑日有起色，於民生不致擾累，以仰副
皇上足國愛民之至意。　四月初三日，奉
諭云：特示卿知，川省近日連得大捷，生擒賊首十餘名，勦滅及招撫者幾及萬衆。甘省湖北亦俱有捷報。唯陝西奔竄之賊頗衆，見已移兵會剿，大約夏秋前茲事可蕆。知卿挂念，特諭卿知。欽此。　十八日，奉
諭云：朕觀卿之摺奏，皆係自繕，若此則不勝其勞，恐有妨公事。俟後密奏之摺，應自行繕寫，尋常例奏，應令人代寫，稍省精神。特諭。欽此。　大計，舉劾薦賢能官、



得杭嘉湖道秦瀛等一十一人。重修會稽大禹陵廟成，作碑紀事。訂定香亭筆談成。立緝匪章程七則。按浙政錄存、一沿海口岸村莊由粤[2]宜行保甲也。一海邊漁捕各船宜查奸弊也。一沿海營縣宜嚴拏偷漏米鐵也。一沿海營縣宜嚴拏偷漏火藥也。一各口商船如當匪來時，毋許貪利獨行也。一沿海營汎宜嚴拏通盜消贓奸民也。一沿海村莊丁宜團練策應也。案：平陽北關鄉勇張玉珍團練千人，先生獎用之，最得力。丙寅年平陽副將徐鋐歷閩福寧鎮總兵，蔡逆在霞浦上岸，官兵失利，鋐屬玉珍以五百人過隣境大敗之，得保霞浦。　祜補案：玉珍子棊即領鄉勇者，今官上總兵。　五月初十日，赴寧波會提鎮商辦本料，添設礮位，督緝土盜，并照會沿海州縣徧查保甲，嚴立規條十二則。

十八日、聞夷艇等大小七十號竄入浙江、至北關洋三盤等處遊奕、分咨三鎮舟師暨閩安署協事遊擊陳名魁、帶領舟師會勦。　由寧波赴台州、奏請以定海鎮李長庚總統三鎮舟師、以專號令。按摺畧曰、浙江水師三鎮、分洋勦捕、遇有大幫賊匪、必須會勦。但軍情密速、海面遼濶、攻守進退、未便少有歧悞。仰懇皇上天恩、諭令李長庚一人總其號令、庶幾機宜畫一、賞罰可行。案焦孝廉循記云、先是、先生以賊情下詢諸官弁及士庶人。定海孝廉方正李巽占以厚集兵勢、力杜盜源請。定海教諭王鳴珂以防禦六事、攻擊三事、預籌四事請、言皆可用。鄞縣令

郭文銡請合江閩舟師。黃巖令孫鳳鳴請先滅土盜。台州府教授沈焯請厲武舉、以寓約束。黃巖縣教職李其瀾、湯棫請禁商船漁船。定海令宋如林請查偷漏。紹興府經歷黃敬修請造巨船巨礮。先生因於杭州、寧波、温州設冶局、鑄鍛大礮四百餘門。奏令沿海州縣民壯兼習鳥鎗、不增餉而增兵千百。嚴號令、警弛廢、厲廉隅、肅賞罰、檄沿海村岸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總甲、一村立一總保、一山一嶴立一嶴長、給以費、使之互糾通賊者、獲之有賞。檄漁戸小船至以白、

編其姓名年貌、屬之埠頭旂長。晨出者暮必返、不返者有稽、遠赴者鳴於長。船之偶者分正脚、私駕者毀其船。檄汛口凡船出互稽之、人日持米升五合、驗以印票、私漏者執之、執私漏者賞以私漏之物。檄海濱竈者遷入城、私造鐵器出城者有誅。檄兵船漏硝磺以濟賊者斬。檄商船毋獨行、賊來則禁出海、不遵令者有罰。私充標客以誤商者誅。檄營汛察奸民、有緣商被劫而爲保釋者、有以酒米易賊貨爲之消贓者、百姓執之者有賞。子弟爲盜、父兄詭爲陷賊者、吏稽

之。檄村舉壯丁團練相守、立耆老紳士之賢者爲村長。有警鳴金相名、有不應者梏其頸。檄府縣營汛實力同心、賢能者敬之擢之、弛者縱胥吏擾民者疾如仇。遣教職佐雜官數十人分巡海口、微服步行、率鄉勇線民以爲禦捕。雕木印、令其事無鉅細、直達行轅無少隱。以故千里海澨皆如目睹、而營縣亦互相糾不敢少諱。　於是定海縣教諭王鳴珂率鄉勇守黃巖。定海令宋如林稽空船出口、空出者給以照。平陽令楊鏷肅清漁戶爲團練鄉勇二千七百人。鎮海令

魏右曾力行保甲，造鐵鎗千杆，民踴躍從者六百，衣上書勇字。黄巖令孫鳳鳴令士民自派壯丁，備木棍竹筅鋤耙石塊，識以旗，旗上書丁名，丁立其下。王鳴珂實統之，沿海之旗連續如雲，金聲一警，農兵畢集，故賊不敢近窺村落。太平令趙擢彤于海岸壘石爲垣，外周以塹，兵勇内伏。寧海令陳鵬南于健跳螺師山設磅山礮以擊賊船之入口者。象山令徐元梅於石浦泥灣設立礮房，而鎮海之小港，大碶頭，慈谿之後山北，定海之西道頭，臨海之海門，金沙灘，太平之

狗洞門、石板殿、黨敨嶴、金清港、石塘、樂清之歧頭、蒲頭、洛西地嶴、皆奸民偷漏之地。令既行，巡樂清縣教官王應虞訪奸民龔大等通於盜，誅之。先生又用計訪鄞之姚家浦爲土盜之藪，擒其魁姚富衡、其保長首出姚阿三等十六人。又温台各巡員獲通盜張周貴等數十人。又有浙盜潛登岸，僞充鄉勇，刺聽官虚實者，詰獲立斬之。樂清張阿三素附鳳尾賊，登岸，其兄集族人縊殺之。沿海村民演戲，自約禁偷漏。閩浙賊窮蹙斷糧，故附夷艇竄平陽北關，遂泊黄沙宫。至

是先生至台州、會提督蒼公保、黃巖岳鎮軍璽爲會勦計。時夷艇三十餘船踞三盤、閩賊與浙賊隙、浙水澳六七十船南泊玉環外洋、鳳尾六七十船及土盜小船散泊大陳、石塘、鱟殼等嶴。先生謀因其隙而間之、葉萬根薦漁山鄭天選、札玉環同知招之、使與水嶴言蔡牽六七十船往來無定。　二十四日、艇賊自三盤入深門、岳鎮軍飭兵船漁船分泊以俟焉。　二十九日、先生乃具疏請調粵閩舟師會勦、得旨允行。畧曰、粵閩浙三省皆有洋匪、而艇匪爲尤甚、日多一日、年衆一年、若不急爲勦滅、漸致釀成巨



毁、侵擾岸民。前明東南倭寇、人民財賦爲之傷耗、甚可鑑也。見在三鎮兵船不過百號、而粵閩盜船皆萃於浙。臣愚以爲分而禦之、不若合而擒之之爲得也。請

皇上飭令兩廣督臣選派勇幹鎮臣、帶兵艇二十號、乘南風來浙會剿、使外夷匪徒知内地兵力之厚、策應之靈、不敢妄生窺伺、實於三省均爲有益。　六月、駐台州。初九日、李鎮軍長庚統師出洋。十一日、抵普陀韭山、先生遣書促之。十四日、至銅瓦門。十五日、駐師石浦。時温州胡鎮軍振聲亦移師楚門、水澳盜船以閒故持兩端、退泊玉環、與鳳尾鬬互有傷。夷艇及鳳尾進據龍王堂、抵松門之下、環於松門之山、將爲撲岸計、且劫糧以避風潮也。時松

門守兵五百、鄉勇二百、叅將李成隆、同知時敏據松門禦之。提督蒼公保謀火攻、先生令紹協中軍造火箭千五百枚、札温州府偹水帶給洮水兵、調撫標兵二百貼防。時閩安協舟師亦終未至。　二十一日、先生會提督蒼公及定海李鎮軍、黄巖岳鎮軍於台州挍士館之四照樓、屏侍從於梯下、謀所以破賊者。謀既定、李鎮軍乘小船與岳鎮軍同赴海門。先生卽札胡鎮軍自楚門出、與兩鎮會於金清。是日戌亥間大風且雨。　二十二日子丑、風東轉甚、遣使探兩鎮所

在道没于水。　二十四日，有弁鼂水至，言是夕風雨狂烈，獨洼龍王堂，雨中有火爇人，賊艇與海山相撞多破。於是檄水路各陸兵赴海山搜捕，而李鎮軍船在海門爲風水所舉，挂於木而止，李岳兩鎮兵船亦損破大半。惟胡鎮軍師船在黄華關，風未之及。是時賊奔竄海山，水師船不可駕。叅將李成隆婦方産，風雨破其屋，驚死，不顧，率陸營兵由松門涉石塘勦賊，賊乘餘舟悉就擒。有賊數百爭乘破艇，旋没於海，登岸擾食者，嶴長督鄉勇獲其渠。叅將蔡德耀有五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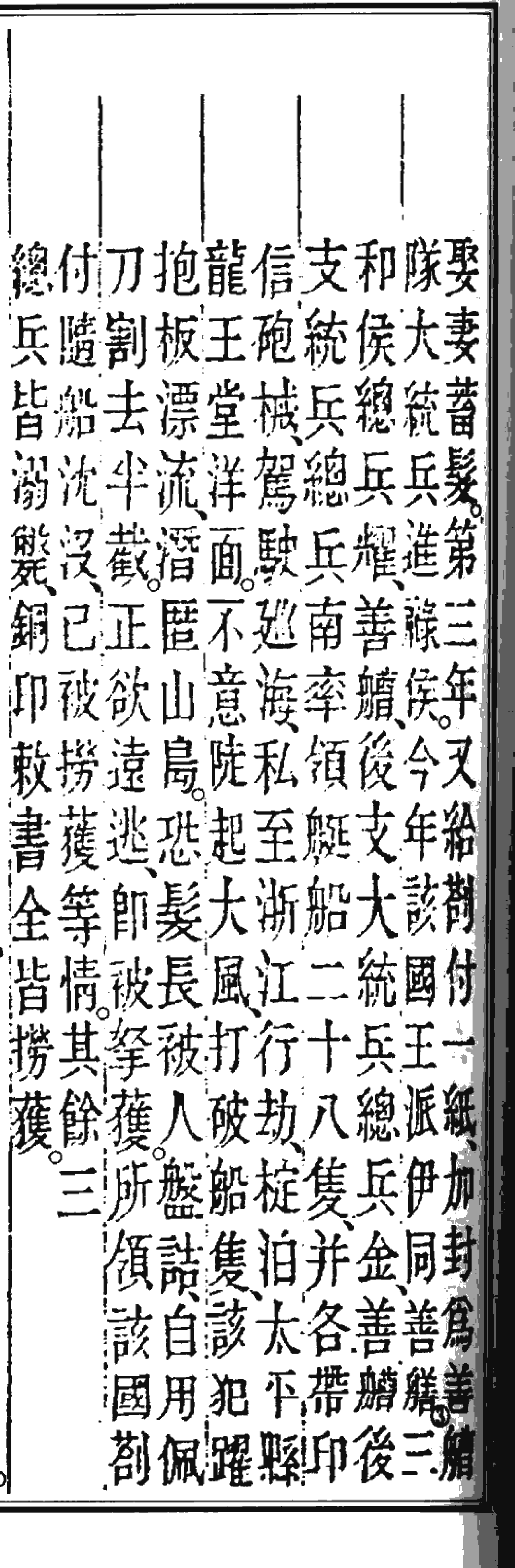
托買米他逞，立斥之。太平武生林羽林率鄉勇及烏鎗兵二十八，乘烏鴝杉船出海搜捕，值鳳尾遺船，相拒甚急。李鎮軍以未損八船乘之，賊震而逸。先後生獲八百餘賊，淹斃者約四五千人，獄不足禁，棧郡廳以兵守之。首從以下各如律，其爲難民被擄及脅從者皆釋之。李成隆率兵涉水取賊礮，得油布包安南敕文總兵銅印各四，敕稱善艚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二十五日，黃巖令孫鳳鳴、定海縣教諭王鳴珂獲三人，一詭爲瘖者，其一長髮者，訊之即貴利。是役

也、李成隆率外委林鳳飛、陳際會登山追擊。守備陳世勳、把總崔榮華、鄭殿魁、秦得勝於松門龍王堂小茭陳、獲賊三百餘人。武生林羽林、𡐓長朱大錢、義民徐國恩、鄉勇劉向榮等獲賊百餘人。巡員鄧必玉、杜兆熊、易元曜及提標兵武生林兆鼇獲各有差。獲得竹簋紅布包夷冠服。鄉民於水中得紫銅礮重二千四百斤、二千八百斤者五六門、洋鐵大礮重四千斤者一門、餘鐵礮三十餘門。又船桅大者長八丈、次長丈餘、以鐵梨、紫榆、青栗等木爲之。梱木櫓長三丈餘、

番木椗二丈餘、棕筋長三十餘丈。夷匪及鳳尾二幫自此勦滅。　二十六日、上其事於　朝、
天子諭以誠感神佑、勅建天后宮龍王廟於松門。按孫觀察淵如先生松門天后宮龍王廟碑、　國朝康熙十九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化普濟天妃。明年復以舟師南征大捷、有反風之應、改封昭靈顯應仁慈天后。嘉慶四年、今　天子敕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化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天后、蓋籲后之靖海氛也。浙江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在焉。五年太歲庚申、爲今撫部阮公蒞任之明年、察海盜之鴟張日久、將大創之。六月廿二日合師、海風大作、一夕漂沒盜船數百、殲戮沈溺無算。海疆之民鼓譟相慶曰、撫部之力。撫部曰、此　天子之德。　天子曰、賴神之功。乃俞撫臣所請、發藏香、又奉葺神廟、以答神庥。

上諭、此次盜匪棄艇登岸、時外委林鳳飛、陳際會首先追擊、奮勇可嘉。林鳳飛、陳際會俱著拔補把總、以示獎勵。其備弁兵丁鄉勇因捕盜傷死及落水淹斃者、均著照陣亡例議卹。欽此。是日、復奏停止粵閩舟師、不必來浙會剿。七月初六日、接金華、處州、紹興三府三十縣申報、大水漂沒田廬人口無算、一面飛章八告、隨即督率藩司照例撫卹、疏上、奉旨、著照所請。金華、永康、武義、麗水、縉雲、諸暨、遂昌、松陽八縣、其成災十分者、極貧賑給四個月、次貧與九分

灾極貧者給賑三個月。九分灾次貧與八分灾極貧者給賑兩個月。七八分灾次貧與六分灾極貧者給賑一個月。每大口月給米一斗五升、小口減半。欽此。其餘復請分別蠲緩者不等。 平陽縣楊鑅復報閩賊蔡牽於六月二十六日入浙洋、被陸路兵勇堵禦、水澳賊附之南遁。先生因以續獲盜犯及擊退餘匪聞於 朝。 二十一日、復籌辦夷匪安南僞總兵倫貴利、而以其事入奏、磔於杭。按摺畧云、倫貴利即王貴利、廣東澄海縣人。於乾隆五十九年投入安南匪艇、跟隨該國寶玉侯與農耐戰有功、封爲善艚隊統兵、貴利侯給與劄付一紙。因該國避稱王字、改姓爲倫、


娶妻蓄髮。第三年又給劄付一紙、加封爲善艚
隊大統兵進祿侯。今年該國王派伊同善艚。三
和侯總兵兵耀、善艚、後支大統兵總兵金、善艚後
支統兵總兵兵南率領艇船二十八隻、并各帶印
信砲械、駕駛巡海私至浙江行劫、椗泊太平縣
龍王堂洋面。不意陡起大風、打破船隻、該犯躍
抱板漂流、潛匿山島。恐髮長被人盤詰、自用佩
刀割去半截。正欲遠逃、即被拏獲。所領該國劄
付隨船沉沒、已被撈獲等情。其餘三
總兵皆溺斃、銅印敕書全皆撈獲。

天子命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照會安南國王責之。

冬十二月、安南王阮光纘呈覆。其畧曰、小番

世荷

天朝恩庇、曠格逾涯、無能酬報、思以慎守疆圉、永作屏

翰。祗因本國極南沿海農耐地、方有渠賊阮種、

竊據其地、嘯集齊桅盜夥、爲海程之患。本國海防正緊、間亦收撫艙客、以離賊黨、且助洋面帆柁之役。如倫貴利者、前年依附作活、本國聽其住泊、同商伴隨在巡防。詎知該犯暗藏頑狡、私購小番、敢爾潛約匪船、赴內洋肆行搶劫。又敢揑造印劄、轉相誆誘、尤爲情罪重大。甘犯④

天憲、爲法律所不容。該犯棲居本國海外、馴習既久、悔不能先燭其奸、此實鈐束稍疎所至。仰蒙

聖慈普鑒、洞悉肫誠、訓誨有加、天日垂照。恭譯

聖諭、眞感激於五衷、更悚惶而無似。當遵奉訓彝、綏靖

封守。嗣令本國所委巡海人員一一嚴加警飭、密施鈐勒、斷不容結同匪夥、越境作非。務祈桂海永清、以上副

聖天子懷柔之至德、是所自勉也等語。先是、元年秋閩中獲艇賊安南總兵范光喜、供詞述安南事、言阮光平既代黎氏、光平死、傳子光纘、稱新阮。黎氏之甥阮種、即阮福映、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克復農耐、曰舊阮、歲爲新阮患。新阮之柄臣陳寶玉招集粤艇、肆掠於洋、而安南總兵黃文海與賊五存七隙、以二艇投誠於閩。倫貴利

者、廣東人、投附安南寶玉侯、與農耐戰勝封侯、嘉慶初歲爲浙患。先生之獲安南盜也、隔別親鞫之、得其隱情。咸稱阮光纘幼昏、陳寶玉專國、農耐舊阮阮福映漸强、新阮因分國内善艚爲二隊、一以禦舊阮、一以入閩浙劫掠以充軍實、阮光纘實使之。并鞫知安南虚實、衆口如一。先生以安南之事、自兩廣總督孫士毅喪師之後、阮光平入覲歸卒、今光纘繼立昏弱、農耐漸强。若不斬倫貴利等而用爲嚮道、授機農耐、約滅光纘、大兵分兩路、一水師由海道、一陸師出廣

西、則光纘必滅。然此時川陝教匪未平、廣東洋匪亦多、兵力難分、事機難一。若奏明光纘知情、則不能不興師問罪、是以咨刑部正摺內敘貴利等四總兵私瞞國王入浙爲盜、而以其隱情另摺密奏。奉

批、與朕意合。又奉

命磔貴利等於杭。又

命以安南敕印擲還光纘、光纘具呈粤總督吉慶、認失約束之罪。此後光纘因入浙之艇艚無片帆返者、維餘本國善艚一隊、又乏之軍實、連年孱弱、遂

爲舊阮阮福映所吞滅，即今請
封之越南國也。二十二日，自寧波回省。蔡牽復附水澳至平陽登岸，潛掘番薯。署協副將徐錕、試用縣丞方觀海率鄉勇林深設伏，殺其紅衣一人，奪獲盜船三隻，賊匪投出三十一人，餘船南遁。按是時水澳強，蔡牽尚弱。　祜謹補案，平安南夷盜及土盜之事，載於
御製詩二集庚午春勝聯句詩內。今恭錄於後，
揮戈箬艇酋空穴，注：浙洋土盜鳳尾、水澳、箬黃各幫，在蔡牽之前最爲猖獗。撫臣阮元派令總兵岳璽等督兵四處搜捕，探知箬黃幫匪在太平縣屬之狗門洞等處遊奕



肆劫。因飭舟師出其不意，於夜半迅駛抵彼，直前攻擊，鎗礮齊施，轟斃無數，牽獲盜船十二隻，生擒盜首江文五等一百七十餘名。著黃幫自此勦滅。

洗甲松門燕集檣。注、始洋匪之滋擾浙省者，安南夷艇爲尤甚。夷艇本巡夷洋，乃私入浙境之松門，勾結水澳、鳳尾各幫屯聚伺劫。阮元駐師守捕，先散布間諜，令其互相猜忌。水澳一幫旋即駛退。因籌兵進勦，適颶風驟起，賊船百數十號俱簸蕩，擊撞、覆溺無算。官兵乘勢奮擊，賊棄船登山，悉就擒戮，餘匪漂出外洋。經阮元飛檄各鎮，向遼遠島嶼遍行搜捕，盡滅艇匪及鳳尾二幫。由是安南夷不復爲患，而土盜亦日漸零星矣。

八月，入闈監臨。　二十六日，各鎮營獲盜船九隻，生擒黃阿詩等三十五人。　九月十四日，黃巖岳鎮軍璽、溫州胡鎮軍振聲會勦水澳幫盜

船五十餘隻於東日洋，至北麂，礟沈大船一隻、盜首轎夫頭林阿孫等淹斃。奪獲盜船二隻，生擒蔡𤆬等三十二人，賊衆大潰。水澳幫自此埽滅。是日樂清營縣又獲登岸盜陳龍等十人。十五日，定海都司常遇恩於大七洋礟沈土盜船二隻，擒盜莊普等十一人。又炏弟拏獲濟匪者十餘人。二十六日，外委陳玄元、鄉勇夏道懷獲生盜楊阿土等十九人，奪獲盜船二隻、銅鐵礟六門，刀鎗旗械無算。又續獲盜甯陳阿三餘黨徐青山等。延原任江西同知山陰徐

壁堂聯奎司案牘。續集卷二有傳。十一月十九日、定海鎮千總蔡榮恩擒獲盜犯李出等二十人、凡言獲盜若干人、難民審釋過半。二十九日、復奏清查倉庫彌補情形。摺畧曰、伏查前項積欠一百八十七萬八千四百有奇之內、其人有已離本任而尚任浙省、及現官他省、或終養告病、降調在籍、尚有官可補者、居十之三、亦已分別咨追。惟參革問罪及業已身故者居十之七。臣與藩司酌商、惟有着落現任各官次第彌補一法。現任各官、臣自到任以來、宣布

聖諭、崇儉黜奢、各州縣尚能痛改前非、屏除浮費。又自督撫司道衙門久無絲豪取給州縣、各州縣每年節省已多、其所節省即屬贏餘。今令將贏餘之項按任按月解交藩庫、以補本縣之虧。本縣補畢、劃補同府之縣、同府之縣補畢、劃補通省最苦之縣。但須在十年以外、守此不變、始能清楚。非不知為期太遠、庫項不免久懸、然立限若

過緊迫，則他弊又生。統乞

皇上如天之仁，寬其日期，得以日增月益，逐漸全完。

後嘉慶末帥中丞仙舟時奏全完。奉

上諭：所辦是。彌補之法，宜緩不宜急，於官有益，於民無損，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若繩以官法，現任者罹禍，取用者反置身事外，情理亦不得其平，又不能彌補足額。閩省即明驗也。特諭。欽此。

立阮氏宗祠於公道橋舊里。　十二月初四日，親赴金華等處辦災民賑務。初，先生恐賑法一行，官吏里長無不夤緣爲奸，戶口之數、銀穀之數無從稽覈。因於一縣幾都，一都幾村，每村幾戶幾口，先立一榜，上

寫應賑幾月、每月賑足米若干、足銀若干。此村極貧者某某、次貧者某某、大口某某、小口某某、凡數百人爲一榜。蓋愚民不能入城向胥吏查詢、若一經榜示於本村本莊、則婦豎皆知、自無損蝕增冒之弊。廉吏既可以推誠布公、見諒於百姓、貪官亦不能病民侵漁、受制於羣胥。即先後查賑者、亦但須挾册抽對甚易。至是先生親策輕騎過之、就鄉村及遠僻山谷、以册核榜、以榜查民、保甲門牌悉與賑册戸口符合、核畢乃去。所過之處、耆老各攜男婦迎送、歡聲載道。

十六日回省、上其事於　朝。　又處州災歉而米貴、處州米不足、率仰給於溫州、而溫之米商每以灘高水急憚至處境。先生以銀二萬兩委同知李君賡芸買商米於溫、運至處、減其值糶、以糶錢轆轤買運、期萬金減折至盡而止、乃閱至六千、而米價已大平、民情遂安。　十九日、定海鎮守備羅江魁生擒盜匪丁郭等十九人。

立育嬰堂章程。先是、堂務由杭州同知經理、胥吏緣以爲利、先生會同鹽政延公豐率屬增設經費歲四千兩、議定條目、得三十六則、改歸紳

士經理。

再節次提鎮將弁獲盜者，皆自備衣料、一兩銀錁、三五錢重銀牌，每有勝獲，則以分賞而不輕加保薦，無一人奏翎頂者，故獲盜皆眞，而訊盜又皆親愼，既無貪功妄拏之弊，亦無草率枉罪之虞。每定一案，輒在白公祠靜坐累日，細閱案牘，其工夫大於親審。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校記

①綱：當作「網」，蓋形近而誤。

②由嵒：當作「山嵒」。

③善艪：據上下文所述，當作「善艚」。

④甘犯：當作「干犯」。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二

烏程弟子張鑑謹錄

嘉慶六年辛酉、三十八歲。

正月久晴、浙人望澤甚殷。十二日、定海令趙擢彤獲盜林新俊等十五人於旂頭洋。十六日、頒到

御賜福字、并

諭云、親書福字賜卿、願兩浙上民同霑厚福。欽此。

是夜春雷應節、雨澤霑被、士民交慶。十七日、試省垣三書院生童、因以雷乃發聲爲題、擬作一首、敬書

王旨、宣示諸生。是日、温州胡鎮軍振聲於披山洋殲沈侯齊添幫船一隻、生擒李水等十二人。立詁經精舍、舍有第一樓、在西湖行宮之東、關帝廟照膽臺之西。先是、先生督學時、曾集諸生輯經籍纂詁一書、至此遂以其地立精舍、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詁經精舍。奉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并延青浦王述庵司寇、陽湖孫淵如觀察先後主講席其中。每月捐清俸爲膏火、月卒一課、衹課經解史策、古今體詩、不用八比文、八韻詩、親擇其中詩文之尤



者以爲集刻之。孫觀察星衍有詁經精舍題名碑記曰、揚州阮雲臺先生以閣部督學兩浙、試士兼用經古學識、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經籍纂詁一書、以觀唐以前經詁之會通。及由少司農巡撫茲土、遂於西湖之陽立詁經精舍、祠祀漢儒許叔重、鄭康成、廩給諸生於上舍、延王少司寇昶及星衍爲之主講、佐撫部授學於經舍焉。其課士月一番、三人者迭爲命題、詁文之主、問以十三經、三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識、不用扃試糊名之法。暇日聚徒講議服物典章、辨難同異、以附古人教學藏修息游之旨。簡其藝之佳者刊爲詁經精舍文集、既行于世。不十年間、上舍之士多致位通顯、入翰林、進樞寀、出則建節而試士、其餘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者、不可勝數。東南人材之盛、莫與爲比。今作題名記、書上舍生、因及撫部識拔之士、并纂述經詁之友與焉。杭州汪家禧、陳鴻壽、陳文遠、湯錫蕃、王仁、范景福、朱王、方觀旭、童人傑、諸嘉、樂及、文耀。仁和錢林、胡敬、孫

同元、金廷棟、陸堯春、趙春沂、趙垣、王述曾、宋咸熙、吳成勳、李方湛。錢塘陳嵩慶、吳文健、嚴杰、蔣炯、吳克勤、周雲熾、周誥、吳引年、馮廷華、潘學敏、姜遂登、姜寧。海寧查揆、鍾大源、朱獻之、倪綬。嘉興府謝江、謝淮、金衍緒、胡金題。嘉興丁子復、李富孫、李遇孫。嘉善沈爾振。海鹽吳東發、崔應櫂、王純。石門吳曾貫、方廷瑚。平湖朱為弼。湖府郜保初、周中孚。烏程張鑑、胡縉、沈宸、周聯奎、施國祈、孫曾美。歸安丁授經、丁傳經、楊鳳苞、楊知新、郜保和、姚檍、嚴元照。德清徐養原、徐養灝。武康徐熊飛。鄞縣張慧。紹興陶定山、紀玗。山陰何蘭汀、童瓊。會稽顧廷綸、何起瀛、王衍梅、周師濂。蕭山汪繼培、王端履、徐鯤、傅學灝。台府周治平。臨海洪頤煊、洪震煊、金鶚、沈河斗。黃巖施彬。開化張立本。以上詁經精舍講學之士九十一人。仁和趙志純、葉之純、黃超、聞人經、翁名濂、陳甫、龔凝祚、章迎煦、李章典、湯禮詳、許乃濟、許乃賡、趙魏、湯燧、方懋朝。錢塘居倬、林成棟、梁祖恩、陳鍾豫、陳文湛。杭府方懋嗣。海寧陳鱣、楊秉初、沈毓蕤、查一飛、王州凝、陳傳經、俞寶華。嘉興李穀、戴

光會、張延濟、楊蟠。秀水吳文溥。桐鄉金以報。海鹽張燕昌、烏程溫純、凌鳴階、長興孫東暘、安吉、郎遂鋒。孝豐施應心、山陰吳傑、王文潮、王樹寶。鄞縣童槐、柯孝達、袁鈞。奉化孫事倫。慈谿鄭勳。定海李巽占。會稽車雲龍、胡開益、邵駿、劉九華、言九經。餘姚吳大本。東陽盧炳濤、徐大酉。義烏童珖起。永康潘國詔。浦江張汝房。西安鄭灝遂安毛鳳五。青田端木國瑚。以上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六十三人。　時定海鎮署遊擊黃飛鵬在閩監造戰艇二十五隻成。廿三日、定海鎮遊擊許松年雪夜入馬磧洋、奪獲盜船一隻、生擒楊烏等十九人。　撰兩浙防護錄成。先生以浙省防護古昔帝王名臣先賢陵寢祠墓舊冊、紕繆罣漏甚多。因正譌補闕、造冊咨部覆准、通計

八冊。仁和等七十二州縣並奉
諭旨、勤加防護修葺、毋許被人侵占作踐。如有後裔、並
令加意修整。於每年九月初旬造冊加結送驗、
至此乃勒成書。　二月初五日、頒到
御賜御製邪教說墨刻。　三月初六日、頒到
御賜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三集詩文餘集。　十一日、恭謝福
字摺回、奉
諭云、勉力宣猷兩浙、莫移初志、須等定讀書人本色做
去、自然造福無量、錫厥庶民矣。勉之。欽此。　四月初

一日、戒金華府溺女。先是、金華一府民間有產女者多不舉、溺之於水、相沿以爲風俗。先生知其事、首倡捐清俸若干兩、俾編戶有生女者、許父母攜報郡學教授官注冊、給喜銀一兩、以爲乳哺之資。仍令一月後按籍稽查、如違、以父母故殺子孫律論。母不敢遽溺其女、至一月後顧養情深、不忍殺矣。至今行之、全活甚衆。 黃巖鎮遊擊許松年於嶕潭洋截獲盜船一隻、生擒王山等十八人。 十二日、往寧波。按摺署日、查浙洋夏初漁市正當旺期、土盜每易伺劫、而閩匪蔡牽、侯齊添等盜船倏去倏來、亦意在伺劫漁市。此係沿海近

年生計，若不爲之保護，不特人船貨物被劫堪憐，並恐貧民流入盜黨，土盜復盛。臣於十二日馳赴鎭海等處，查察督捕，以期漁市平安。　二十二日，定海李鎭軍長庚接護新艇回浙，因親詣鎭海招寶山查驗。新造水師大戰艦共三十號，每號編以霆字，每一船配兵八十名，每十船添兵八百名，以分配三鎭。其每船應用礮位，即將上年所獲夷艇銅鐵大礮配用，此外復酌配以杭寧温三局所鑄紅衣洗笨礮七十八門、大劈山礮三百四十門，并鳥鎗刀矛藥彈弓箭等物。統計大船工料共用銀八萬兩有奇，大礮工料共用銀二萬二千

六百兩有奇。事定奏
聞。
摭經籍纂詁補遺成。五月初六日、小貓幫土盜張阿愷九十八至玉環太平黄巖投誠、繳出大小船七隻、鎗礮刀矛四百餘件。由寧波回省。初九日、夫人生子凱。六月初七日、黄巖岳鎮軍璽獲狗洞門土盜陶阿毛等十八人。十四日、温州胡鎮軍振聲追補網幫盜於東臼洋、獲船三隻、生擒丁阿林等四十八人、礮械九十餘件。補網幫自此掃滅。十五日、黄巖鎮遊擊藍嘉瑛於汢山洋截獲盜船一隻、生擒陳贊等

三十七人。　十六日、奏減蕭山宰盛盈三圍牧地二萬四千一百五十五畝零、每畝減錢一百文、四千五百四十五畝零、每畝減錢二百文。其課銀其上、中兩則者、俱改爲下則、請於牧租錢二萬二千二百五十餘串內、歲減錢三千三百二十四串零。竈課銀三千六百九十餘兩內、歲減銀一千九十九兩零。而別籌款生息、以足滿營之用。先是、蕭山經徵牧地之租、租額太重、竈課亦重、其沙地木棉少有風潮之損、民卽自火其茅篷而遁、相率爲南沙之盜、租課追呼無著。

且於例蕭山經徵牧租不足額者、即干降革處分、嚴於地丁、故前令皆虧缺地方正賦、以足牧租。前浙藩汪公志伊不准挪移、故牧租不給、爲駐防將軍所劾、降爲臬司、職此故也。自此番減租生息、調劑滿營、其用亦給、民不逃而租銀歲反得以如額。蕭山縣令亦絕挪移之弊、不致虧空正賦矣。

七月初三日、李鎮軍長庚追勦蔡牽幫盜於旂頭洋、獲船一隻、生擒陳法等二十二人。

初四日、定海鎮署參將許松年復追至東霍山、獲船一隻、生擒李灰師等二十一人。署

遊擊胡于鋐追至盡山、礮洗船二隻、生擒陳火燒等十二人。初八日、侯齊添盜船遇颶、玉環同知姚鳴庭於四嶼洋擒盜劉會等十八人。永嘉縣丞林錦燦於霓嶴洋擒盜林蕎等十六人。十四日、十五日、風雨大至、晝夜不止、蕭山、錢塘、餘杭、仁和、山陰、富陽、臨海、仙居、桐廬、分水等縣因山水并注、田地場竈多被淹沒。奏請將應徵本年地漕等銀米暨牧租竈課按分蠲免、其蠲剩及舊欠照例緩徵。并奏該地方官爲倡率公捐賑銀二萬七千兩、并民捐銀兩。旋奉

諭旨、所有成灾五分之諸暨、蕭山、錢塘、餘杭、山陰五縣、及坐落蕭山、仁和二縣成灾八九十分不等之錢清場牧地、應徵本年地漕等項銀米、牧租竈課、俱著加恩、按分蠲免。其蠲剩及舊欠銀米租課、照例緩徵。又富陽、臨海、仙居、桐廬、分水五縣、並曹娥一場、及海寧州被水沙地、雖勘不成灾、而秋禾未獲豐稔、亦著加恩、將新舊應徵銀米竈課公租緩至來歲秋收後、分年帶徵。俾閭閻生計不致竭蹶、以示朕軫念窮黎至意。欽此。　封公捐銀三千兩助賑。　定海塘工程自後不得派地方官幫辦之例。按例、海塘之工向

遇大汛坍損太多之年,則派各大縣幫辦,每縣若干丈。各縣不諳工程,仍出銀托塘工廳營承辦,而貼費甚重,幕吏藉以爲利。又柴塘之柴向採於富陽以上,若遇工多,亦派大縣採買,縣官不諳柴價、船價,亦多賠累。又交柴至塘,塘官以意稱收輕重之。此二事皆浙省虧空之一大端也。先生以柴石工料一切細爲核算,去其浮費,於例貼之銀可敷支用,因全責成於一道二廳及守備千總等。歷年有大工,皆永除州縣幫辦之例。今州縣不知昔年州縣有此大累矣。

八

月，監臨科場，倍貢院考舍石板一萬號成。先生以貢院號舍卑狹，三場九日之中，多遇陰雨，號中雨水泥濘，士子坐卧甚以爲苦。因命候補運副李春暘督率工役，凡號舍一律補砌石板。凡石板甎沙木料及溝廁等事皆備，共籌銀四千六百六十餘兩。　十六日，定海黄巖二鎮會勦蔡牽於三盤洋，獲船二隻，生擒沈秋等十五人。二十一日，定海試用縣丞張世輔於衢港洋獲船一隻，生擒蔡發等十四人。　屬湖南臬司秦公瀛修九谿營院將軍祠堂成。按秦公祠堂記曰：祠在九

谿衛城，有地一區，向以其人給守祠者。嘉慶二年，守備馬建功、九谿衛廵檢朱鳳藻曾重修。

十月，蔡牽與其妻誘殺侯齊添於台州之石塘洋，遂併其衆。　初七日，温州胡鎮軍振聲追擊至南麂，礟沉盜船三隻，生擒林照等四十四人。　立棚民保甲法。浙江各山邑舊有外省游民搭棚開墾，種植苞蘆、靛青、番薯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廠滿山相望。山頂沙石乘雨而下，淤塞溜溝，爭端滋起，大爲禾稼之害。且戶口龐雜，莫可究詰。往往因有山紳士居民貪其租利，容匿不發。至是爲嚴立規條。一、現在棚民免其驅逐，編造保甲清冊，並



繪山溪全圖。一、清查後不許外省棚民再行重入。一、自嘉慶七年以後、仍有以山地出租棚民者、究治。一、租山地已滿年限者、著陸續驅回。一、每年底、各該縣出具棚民有減無增印結。一、禁種苞蘆。一、租山地未滿年限者、量爲驅回、改種靛青、番薯、茶葉等物。　十二月朔、入天竺山祈雪、即日得雪。出山、過詁經精舍、訪顧千里廣圻、臧在東茂才鏞堂、作詩。　是日驛遞得雪奏章、奉

諭云、卿在浙宣力治民、公正勤慎、允宜仰叨大士默佑、

降此瑞雪、兆豐也。欽此。　初四日、奏請暫緩漕幇扣項、以紓丁力而濟運務。得

旨允行。　二十七日、

御賜福字到浙、并奉到鹿肉、麅肉、野雞之

賜。

是日側室謝氏生子、即名曰福。

七年壬戌、三十九歲。

正月、撰浙江圖考成。　二月十一日、提督李公長庚率兵船於潭頭洋生擒盜匪張如茂等十四人。按疏畧曰、新任提臣李長庚現仍親督水師出洋捕盜。臣致書與之往返商酌、在於浙江三鎮中挑出大小兵船三十號、配足兵丁礮械口糧、出提臣帶領、往來三鎮洋面、督率應策、勦捕蔡牽。　二十一日、頒到

御賜御製味餘書室全集。　刻詁經精舍文集。　是月納妾唐氏。　三月初五日、提督李公長庚會同

閩省舟師於東滬洋礮沈盜船二隻、生擒徐葉等七十人。飭城守教官同給孤貧口糧，永以爲例。

大計、舉劾薦賢能官、得温處道李鑾宣、朱理等十一人。刻王復齋鐘鼎款識成。五月二十五日、署樂清縣知縣葉萬楷於東臼洋獲賣油幫盜船一隻、生擒卹江淳等十三人。六月初四日、定海黄鎮軍象新於東霍洋獲船二隻、及邱運等四十八人、訊係難民、釋之。七月、置西漢定陶鼎於焦山、同人賸之以詩。是月、夫人生女

安。八月，修杭州孔子廟成。自三月迄於是月告竣，凡修大成殿、戟門、　神位、尊經閣、露臺、兩廡、聽事、文昌祠、閣、欞星門、明倫堂、齋房、碑廊、文明樓及兩學官署，罔或不治。改造諸賢儒栗主，遵太學次序。鄉賢名宦祠位改正毋紊。凡用銀八千五百兩有奇，内捐俸千一百餘兩。廟成，先生復延歙縣孝廉方正程君瑶田案禮圖鑄鎛鐘，制度輕重皆遵古法。又琢石磬，造諸禮樂之器。并延曲阜禮樂教習王文哲等教授佾生，分歌部、吹部、琴瑟部、左右舞部。上丁禮成，作碑以

紀其事。初四日、定海黄鎮軍象新於普陀洋礮沈盜船一隻、獲船一隻、生擒獺窟舵等八十五人。十七日、至海寧閱海塘、遂自海鹽平湖閱鹽平汎石塘。二十日至乍浦、由彩旗門觀海、至秦駐山巡視。乍浦城周廣九里三分、奏請四面添設卡房八座、增派滿營兵丁分住防守瞭望、以重保障。并請於南城面海門外里許彩旗門西山嘴添設大礮二門、每門一千八百餘斤、安置臺上、大㔩山礮八門、交滿營存貯。得旨允行。又於西山嘴、天后宫二處添設聯珠號礮若彩

旗門外有盜、卽舉號礮、城內頃刻卽聞。　二十八日、賣油幫土盜楊課等一百十五人赴玉環廳投誠、繳出鐵礮六十二門、鎗械一百六十餘器。　是月米價貴。　九月十九日、因浙省夏秋雨水不齊、秋成歉薄、奏請將西安、龍游、東陽、浦江、建德、淳安、桐廬、金華、蘭谿、義烏、永康、武義、湯溪、江山、常山、開化、遂安、壽昌、縉雲、宣平、諸暨、嵊縣、富陽二十三縣及近西安之衢州所、杭嚴衞、近桐廬縣之屯田所、高阜地畝、本年應徵地丁漕糧等款銀米及舊欠銀米、一律緩至來秋穫

後、分年帶徵、以紓民力。如有佃種農民艱於東作、米糧價貴、艱於口食者、量借籽本、或發倉平糶。奉

旨允行。十月初八日、奏減價平糶西安、龍游、江山、開化四縣、每石減至五錢、六錢、七錢不等。十一月、與鹽政延公豐會奏南沙收鹽章程。摺略曰、臣等奏請發帑收買南沙私鹽一摺、戶部覆奏、應如所奏妥協辦理、仍令酌議章程。臣等伏思化私煎所以爲官竈、安貧民以裕國帑、目前之利弊所宜熟籌、創始之章程尤宜詳愼。臣等剴切曉諭、派員履勘、現在私煎草蕩願交鹽者、准其入冊、不願者聽其拆毁、另圖生業。計編入冊草蕩共六百二十餘戶、莫不感頌

皇仁。按南沙界在仁和、海

寧山陰蕭山數州縣間貧民蓬居煎滷以爲私販。已搜已前。間歲或以兵搜毀兵至而私梟逃逸。蓬竈盡撤。兵去復集。集乃益貧。且至四出爲盜。如劇盜闖陳三等皆是。至是爲之整頓。南沙二百里民安物阜。無逃亡盜賊矣。因仿照挌鹽定例。爲收鹽章程十二條。　撰集

皇清碑版錄。　十二月。立普濟堂於武林門。每歲冬賑貧民粥凡四十日以爲例。日食粥者數千人。

按洲圃府君行狀。武林門普濟堂不孝所捌建。嚴冬賑粥。府君親視頒粥。歸而喜曰吾見老稚可以卒歲。即小人亦有聊賴矣。

八年癸亥、四十歲。

正月二十日、四十生辰、避客於海塘、用白傅四十歲白髮韵賦詩。　立海寧安瀾書院。海寧舊無書院、至是偕都人士經始之落成、名曰安瀾、而親爲之試。　進大功戡定川楚陝頌册。　二十一日、以玉環廳未有專學、且是廳孤懸海外、士子航海負笈、涉歷風濤、多有不便、兼以應試人衆、取進額少、亦不足以示鼓勵。因會同學政文公甯　請創學宮、添設進學額數、文生八員、武生四員、廩膳生八員、增

廣生八員。三年一貢、以勵人材。奉

旨允行。是月蔡牽被浙師迫僞降於閩福建興泉永道某某處、已而颺去、遂復振。　二月二十六日、封公七十壽辰。先期學友門生以詩文介壽者甚衆、先生將行稱觴之禮。既而奉封公命不許受文武各屬官一縑一燭、乃可稱觴。先生敬諾、因稱觴五日。　刻朱文正公知足齋集。按揅經室集知足齋詩集後序、元奉　命巡撫浙江、師嘗以詩寄示、爰請於師、得授全集、將栞之於板。師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編修壽祺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爲二十卷、既刻成、得呈

御覽、賜

題詩四律。先生先後所刊海內學問之士著述、

如錢辛楣宮詹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侍郎食物百詠、張皋聞編修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明經述學、錢溉亭廣文述古錄、劉端臨先生遺書、淩仲子先生禮經釋例、焦里堂先生雕菰樓集、鍾蔵崖明經考古錄、孔顨軒翰林儀鄭堂集、胡西棽先生詩集、張解元貴吏部詩集、僧誦茗蔗查集、李四香算書、不下數十家。　閏二月初四日、提督李公長庚率黃巖鎮兵勦蔡牽於三盤洋、礟沉盜船一隻、獲船一隻、生擒李阿升等五十九人。　初七日、奏立杭嘉湖寧紹台衢

温八府昭忠祠、并請以歷年勦捕洋匪傷溺之
官兵共二百九十餘人入祀。奉
旨、自應如此辦理。欽此。初十日、北新關正稅盈餘、一
年期滿、於
欽定盈餘外餘銀六萬五百兩有奇、儘徵儘解。先是、
南北兩關稅銀於
欽定盈餘徵每不足、先生專以寬卹商以嚴馭僕、數
年商貨阜通、每年多至三四五六萬兩不等、盡
皆奏解。又寧波海關歲有解撫署銀四千兩。先
生飭解布政司庫、爲貼補歲修兵船例外之用。

頒到
御賜鑲玉如意一柄。二十七日、頒到
御賜御筆平定三省紀畧墨刻。三月初六日、黃巖張
鎮軍成追黃葵幫於披山洋、獲盜船三隻、生擒
郭嫣等七十七人。四月、由靈隱至弢光觀海。
十九日、奏減價平糶新城、金華、東陽、義烏、湯
溪、浦江、西安、常山、江山、開化十縣、每石減至四
錢、五錢、八錢、九錢不等。五月十二日、台州颶
風、玉環廳縣搜獲登岸盜匪陳小烏等八十六
人。奏覆部議南沙章程五條。按疏畧曰、接准部文、除議准七

條遵照辦理外、所飭查四條、駁查一條、謹據實聲明。一帑本、一配運、一帑息、一滷耗、一引目。

六月初二日、定海鎮署遊擊周國泰於漁山徐公洋攻沉黃葵盜船一隻、獲船三隻、生擒吳幅受等三十七人。

立普濟堂章程十餘條、籌款付杭城紳士經理。按浙政錄存普濟堂章程、一、通衢夏秋施茶水、冬施藁湯。一、施貧民瘧痢、傷寒、痧痛時瘟大藥膏丹。一、每年十二月立粥廠一月。一、設恤嫠會月給錢文。一、設收瘞局掩埋枯骨。一、施捨棺木棉衣。一、設錢江義渡。

修金沙港三祠成。按揅經室集三祠記、西湖孤山六一泉之三祠、權輿於前明南關榷使。陳公調元、吾師大興朱公曾倡修之、刻碑書名。今屋與主又且朽壞不可收拾。且地狹甚、亦不能廓之也。金沙港有大閘數楹、甚宏敞。元遂有改遷之舉、因舊祀之無定、遂以已意定之。

二十

五日、八

覲灤京。　七月、自新泰至泰安、日午乘山輿登岱、夜宿

孔子廟、曉觀日出。夜宿新城、出古北口、夜宿闕

外老虎峯下三間房。　八月初七日、

召見於行在、

上親獲鹿於山莊、得賜割鮮。　萬樹園

賜宴、時蒙古王公及回部、越南貢使皆列坐、叅贊侯德

公楞泰時奏凱回、亦預宴。　中秋日、又

恩賜曲宴。凡錫宴三次、

召對八次、兼

賜白玉如意一柄、緞江綢春綢各一端、荷包四、小刀一、及鹿肉荔枝之屬。熱河面奏撥籌海塘經費。先是、西塘柴埽工程、自老鹽倉至江海神廟、僅長六千七百八十丈、歲修費原足敷用。迨後范公塘沙塗日漸刷薄、近今十餘年來、陸續接築埽工、加長二千三百二十丈、工遞增而修費未增。一遇伏秋潮盛之年、即形掣肘。請於嘉慶五年所停西湖𥇦工歲修經費商捐銀二十萬兩及積存商息銀六萬兩、一併交商生息、每年内撥銀一萬六千兩、以爲西塘埽工不敷之需。即

日內閣奉

諭云、著照該撫所請。欽此。

陛辭入閣、過青石梁、八古北口出都。　是月、子凱殤於

杭。　九月十七日至揚州、夜宿林太夫人墓下。

孔夫人贖白瓦巷舊宅以爲海岱庵。初舊宅生

先生、後即出賃他族、至是孔夫人贖回、捨爲庵、

以祀　碧霞元君、　天后、　觀音像主及林太

夫人栗主。　二十六日至杭州、奏接篆日期。奉

批諭云、勉力辦公、慎終如始、不可忘儒生本色。經濟必

從典謨中推求、無不可辦之事。欽此。復奏、臣歸見臣

父、敬述

皇上垂問老景、俯鑒下情、體卹矜憐、無微不到。臣父恭

聆之下、伏地叩頭、感泣不止。旋復喜溢眉宇、近

日精神頓覺增健、并屬臣諸凡倍加黽勉、不可

上負

天恩。奉

諭云、欣慰忠孝一件事、須誠求之。欽此。十一月、奏辦

八月間黃巖温州二鎮所獲盜犯邱音等五十

二人、及試用訓導葉機所獲謝阿交等三十人、

並請葉機實授訓導。初七日夜、温州胡鎮軍

振聲襲蔡牽盜船於南麂洋。初八日夜、參將李景曾、縣丞王正倪礮沈盜船三隻、生擒周江等九十六人、將獲蔡牽坐船、四更月黑復遁去。

是日往寧波、按疏畧曰、查蔡牽已於十月初間因捕急竄回閩洋、該匪窺伺浙洋漁汛、難保今冬不來、仍應預籌截捕。其餘零星小盜、并應亟爲剿除。又沿海保甲及軍工船廠亦應查勘。臣擬即輕裝減從、前赴寧波等府、次第查勘、督率辦理。夜泊甬江。

二十三日、由寧波回省。　十二月初五日、提督李公長庚率溫州、福寧兩鎮兵擊蔡牽於南北麂洋、礮沈盜船一隻、獲船二隻、生擒李壁魚等八十七人。　是日復奏海運事宜。按摺畧曰、海運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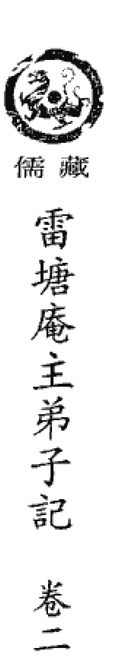
原非必不可行、但非萬不得已而後用之。

九年甲子、四十一歲。

正月初五日、

御賜剿捕狆苗等戰圖二十八幅。　黄巖張鎮軍成追捕黄葵幫船於茶盤洋、獲盜船四隻、礮沉二隻、生擒李正詳等八十一人。　修海塘志成。按此志後同知楊鎔刻之。

二月初五日、黄巖張鎮軍成剿捕黄葵幫船於三蒜洋、獲船二隻、礮沉一隻、生擒柯來升等四十三人。　二十六日、封公生辰、同人稱觴賦詩。　三月初七日、接邸抄



京察大典、奉
諭旨、浙江巡撫阮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著交部議敘。欽此。　初八日、往温州。　初十日、提督李公長庚於閩省浮鷹洋獲盜船二隻、生擒王孔等三十九人。　十三日、教諭葉機率領鄉勇拏獲黄葵盜船二隻、生擒趙金等二十五人。　玉環廳營兵勇協獲黄葵盜船一隻、生擒陳顯燦等二十六人。　二十六日、至台州。　四月、撰經郛、先生手定體例分纂。　濬杭州清波門流福溝。先是溝數十年未加濬治、運司河三橋址數里高淤、滿

嘗河亦淺阻。每遇大雨水、城内汎濫、司府縣署刺舟而入、居民多卧水中、府縣獄以桔槔出水、獄多瘐死。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先生於是首捐廉俸、得銀四千八百兩有奇、開廣學士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土四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宫前、太平溝、金箔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閣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至是溝成、居民賴之。　五月十三日、陰雨連緜。十八日至二十四日、雨勢甚大。二十八日至六月初二

日、兼以雷雨、山水大至、杭嘉湖三郡低窪田畝多被淹浸、秧田無論已插未插、俱積水二三尺、糧價驟貴、居民大恐。因由驛奏

聞。

初三日、

御賜明史本紀一函。是日與閩省督撫會奏、請以李長庚爲總統、一提兩鎮、不分閩浙、嚴拏蔡牽。按摺畧日、臣等再四熟商、請

旨專派一提督總統、再派兩省總兵各一員、聽提督調遣、不分閩浙畛域、專拏務獲。應請令浙江提督李長庚爲總統、帶浙省兵船二十隻、浙江溫州鎮總兵胡振聲、福建海壇鎮總兵孫大剛爲左右兩翼、各配二十隻、共船六十隻。其未經飭調者、仍各領兵船在本汛巡緝。如遇提督追賊至境、一體策應。

初五日、溫州

鎮總兵胡公振聲獨以二十餘船攻蔡牽於閩省竿塘洋。先是五月二十六日，胡公因閩省兵船不送木料入浙，遂帶所部兵船二十八隻赴閩，適蔡牽在臺灣鹿耳門，戕官破寨，搶掠商船，總督檄留胡公堵禦。至是衆寡不敵，而閩總兵孫大剛救援不前。公獨麾軍殺賊，遂與同船弁兵八十餘人同時被害，失去總兵官印。先生因請將救援不力之護①遊擊高麒瑞革職，在沿海枷號三月，以爲不身先主帥者懲。按：摺畧曰：前因洋匪在福建鹿耳門搶奪木寨，戕害官兵之後，總督臣玉德與臣阮元會奏，派李長庚爲總統。自本年八

月爲始、不分閩浙畛域、專勦蔡牽、勒限半年、務期必獲等因。臣李長庚前准督臣咨會、蔡牽竄至鹿耳門滋擾、即經奏明、馳赴定海、整備舟師出洋防勦間。臣等復准王德札稱、溫州鎮臣胡振聲派赴閩竿塘會勦蔡牽。六月初五日、該鎮胡振聲暨同船官兵俱被蔡牽戕害、并失鎮印等因。臣等聞知、不勝駭異憤恨。臣阮元即將溫州鎮被害失落鎮印緣由[2]、飭知沿海文武、以防詐僞。附參高麒瑞摺畧曰、臣查高麒瑞護理遊擊、帶領各船隨總兵胡振聲緝匪、即屬本標前鋒。乃當胡振聲奮勇首先進攻、致陷賊隊之時、該護遊擊救援無及、靦然而歸、實屬罪無可逭。請

旨將高麒瑞革職、在沿海枷號三個月、以爲不身先士帥者示懲。十九日、以諸暨水災捐賑、倡捐銀三千兩。奉

旨、阮元著加一級。欽此。二十二日、預籌接濟、請

旨借款、委員赴川楚買米、運浙減糶。按疏畧曰、浙省杭嘉湖三府今春麥收減少、又值雨水過大、低田受淹、現在米價騰貴。恐此後未能平減、常平倉穀雖陸續開糶、冬春慮難接濟。查浙省向有買運川楚米糧減糶之案、應請在藩庫地丁項下借動銀十萬兩、南北新關庫項下借動銀十萬兩、糧道庫項下借動銀五萬兩、兩浙省捐監項下借動銀五萬兩、共三十萬兩。賫赴川楚、儘數買米、可得十餘萬石。俟將來糶出銀兩、仍行歸款。是月、劉氏生子祜、以所居受祜堂乃

聖祖仁皇帝御書扁、即以命名也。七月、西湖新建白文公祠成。先是蘇祠建後、先生以唐白少傅有惠政於杭、不應無專祠、因於蘇祠之東闢地建祠以奉栗主。至是落成。十二日、籌爲接濟貧

民口食。按摺畧曰、臣等欽思年前直隸水災、大吏稟承
睿謨、廣設粥廠、活人眾多。查浙省被旱、亦有捐設粥廠舊案、貧民甚爲受益。臣即倡捐銀一萬兩、鹽政常顯捐銀三千兩、藩司清安泰捐銀五千兩、運司張映璣捐銀四千兩、其餘司道以下量力捐助。又准鹽政咨稱、四所鹽商吳康成等請公捐銀十六萬兩以爲分廠接濟之用。臣隨於附省被水之所擇寬大寺院三所、搭蓋蓬廠、責該地方官暨誠實紳衿共司其事。於七月初一日開廠煮粥。旋又俯如官紳眾議、改給粥米、每日大口四合、小口二合、聽其攜回煮食、尤爲稱便。目下每日就食已有三萬餘人、民情皆屬妥協安靜。現飭嘉興、湖州兩屬、一體仿照酌辦。或煮粥、或散米、各從其地之宜、與民之便、俟晚稻收成、再爲酌量停撤。奉
旨、今據該撫及該鹽政率同司道以下各官分別捐銀、煮賑給米、急公可嘉。著即照所請妥爲辦理。欽此。

八月初六日、入闈監臨。　十七日、奏減價平糶仁和、錢塘、海寧、嘉興、秀水、嘉善、石門、桐鄉、烏程、歸安十州縣、每石減銀四錢、五錢、六錢、三四分不等。　二十一日、提督李公長庚率四鎮兵船攻蔡牽於定海北洋、獲船一隻、礮沈一隻、礮幾及蔡牽、生擒黃奎等五十二人。朱濆船被剿多傷、遂與蔡匪分散、遁回閩廣、賊勢益孤。自温州胡鎮軍在閩陣亡後、兩省兵氣大餒、蔡匪復竄浙洋八十餘船、復與粵盜朱濆相合來浙、其勢甚熾。先生與李提軍商謀、且勿輕擊、俟各鎮兵

船修調齊集、乃於秋半合擊。蔡逆及粵賊皆大敗分散、朱濆先南遁、蔡逆亦遁閩。其勢始衰、官兵大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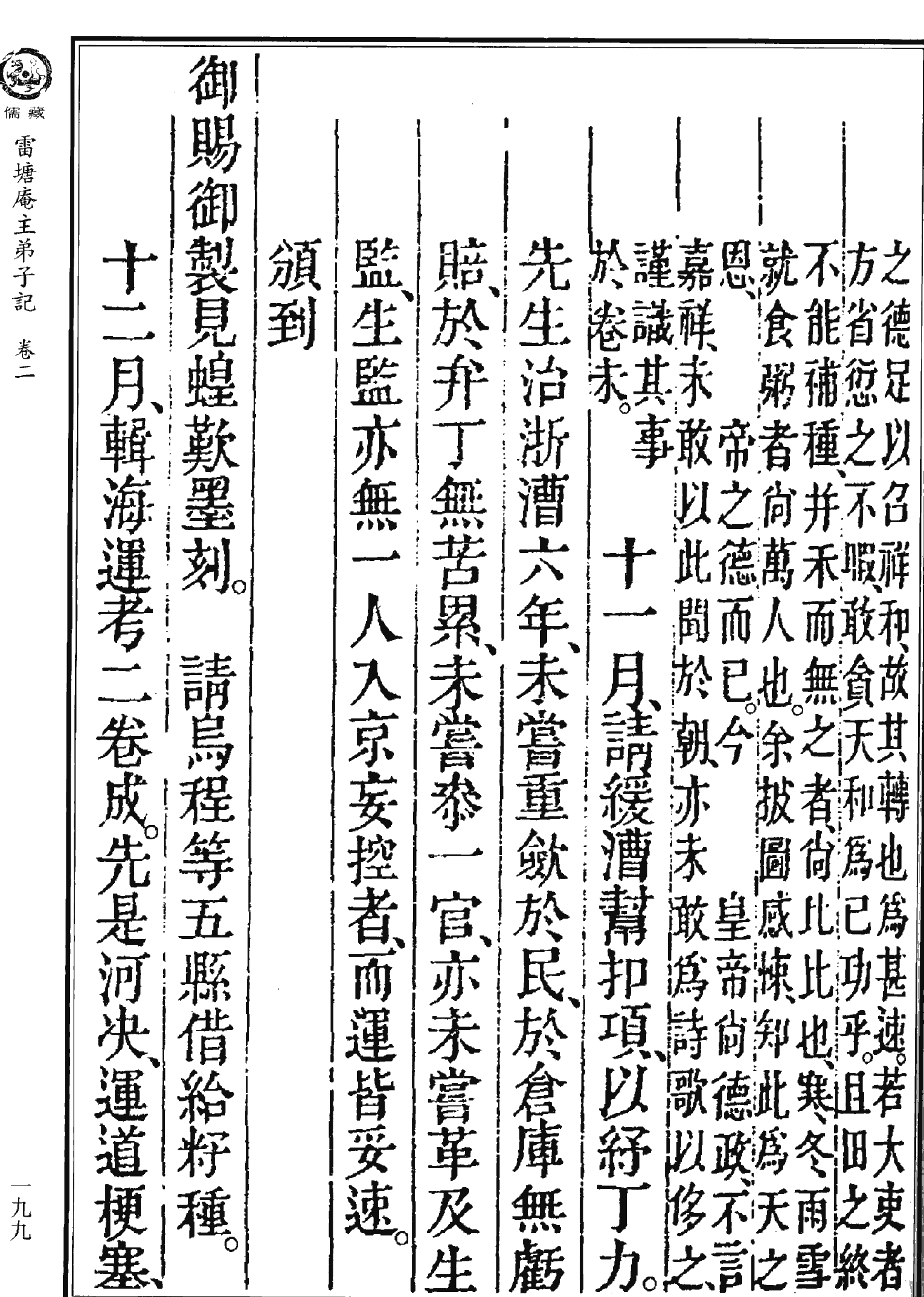
是日、奏請以被水州縣就額田十分計算、如烏程、德清之四分有餘、歸安、長興之三分有餘、仁和、海寧、石門、桐鄉、武康之二分有餘、錢塘、秀水之一分有餘、嘉興之一分、及嘉善、平湖、海鹽、嘉湖衛之不及一分者、分別蠲緩。奉

旨、著加恩將該十五州縣一衛被水田地之應徵地丁漕項、漕截、屯餉錢糧、南漕等項銀米、按照成災分數、分別蠲緩、並將舊欠銀米一律緩徵、以紓民力。欽此。

二十六日、頒到

御賜御製詩初集。撰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至是刻成。九月、家廟成、作揚州阮氏家廟碑。

作嘉禾圖跋。按揅經室集嘉禾圖跋云、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汎濫浸浙西三郡皆被灾、禾之已種者爛於水、民阨且擢。六月水退、民補栽苗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間、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以爲異、士之知古者曰、即吾郡所謂嘉禾也。相慶以爲 帝之德所感召焉。方水之横行也、魚游于民竈、舟越阡陌而行。余具狀馳驛入告、 帝憫甚、命發倉穀數十萬賑其值糶於民、或以粥、或以錢米、賑貧者三十餘萬口、蠲免地丁漕米數十萬石、勿徵於民。邑之富者各出錢穀恤其村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乘其灾、鳩眾横於鄉里、余飭文武官、擒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有一莖九穗者。此 帝



之德足以名祥和、故其轉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省愆之不暇、敢貪天和爲己功乎。且田之終不能補種、并禾而無之者、尚比比也。寒、冬雨雪就食粥者尚萬人也。余披圖感悚、知此爲天之恩、帝之德而已。今　皇帝尚德政、不言嘉祥、未敢以此聞於朝、亦未敢爲詩歌以侈之、謹識其事於卷末。　十一月、請緩漕幫扣項、以紓丁力。先生治浙漕六年、未嘗重斂於民、於倉庫無虧賠、於弁丁無苦累、未嘗參一官、亦未嘗革及生監、生監亦無一人入京妄控者、而運皆妥速。

頒到

御賜御製見蝗歎墨刻。　請烏程等五縣借給籽種。

十二月、輯海運考二卷成。先是河決、運道梗塞、

言官請行海運、奉

旨議奏。摺畧曰、海運非必不可行之事、然非必不得已而後用之。因籌辦海運由乍浦達天津章程、以備必不得已之用。

十年乙丑、四十二歲。

正月十二日、須到

御賜福字、并麅鹿之屬、出郊恭迓入署。以曲筵舞綬奉

封公家宴。有和夫人畫歲朝圖獻堂上詩。命海塘兵、剪柳三千餘枝、徧插西湖、并令海防道以後每歲添插千株、永爲公案。屬元和何元錫修兩浙金石志、至是成。此稿後在粵刪刻之。三月十一日、黃葵盜船

十隻、盜五百餘人赴温州王環投誠繳出礮械、放回難民。因奏明、奉

旨、分別安插。黃葵幫自此散滅。　四月十一日、署温州李鎮軍景曾大幫兵船在閩甲子洋獲盜船三隻、礮沈二隻、生擒盜犯四名、礮械七十餘件。十六日、定海令殷起瀛於北鄉于礷海口盤獲江蘇沙船一隻、盜匪王得等十八人。　平望驛江浙接壤、與兩江總督鐵公保會商洋務、回舟看嘉興、湖州兩郡蠶麥。　刻

熙朝雅頌集成、并奉

敕恭撰跋語。按揅經室集奉　敕撰熙朝雅頌集跋、我皇上御極之九年、山東巡撫臣鐵保采輯八旗詩進呈、蒙　皇上錫名熙朝雅頌集、製序以加其首、誠　聖代之大文、藝林之盛事也。隨經鐵保奏請、命臣刊刻恭撰跋語於後、奉　旨俞允。臣不勝欣躍榮幸之至。

二十二日、昌石　都司沈添華於外旦門洋獲盜船四隻、獲盜陳阿三等二十七人、礮械十餘件。　二十八日、葉機在秀山洋擊獲江蘇沙船二隻、并盜徐七佐等十五名、及其礮械贓物。

五月初五日、奏請仁和、錢塘、海寧、餘杭、臨安、嘉興、秀水、海鹽、石門、桐鄉、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十五州縣三四月間陰雨連緜、凝寒積潦、

麥豆皆被淋淹、蠶絲更形歉薄。乞照上年謹循
欽定工賑紀事、分設粥廠、購米煮賑。應在藩庫捐監
款内支銀十萬兩、分飭設廠、委員會同該府縣、
督率本地誠謹紳士煮放。奉
諭云、該撫惟當督率所屬、認眞辦理、務令實惠在民、無
使一夫失所。欽此。　又請以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所
屬十五州縣之新糧并舊欠地耗、緩至秋成後
分別徵收、以紓民力。并請辦本年額絲八千五
百斤、准予減半、其添派絲縣五百斤、緩至來年。
皆奉

旨俞允。二十二日、署黃巖黃鎮軍飛鵬與遊擊黃象新、都司謝恩詔夾攻邱獺幫盜船於三盤洋、獲船一隻、及許潭等二十六人、礮械三十餘件。玉環廳兵役獲擱淺盜船一隻、生擒土山土盜張宴等四人。奏請預防粵匪竄入浙洋、籌畫防堵截拏。按摺畧曰、臣接准閩浙督臣王德知會、粵東艇匪烏石二與閩盜朱濆聯幫入十餘隻、於四月初旬竄至厦門一帶。蔡牽復往臺灣。現在與提督李長庚商酌、厚集兵力、先將艇匪勦捕等因。臣因思時值南風盛發、恐其追襲北來、不可不預為之備。應咨定海鎮羅江太護黃巖鎮、黃飛鵬帶領兵船、前至南路洋面、預防勦捕。其沿海各營汛口岸、照舊例於存營兵內抽撥精兵、預備前往各海口駐防。臣當親往台溫督飭防堵。二十六日、奉

諭云、所辦甚是。蔡逆若來、併力擒拏、不可疎縱。欽此。先

是二十二日、奉

上諭、常顯奏杭嘉湖三府雨水成災、該商吳康成等公捐銀二十萬兩以備賑濟一摺。常顯所奏並未與該撫會銜、究竟浙西各屬叠被偏災、小民如何拮据、現在辦理賑濟、實須經費若干、仍著阮元通盤核計。如所留捐監銀兩已足敷用、則商捐一項竟可不必。倘經費實尚不敷、或須酌收十萬兩、或竟須二十萬兩之處、即著據實奏聞、降旨賞收、再將該商等賞給議敘。欽此。因於六月初七日由驛復奏。疏畧曰、臣查浙西地狹民稠、生

齒日繁，外似富饒，內多貧乏。今年春夏雨水過多，蠶麥收成歉薄，機戶等民亦皆失業，又兼麥稀米貴，各城鄉閒民老弱及漁戶乞丐之食之人較上年更多。各屬所產晚稻，今夏逢閏，距隔遥遠。是以臣與司道府縣再三履勘，除動上年煮賑捐項餘銀一萬四千七百餘兩之外，及請於藩庫捐監款內動支銀十萬兩備用，計十五州縣每州縣分設一二三廠不等，每廠每日約計萬口內外，每大口給米粥四合，小口二合，是所留捐監銀兩本未數一月之賑。今更得商捐銀二十萬兩，自較上年用項爲多，須設廠三十餘處。是多銀一二十萬兩，即貧民多受

皇上數十日浩蕩之恩。臣等通盤核計，實屬必須相應。仰懇

聖恩俯如常題所奏，全行賞收，俾得賑恤日期多爲寬展。

於是檄三府州縣其散籌分男女兩廠，擇佛寺立大蘆篷，無雨淋日炙之苦。道路出入次弟，皆以木柵欄爲號令

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癈疾者別有廠、婦女有廁。逢終數十日、無一人死於廠者。粥濃厚、皆遵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滲爲度。司事者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盎饍餲者。民情歡悅、故雖飢饉頻仍、而不能爲害。

是日、遵

旨保奏總兵錢夢虎可勝水師提督之任、羅江太次之。

旋奉

旨、錢夢虎放廣東提督、福建提督李長庚仍調浙江提督、其廣東提督許文謨調補福建提督、其浙江提督

孫廷璧另用。修西湖

行殿、奉安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龍牌。十六日奏、接運

恩賜米十五萬石來浙、於被水地方一律平糶。

御賜御製勤政殿記墨刻一卷。閏六月十五日、封公

以疾溘逝於浙江官署、年七十有二。按擘經室集湘圃府君行狀、九年秋、患足疾。十年、府君念家廟既成、必欲親奉栗主入廟、兼以夏初往可避杭州徽濕、且就吳下名醫。乃挈孫輩及家屬奉廟主自杭登舟、道出姑蘇、僦屋暫居醫疾。本意實在奉廟主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府君勿往揚州、歸杭州。府君凄然淚下曰、吾竟不

能奉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暢晴、服參朮復少差、醫者猶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腿腹浮腫、夜眠不安。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栗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赴嘉興查災賑、迎於平望、拜見舟中、悲喜交集。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羅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奉廟主歸揚州爲憾、逆抵署、以病久氣虛、參桂不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食飲、氣息漸微。以酉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由驛

奏

聞、即於十五日交代巡撫暨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日、奉櫬登舟候

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奏

上諭、阮元見丁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泰調

補。欽此。是日起程回里，入城治喪。浙民老幼自塘棲至石門，送者數萬人。　是月，夫人生子禧，後改名孔厚。　十二月初六日，先生葬封公於揚州府城北雷塘祖塋之側，與林太夫人同兆。山東督糧道孫公星衍爲之銘。時先生居墓廬。

隋文選樓成。《揅經室集·揚州隋文選樓記》：嘉慶九年，既奉先大夫命，遵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間。廟西餘地，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餕之所。元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憲及魏、謨、李善、公孫羅、魏景倩、李邕、許淹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始，先大夫慟捐館舍，元於十年冬敬構之。越既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先大夫存古蹟、祀鄉賢、展廟祀之盛心也。

十一年丙寅、四十三歲。

先生居憂嬰濕疾、兼有瘡癬。以墓廬在雷塘、故曰雷塘庵主。　四月、重修

皇清碑版錄。初、先生仿朱子宋名臣言行錄、李幼武續錄及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錄之例、閱文集百餘家及碑本、成

皇清碑版錄若干卷。因文集未備閱、至是復付丹徒王秀才豫補輯之。　六月、刻阮昭勇將軍琢庵公暨光祿大夫湘圃公昭穆神道碑成。按此即太常寺卿無錫秦公瀛所撰。　揚州太守伊公秉綬屬重刻北宋

石鼓十石、置揚州府學。按伊公揚州府學重刻石鼓跋云：岐陽石鼓文惟寧波天一閣所藏北宋拓較今本完好之字爲多。阮中丞芸臺先生視學浙江時，曾刻置杭州府學。今重摹十石，置之揚州府學。大儒好古，嘉惠藝林，洵盛事也。捐修揚州萬松、尹公等渡。冬十月，置儀徵縣江中蘆洲一區以爲祀産，曰禮祀洲。初，封公以先生敭歷中外，省節廉俸，欲捐置祭産。至是，先生仰承先志，置蘆洲一區，以歲入之息爲祭祀、睦族、公車等事之用。其條例仿蘇州范文正公舊事，訂十六條，以餘者爲文選樓諸子讀書等事之用。纂刊十三經挍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成。先是，先

生弱冠時以汲古閣本十三經注疏多譌謬、曾以釋文、唐石經等書手自挍改。督學以後、始以宋十行本爲主、參以開成石經及元明舊刻、葉林宗影宋抄本、陸氏釋文等書、屬友人門弟子分編、而自下鉛黃、定其同異。得易十卷、書二十二卷、詩十卷、禮記七十一卷、儀禮十八卷、周禮十四卷、左傳四十二卷、公羊十二卷、穀梁十三卷、爾雅五卷、論語十一卷、孝經四卷、孟子十五卷。至是栞板始成。先生嘗曰、此我

大清朝之經典釋文也。　二十日、

天子以福建巡撫緊要、

賜旨來揚州、命馳赴新任。先生以濕疾纏綿、若遽膺封

圻、恐精神不能周到、辭侯病愈入都謝

恩。兩江制軍鐵宮保代奏、得

恩旨俞允開缺、另簡放。

十二年丁卯、四十四歲。

正月、編瀛舟書記成。按揅經室集瀛舟書記序、十二年息影於雷塘墓廬、偶檢年來辦兵事之書記稿本、流連翻閱。其間調度兵船、獎飭鎮將、製造船礮、籌畫糧餉、諸舊事、一一如在目前。且其間有可憂者、可喜者、可憤者、可哭者、有與提督蒼公保、李公長庚商籌者、亦一一如在目前。回憶當時每發一函、出一令、皆再三謀慮而爲之。有目起草、有募友起草

者、有幕友起草而自爲改訂者、筆墨之跡如繩如蠅、以之覆瓿殊爲可惜。因破十數日之工、刪其繁存其要、授書人錄爲六卷。存之家塾、俾將來覽者知我苦心而已。　修雷塘隋煬帝陵、屬揚州太守汀州伊君秉綬書碑刊立之。　二月、濬府學泮池二井成。　四月、以西山陳家集舊宅一區劃中宅改建　天后宮、以西序奉林太夫人栗主。以西宅歸林氏、屬建外祖父母及諸舅氏宗祠、追林太夫人志也。　建明李公楠清白流芳石扁坊成。　六月、得元大德重修宋雷塘龍王廟碑於雷塘、因遷碑於墓廬中、並祀　龍王於廬中、以僧守之。　獲西漢

摹王胥冢二石于甘泉山、告之伊太守、移嵌明倫堂壁。又獲宋三公石于二廊廟、嵌準提庵壁。

七月、重修宋死節統制魏將軍俊、王將軍方旌忠廟成。廟在三元巷東。是月、恭注

御製味餘書室隨筆二卷、至九月成。跋在集中。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校記

①「護」下，後文小注有「理」字，作「護理」。

②綠由：當作「緣由」。

③琬玉：當作「琬琰」。見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三　　男常生續編

嘉慶十二年丁卯、四十四歲。

十月初六日、大人服闋入都。二十七日、詣

宫門謝恩。

名見、旋奉

上諭、阮元見在服闋來京、著署理户部右侍郎。欽此。

又奉進恭注

御製味餘書室隨筆二册、及

四庫未收經史子集雜書六十種。蒙

賜獎覽、旋

賜紙墨筆硯朝珠荷包蟒袍。又蒙
俞內廷諸臣之請，將
味餘書室隨筆並注刊刻頒行。是月，命常生娶于
寶應劉氏。乃丹徒教諭劉公台拱之女。十一月十五日，河
南勸休知府熊之書病瘋，赴京控告河南各款，
奉
旨馳赴河南審辦。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兵部右侍郎員缺，著阮元補授。欽此。謝
恩摺上，時已有再撫浙江之
旨，奉

批云、授卿舊任、益勉新猷、察吏安民、練兵弭盜、實力實心、不可稍忽、勉之。欽此。十二月初九日、將到河南查辦大概情形、先爲具奏。二十二日、將全案審畢、分別定擬具奏。奉
上諭、阮元等奏審擬已革勒休知府熊之書具摺衆奏豫省大小官員演習翻禽、侵欺舞弊等款一案、逐加查究、全屬虛誣。惟彰德府知府黃鳴岐前在祥符縣任内捐陞知府時虧欠銀一千二百餘兩、事後始將解項劃補、實屬虧欠在前、捐陞在後、難保無挪移情弊。黃鳴岐著即撤回開缺、仍交部嚴加議處。馬慧裕

於奏留黄鳴岐、未將該員虧項查出、亦難辭咎、著交部議處。又前此籌買協濟直隸米石案内預計津貼銀九萬兩、經署藩司陳鍾琛議詳、於通省州縣攤捐辦理。及協濟事竣、除津貼外尚多餘銀五萬兩、既未能核實預支、又不及早分還、久貯司庫、遂議生息充公、實有不合。陳鍾琛亦著交部議處。又温承惠堂弟捐陞州同、温承祚妻舅試用縣丞彭驥前在豫省赴工效力、時係在温承惠未到河工總局以前。及衡工合龍、奏准改撥河工、遇缺即補、亦非温承惠所保。但温承惠於例應迴避之員、未經據實聲明、究屬非是。

温承惠著交部照例議處。至熊之書由知州擢陞知府，且係原任巡撫熊學鵬之子，乃因患病勒休、瘋狂愈甚。輒敢違例遞摺、呈奏羅列多人，並以演習翻禽邪説誣及河南通省官吏，其獲罪甚重，律以反坐實所應得。阮元等請將該革員解回原籍鎖禁，殊屬疏縱。阮元、廣興均著交部議處。熊之書著交阮元派委文武妥員解赴吉林，交與秀林鎖錮收禁，不拘年限，如果瘋病就痊，再行據實奏明，候旨辦理。餘著照所議完結。欽此。按，翻禽内涉及成親王，上謂其誣及親王，是以加重。　是日，河南奉

上諭、河南巡撫員缺、著清安泰調補。其浙江巡撫員缺、著阮元補授。阮元現在河南查辦事件、先著暫署河南巡撫、俟清安泰到豫交代、再赴浙江巡撫之任。欽此。

十三年戊辰、四十五歲。

二月十一日、奏赴嵩嶽祈澤。　二十六七八等日、得雪得雨、復大雷雨、二麥頓茂、大田亦可耕種、徹壇祀謝。　三月初三日、巡撫清公安泰馳抵河南。　大人交印起程、由歸德、宿州、臨淮、關鳳陽、滁州、六合、儀徵行走、過揚州、留二日祭

廟　墓、登舟入浙。　二十八日、行抵杭州接印、

具摺謝

恩。奉

批、遥想浙民歡迎載道之誠、實深欣慰。一切辦公以勤爲本、勉之。欽此。　四月、蔡牽盜船從安南夷洋回棹向北。初　大人自嘉慶四年冬迄九年夏、撫浙、剿滅投首、散除安南、鳳尾、水澳、箬黄、黄葵等幫盜船三百餘隻、計盜萬餘。自丁憂去任之日、惟餘土盜張阿弟等十餘船而已。此後蔡牽猖獗於閩、且渡臺灣僞稱王、攻掠城野。十二年冬、蔡

逆爲浙江提督李公長庚所追擊，甚窮蹙，遁入粵洋，直至安南夷洋。李提督並船攻擊，猝爲盜礮所殞，閩提督張見陞不戰而退，蔡逆遂遁。十三年夏，大人復撫浙，此時正値蔡逆從安南回棹，得粵盜資助，聚四五十船矣。五月初一日，竅嘴幫張阿治（即張阿弟。）盜船在北麂。九年夏，張阿治有船十餘隻，至是名爲竅嘴幫，（在閩昌稱鳳尾幫。）共船三十餘隻，（兼小肥餅在內。）成大幫矣。十一日，大人因去浙三年，土盜復盛，劫害商民，奏赴寧波，督剿，兼防漁汛，于是兵船之威復振。定海鎮

兵船在鼠浪湖獲盜董清秀等二十一名。候補知縣葉機在岱山獲盜十一名。定海鎮總兵何定江在佛肚山洋獲張阿治幫一船、生擒陳丁等五十六名、斬取首級三顆。黄巖鎮總兵童鎮陞在沙鑊洋、狗洞門擊沈張阿治幫一船、拏獲一船、生擒林桂等二十六名、斬取首級五顆。黄巖鎮遊擊劉成隆等獲土盜二船、生擒王宗榮等二十三名、婦女一口。象山知縣孫泉雯等獲盜王阿倉等十一名。定海鎮何定江在羊山洋獲盜一船、生擒陳雄等二十四名。委員何廷模

在韭山洋獲盜一船、生擒桑四等二十四名、斬取首級五顆。各盜船難民釋放、礮械收燬、次第審辦。 閏五月初九日、回省。按摺畧云、張阿治竄數嘴幫及小差幫除拏獲外、竄數嘴幫尚有三十船、小差十餘船、烏蛋即郭談八九船、共四五十船云云。常生按、浙省海洋自十二年後、土盜張阿治等頗爲滋擾、殺害商民。 大人復莅浙、即申明米糧火藥、口岸接濟之令、添配船礮、加募義勇、剋期出洋。一月之內擒獲多船、自此土盜之勢大衰。張阿治等向南分竄、不久投首矣。 六月初六日奏、浙西雨水過多、糧價日昂、發倉平糶。 十七

日、閩浙總督阿林保咨蔡逆自夷洋回閩、是日至泉州洋。七月初七日、蔡牽四十餘船與朱瀆五十餘船合幫勾結、由閩入浙、由三蒜過北至定海洋。十二日、

賜到味餘書室隨筆并注刊本一函、緣　大人敬注之

書、即蒙

諭發刊也。二十日、赴寧波府防剿蔡朱二逆、並查各海口添兵禁絶偷漏各事宜。時藩司慶格尚在江蘇、未到浙任、奏請以學政吏部侍郎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事。摺畧云、據定海文武稟報、盜船分合不常、有烏底艇船及

夷式大䑸船在內。又據寧紹道稟探查南來匪船、蔡牽及朱濆俱在船內、在東北外洋、分幫遊奕。　二十七日、浙江副將項統會同閩師由閩回浙、在韭山洋追遇朱濆、攻之、獲船一隻、生擒七名、朱濆自竄回閩。按、濆以後不復來浙、被閩總兵許松年礮斃、其弟渥代領其衆。　爲前提督壯烈伯李忠毅公立昭忠祠於寧波、並祀遭風漂没之前定海鎮總兵羅江泰於後堂、哭祭之。水陸五軍莫不感慟。　八月初三日、蔡逆三十餘船在霍山洋、浙師探明、由普陀往捕、牽瞭見兵船、不拒而逃。初四日、追及於黑水深洋、大加攻擊、火攻焚及牽船、又燒燬

一船賊、傷斃落海甚衆、昏黑不及撈獲、牽乘夜黑南遁。十二日、温州北關報竄回、閩提督何定江窮追入閩。摺署云、初四日酉刻在黑水深洋追及逆船、火器齊發、該逆回舟開礮拒敵、何定江督率各兵船專注搖旗擂鼓之大賊船、用礮攻擊、並用火攻、焚及船艄。當被撲息、各賊船環集援救、又被火攻、船燒燬一船、賊人傷斃落海甚多。旋因昏黑、不及撈獲。賊一船即乘夜飛遁云云。奉

上諭、蔡逆竄至浙洋未久、刻又竄回閩洋、可見浙省杜絶接濟尚嚴、該逆無可希冀。欽此。　十九日、大人自寧波回省、　奏報海塘安瀾東西漸長漲沙。

按五年至十四年海塘屢有險工、皆因修防堅

實、工料無虛、是以田廬安堵、漲沙漸北。官弁兵役不敢冒銷、州縣不致工累、每年但動生息歲修銀十餘萬兩、迄未動及正帑。近年南岸培復尖沙、是以北漲。詳見致李坦書中。 十月、查杭嘉湖紹等屬被水成灾五六分、及不成灾收成歉薄田畝、懇

恩照例蠲緩錢糧漕米牧租地課、以紓民力。撥省倉耗米一萬石、賑給湖州貧民、奉

旨允行。 是月、温州鎮總兵李景曾、黄巖鎮總兵童鎮陞等先後拏獲盜船五隻、擊沈二隻、生擒王起

發丁阿歪等一百五十餘名。張阿治勢甚窮蹙。

十一月、大人訪得張阿治之母弟皆在福建惠安縣、密致總督阿林保、繫其母弟。至是張阿治屢被浙江剿蹙、乃率餘盜四百七十餘名、難民九十八名、礮八十六門、赴閩投誠。按閩浙總督阿林保摺畧云、竊照浙洋鳳尾幫盜首本有四人、一係張阿治、即竅胔治、爲總盜首。一係白面角、即陳角。一係郭潭①、一係紀江。均爲小盜首。其郭烏潭、紀江二犯、業經閩省原籍地方先後拏獲。審辦具奏在案。惟張阿治、陳角二名、尚未弋獲。內張阿治所帶船隻賊夥數倍於陳角、常在浙閩省温台寧波各洋面往來伺劫、間或乘風竄閩、旋即逃回浙洋。是以十年以來、浙省沿海一帶商漁多被擾害。雖經官兵屢次捕獲夥盜辦理、而首犯在逃、根株總未淨絕。浙江撫臣阮元以



海氣不靖、商旅難安、凡於捕務賊情、無不盡心諮訪。秋間密致臣等信函、訪得張阿治係閩省惠安縣人、原籍尙有母弟在家、並未下海、囑飭地方官查拏。當經臣等密飭惠安縣呉裕仁、不動聲色、將張阿治之母陳氏、弟張伊一并訪獲監禁。茲張阿治在洋、聞知母弟被繫、帶同盜船十隻、自浙入閩、於駛過三沙海口時、經岸上防堵官兵放礮攻擊。各盜船齊稱赴閩找尋水師遊擊陳琴、干總周應元帶領投首、求免開礮。嗣至黃岐洋面、探知陳琴等兵船在南洋偵捕蔡逆、欲將盜船就近駛進五虎門、赴省投到。臣等一接汛弁稟報、即委署福州海防同知查廷華、遊擊呉安邦、守備顏正剛飛赴五虎、帶領各盜船入只、詢明投首實出眞誠。該署同知等即上張阿治各盜船、先將礮械火藥全行收繳。通計十船、共有大小銅鐵礮位八十六門、自二千餘斤至數千斤不等。鳥鎗四十一桿、刀械四百三十餘件、火藥八小桶、鉛子二百餘斤、藤牌、六十九面、竹盔一百八十一項。另用小船裝載、委員解省、一面帶同張阿治等仍坐原船十隻、乘潮

駛至附省之南臺内港。查南臺爲商民滙集之所，一日賊船驟至，恐有驚惶。且首夥數百餘名紛紛登岸，必至漫無約束，致生事端。是以臣等派委福州府知府朱桓、副將陳廣寧，督同署閩縣知縣王桂帶領兵役，將港内小船按起分載，不准溷雜。迨登岸時，由知府朱桓、副將陳廣寧逐名查點，造冊。共計各船人衆四百七十六名，内被脅服役民人九十六名，委員帶進省城明作數廠居住，以免擁擠一處，并派官弁兵役看守。臣等隨即率同藩司景敏、臬司王紹蘭、鹽法道陳觀傳集查訊。據張同治即張治供稱：年四十三歲，福建惠安縣人。向在浙江大陳山掛絹捕魚。嘉慶四年間，被鳳尾幫盜首侯齊添糾邀入夥。後侯齊添被蔡牽殺害，各夥衆即推小的爲總盜首。又有郭烏潭紀江、白面角即陳角三人爲小盜首，分帶船隻在浙江之日多，來閩洋之日少，往來行劫，不記次數。郭烏潭紀江已經閩省拏獲辦理。陳角亦帶四船竄到閩洋，與蔡牽分幫。之青筋茂即曾茂合幫。聞曾茂已經赴官投首，陳角現在向匿閩洋，久不與小的同幫。

行走。小的常在浙洋牽劫商漁船隻、勒贖有錢
來贖、隨時放還、無錢來贖、牽帶同船行。所以小的
幫內船隻時多時少、其實小的盜船大小只有
二十餘隻、除現在帶來十船之外、向有數船破
壞、經小的拆散燒燬。又有同夥駱仔蘆、管帶小
同安梭船四隻、興化船三隻、小釣船二隻、於
小的未來投首之先、駛往台州一帶洋面劫
未能邀集同來。伊船內並無大礮、容易勦捕。小
的本是良民、誤入賊夥、身犯重罪、早欲悔過投
首。恐到官後仍要治罪、是以在洋挨延。今聞母
弟被禁、並知蔡牽夥盜王準、王鐸、曾茂等赴官
投首、向蒙
天恩寬免治罪、予以自新之路。故與各盜夥商量帶領
本幫船十隻、由浙來閩投首。情願隨同官兵出
洋緝捕蔡牽、劾力自贖。小的因蔡逆殺害儕
添、彼此成仇、在洋撞遇、兩相併殺、曾經併過他
數船。如今蔡逆勢衰、只求轉奏
皇上免治小的之罪、釋放小的母弟、就沾恩了。其餘各
夥供亦相同。察看詞色、均出真誠。吊驗呈繳各
鉛礮、均無字號、惟其八百斤重大礮二門、上鑿

嘉慶十年總督玉製字樣。詰問得自何來，據供浙省沿海止有狗洞門、石板殿、大陳山、三盤數處有小船於黑夜載上盜船售賣，不肯說出姓名。近來各處都有官兵巡防，並派文武大員出駐剳，火藥鉛子無從購覓，現在繳出藥鉛係從前買來用剩的。又船上所用蓬索，俱從牽劫商船得來。日用食米係從釣鱑的鱯魚船上搶來，若過閩洋，即劫臺灣米船，每劫一船，可得食米一二千石。淡水係外洋島嶼隨處可以劫取。各等語。絲豪不諱。臣等查張治盤踞浙洋已有十載，今懷

恩悔罪，率衆來投，較之始終怙惡者尚屬有間。且爲蔡逆仇人，有志擒逆，冀贖前愆。自當推廣

皇上如天之仁，查照前次王準等之例，一體免其治罪，以示

恩普。臣等仍當堂賞給張治衣帽銀牌，其餘九船小頭目亦俱分別酌賞，以仰副

聖主宥過施仁、速靖海洋之至意。惟人數過多，亟應量爲區別。除倪朝欽等九十八名訊明均係逼勒服役之人，即時量給路費，飭令各回原籍外，其



餘首夥三百七十八名、臣等現擇其年力精壯之張治、陳護等二百零八名、一并賞給口糧、造具年貌花名清冊、分配兵船、出洋隨緝。如果遇盜、爭先奮勇出力、另行奏明、懇

恩鼓勵。若稍有觀望不前、亦卽立拏究辦。其餘年力衰弱之林黃等一百七十名、分起發回原籍、交親屬地保嚴加管束。如再在外爲匪、加倍治罪。其張治之母張陳氏、弟張伊亦飭惠安縣卽行釋放。呈繳船隻、鎗礮器械等項、分別配用、估變。至浙省洋面本止張治等一幫盜船。茲張治大夥業已來省、據供僅有伊夥駱仔蘆帶領小同安梭船四隻、興化舶船三隻、小釣船二隻、潛匿台州一帶洋面。船內並無大礮、不難勦辦。臣阿林保現已嚴飭定黃溫三鎮舟師、各歸各汛、分路搜捕、務期剋日殲擒、庶肅清一省海洋、則一省商漁早受救命之福。所有浙省洋盜張治率衆赴閩投首、現在分別辦理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奉

旨悉准行。常生案、鳳尾幫自嘉慶五六年間久已散

滅，張阿治乃其餘盜，歸閩後又入海爲盜，襲鳳尾之名，嚇劫商船。浙洋則稱爲鳳尾幫。此次到閩投首者，皆是劇盜，尚有餘黨千餘名，已在前閩海邊散去，分歸各岸矣。

二十一日，蔡牽船北入浙洋，浙江提督何定江自閩追牽回浙。　三十日，截算彌補虧空，計原虧一百八十七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兩，自嘉慶五年八月初一日補起，至十三年十一月底止，共補銀一百二十四萬二千兩零，尚未補銀六十三萬六千餘兩，應扣至十七年冬底補足。

按，後任帥中丞承瀛奏明補足。　十二月初四日，大人赴寧波，督剿蔡逆，護定海鎮總兵朱天奇攻逆於落

伽洋，擊斃盜匪甚多，盜磤亦打壞。外委李占魁等二船。蔡牽北竄至馬磧山，㘵洗盜船，兵船追至馬磧，蔡逆棄其所洗之船，飛遁回南。二十一日，兵船追及於温州披山外洋，守備吳廷邦等磤沉一船，撈獲生盜八名，牽仍乘夜遁閩。二十五日，大人因黄巖鎮童鎮陞不及早與朱天奇合兵速擊蔡逆，叅奏。奉

旨，童鎮陞革去頂戴，仍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欽此。

是日又奏，提督何定江自閩回浙，患疔，回泊温州病卒。浙江提督兼轄水陸，正值水師剿捕

喫緊之時、請
旨簡員補放。奉
上諭、浙江提督員缺、著邱良功補授。欽此。按閩浙總督
某
奏、浙江提督出缺、以浙洋土盜將盡、提督無庸水
師出洋、請在陸路總兵內補放。奉
諭旨准。大人所請來年秋浙洋勦滅蔡牽、非邱良功
未能成功。邱良功在臺灣水師中爲出色之員、
向爲前提督李忠毅公所賞識、可仰見
聖明用將得人、俯如撫臣所請。提督仍統水師出洋、故

蔡逆之就殲、指日可必也。寧波同知陳大琮即李忠毅公之女壻、素諳洋務、奏留浙江補用、新授此職者。等在魚山外洋攻獲亞盧盜船一隻、生擒二十八名、斬首級五顆。又黃巖鎮兵船、臨海鄉勇船各攻獲一船、生擒二十餘名。摺略云、浙洋自張阿治投誠之後、尚有亞盧一幫十餘船、今陳大琮獲船一隻云云。

十四年己巳、四十六歲。

正月、頒發軍務傳單法於沿海營縣。十三年、蔡逆兩次入浙、來去飄忽、大人乃預頒傳單之法於沿海。札云、札定、黃、溫三鎮中軍知悉。照得蔡牽盜夥忽北忽南、朱濆匪船

問亦闔入浙境、必須稟報迅速、方克隨時調度。本部院接閩各屬稟報、每多遲延、總由各地方官照尋常事件發交驛舖、並不嚴飭迅速遞交、沿途亦不稽查催趲所致。不知蔡朱二逆遞入浙洋、本部院即須親赴沿海督緝調度各鎮兵船、所爭在一時一刻。今本部院酌定軍務傳單、預發各廳縣衙門、臨時填用、以期傳報迅速、並飭飛報該中軍衙門、以便傳報在洋舟師、合行札知。札到、該中軍即便遵照。嗣後一有蔡朱二逆到境消息、接收廳縣粘用軍務傳單、立即專差、無論晝夜風雨、探投舟師所在洋面、飛請會合勦捕。倘致延遲片刻、貽誤軍情、定將該中軍叅革究辦。稟之慎之、切切。

札按察司、寧、溫二道沿海廳縣知悉。照得蔡牽盜船忽北忽南、朱濟匪船。問亦闔入浙境、必須稟報迅速、方克隨時調度。本部院接閩各屬稟報、每多遲延、總由各地方官照尋常事件發交驛舖、並不嚴飭迅遠遞送、沿途亦不稽查催趲所致。不知蔡朱二逆一入浙洋、攸關入奏、本部院即須親赴沿海督緝調度各鎮兵船、所爭在一時一刻。而各該

縣安坐衙齋、一稟了事、遇此等應行速遞文報一任迂遲、懈慢、捫心安乎。今本部院酌定軍務傳單、預印發各廳縣衙門、臨時塡用、以期傳報迅速、合行札知。札到、該司道廳縣卽便轉飭寧台溫三府至省、經由各驛遵照。嗣後除尋常土盜入境、照舊辦理外、一縣有蔡朱二逆竄到該境消息、該地方官卽用一軍務傳單、塡明何盜入境事由、星飛傳報、以便一路皆知。如該逆入北關等處洋面者、平陽縣卽飛報本部院及寧台道定黃溫三鎭中軍衙門。無論晝夜風雨、每一時限行三十里、並於單內注明接收日時、以便稽考。倘敢視同膜外、遲延片刻、貽誤軍情、試思當得何罪。至於各縣道路津渡情形不同、其平日應如何預爲備辦、以便單到卽傳、不致臨時遲延之處、各該府縣預爲悉心商議停妥、毋得臨時推諉、致干一併嚴參。凜之愼之、毋謂言之不預也。

二月初一日、奏借仁和等十二縣款收農戶仔種、每畝三升六升不等。奉

旨依議。欽此。初九日、自捐銀四千兩賑德清縣貧民粥。札布政司知悉、本部院體湖屬民情、上年歉收之後、惟德清縣民雖有耗米之賑、而缺食貧民尚多。現在春花尚未登場、允宜加以賑濟。今本部院捐發紋銀四千兩、合行飭發。札到、該司立即委員發交該縣、延致往年辦賑紳士、原任知縣蔡夔、同知沈朝宗、訓導談承蘇等、原封領去、妥爲辦理、務使實惠及民。切切。重濬西湖、以備農田水利。摺畧云、西湖自嘉慶二年咨部動款、稍爲開挖之後、迄今又逾十年、現在港道淤積、甚或湖底顯露、葑草高出水面、遇旱則涸、遇雨則溢。奏逐段估計、需土方夫工銀四千五百兩。

批准辦。至是興工濬成、別聚土墊於湖心亭之西、至今人稱之爲阮公墩。二十六日、餘姚、上虞米貴、捐銀五百兩助紳士給濟貧民錢米、紳士鼓舞、



捐至數萬兩。諭營弁盧大發、將本部院捐銀二
百兩賞交上虞縣、分給各鄉紳士
聯補賑需、毋違。又札、布政司知悉、照得餘姚
縣入春以來米價昂貴貧民口食拮据。經本部
院發銀三百兩煮粥助賑、今據該縣具稟、於三
月底停止、本部院所捐銀兩尚未動用、與衆紳
士呈請、代爲呈繳。其捐輸最多之紳士給與扁
額、數在一百石以下由該縣酌量獎勵。前來當
批已捐之銀、未曾動用、繳回、無此政體。仍發交
紳士暨書院董事、置買良田、收入書院、取息以
爲膏火之資、勸石書院。并將此次捐米三千餘
石之各紳士全行列入冊內、以垂永久。所有捐
米四百餘石之楊景康、本部院書給賑鄉首義
四字扁額。其捐二十石至一百石六名、書給力
賑鄉里四字扁額、給發製掛。餘照行等因、除批
飭遵照外、合行札知。札到該司即將該縣暨批
丞趙球、委員楊達辦賑認眞、各記功一次、注冊
以示鼓勵。仰即轉飭遵照。其賑務係該紳士等
自捐自辦、不必
取具冊結。切切。

三月、溫州總兵李景曾追亞

盧餘船至閩省七星洋、獲盜一船、擒李霖等十七名。又葉機等攻獲二船、擒盜沈振大等五十四名、斬首級三顆。　立書藏於靈隱雲林寺大殿東大悲閣後。　四月十六日、臨海知縣王維埼督鄉勇拏獲盜船一隻、擒盜二十七名、斬首級五顆。　二十八日、護定海總兵朱天奇、參將邱章、同知陳大琮等追盜至江南界、擊沈盜一船、攻獲四船、擒盜男女九十二名口、亞盧僅剩數船南遁。　浙江提督邱良功新莅任。摺略云、浙江土盜亞盧等今年春夏以來、經各兵勇拏獲多船之後、餘船不過數隻、遠竄閩洋。現經提臣邱良



功向南搜捕。其帝台洋面甚爲寧謐云云。　五月、奏銷通省錢糧十三年額徵二百一十五萬七千五百兩零、計已完一百八十八萬四千九百零、未完二十七萬二千五百零、計完至八分以上。按、九年彌補雖核計已補一百八十七萬八千四百有零、但恐舊虧雖補、而新虧復積。 大人廉儉持恒、皆係實補、並無新虧。是以嘉慶五年報解全完者止富陽一縣、通省完五六分以上。而十三年報解全完者仁和、錢塘、海寧、富陽、餘杭、臨安、新城、於潛、昌化、嘉興、秀水、嘉善、海鹽、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孝豐、鄞縣、慈谿、奉化、鎮海、象山、定海、山陰、會稽、諸暨、餘姚、上虞、嵊縣、蘭谿、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湯谿、西安、常山、泰順、青田、松陽、遂昌、雲和、龍泉、慶元、宣平等四十八州縣、通省完至八分以上。而十四年本年上忙報解者亦甚多、此實據也。是時有鎮海、慈谿等五縣、不但將十三年報解全

完、且將十四年徵解過半、藩司請記其功。大人、曰、慈谿等三縣無所爲而爲之、足見官民相得、踴躍奉公、應記功。鎮海等二縣卸事將近、催科過急、以私濟公、不顧小民、方且當劾之、豈可記功那。可謂潤見豪釐矣。常生又拔、浙省自定倉庫章程之後、行之十年通省完善、甲於各省。乙亥年山東、江蘇查辦虧空五六百萬不等、論者皆謂浙政之善於始也。

六月、申嚴偷漏米糧懸賞購緝舊法。爲嚴禁海洋偷漏米石懸賞購緝事。照得浙省本地產米、除完漕外、本屬不敷、民食、向藉客米接濟。此因東南各省歉收、以致川楚米船到浙稀少、米貴之由、實在於此。本部院躬膺民牧、首重民天、凡可有益閭閻、無不刻縈懷抱。因思海洋偷漏、從前尚有違禁冒險之徒、近年節次查拏、土盜、漸已淨盡。且如蔡牽之米、歷係行劫臺灣回稽米船、舟得一船、足敷數月之用。若舍行劫、不須價值之米、而爭海濱升斗奇貴之糧、盜雖至愚、似不出此。又如張阿治等各幫土盜、本部院上年蒞任時、尚有三四十



船、翻經勦逼緊急、張阿治率夥在閩投誠。浙省水陸文武節次拏獲、亦不下二十餘隻、芟夷殆盡。現在浙省零星餘匪實已不過四五船、計盜不過一二百人。盜之不存、米將焉往。是米貴不係偷漏、亦屬有據。然本部院斷不敢竟謂偷漏淨絕、亦不敢因今年春夏以來洋面安靜、稍弛禁防。除委員密赴海口稽察查拏外、誠恐耳目或有未周、合再懸賞曉諭。爲此示仰衿士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如有留心時務之人、儘可親至海口密訪偷漏蹤跡、盜船若干、米船若干、由何處上船、由何處出口、商主係何住址、本犯係何姓名、許即赴轅據實首告。本部院立即重賞。一面按址飭拏、俾往嚴緝、並窮究黨類、務使顆粒不能出洋而後已。其贓米人犯見獲者、所獲之米全行充賞。本部院仍加賞銀一百兩、特示。常生按、此因連年高寶被水、下河蘇杭米貴、譌言出洋之故。

立專注蔡逆分船隔攻之法。按蔡逆

自李忠毅並船被礟之後、閩浙兵船人人餒葸、

上年兩次入浙、兵船皆已逼首逆坐船、皆因賊船高大、迄未能直與併命。　大人乃立專注首逆分船隔攻之法、疊次箚札各提鎮、約俟蔡逆入浙、分兵船若干、專隔蔡逆之餘船、以不能救首逆爲功、蔡滅時張摺云、牽子小仁等船不能救、即其效也。不以獲盜爲功、分精鋭若干船、專注首逆之船。將其篷桅節節打破、俾其不能再逃、然後盡力攻擊、則兵將皆無畢命之慮、首逆難掛速遁之帆。八月十七日、蔡逆被邱童兩提鎮攻擊於台州漁山洋、帆已破如魚網、桅亦損、見張摺內。死者狼籍、窮一



夜之力、逃不能遠。至十八日、又被兵船追攻於溫州外洋、全船沈沒。若是前數次攻法、十七日夜未有不遠逃者。是此次得力乃專注首逆之法合宜也。致卯提台書云、蔡逆坐船高大、浙師仰攻往往不能得力。兄前曾酌商諸鎮臺、以賊船雖大而少、兵船雖小而多。若令某鎮某字號若干船隔斷蔡逆夥匪船隻、不令救援、以隔斷爲功、不以攻獲爲功。另挑某某鎮高大堅好船若干隻、認定蔡逆本身坐船、連環施放鎗礮。先將篷胎舵牙節節攻打破壞、使彼不得行駛、然後替換攻擊、多用火箭火瓶。賊行與行、賊止與止、久久相持、便可得手也。又致卯提臺書云、須奉初九初十兩次賜函、知弟臺現在星夜返篷北上、稍慰鄙念。蔡逆自十八、九等日近回大陳洋之後、並無或北或南消息、惟頭據台協具報、十七日拏獲蔡牽盜船逃難民、據供該逆有船三十五隻、護逆本船過寧波乍浦

還要到普陀燒香等語。但此種難民之言、殊不可據。屢屢有蔡牽故若人上岸、造爲將南反北之諸言。現在兒飭寧波陳道、已雇大同安船十二隻、據云不日可齊。如蔡逆尚匿台洋、郎交朱護鎮筸管帶、南下會勦。弟臺由溫北上、正可首尾夾攻。如果眞至寧波、普陀、即當合追北上。如有捷音、希爲速郵寄示。至閩師是否合幫前來、來函未荷敎及、並望見示及之。再雇船應配礮位、寧道現有庫貯紅衣礮六位、旁山礮一百位、又城守營現還紅衣礮二十位、其大小礮一百二十六門。如有不敷、提標各營尙可挑用。所有紹郡各礮均係分設城汛、轅轉搬運、未免緩不濟急、似無庸再爲調撥矣。 又致邱提臺書云、廿九日連接賜函、知軍庵於十六日在三盤遭風、現在分飭趕修、一面統帶完好廿五船撓會黃鎮舟師過北勦撻、旣慰且念。黃鎮兵船亦同日在披山等處遭風、滄鐅兵丁四名。惟定鎮幸保無恙。此次各兵船雖叨庇無大傷損、而冒險前進、實爲勞苦出力。兄已札飭寧道、俟兵船抵定後、每各各賞銀二錢、以示獎厲。並飭將定鎮未



經遭風兵船。及新配十二船兵丁普賞銀一錢以屬勇氣矣。蔡逆匪船非據寧道稟報、廿四日經潭頭往北、其大小船十九隻。此時當已至定海。未知弟臺及童鎮單所帶各舟師何日追及、懸系之至。新雇商船據道早已配齊、而兵丁尚未調到、未免延緩。兄已嚴札申飭、並如前命令定中軍金得標管帶合之三鎮兵船、其得五六十號、兵力已壯。如閩師未到、儘可獨勦、不必等待也。修船經費及新得勝船不敷銀兩、頃已札司發銀二千兩回、扣存蓬索一半銀兩、頃日委員解寧聽、候弟臺分別給發。惟望諄飭各營撙節估用、無任稍屬浮冒。另示酌派兵船七集、守條在溫修理各戰、俟修竣後即令在溫偵緝上盜、並備截剿蔡逆南竄之處。具仰調度周密。其新任溫鎮李公昨接閩制軍來札、已允來浙。頃復札致張署制軍、催令赴任矣。　七月

十七日、溫州颶風大作、亞盧盜首覆海澱艘船二隻漂至平陽海岸。平陽知縣周鎬會營拏

獲四十四名。亞盧幫從此全滅、浙洋土盜至是全盡、爲二十年來未有之事。　是日、蔡逆復入浙洋、至台州遇颶、壞船二隻、擒盜蔡城等五十五名、餘船北至定海。提督邱良功自閩追回、會同浙江各船會勦。按此次蔡逆七月十七日始至浙江平陽洋面、平陽遞發軍務傳單、直達台寧、三日即到。是以沿海各船早禁出口、比蔡逆到時已如堅壁清野、海無一船、蔡逆一無所掠、藥鉛篷桅一切接濟全斷。至用番銀爲礮彈、而首逆篷桅破壞、兵船拋擲火器、皆旁見側出、見

後署督張摺內。二十四日、
欽差侍郎托津、周兆基、光祿寺少卿盧蔭溥到杭州、審
辦御史陸言參劾學政劉鳳誥事件。八月初
四日、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海壇
總兵孫大剛、黃巖總兵童鎮陞探知蔡逆在寧
波洋、各兵船連夜接續向北。初五日黎明、童鎮
陞首先追及、守備武定太等攻獲一船、生擒王
烏等五十一名、斬取首級十顆。蔡逆回衢港、竄
往外洋。摺畧云、竊照七月中旬蔡逆竄入浙洋
經陸路員弁拏獲遭風盜匪一百三名
及舟師追剿緣由、經臣奏報在案。臣拜摺後、接
准提臣邱良功咨稱、遂次會遇福建提督王得

隊、海壇鎮孫大剛及黃巖鎮童鎮陞、各一兵船接續過北。八月初四日、偵知蔡逆在旗頭一帶遊奕、連夜折戧前進。初五日黎明、追見盜船。童鎮陞在前、即揮令各船進剿、該匪放礮拒敵。童鎮陞坐船並攏一船、將其巾頂擊落。署守備武定太首先躍過船、帶同員弁拏獲盜匪王烏等五十一名、斬取首級十顆、起獲船內礮械九十餘件。餘匪落海淹斃者無算。弁兵間有受傷、兵船亦有被礮擊損者。畧為修整、即日乘勝進剿、並據定海縣稟報、匪船由衢港竄往東南外洋等情、查該逆每遇舟師會集、輒由外洋遁回。臣先已飛咨邱良功等、督躡痛剿、專注巨憝、務期殄獲。俟續得接仗另行馳奏外、所有舟師拏獲船盜緣由、臣謹繕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 十一日、蔡逆由象山潭頭外洋往南、提督邱良功等在北洋搜尋、無蔡逆蹤跡。閩師回閩、堵剿、朱濆浙師專剿蔡逆。十五日、由普陀

挑帶兵船先後窮追南下。十二日、侍郎托津等審明劉鳳誥案、得科場聯號一款、并附參巡撫不確實察訪、含混覆奏等因、發摺。大人亦自請議處、同日發摺。摺云、臣前奉

諭旨飭查學政劉鳳誥嗜酒任性、駡詈教官、以致下人肆行亂法之處。臣當將劉鳳誥素能飲酒、密詢屬員僉稱該學政並無任性濫駡、縱容家人情事。并聲明上年監臨鄉試士子場後、頗有浮怨之詞、具摺覆奏。蓋因上年榜後外間傳有監臨打監軍、文示改文字之語。臣即密查場內責打號軍屬實、更改文字豪無影響。遂疑失意士子故爲造謗、且未敢以查無實據之語具奏、但於摺內聲敘頗有浮怨等語。旋奉

欽差侍郎托津等到浙、將劉鳳誥解任、嚴行查訊、嚴[illegible]究出劉鳳誥上年監臨鄉試時、竟有爲應試士子即用聯號戳記情弊、聞之不勝駭異。臣於場

畢山海口回至省城之後，漫無覺察，聞有外間浮言，未能追究，得實奏辦，實屬昏憒無能，無以自解。惟有仰懇

天恩，將臣從嚴懲處，除而請托津等將臣附糸外，所有臣悚懼下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十七日，浙江提督邱良功等追及蔡逆於台州魚山外洋。浙江提鎮首先追及，將逆船攻勦殘破，童鎮陞船被盜礮折桅。閩提督王得祿舟師亦至，齊攻逆盜，盜盜無算，夜黑潛逃。十八日，遇蔡逆於温州外洋，閩浙舟師齊加攻擊，首逆坐船破漏沉海，蔡牽及其二妻一子同時全船整沒。蔡逆自此滅絶。浙閩兩提督由温州乘北風至福建厦



門、報知署總督張師誠具奏。摺云、署閩浙總督臣張師誠、福建提督臣王得祿、浙江提督臣邱良功跪奏、爲殲除海洋積年首逆蔡牽、將逆船二百餘犯全數擊沉落海、並生擒助惡各夥黨、恭摺馳奏、叩賀
天喜事。竊照洋盜蔡牽一犯、自著名之後、已有十餘年、往來浙閩粵三省洋面、戕害商旅、抗拒官兵。甚至謀佔臺灣、萃衆攻城、僞稱王號、罪大惡極、實堪髮指。該逆一日不除、海洋一日不靖、仰蒙
聖明節次指示機宜、無微不至。經調任督臣阿林保與臣張師誠三載以來、稟遵
訓諭、杜絕接濟、鼓勵舟師、悉心籌辦。臣張師誠於本年七月間兼署督篆、後又復恭錄前奉
恩旨、若能殲除蔡逆、立膺
上賞、不用命者嚴參治罪。通飭舟師、並告以耳目甚廣、處處有人、探報倘沿舊習、輒以阻風爲詞、到處逗遛、予賊以暇、立即據實參奏。爲此諄諄嚴飭、俾閩浙兩省帶兵鎮將備弁人等、咸知感懼、迅速擒渠。一面密派妥人、分赴各海口、嚴查偷漏。臣王得祿自李長庚出缺後、仰蒙

皇上畀以提督重任、統領師艘、無時無刻不以殲擒蔡逆爲念。臣邱良功在臺灣、仰蒙

聖恩不次陞擢、用至提督。於本年四月間到任、感激圖報稱。茲因蔡逆逃遁入浙、臣王得祿率同護海壇鎮總兵孫大剛、參將陳琴等各兵船趕過浙洋、會合臣邱良功、即在北洋乍浦一帶搜捕未得逆踪。正在四路差探間、於八月十六日臣王得祿接到臣張師誠咨會、南洋尙有蔡逆匪船。該逆詭計多端、恐其托詞在北、實匿在南、且臺灣械門未息、並有朱渥黨匪竄擾在臺灣洋、誠恐勾結生事。囑臣王得祿率師迅速南回、探緝蔡逆、並防朱渥。臣王得祿隨與臣邱良功連蹤返棹南下、於十七日黎明駛至魚山外洋、果見蔡逆匪船十餘隻在彼趕駛。當即督催兵船、上前追捕。至午刻、浙幫兵船先行趕及匪船、該匪等膽敢放礮拒敵、將黃巖鎮總兵童鎮陞坐船頭桅折壞、收回內洋。臣王得祿趕上、督催閩幫舟師攻打、將各匪船擊散分逃、仍與臣邱良功招集閩浙兩省護總兵孫大剛、護副將謝恩詔、參將陳登、提標遊擊陳寶貴、守備郭繼青、楊



康熙沈國龍及下總王宗植等各兵船、專注蔡逆本郎、併力攻擊、傷斃賊匪無數。時當昏暮、兵船連夜跟追、該逆船篷桅等項年久、無處更換均已破壞、不能逃遁。十八日早、追至不識名目黑水外洋、兵船又復攏攻、遊擊陳寶貴左手、把總江茂顯右勝俱被礮傷。臣王得祿、臣邱良功一齊沖至逆船、拋擲火器火罐、斃賊甚多。時有守備李增階、候補從九品余俊、管駕、屢異金吉順、商船亦赶到、並攏、被賊船火斗拋入火藥燒艙內、火焰勃發。李增階、余俊及同船兵丁俱被燒傷、船隻登時燒燬。又有叅將陳琴駕坐庚字號大船赶來、沖擊、並用火器燒斃賊匪多名。該叅將左右兩脚均被賊鐵鈸戳傷、船隻被賊礮轟敵漂沒。兩船礮械及所攜口糧銀兩等項俱已沈失、官兵亦皆落水。叅將陳琴當時撈救得生、其守備李增階、從九品余俊二名、亦經浙幫兵船撈救。該逆又用大碇札住臣邱良功之船拚命抵拒。臣邱良功督率本船弁兵吳堯臣等奮勇擊殺、撈獲匪犯七名。臣邱良功左腿被賊鎗傷、並有在船隨緝之胞姪邱成勳、被賊打落

下海漂没。本船兩船俱被賊船碰壞、船艙進水、經浙幫將備船隻前來保護、牽帶收回。護總兵孫大剛本船亦被擊壞。臣王得祿仍緊攏逆船、奮力攻擊、不稍放鬆。忽有匪船一隻避來救護、經即用守備楊康寧帶回接糧通判查廷華所派在洋隨緝之役勇陳庚等連放大礮擊沈、匪泉全行落海。因值攻逆緊急之際、未能放下杉板撈獲、詎蔡牽仍敢指揮本船夥衆、抵死抗拒、勢甚兇横。賊船因不得鉛丸接濟、用番銀作爲礮子點放。臣王得祿家丁蘇兆被賊礮打爲兩段。臣王得祿本身右額角被賊礮内番銀打傷一處、血流暈倒。又被賊礮打落板片撞傷、左手腕骨損、經同船弁兵赴緊救醒、用藥敷治。臣王得祿恨深切齒、奮不顧身、仍喝令千總吳興邦、把總蒲立芳、外委趙世芳連抛火斗、火鑵、燒壞逆船艤邊尾樓。臣王得祿並用本身坐船將逆船後艙乘勢用力斫斷、逆登時落海沈没。該逆同伊妻並船内夥衆一齊落水。各兵船趕攏撈捕、經守備陳康寧、外委張正、額外陳榮成及叅將陳琴等共計撈獲人犯二十五名。其蔡逆本

身同伊妻被浪捲沒。提問所獲人犯、內賊夥十九名、難民六名、據稱蔡牽手足俱被火藥燒傷、實係落海淹斃、船內夥眾共有二百六十名、除傷斃外、餘俱沉沒。現在黑水深洋、風狂浪湧、未能打撈逆尸。察看形勢、似在溫州所屬外洋。臣王得祿隨帶各兵船於十九日收到福寧府屬之三沙、即乘北風於二十一日駛抵廈門。臣邱良功船隻收到北關、換坐溫州鎮李光顯幫內船隻、亦乘北風於二十三日駛至廈門北洋。攻剿逆匪鬭浙兩幫內傷斃及受傷員弁兵勇、因現在尚有船隻、容俟各船收齊再行確查照例題咨辦理。臣張師誠一得兵船收進廈港之信、即親赴各船看視。邱良功腿傷尚輕、行動如常、惟王得祿額角手腕各傷較重、用紉包紮、不便揭看。據云右額角被賊番銀打過、骨損臆見、抽痛難堪、恐船上調治不便、勸令就近回署、加意調養、並覓良醫彤治、以冀速痊。一面將所獲匪犯難民提至臣署、督同因公在廈之汀漳龍道海慶、興泉永道多麟。代同知葉紹棻、通判查逆華、王桂等隔別審問。僉稱蔡逆本身手足受傷

落海及擊沉之船實係該逆本身船隻均屬相同。詰以沉船之處是否外洋抑係內洋附近有無山島、據盜犯陳盼等供稱實係深水外洋浩渺無際、周圍並不見有山島。又據難民紀總等供稱、伊等於逆船沉溺之時、先行鳧水、抓上兵船、眼見蔡逆退捲淹斃。其時該逆幫夥匪船各船早經被勦散去、僅有該逆義子小仁與逆夥倭牛兩船、亦相離甚遠、且見兵船勢盛、不敢前求撈救。若該逆果有逃脫得生、伊等係受害之人、尚求官兵剿捕洩憤、何肯代為捏飾等語。並據出具切實手模、甘結、蔡逆如果得生、情願治罪等字據。查蔡逆受傷落海、已據本船賊夥難民供指確鑿、且臣王得祿與同幫各船內員弁兵勇均經目擊、實無疑義。臣與張師誠因該逆尸身未據撈獲、現在解到各犯有稱眼見淹斃、有稱危急之際只見其落海、不知有無撈救者、供詞不一、是以再圖推求、不厭詳慎。但難民均係眼見淹斃、各據切實所供、十分結實。臣王得祿與各弁兵親身在洋、目覩該逆落海之時、小仁倭牛二船並不能赴來撈救。臣邱良功本船雖



先已被損、離尚不甚遠、瞭見逆船沉沒、實無艘黨赶救。詢之護鎮孫大剛及各弁兵、衆口一詞、且稱其地係黑水深洋。該逆素食鴉片、卽身體羸弱、斷不能扶板浮起。是積年稔惡、雖未經擒獲明正典刑、而溺斃深洋、鱒吞魚腹、卽與身受凌遲無異。該逆惡貫滿盈、人人切齒、近因不得接濟、船篷已破、鉛彈用盡、經官兵晝夜專注圍攻、將該逆全船擊沒、巨惡頓除。洵足仰紓

聖廑、大快人心。所有解到各犯內、有屢次拒敵官兵、現在受傷垂危之陳毆、劉水二犯、臣張師誠審明後、卽恭請

王命飭委與泉水道多聲岱、署水師提標中軍叅將福珠靈阿、先將該二犯在廈門海口凌遲處死、以兇。幸逃顯戮。餘犯暫行監禁、仍飭溫台福寧沿海一帶多派兵弁、留心查看、如有蔡逆尸身漂到境內、卽行飛稟、以便委員帶同現獲監禁各逆骸驗往驗明、挫骨揚灰、以昭炯戒。此時逆船已沉、巢穴已破、其該逆餘艘小仁等既經官兵擊散、又無首逆主持、衆賊無不胆落驚惶、心離解散、聞已竄回閩洋。臣張師誠卽面囑臣邱良

功與現在同來厦門之溫州鎮李光顯、將兵船畧爲修整、乘此勝勢、赶往搜捕淨盡、以絕根株。並飭孫大剛等一體搜緝、免致縱漏。除將此次攻剿逆船出力各員弁先行開單、恭懇

聖恩分別獎勵外、所有殲除積年首逆緣由、謹遵前奉

諭旨、由五百里馳奏、叩賀

天喜。伏乞

皇上睿鑒、謹奏。九月十三日、奉

上諭、張師誠等奏殲除海洋積年首逆蔡牽、將逆船內二百餘犯全數擊沈落海、並生擒助惡各夥黨一摺。覽奏欣慰之至。洋盜蔡牽一犯、原係閩省平民、在洋兩肆逆十餘年、往來閩浙粵三省、擾害商旅、抗拒官兵、甚至謀佔臺灣、率衆攻城、僭稱王號。不特商民受其毒、官兵多被傷亡、並戕及提督大員、實屬罪大惡極。該逆一日不除、海洋一日不靖。節經降旨、諭令該督撫等嚴禁接濟、鼓勵舟師、速擒巨憝。茲據張師誠奏稱、王得祿接到咨會、南洋尙有蔡逆匪船、王得祿即與邱良功連艓南下、於十七日黎明駛至魚山外洋、見蔡逆匪船十餘隻在彼。超駛、當即督催閩浙兩省舟師專注蔡逆本船、併力攻擊。逆復敢用大

掟札住邱艮功之船、拚命抗拒。邱艮功被賊、鎗戳傷其時王得祿緊攏盜船、該匪因不得鉛丸接濟、用番銀作爲礟子點放、王得祿身被礟傷、仍飭令千總吳與邦等連拋火斗火鑵、燒壞逆船舵邊尾樓。王得祿復用本身坐船將該逆船後先冲斷。該逆同伊妻並船內夥衆登時落海沈沒。提訊撈獲匪犯十九名、並難民六名、均供稱蔡逆手足俱被火燒壞、落海淹斃。是蔡牽受傷落海、已據所獲賊夥難民供指確鑿、毫無疑義。王得祿、邱艮功協力奮追、戕除首惡、均屬可嘉。而王得祿額角、手腕各受重傷、仍復奮不顧身赿賊船追剿、致該逆登時落海、厥功尤偉。王得祿著加恩晉封子爵、並賞給雙眼花翎、白玉翎管一個、白玉四喜搬指一個、白玉大吉壺盧牌一個、金絲棉搬指叅一個、大荷包一雙、小荷包二個。邱艮功大腿受傷本舟被賊艘醮壞、不能前進、勞積稍遂。邱艮功著加恩晉封男爵、仍賞給白玉翎管一個、白玉四喜搬指一個、金累絲搬指套一個、大荷包一雙、小荷包二個。全該逆用番銀作爲礟子、可見鉛丸已屬罄盡。所有阿林保、張師誠年來於各海口巡防嚴密、使一切火藥米石概行杜絕、不得稍有透漏。該逆乃日益窮蹙、

立行殲滅、辦理實屬認眞。總督阿林保、巡撫張師誠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張師誠並著加恩賞給大荷包一雙、小荷包二個、金累絲鼻烟盒一個、白玉鑲嵌帶板一塊、以示嘉獎。其隨同王得祿舟師內之護總兵孫大剛、此次會剿蔡逆、協力圍攻、亦屬奮勉、著加恩賞還總兵原職、仍賞戴花翎。參將陳琴奮勇攏攻、受傷落海、護救得生、甚屬出力、著加恩遇有閩浙兩省水師副將缺出、儘先陞補。守備楊康齡、李增階較衆尤爲出力、著加恩遇、有遊擊都司缺出、儘先補用、仍賞戴花翎。千總吳興邦著以守備即用。把總蒲立芳著以千總即用。外委趙世芳、張正著以把總即用。額外外委陳暘福、陳榮成、呂鳳鳴著以經制外委即補、均著先換頂戴。署遊擊黃國哲隨同出力、著以遊擊陞用。千總李天華著以守備陞用。把總王承翁著以千總陞、用。外委龔朝升著以把總拔補。額外外委李尙賚著以經制外委拔補。通判查廷華在洋隨緝攻沈匯舫、尙爲勤奮、著加恩賞、加同知銜、仍賞戴花翎。候補從九品余俊跟隨出洋、受傷落海、遇救得生、著加恩、以縣丞陞用。其隨同邱良功舟師內之總兵童鎮陞、前因未經合幫勦捕、革去頂戴革職、從寬留任、



茲該鎮首先追及逆船尚屬奮勉著賞還頂戴准予開復遊擊陳寶貴勇往奮擊手被礮傷尚屬出力著加恩以參將陞用仍賞戴花翎遊擊謝恩詔隨同攻勦奮勇向前著加恩以參將陞用千總王宗植吳堯臣張君昌著均以守備陞用候補守備程尚蛟著遇有守備鉄出儘先補用把總江茂顯著以千總陞用參將陳登捷守備沈國尤郭維清署守備事千總吳請許廷元把總陳步雲周聖章外委蔡得勝馬殿祥陳永升許元豹趙連發葉廷貴李元等十五員隨同攻勦蔡逆均屬奮勉著交部議敘王得祿之家丁蘇兆邱良功之姪邱成勳著交部以把總例賜卹其出力各兵丁著分別拔補此外如有出力員弁仍著查明保奏茲發去五錢重銀牌二百面著賞給閩省各員弁三錢重銀牌二百面著賞給浙省各員弁小刀各十把撥指十個翎管十個著賞給閩浙兩省出力各員弁其閩省兵丁著賞給一月錢糧浙省兵丁著賞給半月錢糧至數年以來修鑄船隻礮械籌備口糧並防守口岸杜絕接濟之大小文武各員弁著交新任總督方維甸會同張師誠秉公確查分別具奏候朕施恩其蔡牽義子小仁與逆夥餧牛並著嚴拏務

獲，以淨根株。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單並發。欽此。　二十二日，大人先因奉

旨派令入京，祝

𧫒，即於二十二日交印與臬司蔣繼勳護理，起程入京。

九月初五日，奉

上諭：劉鳳誥於代辦監臨時入場舞弊一案，前已降旨，將伊革職，拏問解京矣。監臨入場專司查察弊竇，如果有士子串通吏胥聯號等弊，方當按律嚴懲，以肅場規。今劉鳳誥聽受人情，轉爲應試生員徐步鼇印用連號，是以防弊之人首先作弊，實屬事所罕見。伊

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賞拔深恩，由編修超擢學士，朕復加恩，洊擢侍郎，並特加宮保銜。乃不知謹慎飭躬，力圖報效，竟敢玩法舞弊，其罪甚重。托津等於按律擬流之外，請發伊犁，所擬尚輕。劉鳳誥俟拏解到京時，著交大學士、尚書會同刑部再行審訊，定擬具奏。至阮元亦由編修於乾隆年間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知遇厚恩，超列卿貳。朕親政後，復擢用巡撫，畀以封疆重任，前後十年，渥荷恩施。上年伊因巡查海洋，不能兼辦科場，所有監臨事宜，即應照例奏交藩司代辦。伊寧不知鄉試士子係由學政錄

送入闈、劉鳳誥本當避嫌、何以輒將監臨之事交伊代辦。此一節阮元已屬非是。至伊與劉鳳誥本屬同年、如果劉鳳誥在場舞弊、阮元實在不知、則其咎不過失察。即或伊知之而不肯舉發、一經朕詢問及之、尚能直陳無隱。是雖有瞻徇之情、尚不致蹈欺飾重咎。乃朕於御史未經參奏之前、先有所聞、即特降硃筆諭旨、向其密加詢問、而阮元覆奏之摺亦係親自繕寫、乃並無一語確實、轉稱劉鳳誥代辦監臨時場規從嚴、一切風厲、致招浮怨、竟似伊於劉鳳誥之作弊妄爲、實在毫無聞見者。迨托津等到彼審實之後、

復向阮元詢及、阮元始稱去年鬧後即聞有監臨打監軍對聯奏明等語、是直併爲不知、有心狥隱、不但不豫奏於先、而於降旨密詢之時、猶欲摭拾浮詞、巧爲搪塞、明係袒庇同年。阮元止知友誼、罔顧君恩、輕重倒置、不可不嚴行懲處、即著照部議革職。其充當提調監試、於監臨舞弊不能覺察舉發之道員舒慶雲、知府任澤和、均照部議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欽此。十九日、庶母劉氏產女正於揚州。二十三日、大人到京。二十四日、奉

旨、阮元於劉鳳誥一案未經早爲參劾、經朕降旨詢問、

仍復含糊具奏，皆有應得。姑念其於劉鳳誥款跡本未得有實據，只係失於軟弱。伊兩任浙江巡撫，官聲尚好，且學問素優，亦著加恩賞給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常生從，時與革職巡撫孫玉庭同加恩也。常生又按，劉鳳誥獲罪，專重在得受人情爲徐步鰲辯號一事。此事秘無實據，杭人皆不預知。是以御史摺內羅列多款，而聯號一事獨爲原參所無。乃欽差到杭，先將劉學政解任，輾轉訪拏，刑訊多日，始爲訊出隱情，非巡撫所能爲，此所以聖明旋爲鑒及本末，得有實據也。

大人自八月二十二日交印入京之後，到京始接浙江提督邱良功書，始知八月十七八日攻擊蔡逆情形。邱良功書云，中秋後接奉初四日所



發手書、承示摺稿、謹悉、一切就稔。長兄大人於廿二日榮行、并以弟得有勝仗、囑與王提軍會奏、具見關愛之心、無不籌計周至、真令人感銘五內。弟與閩幫在北岸搜無匪踪、即返逢過南十六日抵牛欄基、探聞該逆在於黃巖所屬之人魚外洋潛踪、即連夜開行。十七日黎明、駛抵該處、果有盜船十餘隻、在彼起篷駕逃。浙幫兵船先行趕上追擊、各匪俱返篷放礟拒敵、內有綠頭大盜船一隻、認係蔡牽本身之船、擇令各兵船注定圍勦、該道放礟回擊、將童鎮陞坐船頭捉打損、隨即收轉。各兵船俱佔上風、迴環攻打、該逆見兵船究勇、方向東南外洋駕逃。兵船隨追隨擊、自卯至申、擊斃盜匪無數、已追至黑水深洋、閩幫兵船方始趕上。弟與海壇孫鎮單蓋擺逆船、南下接仗、火斗交拋、因外洋浪大、不能過船、逆船隨浪餓出。時已入夜、弟帶兵船俱在上風、截往跟追、該逆不能逃遁。十八日寅刻各兵船又復趕上逆船、聯絡攻擊、該逆且拒且逃。有提標右營遊擊陳寶貴、被賊礟打傷左手、浙幫兵船並擺卯攻、俱彼逆船拋下火斗轟

擊、官兵俱有傷斃。攻至午刻、已過黑水深洋、又見清水、弟想深洋竄遠、旋又天晚、恐被逃逸。弟之船先行、並攏逆船、王提軍之船隨後趕上、並在弟船外、將弟之船夾在中間、鎗礮齊發、刀斧交攻、盜匪見勢兇勇、俱紛紛跳水。因逆船插花大篷纏住、弟篷之上、將艇船席篷即時扯碎、逆船斯弟艇艇、竟敢用掟紮住弟艇、意在拚命決一死戰。弟左腿被鎗戳傷、胞姪邱成勳與賊格鬪、落海淹斃。外洋湧浪、逆船與王提軍之船兩下搖攏、將弟船上艇邊船尾王康俱行礮壞、兵丁站立不住、多有落水。因弟船上艇邊礮掠、逆船之掟勾紮不住、弟船隨波撫下、王提軍之船亦即戲開。時有海壇孫鎮軍、乍浦營蔡將陳琴、守備李增階俱從逆船外首撞攏、該逆連拋火斗、火星引入陳琴、李增階藥艙、將該二船即時轟開、登即沈沒、官兵落水。各兵船放杉板撈救、將陳琴、李增階救起、並撈獲跳水盜犯胡有均尋七名。弟坐船僅存底碗、又復發漏、幸命花未損、得免沈溺。因東風猛烈、僅用頭篷隨浪漂放、浙幫之船見弟之船損壞、前來保護。牽帶。王提、



軍與孫鎮臺等船仍在圍攻逆船、遙見賊火聯絡、弟於酉刻駛過黑水深洋、見王提軍坐船亦返篷收舊。此閩浙兩幫會同攻擊逆船之實在情形也。弟於二十日收抵北關、查點各兵船尚有幾隻未曾收到、隨將傷斃兵丁趕緊卹賞醫治、損壞各船駕温修理。訊據盜犯胡有均供稱、小的廣東人、落蔡牽船已有三四年、船上共有盜匪二百五六十人。十七八等日被兵船打死約二百人、被火斗燒傷數十人、只剩二三十人。蔡牽躲在艙內不敢出來、小的在前艙見船漏沈水、艙板湧起、小的走上艙面、聞蔡牽要發火藥艙自燒、小的著流、所以跳水、即被擄獲、求開恩等情。適溫州李鎮軍前來、北閩會合、弟隨換坐船隻開行、過南、接劋、並訪王提軍、與各兵船下落。廿二日駛抵崇武、聞王提軍兵船先與南下、弟若自行具奏、既恐兩歧、且逆船被浙幫兵船攻擊、加此狼狽、曾否沈役、未得實信。隨即過南、於廿三日抵廈門、張、阿制軍亦在該處。王提軍被賊礮打傷額角、手臁、在署醫養。蔡逆坐船已被攻沈。此次剿劋、浙幫兵船俱奮不顧身、掩

攏逆船攻打，以致該逆不能逃遁。閩幫大船重笨，王提軍於十七晚間方始赶上，此時該逆之船已被浙幫攻打很籍。弟坐艇船向曾數次並攏逆船，用碇紮住，相攻一時之久。王提軍之船反在弟船外，以致弟船碰壞，浙幫前來救護，雖不克將逆船攻沈，而該船業已垂危。閩幫現成收功。現經張署制軍具奏，以閩幫稍優於浙幫，其實浙幫實優閩幫。總之，

國家公事，首惡已除，海洋絕此大患，亦一快事。現惟勦捜餘匪，務期廓清洋面，以副長兄大人數載焦勞綏靖之至意。統此縷布，恭請台安，惟希心照，不盡欲宣。

謹案：蔡逆滅於浙江溫州之事，載於

御製詩二集庚午春勝聯句內。今恭錄於後。

敢從魚葬生重乞。注：海洋積年首逆稔惡稽誅，惟蔡牽爲最，朱濆次之。朱逆由粵竄閩，尚剩匪船四十餘隻，經許松年等追入粵界，在南澳長山尾洋面督兵奮擊。守備黃志輝坐船



撞翻大賊船一隻、並焚燬牽獲多船、殺賊無算。餘船潰竄廣澳外洋。探確該逆已於此次被礮轟傷、旋即斃命。蔡逆窮蹙日久、剩船十餘隻、潛逃浙江之魚山外洋。王得祿、邱良功約會閩浙師船躡蹤追及、閩幫擊散各匪。浙師專注逆船、極力追勦、直抵温州黑水外洋。兩省舟師合圍火攻、燒壞逆船、蔽邊尾樓。王得祿用坐船乘勢衝上、斷其後柁。逆船遂沉。該逆同伊妻被浪捲沒、夥衆盡散淹斃。二逆罪惡貫盈、先後殄除、人心大快。

貳負寧容縱颺。洋閩浙兩省自朱渥、張阿治投誠後、全境均已肅清、而粵省尚有剩烏石二一幫。方郭學顯投首時、該匪亦有乞降之請、經百齡奏

聞、奉

旨查明伊等果出至誠、即照郭學顯之例辦理。奈該匪自外生成、意存攜貳、竟以乞降為緩兵之計、仍敢連艘伺擾、圖劫村莊。百齡知其怙惡狡詭、飭令舟師探勦、躡至儋州洋面。該匪船三十餘隻正欲駕逃、兵船驟集、奮力圍攻、將該匪及家口

全行擒縛，并擒首賊烏石大、烏石三、鄭耀章、燧片岩容等百數十名，餘匪殲滅無遺。自此鯨鯢蕩盡，海不揚波，陬澨騰歡，共樂承平之宇矣。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校記

①郭潭：本條下文作「郭烏潭」。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四

男常生續編

嘉慶十五年庚午、四十七歲。

大人自編錄十三經經郛。　四月二十六日、奉

旨補授翰林院侍講。　九月二十日、奉

旨充署日講起居注官。　及門烏程張鑑撰兩浙賑災記成。　十月、　大人自願兼　國史館總輯、輯儒林傳。又前與李鋭商撰疇人傳、至是寫定。

十六年辛未、四十八歲。

四月、經郛編錄既成、計一百餘卷。是書采擇未周、艱于補遺、是以未刻。　偕法時帆先生爲西山之遊、還過二老

莊、拜朱文正公之墓。六月、編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四卷成、又編四庫未收百種書提要成。七月二十三日、奉

旨補授詹事府少詹事。遷居西城阜城門内上岡、宅後園有樹石。十二月初十日、奉

旨補授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蒙

召見、諭云、爾於劉鳳誥事不過失察、尚非有心狥隱。

十七年壬申、四十九歲。

二月初七日、奉

旨派閲

大考翰詹卷、擬一等徐頲、陳嵩慶、顧蒓等。四月初十日、奉
旨馳驛往山西、查辦吉蘭泰鹽商控案、議吉蘭泰蒙古鹽務章程。同使者閣學文公孚。五月初八日、奉
上諭、阮元補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欽此。
二十九日、議山西蒙古鹽事竣、具奏。初、乾隆間山西鹽課改歸地丁、不由商辦、商累暫甦、而田賦加重。因之蒙古阿拉善部落之鹽池名吉蘭泰者、即賀蘭山。肆行入販、其鹽賤而美、即水晶鹽也。始而侵佔山西鹽地、繼且侵及河淮引地、河東

解州池鹽爲之不行。嘉慶十一年，復將地丁改爲鹽課，設官設商辦理，阿拉善王將吉蘭泰池獻歸官辦，辦者議立吉蘭泰鹽課，歲六萬餘兩。此後承辦者章程屢改未善，官民商吏交爲苦累。商至逮繫，不能完課，官爲賠完，而晉省官運民銷之法已行，州縣之循良者抗不領鹽，以爲觀望。墨吏已挪庫銀領鹽，爲沿村浮價計口勒銷之計，民情囂然。至是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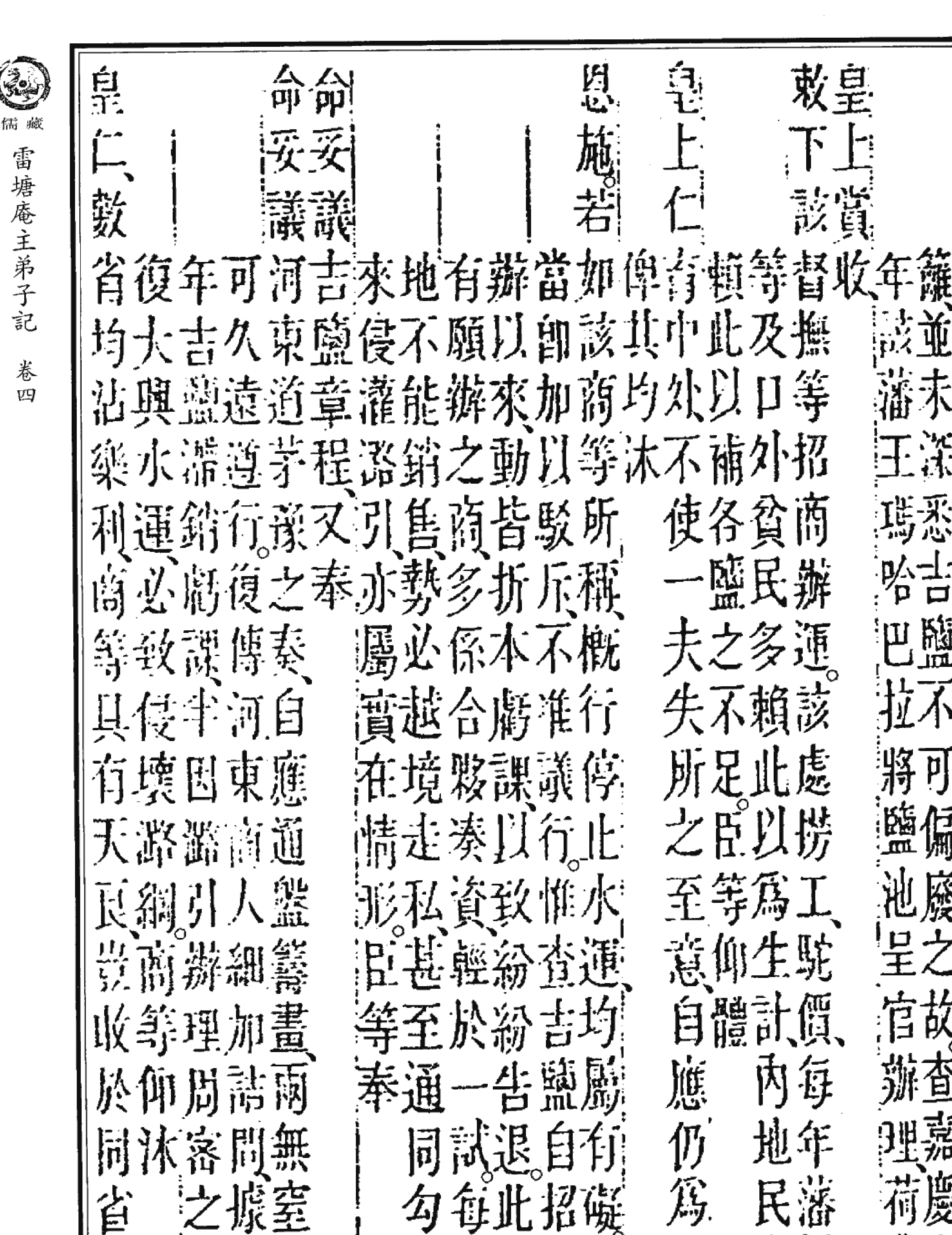
命　大人偕閣學文公孚往議之。　大人乃詢諸官吏商民，得其所以不能銷之故，以爲能銷之弊更

甚於不銷、國帑固宜有著、而民累官累商累三者一有不善、即不能持久。蒙古部落固不可使之擴鹽以富強、而近二十年恃鹽爲生之蒙漢數萬人亦不可使之一旦失利。乃請以蒙古鹽課六萬餘兩加入河東課內、請以蒙古鹽所侵之地爲解鹽引地、而蒙古鹽但准行至皇甫川爲止。部議准行。後部議復以吉蘭泰鹽池賞還阿拉善王、於是官民商夷之累一洗而空矣。摺云、奏爲遵旨妥議吉蘭泰鹽務章程、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嘉慶十七年四月初十日、奉

旨吉蘭泰鹽務自招商承辦以來、屢經誤運虧課、辦理總未妥協、著文孚等就近察體情形、應如何領運行銷、行之久遠無弊、妥議章程具奏。欽此。臣等遞聯

聖訓指示周詳、得行遵循。馳抵晉省之後、細查案牘、循訪輿情、求其所以誤運虧課之由。緣晉省介休以南皆是河東引地、當年課歸地丁、馬君選在吉蘭泰興販無課之鹽、由黃河南下、既占遊引月衛淮綱、吉鹽暢銷、不計其數。自河東復商稽查嚴禁、吉鹽遂不能越渡黃河磧口、暢銷如前。且吉鹽原定引地、六十四廳州縣內、如太原、汾州等屬、出產土鹽、隨地輸稅。朔平等屬亦有鄂爾多斯、蘇尼特等處蒙古稅鹽、接濟。土蒙鹽賤、買食者多。吉鹽水陸三千餘里、路遠價昂、如遇雨多、土鹽歉產、頗可暢銷。如遇土鹽旺產、即為壅滯。察此情形、本不能遠定引額。乃十一年定議、每年吉引八萬七千五百道、正雜課銀六萬三千五百八十兩、引課皆屬過多、約計銷不及半。此數年來、商人賠累、課運虧課之原委也。上年因招商之人、不得已改為官運民銷之議。竊查官運不辦、辦於官銷、苟不能銷、愈運愈滯。若

因滯銷、兼顧課額、勢不得不分派州縣認引督銷。州縣若非虧挪倉庫、必致擾累閭閻。是能銷之弊更甚於不銷、種種格礙難行、斷難久遠無弊。臣等督同戶部郎中張業、南主事福克旌額機察等議、擬將吉引改為活數、儘銷儘徵、停止官運、仿歸商辦。正在查核酌辦間、旋准戶部咨到河東道茅豫條奏吉蘭泰鹽務一摺內、稱道以內地鹽斤現該豐產、奏請停止水運、自係該處足數民食、無需吉鹽協濟。推是吉鹽既經賞收、應如何辦理之處、未據確切聲明、殊難懸擬請行。敕交文孚等、就近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臣等當即札調河東道茅豫帶同總商數人來省、將伊奏請停止水運、其吉鹽究竟作何辦理之處、向其確切指問。據該道回稱、河東復商、每年課額各項不下六十餘萬兩、國帑所關甚鉅。若令官辦吉鹽、順流南下、滯於晉北、必使晉南、不數年間、潞引滯銷、商力必致疲乏。至吉鹽應如何領運、俾課項可以無虧、職道實無確見。隨派戶部司員傳商人王恒泰等查詢、所稱與該道相同。是該商等但知自護潞引藩



籲，並未深悉吉鹽不可偏廢之故。查嘉慶十一
年，該藩王瑪哈巴拉將鹽池呈官辦理，荷蒙
皇上賞收，
敕下該督撫等招商辦運。該處撈工、駝價，每年藩屬人
等及口外貧民多賴此以為生計，內地民人亦
賴此以補各鹽之不足。臣等仰體
皇上仁育中外，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自應仍為撈運，
俾其均沐
恩施。若如該商等所稱，概行停止水運，均屬有礙。臣等
當即加以駁斥，不准議行。惟查吉鹽自招商承
辦以來，動皆折本虧課，以致紛紛告退。此後縱
有願辦之商，多係合夥湊資，輕於一試，每遇引
地不能銷售，勢必越境走私，甚至通同勾結，將
來侵灌潞引，亦屬實在情形。臣等奉
命妥議吉鹽章程，又奉
命妥議河東道芧藔之奏，自應通盤籌畫，兩無窒礙，方
可久遠遵行。復傳河東商人細加詰問，據稱近
年吉鹽滯銷，虧課半因潞引辦理局咨之故。若
復大興水運，必致侵壞潞綱。商等仰沐
皇仁，數省均沾樂利，商等具有天良，豈敢收於同省民食

薄爲賑濟。今公同商議，如蒙停止吉鹽水運，情願仿照捐蘆之例，於河東額餘引張之外，再增添活引八萬七千五百道，自嘉慶十八年爲始。察看何處暢銷，趕緊配運。每年得課六萬三千五百八十餘兩，年清年款。如虧，願賠等語。臣等查吉鹽遠年滯銷，課不足額，今該商情願以潞引之有餘，補吉課之不足，尚屬可行。惟求停止水運一節，終於口外蒙古生計及內地民人口食均有未便。且吉鹽既經

賞收，仍應調劑行銷，以裕民食，方爲正辦。臣等復傳集山西藩司陳桂生、臬司錢臻、河東道茅豫，公同妥議。該司道等僉稱，查據舊案，嘉慶十一年侍郎英和等奏請吉蘭泰鹽船准至磧口起岸。十三年原任陝甘總督長齡等奏，吉鹽票運至河口而止，聽民販買，赴各處銷售。查河口至磧口相去十里，而磧口則切近河東引地，誠恐防範稍疎，致累潞綱引課。自應就此兩次奏案，酌中定地，示以限制。請於河口之南三百餘里皇甫川地方爲界，將磴口大使一員改爲皇甫川大使，移駐該處，專司稽查。所有吉鹽水販，只准至



皇甫川而止。其自磴口商運鹽船、仍照舊至河口起卸存倉。如此畧爲變通、潞鹽口鹽兩無妨礙。臣等即令將此酌定緣由、曉諭該商知悉。隨據該商等皆情願具呈、由該道申具印詳前來。查該道詳內所稱、該商等情願歲加活引完課六萬三千五百八十餘兩等語、核與原定吉鹽課額相符、而兩處鹽引亦皆並行不悖。臣等定稿後、送與撫臣衡齡閱看、意見亦屬相同、理合恭懇

皇上天恩俯准所請。如蒙

俞允、恭候

命下、即由河東鹽政咨部請領十八年活引、照例辦運至吉蘭泰引地。實因土鹽蒙鹽歉旺不常、未可限額行銷、致使商民並累、應請將吉引改爲活額、不必限以定數。俟此次十七年官運八萬餘引請完之後、十八年仍歸商辦。如銷若干引鹽即完若干引課、先課後鹽、隨運隨繳、無論引數多少、資本若干、皆聽商民自便。從此商民皆無擾累、

帑項不致有虧、蒙民不失生計、潞淮均無侵越、似可

行之久遠無弊。所有應行章程，擬分八條，另片恭呈

御覽。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訓示施行。謹奏。　五月，復奉

旨馳往河南審辦河南林縣控案畢。六月十九日竣事，七月初二日回京。　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本年許兆椿督運到京，朕於召對時見其精神較差。伊年近七旬，漕運總督管理七省漕糧事務繁劇，恐照料未能周密。漕運總督員缺，著阮元補授。其所遺工部右侍郎員缺，即著許兆椿調補。阮元俟九月初前來張三營接駕請訓後，再赴新任。欽此。　二十



日、將纂辦粗畢之儒林傳稿本交付　國史館、其文苑傳創稿未就。擬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日師、四日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謬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弃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敍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儒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

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僞。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
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家宋初名臣皆敦
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
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
分爲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
而闇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啟後、在於金華。
洎乎河東姚江、門戸分歧、遞興遞滅、然究不出
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
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
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
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
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
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
朝
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
義實之。
聖學所指、海内嚮風、
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
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
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僞得真、高愈應撝

譏彈、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

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闇然自修。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但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聞、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閑、便於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熊賜履、湯斌、陸隴其等、已入大臣傳、茲不載。

爲。　九月初五日、張三營請

訓。　十三日、馳抵天津、接印任事。　先是七月、蒙

上諭及所撰經籍纂詁一書、至是表進之。　十一月、督

催空漕回至淮安。　十二月、赴海州閱兵、宿雲

臺山下。

十八年癸酉、五十歲。

正月、奏赴揚州瓜洲一帶迎盤新漕船、并催督

渡江。　議仿杭州靈隱、添設焦山書藏。見二集。

二月、微山湖水淺不敷濟運、條奏請加隄閘一

丈二尺爲一丈四尺。奉

旨議行。

摺畧云、臣查徹湖水紬、年復一年、終非長策、所
以然者、一則湖底節次淤高、一則邳宿用水太
費、一則上年兩水太短也。臣愚以爲湖身之受
淤已重、則湖面之儲水宜加。查徹湖收水向以
一丈爲度、乾隆三十年前閘臣楊錫紋以一丈
不足濟運、奏請添設石漕閘扳、加收二尺、共收
水一丈二尺。在當時原足敷用、嗣緣晢豐等處
漫溢、黄水入湖、遂致逐漸受淤、惟其湖邊湖底
逐漸受淤、是以水面愈窄、收水愈少。今之一尺
僅可敵當時之七八寸。加以徹湖水至七尺、以
下實與運河河面相平、是湖隄僅高五尺、可放
之水實祗四尺內外。而司閘各官尚沿一丈二
尺之舊例、苟逾定誌、不得不任其漫越減洩。故
兩水多寡、歲育盈處、秋夏盛淤不乏、一丈二尺
以上之水、而總限於五尺之隄、未能預先儲蓄。
夫水至短紬之時、涓滴皆可寶貴、若限於定誌、
使有用之水、棄之無用之地、不能儲之於待用
之時、甚爲可借。臣愚昧之見、應於湖日閘仿照
前漕臣楊錫紋所奏、増高石漕閘扳一二尺。其
沿接運河各隄岸、無論石工土工、凡地勢低薄

者並一律加高閘以湖面加高之尺寸抵算湖底受淤之尺寸。俾盛漲時多收一二尺積水、以符乾隆三四十年間積水尺寸、不特暢濟重運、兼可浮送回空、不但足灌東河、兼可遠濟邳宿。但能一歲有餘、即可數年不絀。與其臨渴掘井、何如未雨綢繆。　三月二十五日、

賜養心殿記墨刻、奏摺謝奏。

硃批、頌不忘規、立言有體。欽此。　五月十四日、山東臨清運河淺阻、奏

旨赶往臨清辦理、旋即到臨清督挖通行。仍回江南韓庄督催重運。到臨清時、親驗淤灘無多、河工不肯多出夫、因派糧船上水手若干人、會同河夫挑挖、兩日即通。河工之官束手誤事如此者甚多。　九月、督運空

船至德州。知京師豫東邪教作亂，遣員齎摺入
京，恭請
聖安。時漕標兵遠，不濟急，慮邪賊來斷運道，乃令船出
壯丁五名，副丁三名，共八名，在臨清造鐵矛頭
數千，分授各幫，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相
保護而行。是時各軍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
在糧船者甚衆，皆恃此連絡接應保護，整肅而
行。濟寧、東昌等處兵丁僅能嬰城自守，邪徒時
時渡運河而東，中夜驚吡，賴壯丁聚禦，聲勢壯
盛，不至駭亂。又調漕兵四百名赴豐碭防禦，調

漕標海州營兵三百名迎至濟寧護漕、調鹽城營兵來淮安貼防、調淮安兵赴高家堰協防。及全漕已入邳州、又以護漕兵三百往徐州助總督百公爲城守。冬末、豫東賊平、各兵始各歸營。

口奏捐銀一萬兩助軍需公用、奉

諭、卿久沐國恩、理應報效、徑交藩庫備用、仍報知戶部。

欽此。常生案、是時河督鹽政布按各有報効、總歸入百總制報効摺內拜發。百公來邀大人、大人曰、我自

奏耳。

十九年甲戌、五十一歲。

二月、微山湖水竭、駱馬湖亦無蓄水、重運將不

能行。奉
旨與吳公璥會議、給事中吳邦慶條奏。摺畧云、查本年微湖瀦竭、全賴
汶水濟運、則一線經流、涓滴皆可寶貴、自應極
力籌算、以收得尺得寸之益。今該給事中所奏
均爲撙節汶水起見、如原奏啟放汶壩之前、先
將開河閘加板嚴閉、然後啟放大壩、俾水勢擡
高、全行南下。俟頭進行抵濟寧、再行啟放閘河
等閘一節。臣吳璥前奏奉
旨查勘微山湖摺內、卽經陳明、俟啟放汶壩時、將南旺
分水口以北十里閘河兩閘下板堅閉、逼令汶
水併力南趨。奏蒙
聖鑒在案、併於前過淮安時告知臣阮元、意見相同。今
該給事中所奏卽係如此辦法。又原奏汶河啟
壩、俟頭進三十餘幫、大半停泊宿遷等處、再行
啟放汶壩、可無涓滴虛糜一節。查邳州閘水既
賴汶源接濟、則汶壩誠不可早開、反致多洩。自
應如該給事中所奏辦理。俟宿遷等處頭進灘
船積有大半、加以河口各項驗船共已積頭船一

千餘隻之多、先用江南之水提上灘流等閘、層層閘啓閉。直到必須用汶水接濟之處、再由南河咨會東省啓壩放水。俟汶水水頭流入邳州、相機啓閉、誠無涓滴虛糜之慮、似進實速矣。又原奏江境沙淺膠舟、應預築草壩以資挐托一節。詢之河臣黎世序、稱須鋪水後察看水勢、方可築做。若預做、難期得力。臣等查邳宿塘寬闊少向年水大之時、猶藉草壩代閘蓄水刷沙。今年水細異常、尤不得不照向年辦理。上年督臣百齡等辦攔河大閘及各小壩數十處之多、今年自應查照趕辦、有增無減。應俟鋪水之時趕築完備之後、再令頭幫糧船過壩挨行、則各船糧米庶無擱淺拔弓破裂漫溼之患矣。其另片所奏山東漕船無多、暫在分水以北停候、俟啓放開河閘時、在南糧頭進前行走之處、亦應如所奏辦理。臣阮元即行山東糧道遵辦所有臣等遵

旨會議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覆奏。三月二十二日、

奉

上諭、先福著補授陝甘總督、江西巡撫員缺著阮元補授、漕運總督員缺著桂芳補授。桂芳差竣後、先行接印任事、押送漕船尾幫抵通、就近來京謝恩。阮元交代後卽赴新任。先福俟阮元接印、再行來京謝恩。欽此。四月十九日、奏瓜洲江邊江神、風神二廟靈應最著。兩年以來回空重運一萬六千餘船、無一船漂失虧米者、乞

御賜扁額。奉

諭、汝卽代朕書恬波利涉、縣掛殿額。欽此。立糧船盤糧尺算法、須行各省、並刻石嵌漕院壁間。向

來漕運總督應盤算者共五千艘、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營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

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内亦但載總漕親率善算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大人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即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層，即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曉也。即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

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之數、即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撻省一半、簡便易曉。凡船到淮安、 大人親爲量算之、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營衛軍吏皆不敢欺矣。 新任漕督桂芳在楚病故、補放李鴻賓接印。 七月初七日、臺莊册次卸事交印、由淮安至揚州展 墓祭 家廟。渡江、由金陵陸路至蕪湖、池州、安慶、復乘船至九江、陸行入南昌省。 八月初四日、接江西撫印。 九月十一日、據進賢縣稟、拏獲謀逆奸匪、究出首夥



姓名、奏明、帶同臬司前往查辦。摺畧云：奏爲拏獲謀逆奸匪、究出首夥姓名、親赴督辦緣由、恭摺奏

聞事。竊照江西向有邪教會匪，仰蒙

硃諭、命臣實力整飭。臣愚竊思摘奸發伏，必以力辦保甲爲先務，是以於抵任後、即飭屬認眞編查。保甲使匪徒無從潛跡，並經節次諄飭去後。茲據進賢縣知縣王泉之稟稱，該縣於九月初三日赴鄉親編保甲，在鍾陵橋地方查獲形跡可疑之人，逐細嚴究。據供名邸添澤，係餘干縣人，不日趺，箬營生、曾聽從餘干源頭村居住之朱毛俚又名朱萬邦，僞封四品官職。朱毛俚有父朱目，係算命生理。朱毛俚從幼引父在街算命，今年二十餘歲，現往福建浦城未回。併供出金谿縣人胡秉耀、郎胡國輝、餘干縣人楊曾成之子楊惠太、絜東山、彭海山、都昌老楊振吉、及在東餘交界白鶴寺居注②之僧滌明即彭中彩，均從朱毛俚處受封將軍、都御史等項僞職。并有陽時貴、羅錦春、張師傅、張老俚、歐陽接宗等，聽從入夥。凡入夥之人均幫給銀錢，以得受龍文憑

票僞據等語。當在該匪身邊一搜出編造謠詞二紙、刊刻龍文憑票八紙、木戳一個。查驗印文不成篆體、據稱均係朱毛俚付給該犯、亦不知所刻何字。隨即馳赴白鶴寺拏獲僧滌明、郎彭中彤一名、訊供受封一品。餘供與邱泰澤約畧相同。當將該二犯收禁、一面親赴餘干縣拏獲首夥各犯、合即馳稟等情。臣接閱之下、不勝髮指憤恨。查朱毛俚等膽敢於

光天化日之下糾衆謀逆、實屬罪大惡極、其夥黨必不止邱泰澤所供數人。即現在朱毛俚等前往福建浦城、亦恐未盡確實、難保非潛匿本籍、及附近各處。而各犯既先在餘干縣煽惑、起自何時、有無造作器械及窩藏之地、必須嚴速查究、立時擒捕、以期盡拔根株。臣即通行本省地方文武實力搜拏、一面由省起程、帶同臬司恒敏馳往餘干等處、親行督辦。并先提已獲之犯、再行細審實在夥黨情形。一面派撥幹員、星速前往浦城縣嚴密偵緝首逆朱毛俚務獲、并飛咨福建省一體查拏外。合將親赴督辦緣由先行恭摺由驛奏



聞。謹將憑票諭帖印模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十三日抵餘干、次第拏獲各犯。三十日

定案、由驛馳奏、回省。摺云、奏爲拏獲逆案主謀夥要各犯、先行審明辦理、恭摺奏

聞事。竊照進賢縣知縣王泉之等稟報、緝獲餘干縣奸匪邱添澤等九名、并於邱添澤身上搜出龍文憑票及木戳、謌諭、查有不法字跡。究出首逆朱文毛俚爲封職官、謀爲不軌、及朱毛俚已先往福建浦城地方躲避等情。經臣將獲犯姓名及帶同臬司恒敏親赴餘干等處督辦緣由、恭摺馳奏。一面飛咨閩省、並委員星赴浦城縣追捕。復思該首逆朱毛俚潛藏本省、分飭地方文武合力嚴密搜緝。并遴派員弁、改裝易服、設法購綫務獲首夥各犯、不使稍有滲漏。臣暨臬司驗訊餘干縣察看居民寧謐。并據派出員弁與地方官續獲夥犯四十六名、起獲憑票板片二塊、僞職札付四紙。撫州營都司滿承功又首先訪出主

謀要犯胡秉耀蹤跡。會同臨川縣知縣泰沆等將該犯拏獲、取出逆書一本。臣與臬司將已獲各之犯隨到隨審、嚴究首逆朱毛俚藏匿處所、各犯或仍指前往福建浦城等處、或稱已回江西本省、究無實在下落。其獲犯內楊會城、楊時貴、楊惠木、羅錦春四名、係卯泰澤仇訟誣扳、查明案證確鑿、當卽省釋。此外共計實在緊要各犯五十二名、悉係分投修職、及得過龍文憑票。復督同臬司暨委員等連日隔別研鞫。緣胡秉耀籍隸臨川縣、測字營生、曾在餘干龍潭庵居住。與餘干縣人朱毛俚、楊易郎楊易龍、盧勝輝郎盧齊勝、卯泰澤素好、均係無賴匪徒。嘉慶十八年八月間、胡秉耀於過路荒貨担上、買得殘書一本、內有陣圖及悖逆俚語。是月十三日、胡秉耀至卯泰澤所住之積善禪林、適遇楊易、盧勝輝在彼、談及前書、取出觀看、並自誇解得書內陣圖。如得有稱名號名之人、便可用兵圖取富貴。楊易隨以朱毛俚素不讀書、能通文理、且與前明同姓、何不令其假托後裔、共相扶助。盧勝煇、卯泰澤亦從而附和。當邀朱毛俚同見、朱毛



俚聞言狂惑、郎自任不疑、同向神前跌筶卜問
又得吉兆。朗秉耀等遂推朱毛俚為主、改名天
龍、表字萬邦。於十五日共赴積善禪林、向朱毛
俚跪拜稱臣。胡秉耀取逆書內天下原有小安
土、及國之小朝衛顯、是二語、稱為後明小朝年
號。並以舉事必得多人。又詭稱逆書出於仙授、
指朱毛俚為未來佛轉生、治世。邀得趙樊冊郎
趙屺入糉、盧勝輝亦邀張師傅、僧滌明郎彭定
國③入黟。朱毛俚先後偽封胡秉耀、邱泰潛為平
肩王、楊易為兵部侍駕王、盧勝輝為鎮國大將
軍、張師傅為都御史保駕將軍、僧滌明為太子
太保、禮部侍郎、趙樊冊為將軍。胡秉耀等自備
黄、續布紙、互改表字、填寫各八官職、札付胡秉
耀。又令盧勝輝轉覓知情之王良魁、刑刻龍文
憑、票、於板片內刻後明年字樣、詭言天下將有
刀兵、錢人聽閒。凡聽信之人出錢、先領此項憑
票、郎算入糉、際時可免[illegible]劉。如能轉糾出力再
行封肖給札。其札付門並以同糉之犯為保引
之人。朱毛俚復欲刻九頭鄉子印一類、因王良
慰不能刻造、倘未置游。嗣朗秉耀又邀得張秀

王、程嶙騰、舒勝得三名。盧勝輝又邀得楊振吉
郎都昌老、彭海山、趙倫、俚、陳熿山、歐陽接宗五
名。楊易又邀得陳世波、程東孔、江燕山、王思班
四名。卯泰澤又邀得張老俚一名。其趙雙辦亦
轉邀黃振國、江化龍、鄒東山、趙非組四名。張師
傳轉邀朱盛華、于登仕、張學謙、章振幅四名。僧
滌明轉邀胡定邦一名。張秀玉轉邀吳秉中、張
蘭玉二名。楊振吉轉邀鄭登榜、楊幅組、楊席珍
三名。彭海山轉邀潘惠俚、劉三俚、劉嗣幼三名。
陳世波轉邀楊元標一名。程東升轉邀張學明
一名。黃振國轉邀黃瑞騰、黃振朝、鄭志達、鄭顯
達、鄭旭遠五名。江化龍轉邀江席珍、江發龍、江
廷珍三名。江東山轉邀程應泰、吳位與二名。朱
盛華轉邀徐秋桂、徐冬桂二名。此內張秀玉、楊
振吉、彭海山、陳世波、程東升、黃振國、江化龍、鄒
東山、朱盛華因轉糾有人、與刻板出力之王良
魁、亦先後受有僞職、給有札付。其程麟祥等未
曾轉糾、傑得、龍文憑票、未受僞職。此外供出未
獲之曾化龍、張茂泰、張愛龍、白雲奇、金海山、何
石俚、程致泰、羅梯蘭、羅克仁、金成才、吳佩因、吳



達遠、廖懷烟、羅喜仁、羅克章羅禾雀子羅幅周、趙官良、李來發等十九名、亦皆係拐秉燿及趙雙舟等所邀。本年八月初三日、即泰澤赴進賢縣鍾陵橋地方、翁圖轉糾、即經進賢縣知縣王泉之將卯泰澤盤獲、搜得憑票歌謠、究出首夥姓名。又續獲倡滌明等、各供朱毛俚。先起崙城錄供稟報、茲先後拏獲緊要各犯、隔別研訊、據供前情不諱。臣以胡秉耀等既同得有逆書、圖謀不軌、自十八年至今已及一載、所糾人數斷不止七十餘人、亦必造有不法器械及寫藏地方、其逆書或實有傳授之人、嚴加究詰。據胡秉耀、楊易、盧勝輝、卯泰澤僉供、商同謀逆、雖有一載、因知犯法的事、若非平素交好、不敢向糾是以止有七十餘人。應用器械原想將來起事時向營汛搶取、故並未製備。逆書果有傳授之人及此外尚有夥黨與寫藏之家、伊等已身犯重罪、何肯代人隱瞞。其張秀玉等亦稱伊等既聞朱毛俚係轉生之佛、又見逆書內有禍亂之語、是以被惑聽從。臣復以卯泰澤所得朱毛俚木戳、篆文與歌謠語句作何解說、該犯供稱木戳

係給爲記認、歌謠二紙內中一紙知係逆詞、一紙不知作何解說。復將各犯逐加刑夾、俱各矢口不移、似無遁飾。吊查朱姓族譜、朱毛俚始祖朱彌鄒、宋時由鄱陽遷居餘干縣之後港、元明以來、世代土農、支派井然、所稱前明後裔出於誣揑、更屬明確。查律載：凡謀反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又律載：凡謀叛不分首從皆斬、謀而未行、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胡秉耀藉得逆書、圖謀不軌、楊易引出朱毛俚推戴盧勝輝、邱丕澤其謀助逆、均屬罪大惡極。胡秉耀、楊易、盧勝輝、邱丕澤合依謀反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趙雙舟、張師傳、僧濟明、張秀、王楊振吉、彭海山、陳世波、程東升、黃振國、江化龍、鄒東山、朱盛華、甘受僞封且糾人數、即與謀叛已行無異。王艮魁受僞封、代刻龍文板片、厥罪維均。應俱照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以上各犯情罪重大、均應亟正刑誅。臣於審明後即恭請

王命、飭委臬司恒敏、饒州營參將那郎阿監視、押赴市曹分別凌遲處斬、仍將各犯首級傳示不犯事

及各原籍、以昭炯戒。犯屬逆產應緣坐入官確查。另辦程、龔祥、舒盛德、趙倫俚、陳熿山、歐陽拄宗、江燕山、王思班、張老俚、趙旺組、于登仕、張學謙、章振幅、胡定那、吳秉中、張蘭玉、鄭登榜、楊愊組、楊席珍、潘惠俚、劉三俚、劉嗣幼、楊應標、張學明、黃瑞騰、黃振朝、鄭志達、鄭顯達、鄭旭達、江席珍、江發龍、江廷珍、程應泰、吳位興、徐秋桂、徐冬桂等三十五犯、明知叛情、聽從得受憑票、第未受職科人、應照謀叛未行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律、各杖一百、僉妻流徙烏喇地方、給披甲人為、奴。各犯、保甲人等失察、查明分別治罪。楊爵成、楊時貴、羅錦春、楊惠未訊、係誣扳、應請免議。積善禪林、龍潭庵經臬司恒敏親赴搜查、並無違悖之物、但既經匪徒托跡、並應拆毀、以杜逋藪。悉票同板片、木戳、銷毀。此案失察官員、臣另摺嚴行叅奏。至朱毛俚係案內首逆、為

覆載所不容、現在尚稽顯戮、臣實不勝憤懣悚慄。仍嚴督印委員弁、懸立重賞、設法購線認定。在於本省境內、無論關津要隘、山鄉僻壤、窮搜力捕、不得因有先往福建之說、稍有歧念。並分咨附

近各省、一體查緝、務期克日必獲、盡法處治、以伸

國憲而快人心。究出在逃夥犯曾化龍等十九名之外、並恐別有轉糾、亦應一併實力嚴拏、以絕根株。除全案供招咨部、將起獲編造逆書一本、與未及私繳之偽職札付四件、咨送軍機處外、所有審辦緣由、謹恭摺由驛具奏。並繕主謀逆犯胡秉耀等供詞、敬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再臣拜摺後、即同臬司先後回省、合併陳明。謹

奏。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阮元奏拏獲逆案主謀夥要各犯、先行審明辦理一摺。此逆案匪胡秉耀買得殘書一本、內有陣圖及悖逆俚語、即向逆夥邱泰深、楊易、盧勝輝誇稱解得書內陣圖、如得有為首起事之人、便可圖取富貴。楊

易瞦以朱毛俚可以假托前明後裔。朱毛俚闆邀自任不疑。遂其赴積善禪林、同謀爲逆、取逆書內俚詞稱爲後明晏朝年號、僞封胡秉耀等官職。輾轉糾約入夥、給與僞札。該逆等踐土食毛、胆敢性同梟獍、自外生成、實屬罪大惡極。阮元到任未久、即能飭屬於各地方編查保甲嚴密、遂將鉅案立時發覺、辦理迅速、實屬可嘉。阮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戴花翎、即發去花翎一枝、白玉翎管一個。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各省承平日久、奸匪潛生、全在地方大吏飭屬認眞查察、除莠即所以安良。上年林淸一

案、其倡爲謀逆已經數歲、如直隸總督、順天府尹等於該逆等未經舉事之先、早能如此次之訪聞捕獲、人數不多、豈不甚易。乃經歷年所、如聾如瞶。及至釀成巨逆、毗連三省、罹於刑誅兵革者、爲禍甚烈、實皆該大吏等因循怠玩、貽誤所致。各該督撫具有天良、能不引以爲鑒耶。案内胡秉燿等十七名業經分別凌遲斬决辦理。惟程麟祥等三十五犯定擬發遣爲奴、尚屬輕縱、著改爲絞監候、入於明年秋審情實。該撫即將各犯分交各府監禁、不准與外人交接通信。如稍不安靜、卽行正法。至朱毛俚一犯、尤爲此案罪

魁、必應即時拏獲處以極刑、以快人心而伸國法。著兩江、湖廣、閩浙各總督、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各巡撫一體飭屬查拏。如於何省拏獲、即由該督撫訊取供詞、由四百里具奏、一面即於該省正法。各該督撫皆當視朱毛俚一犯在伊境內藏匿、飭屬認真嚴密訪拏、務在必獲、不得以現在已飭鄰省查拏、彼此恃有委卸、稍爲鬆勁。如阮元能於江西境內拏獲、仍當給與議敘。其餘曾化龍等十九犯拏獲後、如訊係倡謀、推奉朱毛俚爲首之犯、即凌遲處死。如得受僞封官職、並糾約人衆者、即斬立決。倘明知

叛情、聽從得受憑票、並未受職糾人者、擬絞監後、入於明年秋審情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又奉

上諭、阮元奏特參失察逆犯朱毛俚等之文武員弁並將首先舉發之知縣據實保奏一摺。餘干縣知縣史善長、餘干汛外委黄鳳均著革職、留於該省協緝、勒限三個月、將首逆朱毛俚拏獲、免其治罪。倘限滿無獲、即著發往新疆効力贖罪。進賢縣知縣王泉之挨查保甲、究出鄰縣謀逆夥犯、又續獲要犯多名、緝捕認真。該員先因拏獲担匪出力、以知州陞用、著加恩以直隸州知州遇缺即補、以示鼓勵。欽此。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校記

①家：當作「焉」，見《揅經室一集》卷二《儒林傳序》原文。

②居注：當作「居住」。

③彭定國：本條上文作「彭中彩」。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五

男福續編

嘉慶十九年甲戌、五十一歲。

冬十一月十七日、具奏結會傳徒匪犯、陸續拏獲鍾錦瀧等、審明定擬。二十三日、奏覆星子等十一縣被旱被水晚禾歉收、懇
恩將未完錢漕分別緩徵。奉
旨准行。又奏、朱毛俚案內未獲各逸犯、陸續拏獲、歸案辦理。二十八日、據南安府稟稱、訪聞崇義縣義安墟有匪徒鍾體剛等糾衆結天地會、奉前十六年湖北逆犯馬朝柱爲祖師、飭委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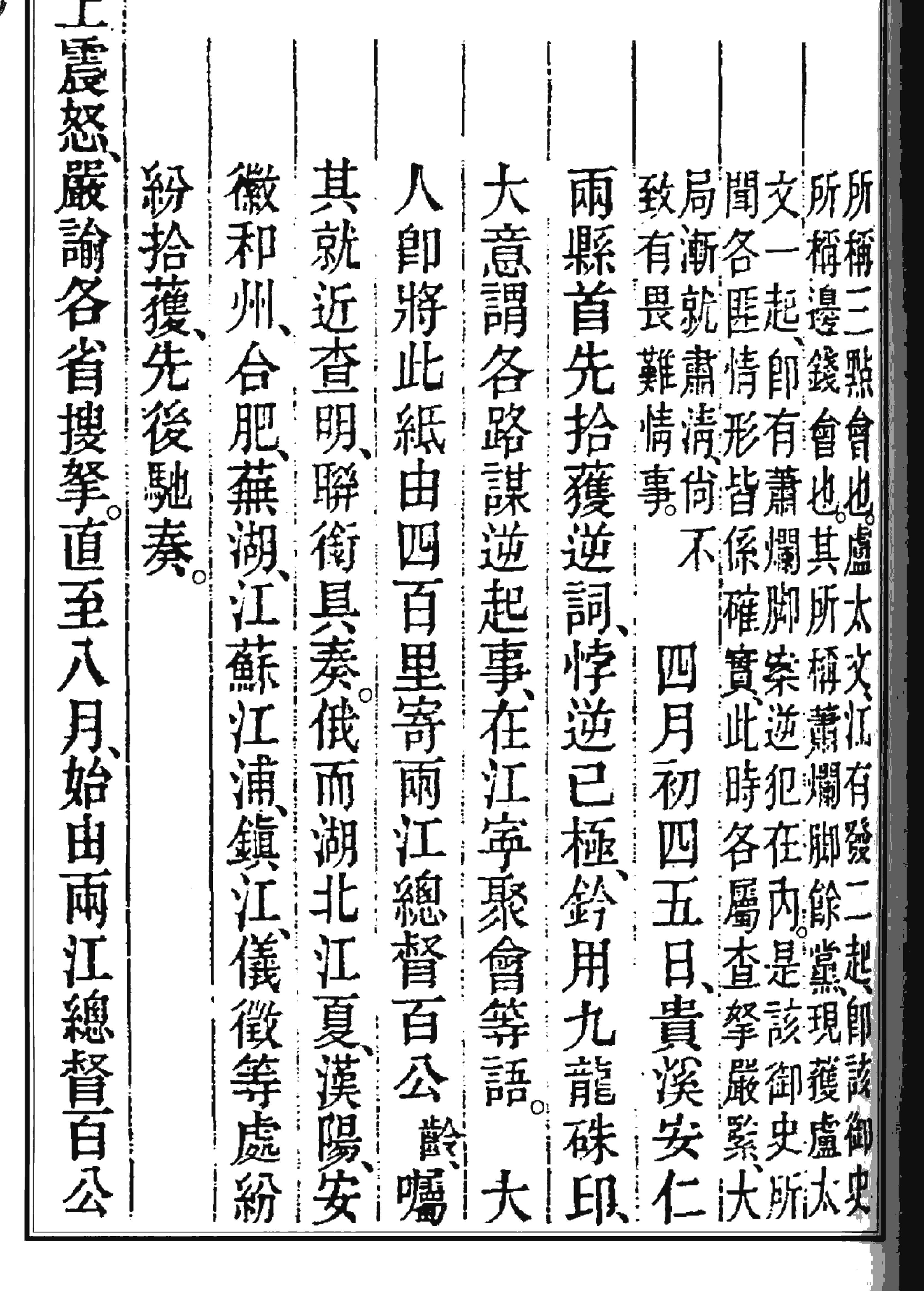
前往督辦。是年江南旱歲大歉、民甚飢、大吏分府辦煮賑之事、大人首捐銀二千兩爲揚州之倡。

二十年乙亥、五十二歲。

正月初八日、蒙
恩賞到福字、並鹿肉麅肉山雞一分。十七日、具奏獲進賢縣結盟扭匪曾文彩等。二月十二日、審明會匪鍾體剛等二十三名、分别辦理。十四日、奉
上諭、御史熊墀奏風聞江西會匪、請飭查辦一摺。江西

一省界連楚粤，山谿錯雜。據該御史奏，南安、贛州一帶現有三點、邊錢各會匪徒，其毗連進賢之南昌、餘干等處，又有担匪、蕭爛脚餘黨，日爲乞丐，夜爲盜賊，與捕役交通，索錢勒贖，均爲地方之害。著阮元嚴飭所屬，認真緝拏，無生畏難之見，務令奸宄斂戢，善良得安，以期綏靖閭閻爲要。再該省朱毛俚謀逆一案，雖經立時查出，搜捕黨惡多名，但逆首朱毛俚至今未獲，著即上緊訪拏，務期弋獲，以淨根株。其崇義會匪鍾體剛一案，前據阮元奏派臬司恒敏前往查辦，現在是否將首夥各犯悉數捕獲，解至省城，並著該

撫迅速審明、定擬具奏。該御史摺著發給閲看、將此
諭令知之。欽此。覆奏摺畧云、查江西南贛二府界連
閩廣湖南、向有匪類結會傳徒。其南
昌府屬之進賢、撫州府屬之東鄉、金谿及饒州
府屬之餘干各縣亦時有無賴賊匪結盟拜把
行竊勒詐、名爲担匪、歷經懲辦未盡悛革。臣思
發奸摘伏、以力行保甲爲先務。上年莅任後、即
諄飭各屬嚴密緝查。當將餘干縣逆夥胡秉耀
等、贛州府龍南縣會匪鍾錦瀧等、進賢縣担匪
曾文彩等、南安府崇義縣會匪鍾體剛等、贛州
府長寧縣會匪郭秀峯、江有發等共犯二百數
十名、次第破獲。除胡秉耀、鍾錦瀧、曾文彩三起
經臣先後奏結外、其崇義縣鍾體剛糾結添弟
會一起、派委臬司恒敏馳赴督拏、將鍾體剛在
廣東南雄州地方拏回。亦經臣將拏獲審擬緣
由、兩次奏陳
聖鑒在案。所有續獲會匪郭秀峯、担匪盧太文、江有發
三起、現俱飭行臬司提至省城、俟審明再爲分
別奏咨辦理。以上各案鍾錦瀧一起、即該御史



所稱三點會也。盧太文、江有發二起、即該御史所稱邊錢會也。其所稱蕭爛腳餘黨現獲盧太文一起、即有蕭爛腳案逆犯在內。是該御史所聞各匪情形皆係確實。此時各屬查拏嚴緊、大局漸就肅清、尚不致有畏難情事。　四月初四五日、貴溪安仁兩縣首先拾獲逆詞、悖逆已極、鈐用九龍硃印、大意謂各路謀逆起事、在江寧聚會等語。　大人即將此紙由四百里寄兩江總督百公齡囑其就近查明、聯銜具奏。俄而湖北江夏、漢陽、安徽和州、合肥、蕪湖、江蘇江浦、鎮江、儀徵等處紛紛拾獲、先後馳奏。

上震怒、嚴諭各省搜拏。直至八月、始由兩江總督百公

在江寧和州破獲逆犯方榮陞等、審係邪教黨羽、謀以虛詞煽惑滋事、皆在金陵正法。又奏覆饒州匿名揭帖朱宋米藏匿朱毛俚一案、實係誣陷。又片奏近來刁險之徒乘官拏逆犯嚴緊之時、每每藉端害其平日有仇之人。即如黄安遠被周照之誣害、李茂林被吳化龍誣害、俞明俚被李占鰲扳害、皆已審明治罪、使良善不致拖累。奉

上諭、此係必有之事、隨時審結、勿憚小煩勞、故縱大逆犯。勉之、密查毋忽。欽此。七月十二日、奏拏獲齋匪

蔣先鍬等辦理。按齋匪始則喫齋祈福、繼則藉此傳徒斂錢。其中半係手藝營生之人、向皆稱爲齋匪。其教以普字取名、有五戒、及一步至十步名目、并經卷等項。江西自乾隆四十八年吳子祥案、至嘉慶十九年張起坤案、共奏辦過七次、餘黨雖多、但日久教亦少行。朱逆案內謀首盧勝輝即係老齋匪、盧勝輝知齋匪騙不動人、乃覓出朱毛俚推奉比喫齋傳徒、弟兄拜會、俟人衆後再圖滋事、更爲直捷。是以朱逆案匪以封官等事騙誘、無傳徒拜弟兄之事、始意不過

騙誘、繼而日久人衆、即有欲罷不能之勢、辦理須多用兵力矣。二十二日、蒙

恩賞

欽定平定臺灣、廓爾喀紀畧各一分。

二十一年丙子、五十三歲。

正月初四日、奏拏獲瀘溪縣天地會匪黨。摺畧云、瀘溪縣訪聞南鄉藻坪地方有閩省匪徒潛相勾結、并散布刀兵流言。該處生員丁敬、林元英等稱、聞知陶省三等與福建光澤縣李老五往還、傳言十二月二十八日福建河南江西三省均有刀兵、李老五自稱主帥、如肯給錢、李老五可給時號解救。但不知是惑衆騙錢、抑果謀爲不軌、求預防以救一生靈等語。該署縣朱倪隨密關光澤、新城二縣、一面會營漏夜馳抵藻坪、將陶

聞。此案事發之際，濾溪、新城、藁坪等處閭閻不無傳聞疑駭。旋因印委文武各員上緊獲犯究辦，在所佈作亂日期之前，民間皆已共見共聞，現在體訪民情，均極寧謐。

省三等拏獲，大概情形先恭摺奏

謹案：嘉慶十八年，三省邪教作亂之時，江西齋匪餘黨亦頗思煽惑滋事。十九年，河北邪教胥平，而江西人心尚有惶惑，甚至南昌省城貢院旁忽豎立悖逆黃旗，迄不獲豎旗之人。又訛言匪徒將於各官在黃亭拜龍牌時謀亂，是以冬至元旦皆加兵衛。大人到任後，心慮浮言不盡無因，商船之過餘干者頗聞流言，是以嚴查保甲，即首破餘干朱毛俚巨案。

此外舊案齋匪張起坤、陳爛脚等餘黨及天地會匪、担匪、如龍南縣鍾錦瀧等、進賢縣曾文彩等、崇義縣鍾體剛等、長寧縣郭秀峰等、瀘溪縣李老五等、先後破獲懲辦。二十一年去任時、大局肅清、邪敎全熄、民心始不惶惑矣。十七日、

蒙

賞福字、并鹿肉山雞。五月初九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二十五日、

恩賞

御製文二集兩函。閏六月十九日、調補河南巡撫時



新撫未至、仍留江西。秋、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成。按、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大人即奉
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　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按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　大人不以此刻本為善也。

七月、改建貢院號舍成。碑云、江西貢院在東湖之東、舍屋卑狹、士之試者、檐觸其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渟滔足。舍尾廁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羣資焉。且潦甚之年、其水浸入闈西場舍者、深輒及咫。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　國恩廣額、不加。錄遺才、猝增蘆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臥、雨不能蓋、一人請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士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之。於是擴買院東墻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東西場舊屋咸撤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

湖淤土、增培舍基、舍高而湖濱、蓋兩得之。舍屋之穢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為路。舍尾改造廁屋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甕井三十有二、以供汲飲。闢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棘墻外東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臥而遠疾癘、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為省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總之、非衆義之集、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勸、曷克藏事。經始于二十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省王少宰鼎暨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煥然、氣象聿新、不其禕與。今而後、文學道詣科名之盛、當更有翊乎　聖運者。爰諸紳士之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總工捐金名氏、而被之於碑。

按江西貢院落成之後、申嚴科場禁例。向來江西鄉試之年、士子房考頗有交通弊竇。　大人於夏間即出示通省加嚴、預為禁誡末云、如官吏士子必欲犯法、本部院亦惟有日礪白刃、以待蹈者。是秋　大人雖未及監臨去任、而鄉場內外肅清、門生吳其彥來主試、考拔

亦爲公明，士論稱爲清榜。嗣後科場風氣爲之一變。

諭修省城章江水關。案江西省城內近年每遇章江水高，即由水閘門灌入城內，先盈各湖，繼淹百花洲，再及貢院并沿湖居民，浸入街市。大人於貢院重修增高之後，親察水閘已壞，諭令重設兩層閘板，以爲重門之固。閘上兩翅用閘耳闗繩，以便啟閉。閘翅爲鋪戶所占之地，大人立飭拆之。又將正東玉帶溝疏通，以洩城內雨水。至於豫章溝，由城內委曲而出東南者，議者每議大加深濬。大人查城內地脈有里許高仰，即使大加深濬，雖收流通之益，恐傷地脈。且若章江水最高之時，則省北圍隄易破，破則水入賢士湖，必且倒灌入城。是玉帶、豫章兩溝雖修無益，總以固守閘門，以待啟閉爲操縱在人。諭飭甫定，即調中州。此後地方黃紳士等遵諭修成，至今城內少水患。

是月，大人將卸印時，拜疏爲廬山神請封列祀典，且祈永致作霖之應。奉

旨封溥福廣濟神號。福案、廬山舊不列於祀典、因是年夏旱、大人撰文祭禱之後、遂出雲降雨、農田普澤、故有是請。祭文失稿。　二十四日、自江西赴河南新任。　八月十七日、至開封府到任。　十一月十三日、補授湖廣總督、奉

旨陛見、再赴湖北新任。　十二月初一日到京、

名見五次、皆

賞克什。　初八日出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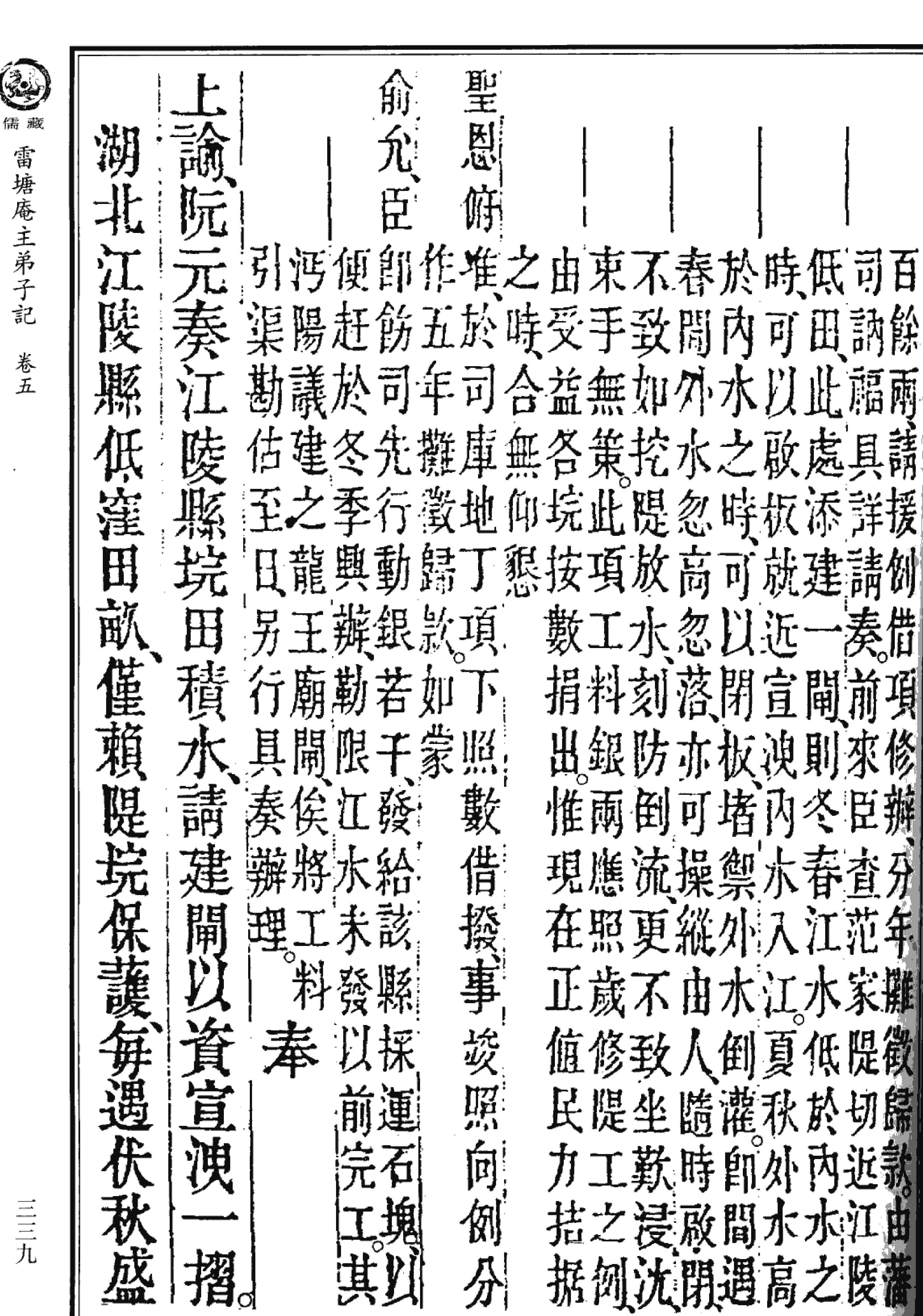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丁丑、五十四歲。

正月初一日、入楚境。　初八日、至漢陽。是日到任接印。　二月、閱荆州江窖、金洲等隄、著江隄

說。三月十五日、大兄以廕生引
見、授主事、分戶部行走。四月二十八日、
恩賞
御製因循疲玩論墨刻一分。五月十八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七月十一日、奏建江陵縣范家隄、

沔陽州龍王廟石閘。摺云、竊照湖北素稱澤國、而江陵、潛江、監利、沔陽四州縣低窪尤甚、且夾居江漢兩大水之間。一年之中、惟冬春數月之間內地高於外水、其餘各月皆外水高於內地、僅賴一線長隄及隄內各垸周環保護。每遇伏秋盛漲、一隄之破、串及多垸、水入釜底、不能復出。且縱使隄垸鞏固、外水幸不內侵、而上游荊門等處雨潦流停、內外所洪亦已無路外洩。嘉慶十二年前督臣汪志伊曾於沔陽州新隄臨江之處、奏建石閘一座、水

患落減。惟以數百里滙聚之潰水，而僅賴此寬廣九尺一閘門，屈曲引導，入江宣洩，尚不能暢速。年來四州縣被水之地積欠銀米，遞經奏奉
加恩除減，則蠲免之外，緩徵者已十萬有餘。若再因循不早設法經理，將來議緩不已而議減，議減不已而議蠲，雖我
皇上如天之仁，屢經
降旨飭令查明實在不能涸復田畝，奏請開豁。然
國家歲入有常，低田減免錢糧，以一年計之，不覺其多，合數年計之，則亦不爲少。農工
國賦，皆應兼計熟籌。臣今春閱兵北省，巡歷所至，目擊田在水中，據各該處士民紛紛攔輿呈訴，情詞甚爲苦切。因查有候選訓導喻炳籍近水鄉，熟悉水利，屢經前督撫臣委辦隄河事件，當即委令周歷查勘，會同州縣傳集各原呈士民商辦。茲據稟稱查得江陵縣之范家隄、沔陽州之龍王廟俱係近江地方，請於此二處各建石閘一座，並酌挑引渠引水入江。行據該管府州縣覆勘，實屬適中得宜。茲先據江陵縣將范家隄閘會同委員勘估，連挑渠其需銀二萬五千三



百餘兩，請援例借項修辦，分年攤徵歸款。由藩司訥福具詳請奏前來。臣查范家隄切近江陵低田，此處添建一閘，則冬春江水低於內水之時，可以啟板就近宣洩，內水入江。夏秋外水高於內水之時，可以閉板堵禦，外水倒灌。即間遇春間外水忽高忽落，亦可操縱由人，隨時啟閉，不致如挖隄放水，刻防倒流，更不致坐歎浸沈，束手無策。此項工料銀兩，應照歲修隄工之例，由受益各垸按數捐出。惟現在正值民力拮据之時，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於司庫地丁項下照數借撥，事竣照向例分作五年攤徵歸款。如蒙

俞允，臣即飭司先行動銀若干，發給該縣採運石塊，以便趕於冬季興辦，勒限江水未發以前完工。其沔陽議建之龍王廟閘，俟將工料引渠勘估至日，另行具奏辦理。奉

上諭：阮元奏江陵縣垸田積水，請建閘以資宣洩一摺。湖北江陵縣低窪田畝，僅賴隄垸保護，每遇伏秋盛

漲水入垸內、上游停潦下注、無路疏導。茲擇地添建閘座、俾資宣洩、於農田水利均有裨益。所有勘明江陵縣范家隄建造石閘並挑渠工程、估需銀二萬五千三百餘兩。准其先於司庫地丁項下照數借撥興辦、勒限完工、所借銀兩分作五年攤徵歸款。該部知道。欽此。　福謹案、江陵、沔陽二州縣建閘之處、皆

大人親到測看、知爲掣水最得力之處。摺中指陳利弊最切顯明。時有近閘居民以不建閘爲利、聚衆阻撓者、　大人既有定識、不爲所搖、將爲首出阻者親加重笞於江隄之上、其地始定。

大人去楚後、龍王廟閘亦成、士民公奉　大人長生祿位于廟中。蓋建閘洩水之後、數百里內水患大除矣。又接二十五年湖北沔陽閘成後、職員劉應鸞、閔黃金開秀等具稟來謝、畧云、沔陽地勢窪下、水潦頻年。仰蒙大人軫念民艱、臨隄審度、洞澈機宜、以龍王廟地處適中、俾建閘座、啟閉及時、較茅江口更覺暢達、萬民免沈溺之苦。遂躋仁宇、矢銜結於無窮。謹建舊祠酬恩慈於罔極。　八月二十四日、由武昌之湖南閱兵。　二十八日、衡州途次奉

旨調補兩廣總督。

九月，以白金二百兩屬澧州牧、慈利縣令添置九谿營阮公祠田。

十一日，謁南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游浯溪，有讀唐中興頌用黃文節詩韵詩。

十月初六日，陞任兩湖總督慶公保行抵永州。

初七日，交印，由永州取道廣西，馳赴新任。

十八日，大兄生子恩海，出嫡。

二十二日，至廣州，是日到任接印。

十二月初四日，命福娶德清許氏。前廣東布政司許公祖京孫女，兵部主事員外郎宗彦公女。兵部丙午科與大人同年，己未科進士，爲門生。

是日，往海口閱兵，登沙角礮臺閱水師，即乘水師提督之

兵船過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情形。二十三日、奏建大黃窖、大虎山二礮臺。摺略云、臣阮元此次徧閱內港內海各礮臺兵房、俱爲得力、足資控制。惟內港之大黃窖地方有大河一道、南通香山、東南通黃浦、虎門、潮漲時水深二十餘丈及十餘丈不等、爲各船之所必經。若由大黃窖直抵省城、即可不走省城東北之獵德。是僅建獵德礮臺而不建大黃窖礮臺、不足以嚴兩路門戶、且并獵德礮臺亦歸無用。臣阮元親自相度、大黃窖有小石山一座、上名龜岡、四面皆水、堪以添建礮臺一座。又獅子洋外大虎山、係中路外洋進口要道、大溜逼近山腳、遠處皆是淺沙、舊建橫檔鎮遠礮臺爲第一層門戶、若於大虎山腳添建礮臺一座、更成重門之勢。詢據文武各員弁及附近士民、衆論僉同。臣等現飭司委員分別勘估、勒限於來年正月興工、四月完工。所需工料銀兩、查照前督臣蔣攸銛原奏、在於商捐銀六

萬兩本款內動支，
事竣報部查核。
二十三年戊寅，五十五歲。
正月二十六日，
恩賞
御書福字、鹿肉、麅肉、山雞一分，並奉
硃批，書福錫卿，以迓春喜。欽此。　二月二十一日，
恩賞平定教匪紀畧一分。　是日，往閱惠州、潮州兵。
三月二十七日，回至廣州。　是日奏闔西貼防
兵丁，議改別營輪班派防，爲抽撥長駐。摺畧云，
竊照中
路校椅灣海口，距水師提臣駐劄之所，尚有二
十餘里，僅藉鎮遠、南山礮臺弁兵駐守，聲勢不

能聯絡。經前督臣蔣攸銛奏明於礮臺後面空闊之處建立兵房，輪派督標及陸路提標後征兵二百名，統以參遊都守，分上下半年貼防駐守。其兵房續經勘定建立閩西地方，工竣後即已派兵前往。惟查督標及陸路提標俱係陸路兵丁，以陸防防水，本不相習，且將弁各有操防事宜，貼防他處，於本任營務未免曠廢。而兵丁紛紛遠調，亦未免稍形跋涉，兼費口糧。前督臣原議原因添設專營，事涉更張，故從權爲此。臣思前項防兵，係屬必需，但輪派貼防，終非長策。若添設閩西專營，則一切均需創辦，於營制地面或有窒礙。今議但撥兵而不設營，所撥之兵，由陸路兵多事簡各營內通融抽改，所需俸餉器械俱就原營裁撥攜帶，較之貼防應需口糧尤爲節省。當與陸路提臣王兆夢面商，並與水師提臣李光顯往返商酌，內閩西地方應安兵一百名，領以把總、外委，並添設巡洋槳船。該處係水師提標中營汛地，應仍隸中營管轄。又大虎山礮臺應安兵八十名，領以千總。又焦門礮臺本有兵三十名，今應添兵二十名，領以外委，並添

設巡洋槳船。該二處俱係水師提標右營汛地、應仍隸右營管轄。統計其裁移兵二百名、仍符原貼防之數。其應添千總、把總、外委、查水師吳川營堪裁千總一員、陸路三江協堪裁把總一員、督標及陸路提標堪裁外委。各一員、與抽撥兵丁一體。此裁後補、書一造報。一轉移聞營制一切並無吏改、而要地有兵長駐、覩從前暫時派撥、似為經久直捷。

四月、新建大黃窖、大虎山礮臺成。謹案此時洋面無多盜、所以建礮臺添兵者、甫防嘆咭唎貨船之桀驁也。是以道光二年嘆夷狡欲回國、大人許以回國、復稟請勿設兵礮、過臺時實多疑懼。大人撫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云、廣州省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為內外適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適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礮臺。或曰、山前舊業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即昔人所以不於此

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彌漫、而沙厚積於遠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船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築臺周一百廿丈、高丈八尺、女墻三十六、神廟藥局兵房畢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對面有山逼而東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檔鎮遠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內新建獵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數十年後不有躍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後不有過此臺而自取敗者。又若山之內山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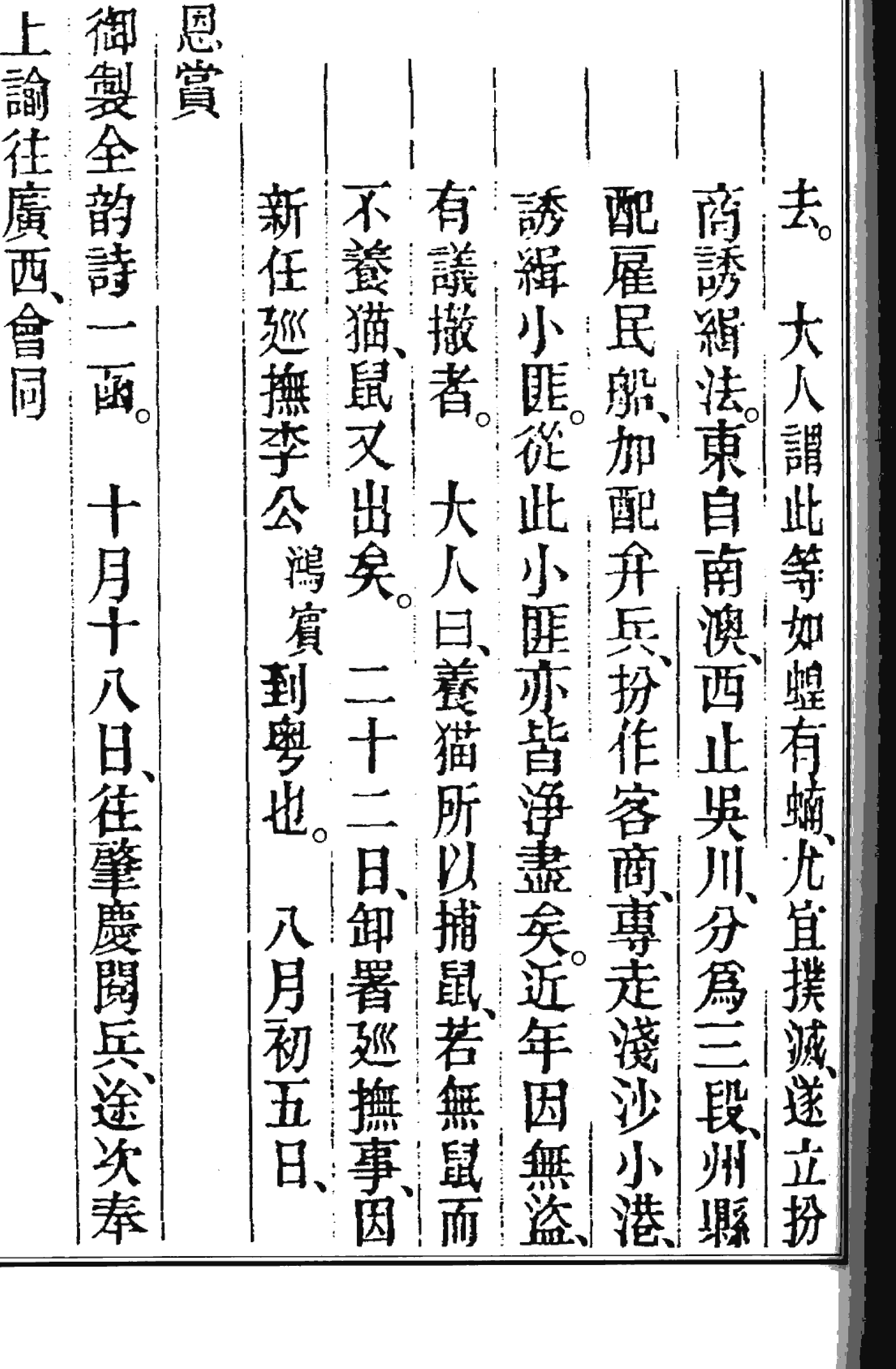
恩頒

高宗純皇帝聖訓一部。

恩賞

御製闢邪教説墨刻一分。五月十六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是日、兼署廣東巡撫事、廣東巡撫陳公若霖調補河南巡撫也。七月、設沿海扮商誘緝小兵船。先是、洋盜雖已投誠、而海邊小盜船間尚竊發、　大人莅任後、拏辦數船、即已斂跡。惟中路東西間有小匪船伺劫、並無鎗礮、但在淺灘小港之間。官兵船大不能入淺、一經察見、追拏此船、即走入淺沙、拋棄刀械、四散而



去。大人謂此等如蝗有蝻、尤宜撲滅、遂立扮商誘緝法。東自南澳、西止吳川、分爲三段、州縣配雇民船、加配弁兵、扮作客商、專走淺沙小港、誘緝小匪。從此小匪亦皆淨盡矣。近年因無盜、有議撤者。大人曰、養猫所以捕鼠、若無鼠而不養猫、鼠又出矣。二十二日、卸署巡撫事、因新任巡撫李公鴻賓到粵也。八月初五日、

恩賞

御製全韵詩一函。十月十八日、往肇慶閲兵、途次奉

上諭往廣西、會同

欽差侍郎熙昌查辦藩司富綸事。十一月初三日至

肇慶，以

欽差侍郎熙昌在湖南病故，故回廣州候續派大臣也。按，廣西葉中丞紹奎入京

陛見，藩司富綸護撫印，與署藩司之程臬司卓樑、署臬司之宋鹽道鳴琦不和，富司撫柳城縣等事參劾程、宋，摺中聲明會同督臣，而實未曾以參摺先商。及摺稿至，而程、宋辨訐之稟亦至。大人察出三人各有謬誤，富司所參不實尤謬，且并未會商各情，據實將富、程、宋三司道皆參奏，請

交部嚴議。部議上、奉
旨皆革職。富司不甘、遣家人入京辨告、所以有熙、文兩
侍郎會同　大人審辨之
旨。及　大人至西省、富司又已遣家人二次入京、加訐
程、宋、且圖翻　大人前參之案。　大人奏請迴
避、歸文少司農孚審辦。少司農將富司前後被
參乖謬各款審實、而所辨訐者間亦得理。次年
三月始奏結、程司發軍臺准贖罪、富司發新疆。
此案前後卷牘數萬言、摺載奏牘中、茲不能載。
十五日、奏纂廣東通志。　是日發廣州、由梧州

平樂閱兵、往廣西省城。　十二月初六日、至廣西省、駐獨秀書院。

二十四年己卯、五十六歲。

正月二十日、遊隱山。隱山詩序云、余生辰在正月二十日、近十餘年所駐之地、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嘉慶二十四年余歲五十有六、駐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於城西唐李渤所闢隱山、登降周同、串行六洞煮泉讀碑、竟日始故詩曰、一日之隱、我辰所同也。　二十五日、

恩賞

御書福字、並鹿肉麅肉山鷄一分。　三月二十九日、

恩賞



御製再舉東巡展謁
三陵大禮慶成記墨刻一分。是日，由桂林之柳州、賓
州、南寧、潯州閱兵。四月二十八日，回至廣東
省。閏四月二十四日，奏建築桑園圍石隄。摺
略：云，粵東南海縣屬毘連順德縣界之桑園圍，地
方州迴百餘里，居民數十萬戶，田地一千數百
餘頃，種植桑樹，以飼春蠶，誠粵東農桑之沃壤
也。圍外廣東西北南江環繞左右，而廣西左右
諸江亦並匯而來，由此合流入海。每遇夏潦暴
漲，東水向緩，西水建瓴而下，宣洩不及，圍基即
被衝淹，居民田園廬墓盡皆淹沒。設水勢驟長，
不能移避高阜，民人亦俱淹斃。屢經前任督撫
臣奏、蒙
聖恩卹緩兼施，借銀修葺。因向來僅建土隄，乾隆八年
奏改石工，間段用塊石堆砌，并借銀發商生息，
以作歲修。嗣又節次奏明，改歸民間自行修防

如有非常衝損、民力不支者、隨時奏請酌辦。嗣經歷年久遠、沙高石低、屢被衝刷沈移。民閒雖欲培築、苦於力有未逮。上年臣阮元與前撫臣陳若霖因該處關繫農田廬舍、情勢緊要、奏蒙

聖恩允准於藩糧兩庫借銀八萬兩、發商按月一分生息、計有息銀九千六百兩、以五千兩歸還原借本銀、以四千六百兩為歲修之費。桑圍基遼濶、恐此築彼坍、歲得四千餘金、備數逐段粘補之用、仍不足為經久永遠之計。前據南海順德兩縣紳士商民紛紛懇請、捐建石隄、經署南海縣知縣仲振履等親詣查勘、該圍最險頂冲之吉贊橫基、三了基、禾叉基、天后廟、大洛口等處、約計一千九百餘丈、須用大條石叠砌高層、其次七千餘丈、亦須用大塊石砌成坡、方可藉資捍禦。所需工料。運脚等項、撙節估計、非捐銀十萬兩不能興工辦。南順兩縣紳士人等雖欲踴躍捐輸、而工鉅費繁、一時不能集事。茲有現任刑部郎中伍元蘭、刑部員外郎伍元芸、因家鄉有此大工、自京專遣家丁回籍、赴縣呈請、兩人願捐銀各三萬兩。又有緣事革職之在籍郎中盧文



錦、亦願獨捐銀四萬兩。共十萬兩。現據藩司魏元煜、糧道盧元偉轉據該府縣等核議詳請、具奏前來。臣等查桑園圍有關兩縣農民田廬、屢被水患、亟應築隄保障。惟因經費過多、礙難籌辦。今既據該紳員伍元蘭等情殷桑梓、尚義輸銀、臣等逐加採訪、南順兩縣士民聞知義舉可成、靡不同聲歡慶。自應俯順輿情、奏請准其興建。如蒙

俞允、即飭該紳員等各將捐銀照數繳貯、仍令兩邑紳衿耆老遴舉殷實公正紳士、赴圍董理。購料鳩工、妥速赶辦。地方官但司督率稽查、務使工堅料實、毋稍浮冒虛糜。不許胥役人等涉手、致有侵蝕。俟工竣再行查勘驗收。此次築隄之後、自必永慶奠安。然水力衝險異常、恐未必堅年久、一年所捐、上年奏請生息銀兩、仍須照舊生息、將來查勘情形、另行核奏。二十八日、

恩賞

御製詩二集一分。是日、兼署廣東巡撫篆、廣東巡撫李公鴻賓補授漕運總督也。五月二十九日、

恩賞紫金藥錠一分。六月二十一日、福生女恩朝。七月初四日、新任廣東巡撫康公紹鏞至、是日卸署廣東巡撫事。十七日、入京師覲

闕。九月二十五日至都、

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帽緯二匣、花炮一匣、大漆盤一個、小漆盤一個。十月初一日、

賞吃祭肉一次。初四日、

賞金玉如意一枝。初六日、

賞三鑲如意一枝、朝珠一盤、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

齋戒牌一個、洋烟一瓶、雕漆檳榔盒一個、葫蘆

檳榔盒一個。初八日、

正大光明殿

萬壽筵宴、跪受

仁宗睿皇帝親手賜酒一玉杯、同受

賜者兩江孫總制玉庭、四川蔣總制攸銛。

賞大卷八絲緞一疋、大卷素緞一疋、小卷江綢一疋、線

縐一疋。初九日、

賞看烟火一次、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小刀一柄、蓮

頭香一匣、湖鏡一面、銅手鑪一個。此次共名見十一次、聽戲十五天、賜克食四十七次。十一月初四日、大兒生子恩洪、趙氏妾出。十二月、回至廣州。

二十五年庚辰、五十七歲。

正月十三日、兼署廣東巡撫印、因康公紹鏞入覲也。二月十五日、恩賞御書福字、並鹿肉麅肉山雞一分。三月初二日、開學海堂、以經古之學課士子、手書學海堂三字扁、

懸於城西文瀾書院。按，學海堂加課，仿撫浙時所立詁經精舍之例，專課經史詩文。所有舉貢生員，獎給膏火一月者，折給銀一兩。佳卷漸多，學者奮興，有佳文一卷而給膏火數月者。　二十一日，命弟祜娶婦嘉興錢氏。安徽巡撫錢公楷女，錢公乃大人己酉同年也。　是時，江都張氏子熙同其師嚴厚民先生來粤。　四月二十四日，妹安適妹壻張熙，婚於節署別館。熙乃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

賜三品頂戴釣之子。　五月二十八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　廣東巡撫康公紹鏞回自京師，是日，卸署廣東巡撫事。　七月二十八日，奉

旨馳驛赴廣西，查辦灌陽縣會匪。　八月十三日，至桂

林。十四日、准禮部咨會、七月二十五日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驚哀已極、成服哭臨於省中、並即

具摺恭請

皇上聖安、聲明地方任重、不敢遠請

陛見。十六日、自桂林赴灌陽。按、是時已知灌陽

案無重大情節、且哀慟甚頹、屬吏請提案至省

審辦。大人哭曰、奉

使馳驛灌陽、乃

上賓前二十餘日之

諭旨。

大行皇帝軫念民情如此，用摯且此

諭之後無再

諭矣。余敢不親往。遂於是日白衣冠輕裝減從，勉力促

行。十九日，到灌陽。二十五日，回桂林。九

月初三日，會同廣西巡撫趙公慎畛奏，審擬灌

陽縣天地會匪案。十月初五日，回至廣州。

十一月初七日發廣州，由陽江往閱高州、廉州、

雷州、瓊州水陸營兵。是日大兒生子恩浩。嫡出。

十二月二十七日，閱兵畢，回至廣州。

道光元年辛巳，五十八歲。

正月十一日、妹壻張熙以肝風舊疾發、卒於節署。三月初三日、奏設卹嫠公局。摺畧云、據粤東在籍紳士劉彬華等呈稱、粤東善政如普濟院、育嬰堂、瀰澤園、痲瘋所事事畢舉、惟孀婦向無卹養之例。現查省城内外貧苦孀婦甚多、該紳士等仿照江南省城等處卹嫠會之意、奏捐銀兩、設立公所。惟經費無多、恐難經久。呈請於閑款内每年籌撥若干、以資接濟等情。行據司道等查、有糧庫貯普濟堂經費項下堪以撥用、援案詳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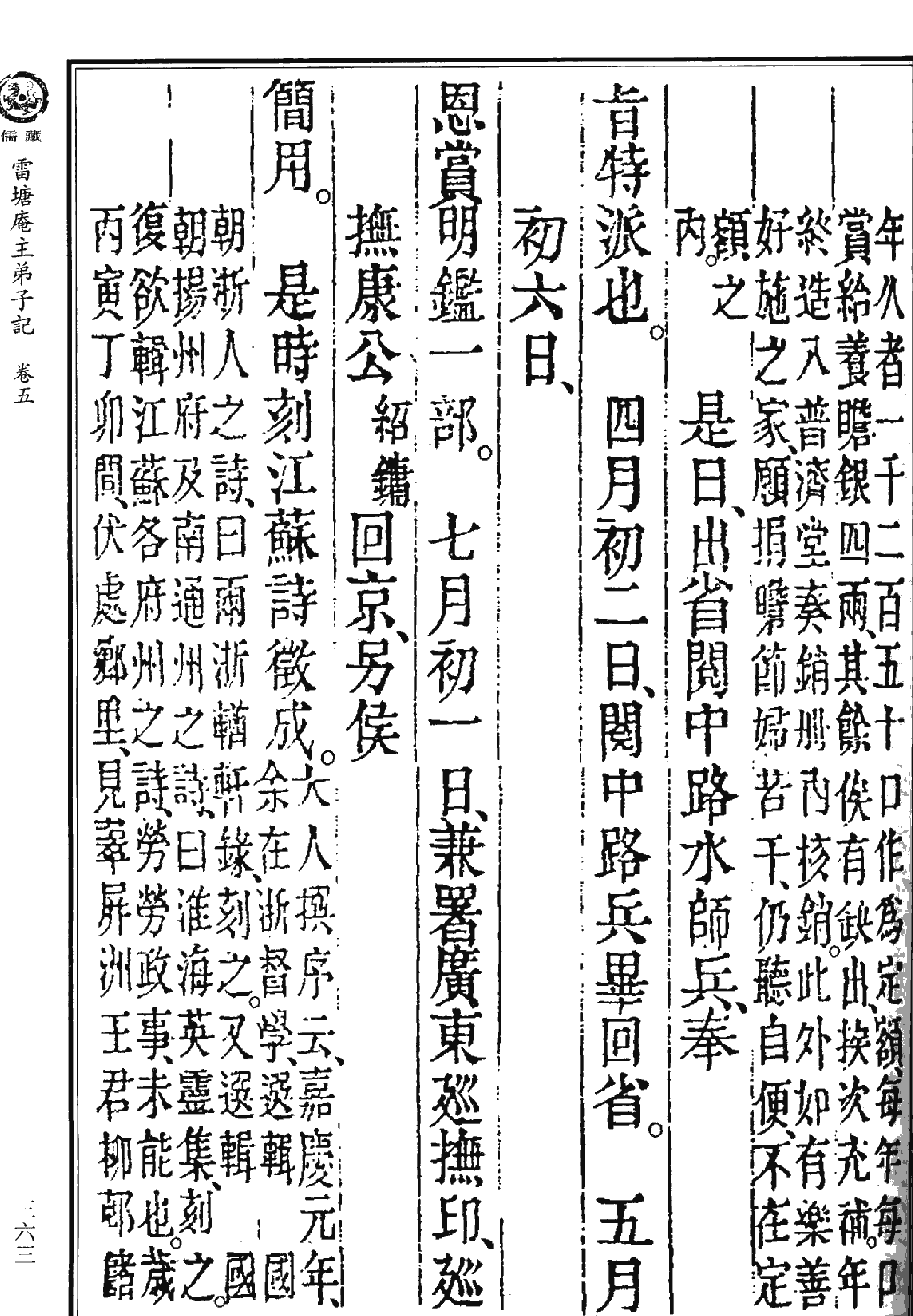
奏前來。臣等伏查孀居苦節、最爲可憫。粤東涵濡

聖化、人知節行、向惟絀于經費、故卹嫠之舉未能如江南等處舉行。現在節孝

恩詔内有寡婦以時養贍、①節婦編加諮詢之條、仰見

澤逮無告、至周至渥。該紳士等仰體

聖慈、創設公局、係爲風勵名教、保全苦節起見、自應籌款接濟、以成善舉。覆查普濟堂經費一款、每年動支銀五千兩、撥現在查出節婦之數、以年老



年久者一千二百五十口作爲定額、每年每口賞給養贍銀四兩、其餘俟有缺出挨次充補、年終造入普濟堂奏銷冊內核銷。此外如有樂善好施之家、願捐贍節婦若干、仍聽自便、不在定額之內。是日、出省閱中路水師兵、奉

旨特派也。四月初二日、閱中路兵畢回省。五月初六日、

恩賞明鑑一部。七月初一日、兼署廣東巡撫印、巡撫康公紹鏞回京、另俟

簡用。是時刻江蘇詩徵成。大人撰序云、嘉慶元年、國朝浙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國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淮海英靈集、刻之。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辜屏洲王君柳邨館

積　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欽有所輯、名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貲以紙筆鈔胥、邨遂益肆力徵考、于各家小傳、詩話尤多採擇。嘗下榻擁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百詩人精魄相遇。鐵冶亭制府聞而異之、因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可謂擵[illegible]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歲轉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勒為一百八十三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求其稿入粵、同里江、君鄭堂藩、許君楚生珩、凌君曉樓曙、皆在粵館、爰屬三君子讎訂校正之。辨人告成、裒然巨集、庶幾自醻夙願、而柳邨亦不盡致此力矣。福又仿祭詩故事、隨江鄭堂師祭之、有詩盡卷。

八月初二日、妹安卒。大人撰女婿張熙女安合葬墓碣云、余之女子安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字、遂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鍼黹、師錢塘嚴厚



民讀書、師奉新劉棠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爲多、頗能析理摹景。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與、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賜三品銜鈞之子。於是厚民又館於張氏、與武康徐雪廬迭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而詩亦有法。十五六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慶二十五年春、熙十八歲、其父命隨其師嚴來粵東、贅余署中、且讀書受余教。雖新婚而內外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輟。熙以嶺南草木物產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端溪巨石雛爲硯山、日歸適秋色。給事本籍臨潼、乾隆甲子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娠冀得遺腹子。安乃節哀慎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評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伊眞是子、乃保我之性命。是以家人伊恒防之。孟秋月死霸、既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於并女無之者。不哭啼、然色甚變、心鬱志烈、內熱外發、氣若蒸。入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

金、檢其金無所失。蓋其久蓄死志、以死爲顯、故產後不慎疾若唯恐其疾不急而死、死不遠者、余雖慟之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嫁未辨男女而死、絶夫之後、非禮也。爲夫婦之情、擧笄懸甍、橫殘其親之遺體、非禮也。舅姑老、不留其身以事之、非禮也。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舅姑未衰、尚有娣姒三、是則合乎禮、不適乎情而同至、命矣。熙五品頂戴、安宜人。　初六日、入闈監臨。　九月初五日、

恩賞

仁宗睿皇帝御製詩三集一分。　初八日、兼署廣東學政印、時學政顧公元熙病故也。

皇恩封贈皆正一品。　弟孔厚蒙

恩賜一品蔭生。　是時大兄奉派在



實錄館行走、司挍對、兼辦戶部山東司事。　十月十五日、奉
諭、達三現在丁憂、所有粵海關監督事務、著阮元暫行兼署。達三俟百日服滿、仍回本任。欽此。　十六日、接受粵海關關防并庫貯稅銀。　二十六日、福生子恩光、小名六印。按、是時　大人以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粵海關稅務、同時兼管六印。　是日、卸廣東學政篆、因新任朱學政陸吉到粵也。　十二月初一日、蒙
恩賞

仁宗睿皇帝聖製詩文集全函。是時、潮州械鬥案內審出得財頂兇抵罪者五十一人、皆平反之。又奏嚴禁夷船鴉片、查拏各處賣鴉片匪徒、拏獲澳門總頭葉恒樹。復辦理黃浦不許帶烟之船入口、出具有烟願罰貨入官結、洋商出具保結。摘去洋商伍敦元等三品頂戴。有

諭旨在案、此後烟雖不能淨盡、然只在伶仃洋、不入口矣。

道光二年壬午、五十九歲。

正月初十日、卸署巡撫事、新任巡撫嵩公孚至、

也。二十八日、
恩賞
御書福字一分。二月二十五日、
恩賞大卷緞二疋、大小荷包二對、銀八寶一分、銀錁二個。三月二十八日、廣東通志成。閏三月初二日、赴京
陛見、并順閱廣東北路營伍、督印交巡撫嵩公字、兼署關印交與本任監督回任。冬、春以來、粵海關貢餘大人一物不取、悉收關庫、留交本任。又洋商所繳公費亦皆印札發交布政司庫、以充公用。按、是時大人治粵已四載有餘、嘉慶十三四年

閒粵東水陸盜賊最多、洋盜闌入內河、省城閒其嚮聲、內河盜劫無日無之。十六七年、洋匪投誠上岸、岸匪爛崽又多與之合、洋盜雖戢、而內河更甚、延及粵西。蔣制軍攸銛治粵、力辦六年、各盜獲辦數千、大局始安。大人涖任、首以懲勸文武合力拏辦盜匪會匪爲務。會同東西歷任中丞申明賞罰、是以匪多就獲、餘者亦多解散爲良。始而二十三年、廣西富賀懷集、廣東連州、陽山等處多盜、捕急則擁鎗竄入賀連交界之姑瀎山、兵役退則又聚集劫搶富家典舖。

大人調集兩省弁兵丁役，三路圍入將姑䋁山等處一概搜淨，焚拆窩穴，編成保甲。於是兩省交界得安。後十二年，湖南近姑䋁山界猺人及盜匪即從此起。二十四五年，盜又多在清英花從增一帶行劫。大人又調兵會圍搜拏一次，省北得安。此時順德、香山海邊沙地盜匪爛崽又以打單爲事，擾害田禾，擄人勒贖，搶掠蜑戶婦女。大人又委文武會合搜拏懲辦，而省南得安。元年冬，海盜並無一船，内河岸匪雖不能淨盡，而民生頗爲安定。有嘉慶十五六年去粵之人今復來粵者，歎爲

太平、全非昔時景象矣。　大人入京時、查計各盜案、自二十二年起至道光二年春止、東西省拏獲會盜兩項、匪犯數千、案牘繁多、茲不備錄。大約疊劫爲首或傷人重犯、方即斬梟、其情有可原及可免死者、多發新疆邊遠、輕者流徒。固不多戮、亦不濫縱、故曰投之遠方、不再犯重罪、正所以保其軀也。　大人又嘗曰、爲大吏者不必究枉殺人、卽執定律例、不使詭避、已多殺矣。余治盜以不使害商民爲準、罪之倖免、不深求也。昔年在浙治洋盜亦然。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京師、
名見五次。次日即
賞蟒袍一件、江綢衣料一身、荷包一匣、帽緯二匣。凡
督撫
陛見、惟兩江孫制軍王庭、四川蔣制軍攸銛、南河黎
總督世序、暨 大人加此賞。五月初六日、
陛辭。初七日出京。十一日、哭謁
昌陵。二十九日、到黃河北岸之檀輸館、即渡河。六
月初二日早、到邵伯埭、即入湖、午到珠湖草堂、
暮至公道橋、住祠前大樓。初三日、遍到陳家

橋、文昌宫、耆舊祠各處，暮仍宿大樓。　初四日早，到雷塘，宿雷塘樓。　初六日入城，祭　家廟，午後至康山草堂，少避暑。日落時出鈔關，渡河，至高明寺三汊河上船。時坐滄江虹木蘭身曲江舫宗舫四紅船也。　初七日，至焦山。江都令尹陳雲伯文述邀遊，作詩，大人和韻。時同遊者爲翠屏洲詩人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裴之、詩人之子屋、　家仲嘉二叔。　午過金山，午後至禮祀洲避風雨，即宿洲北之二道溝。　初八日，過秣陵，不入省。　十二日晨，至采石磯，西南風急，遂留，住太白樓。　十四日至谷磯，未時南風，大暑甚，登清風

禪院。申時西北及東南皆起雲，須臾轉西北，風暴亟，登舟，乘風過蕪湖，風猛浪巨，小挂一二葉帆，即遡流速逾奔馬，行四十里。　十七日，北風弱，過大通，望九華山，夜甚熱，月明如畫。　十八日早，過樅陽，東北風盛，起舟如奔馬，午過皖省。暮過東流，殘夜乘月過馬當山、小孤山，開窗四望，夜月朦朧，浪聲澎湃，光景又自不同。　二十日，二十一日皆大南風，阻泊大孤塘，每至日落時便放船出湖，乘涼，待月作詩。　二十三日，少得風，過星子縣，宿珠磯港。　二十四日曉，過吳

城、風雨頓涼。午轉北風、帆甚飽滿、夜至滕王閣下。按以上逐日計程、乃大人親書江程日記一卷、付福藏、故摘錄之。　七月初一日、足發濕熱疾不能步、且暑甚、留住吉安城外天后宮五日。足疾從此始。　十六日、度庾嶺。二十六日、至廣州、接督印并兼署撫印、巡撫嵩公　孚。調任貴州也。　是月、改建貢院號舍成。大人碑記云、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即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余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窄窘。撫浙及江西、見其舍皆狹隘、增修改之。道光元年、余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　更狹隘。蓋因粤東試闈本在粤秀山麓元宮前、　國初用闈地封藏、至康熙甲子乃毀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寛、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字舍太小。然日濱漲

殊難耐之。余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若北段拆去總屋、上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聽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二尺地、甬道東西使東舍展向西、西舍展向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闔後、問之在籍翰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蘭生、書院監院吳蘭修、李清華等、僉謂士子苦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其事尚易集。余思、浙及江右皆增修改試闔、今粵闔何不可辦。乃率官屬倡捐俸銀、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賢外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者先拆舊舍、界盡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其七千六百二問。計舊舍後墻至前簷舍之後墻六尺四寸者、今展深為八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為四尺六寸。舊舍在右墻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為三尺四寸。舊舍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為六尺五寸。舊舍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臥、今使板同其長、可安臥。簷之外長巷舊多洮塗、雨水浸入、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潦

泥之患。濬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廁、臭延於內、今爲高廁、欽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甎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堅、以嚴關防。舊謄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入謄錄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上地舊有溝、潦雨陷足、今亦甃以甃石。是役也、其用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其工用之數、使其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藏、請換文刻石記其事、爰書其大略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

八月初六日、足疾少愈、入闈監臨。按、向來廣東闈墻又有夾墻一道、爲藏奸之所、富商子弟因緣爲奸。然其始不過東西墻外走遞而已、近來竟有於初九日寅刻傳題於外、戌亥刻傳入場內者。　大人查得蹤跡、不頒別破。遂初八日封闈後、忽傳令將場內外巡場兵役多爲改易。又派文武官拆通夾墻、擾擊奸匪多名、并獲作弊富商子弟二名、皆置之律、諸弊肅清。

九月十八日夜、省城太平門外

大火。是夜風狂火烈、人力不能撲滅、延燒鋪店行戶二千餘家、十三行夷館燒燬過半。直至十九夜始熄、所被火者皆係有力商夷、夷人洋銀數百萬埋於燼中、匪徒將有爬搶之勢、易致鬥殺、又搶火匪徒亦衆。救護緝拏兩晝夜、用兵彈壓、始就平定。　十月初一日、卸署巡撫事、巡撫程公（含章）至也。　二十二日、福生子恩山、小名午生。　十一月二十三日、命弟孔厚娶婦蘇州彭氏。（前兵部尚書彭公啟豐曾孫女、刑部侍郎彭公希濂女。）　二十六日、發廣州、往惠、潮二府閱兵、并督飭拏辦械鬥爛

息。

道光三年癸未、六十歲。

正月初六日、兼署廣東巡撫事、巡撫程公含章調任山東也。撫署虛無人。　二十日、是日爲大人六十壽辰、

恩賜

御書福字壽字、巧于是日到粵省。　大人拜受後、福祐、孔厚等拜慶後、携婦孺皆隨往撫署東園湛清堂下萬竹林中、煮茶看竹、謝絕一切、秉燭始返、謂之竹林茶隱。即五十六歲所謂一日之隱

也。畫竹林茶隱圖。　是月、揅經室集刻成。自序云、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於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得稱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命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於賈邢義疏、已云僭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八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史子兩途者、皆謂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　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或有近於古人所謂文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共四十卷、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名揅經者、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二月初五日、大兄女恩瀛卒於京寓。

四月初二日、卸署廣東巡撫事、新任巡撫陳公中孚至也。

初十日、往肇慶

閲兵、命福隨侍。先是、練兵之制但觀其陣式及馬步箭、鳥鎗、籐牌、挑刀數事而已、上年奏於每期常操之外、另挑奮勇兵丁一千六百餘名、習爬山梁。至是閲兵北較場、復閲奮勇陣於西較場之圭頂山、山分五道、五營爭上、跳盪皆奮捷、各加重賞。　十九日、自肇慶回。　五月初六日、恩賞臨雍御論一分。　十四日、大兒生子恩疇。　十六日、得狀元報至、爲吳川縣人林名棠。三書院山長以兩廣連年科名鼎盛來賀、　大人喜賦一律、疊廣西得三元詩韻。　六月初一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二十二日、重修族譜成。是月、

奏籌備廣西緝捕經費。按、緝匪須經費方能得力、東省緝費本有籌措章程、西省州縣向無緝捕經費。若於無資解犯是以盜匪更多。大人先已籌解鹽款、每年六千兩、歸入西省作捕費。又奏撥洋商捐項二萬作捕費、尚慮不足、至是又會同奏發布政司庫銀十五萬兩、發商生息、以後每年始爲敷用、而州縣亦不畏累。論者謂廣西從此肯獲肯解、民間益安、則經費之力也。

八月、調督標六營兵共二百名、輪班入省差操。按、督標兵四千餘名、皆駐肇慶、省中惟督標副將長駐、帶領千、把、外委、材官數十員名而已、猝有事故、門無一兵。大人奏長派二百名駐省、輪班調派、加給口糧、仍歸副將差操。於箭道旁建蓋兵房棲止、使之巡查新城、稽查火燭及漢夷匪類。

七月二十二日、奏建肇慶府礮臺。摺畧云、肇慶府城南門貼

城本有東西礮臺舊址、相傳係前明所建、坍廢多年、因河岸淤高、臺基已沒入土中、但形跡尚存。舊臺大礮現尚堆放城根之內、臣親詣閲看、基址宛然。緣府城南門當臨水一面適中之地、兩礮臺緊貼外郭、形如雁翅、據險扼要。前人創建實屬盡善。臣飭令將修建工料撙節估計、據稟城角尚有舊制空心礮臺、久未修造、應乘此一律繕修。　九月初七日、往廣西閲兵、遵道光元年

旨也、因頻年署廣東巡撫、故至是始往焉。　二十四日、至桂林。　十月初一日、閲省兵。　十二日、至柳州、閲提標兵。　十九日、入南寧界、過崑崙關。　二十日、至南寧府、閲兵畢、由水路東下。　十一月初一日、閲梧州兵。　初六日、至新興縣、閲

羅定協兵。初八日、閱陽江鎮左兵。初十日、閱陽江鎮右兵。是日奉

恩賞

御筆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賡歌墨刻。十四日、閱高州鎮兵。十九日、閱雷州兵、調閱瓊州兵、於是閱東省西路兵畢。十二月初二日、回至廣州節署。是年、揚州患水、捐江都、儀徵兩縣稻價銀六百兩。福案、大人增奮勇陣以去任後連州山猺反、李督院廢攻山、設標兵一百輪操。夷船猝入省河、盧督院再備、夷懾服而退。皆預料于前數年也。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校記

①養瞻：當作「養贍」。按，本條「贍」字均誤作「瞻」，今不一一出校。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六

男福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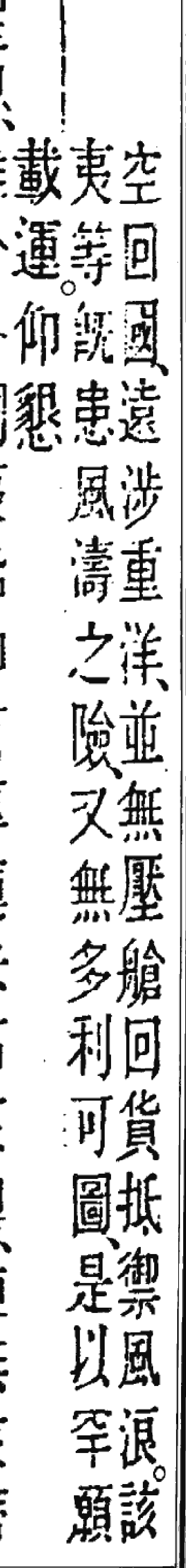
道光四年甲申、六十一歲。

正月十二日、

恩賞

欽定大清會典一部、計六十函。十九日、

恩賞福字壽字及鹿肉山雞全分。是月、奏請定洋米易貨一摺。摺畧云、查乾隆嘉慶間、有近粵港脚等國粗貨夷船載運洋米來粵發賣之事。定例、夷船進口、應丈量船身大小、報徵船鈔、粵海關向無米稅、從前洋米來粵、並多、丈輸船鈔、以示招徠、秪於糶竣後、放空回國、不准裝載出口、以示區別。近年以來、洋米罕到、詢之洋商、據稱外夷地廣人稀、產穀本多、亟思販運內地貿易。第運米遠來、難免完納船鈔、而空



空回國、遠涉重洋、並無壓艙回貨抵禦風浪。該夷等既患風濤之險、又無多利可圖、是以罕願載運。仰懇

聖恩、准令各國夷船如有專運米石來粵、並無夾帶別項貨物者、進口時照舊免其丈輸船鈔、所運米穀由洋商報明、起貯洋行、按照市價糶賣。糶竣、准其原船裝載貨物出口、與別項夷船一體照例徵收貨稅、彙冊報部。如此明定章程、則夷船米穀可以源源販運、例於便民綏遠、均有裨益。奉

上諭、阮元等奏請定洋米易貨之例一摺。廣東粵海關向准洋米進口糶賣、免輸船鈔、糶竣回國、不准裝載貨物。近年以來、該夷等因回空時無貨壓艙、難禦風濤、且無多利可圖、是以米船來粵者少。自應將成例量爲變通、著照所請。嗣後各國夷船來粵、如有專

運米石、並無夾帶別項貨物者、進口時照舊免其丈輸船鈔。所運米穀由洋商報明、起貯糶賣。糶竣、准其原船裝載貨物出口、與別項夷船一體徵收稅課、彙冊報部、以示體卹。該部知道。欽此。　是月、首捐銀飭建三水行臺書院。按書院有樓、大人名曰三十六江樓、并爲之記。

二月、修廣州城及城北鎮海樓、樓作五層、氣勢雄壯、建自明初、云以厭霸氣者。　三月十五日、刻焦氏雕菰樓集成。福跋云、里堂先生雕菰樓集廿四卷、末附其子虎玉蜜梅花館集二卷。癸未秋　大人命福校而刊之、凡六閱月而工畢。　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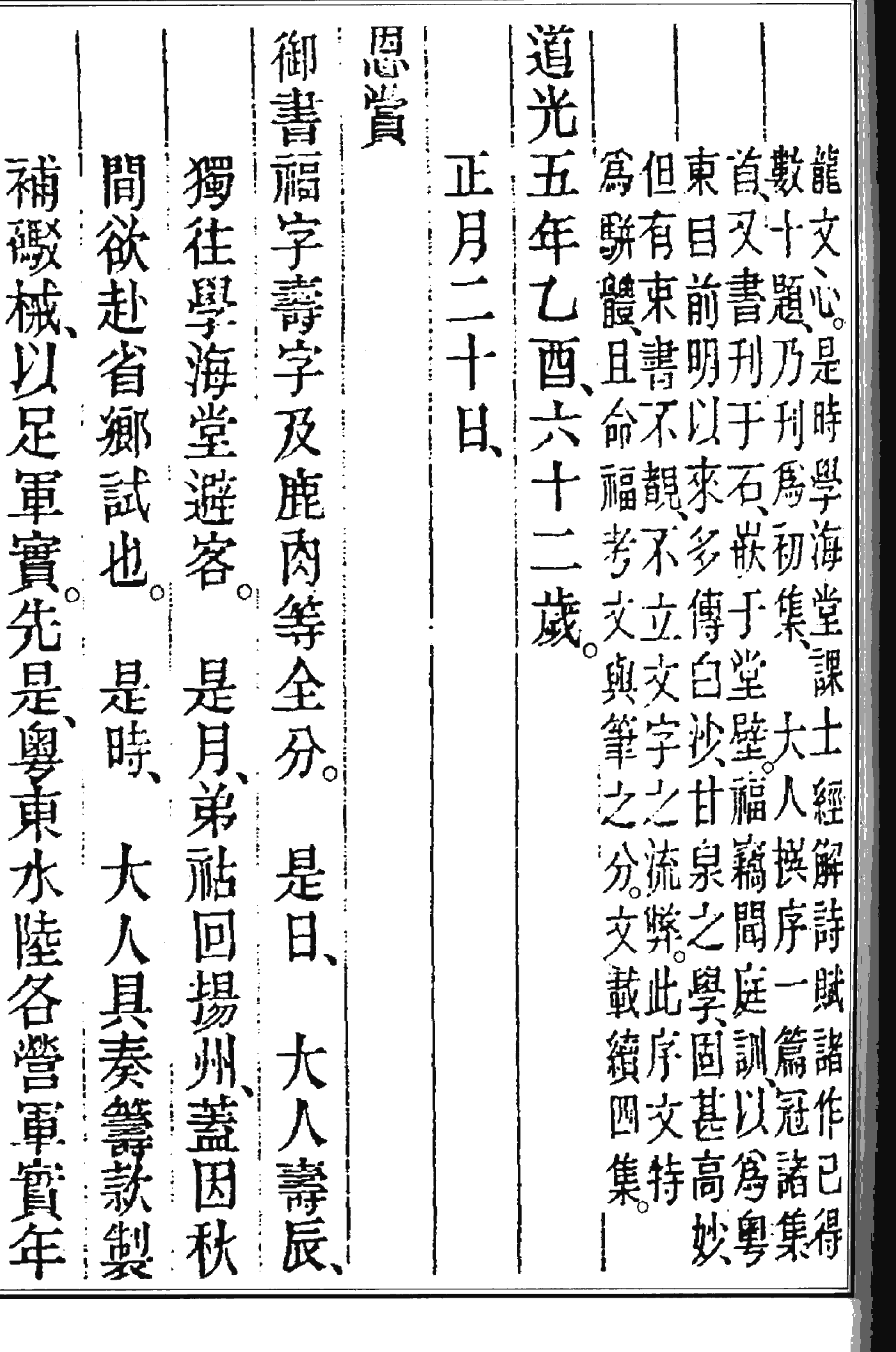
恩賞

御製養正書屋全集一部。五月三十日、
恩賞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一部。又蒙
恩賞錠子藥一分。是時、小西洋米船初到。此後凡米價增昂、米船即鱗集、粵民永賴之。并廣西遇水旱亦不致踊貴、粵民皆感、稱此德政之最大者。
八月二十二日、接閱邸抄、奉
上諭、漢詳校戶部候補主事阮常生以該部主事不論題選、遇缺即補。欽此。九月、福侍大人親至粵
秀山覘地、欲建學海堂、遂在山半古木叢中定
地開工。蓋因連年以經古課士、士人之好古者

日多、而學海堂惟在文瀾書院、虛懸一扁、並無實地。是以建堂於此、實有其地而垂永久焉。

是時、　大人以家藏漢西嶽華山廟碑摹本寄陝西錢恬齋廉訪寶甫、摹刻于西嶽廟中。二千年法物、復克樹立矣。

十二月、建學海堂成。堂爲三楹、前爲平臺、瞻望獅洋、景象甚爲雄闊。又於堂後建小齋三楹、曰啟秀山房、蓋依粵秀山也。最後最高處建一亭、曰至山亭、蓋取學山至山之義也。案、堂中扁額亦是　大人仿三國吳天發神讖碑字體書之。并摹楹帖云、此地有獅海珠江之勝、其人在儒林文苑之間。又摹一聯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



龍文、心。是時學海堂課士經解詩賦諸作已得數十題、乃刊爲初集、大人撰序一篇冠諸集首、又書刊于石、嵌于堂壁。福竊聞庭訓、以爲粵東自前明以來多傳白沙甘泉之學、固甚高妙、但有束書不觀、不立文字之流弊。此序文特爲駢體、且命福考文與筆之分。文載續四集。

道光五年乙酉、六十二歲。

正月二十日、

恩賞

御書福字壽字及鹿肉等全分。是日、大人壽辰、獨往學海堂避客。是月、弟祜回揚州、蓋因秋間欲赴省鄉試也。是時、大人具奏籌款製補礮械、以足軍實。先是、粵東水陸各營軍實年

久殘缺、或單營及巡洋沈失。近時人工物料較昔昂貴、與部定例價懸殊。武弁俸廉有限、無以津貼。是以積年因循畏難、未曾補製。即准補製、營員亦懼部中核減賠累。於是在捐輸捕費款內動支銀二萬兩、奏免報銷、委督糧道夏修恕、廣州協副將蘇兆熊、在省城督辦興工。　大人尚不時親往查察、半年工竣、水陸武備皆齊。

二月二十四日、出閲肇慶、順德、香山等處陸路營伍、又至增城縣及東莞縣虎門、海口等處①水師提標各營兵船水操。　二十七日、抵肇慶、住

閱江樓。二十八日曉起，觀舊勇陣於圭頂山。二十九日，在閱江樓下東箭道考驗督標六營將弁步箭。三月初一日，考驗馬步兵丁技藝。初四日，舟抵順德，次日抵香山。初五日，回順德，取道新塘。案，是時大人在舟中作文韵說一首以訓福。初九日，舟抵東莞縣。初十日晴暖，辰刻，大人坐巡船往虎門閱提標水師、各營將弁畢，又親歷大虎、橫檔、礮臺，查閱各軍實。日午，南風大作，頃刻之間行八十里，復繞道至

十二年連州猺反，余總兵不習此陣，以致敗，可見習此陣時若有先見。

墩頭洸待潮，詣　南海神廟拈香。十一日，回至廣州省署。四月二十一日，大兄經戶部帶
領引
見，蒙
恩以山西司員外郎補用。五月中旬，蒙
恩賞錠子藥一分。六月初八日，齎奏請
陛見，摺回，奉
硃批：邊疆緊要，毋庸前來，下屆再行奏請。欽此。八
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陳中孚著補授漕運總督，成格著調補廣東巡

撫、俱各卽赴新任。成格未到任之前、廣東廵撫印務著阮元暫行兼署。欽此。　二十六日、兼撫篆。　是月、輯刻

皇清經解。此書編輯者爲錢塘嚴厚民先生杰、監刻者爲吳石華學博、校對者爲學海堂諸生。福在署總理收發書籍出入、催督刻工諸事。　九月二十六日、　大人卸兼署廵撫事、因新任撫軍成公格到粤也。　十月十一日、　大人出閲清遠營及南韶、連、鎭等處營伍、舟過清遠峽山寺、登飛泉亭、憩玉帶堂。　二十七日、　大人自南

節回省。是時暹羅國遣使來進例貢、並爲該

國世子鄭福求請

敕封。十一月初六日、大人出閱惠、潮等府營伍。

十二月初一日、自惠、潮回省、奏潮州海洋全

清械鬥和解一摺。摺畧云、臣經過潮州地方、查得向來仇鬥之大姓村庄、近年漸知斂跡、並有設宴和好、新通婚姻者。是時修肇慶府總督行

臺成、舊有大青楓樹一株、因名曰大樹行臺、并

續刻總督題名碑。畧云、近年廣東全海肅清、內地安豐、廣西邊徼亦皆綏靖。廑以簡閱東西官兵、往來肇慶、止宿于閱江樓上。因念此間爲兩省扼要地、總督署雖移而兵不可撥、各營將倘皆有署、乃總督於城中無一椽、非政體。道光五年、於舊基重建行臺、惟立

門屏兩重，堂室兩重，取可以校武暫駐而已，無多構也。復於堂西開馬射之埒，階上設步射之序，階下可練小隊。東南建帥字旗，修復城南礟臺，庶幾體制得宜，而往來均便，且重兵所在，當務其本也。

道光六年丙戌，六十三歲。

正月十五日，蒙

恩賞福字壽字，並鹿肉山雞全分。　二月初旬，於珠江南岸繖珠岡萬松山外建漢議郎楊孚孝元南雪祠成。按，孝元本有故宅，在廣州省垣南岸。舊通志以爲移河南五鬣松，來粵得雪，唐許渾故有河畔雪飛楊子宅之句，是以粵中有南雪之典。今其故址無存，特於此建祠以存古祀焉。　三月十三日，大人出巡廣西省城營

伍，在省少駐，再由省城赴柳州、南寧一帶查閱。大人又祭馬伏波將軍廟，放船下横州大烏灘。三月晦日立夏，大人於是晚回至省署。

案此次大人在廣西省城與蘇撫軍成額②及接見司道及各營員等，將地方應辦事宜細加查問，講飭具奏。摺畧云：臣會同撫臣親赴藩鹽兩庫，盤查庫貯銀兩，均係實在。臣查粵西會盜各匪，常時出没，節年會同撫臣督同兩司嚴飭各營查拏，懲辦二千名之多，較之臣前兩次到此已甚稀少，但究未能淨盡。現仍嚴飭各屬查照章程，實力辦理，不可稍有鬆勁。至南寧、太平、慶遠、思恩、鎮安各府屬土司，皆甚庸弱，惟其庸弱，向俱安静。其餘猺苗各民，亦極安分樂業。是時，九妹正適平湖吳公子公謹、

館于揚州牛彔巷第中。公謹前協辦大學士吳公璥之子、一品蔭生。四月、修英德、清遠縴道工。　大人自清遠白廟至英德彈子磯、見峽山奇峻、削壁摩霄、綿亘數百里、澄波奔流、深澹不測。嘗惜酈道原言之不詳、而柳子厚足跡所未經也。沿路仄巖險徑、或竹木壘縴、或磯石觸船、縴道自明嘉靖四年府判符錫於英德南山石壁得宋嘉祐六年開峽山棧道記、嘉靖間復開鑿後、至今三百餘年不修、舟子苦之。道光五年冬、　大人閱武部陽、親為相度、因與撫部成公格、　權部逵公三、都轉

翟公錦觀商、令鹽洋二商及太平關分段捐修、計修造道路二萬四千四百餘丈、橋梁一百四十五座、用銀四萬九千有奇。六年工成、立碑峽山寺門。五月中旬、蒙
恩賞錠子藥一分。六月十三日、接部咨、奉
上諭、雲貴總督著阮元調補、兩廣總督著李鴻賓調補。欽此。又承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昨有旨著阮元調補雲貴總督、李鴻賓調補兩廣總督。李鴻賓著俟嵩孚抵任後再赴新任。阮元接奉諭旨、將兩廣總督篆務交成格暫行兼署、即赴雲

貴總督之任。均毋庸來京請訓。欽此。大人于十七日將總督鹽政各關防移交撫軍成公格接收兼署。福又案、近數年海洋全肅清、内地盜賊亦漸稀少、惠潮械門亦清、兩省倉庫亦皆滿實。故河工回疆事興、粤省撥去多銀、甲於各省、而兩粤内地安靜無事故、福亦少所記述。福又案、粤省西洋貿易近數十年惟暎咭唎國貨爲最多、其國富強狡黠、爲各海夷之最。嘉慶二十一年、暎夷遣使入京進貢、未許成禮而回國。二十二年、大人莅粤、首以嚴馭洋商夷商爲務、

蓋洋商與𠸄夷貿易，相和受其利，益頗庇護之，𠸄夷又恃此傲黠，是以　大人遇事多加裁抑壓服之。𠸄夷船在黄浦，夷人取水與民人相争，用鳥鎗擊死民人。　大人嚴飭洋商，必得兇犯，方登船欲獲犯，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㖫𠸄哂國夷人打死民婦，　大人飭獲兇犯審確，照夷犯殺民人例，立加絞決抵罪。道光二年冬，𠸄夷護貨兵船此等兵船自乾隆年間即來粤洋，以護貨，實借此自雄，兼脅嚇諸小國之船。每冬或一隻，或二三隻不等，假稱在伶仃山强取民人番薯、猪酒，民人與争，鎗殺死山民二人。　大人惡其

强横，立飭洋商向在粤管事之暎國大班，縛送兇手。大班詭言只能管貿易事，兵船有兵頭職分大，伊令不能行于彼。大人又飭傳諭兵船兵頭，兵頭詭稱夷人亦有被民傷重欲死者多人，欲相抵。大人察其詭詐，又飭大班必獻兇手，否則封艙停止貿易，並將各行一切茶葉蠶絲等貨全封歇。大班又稱實係不能縛兇手，無可如何，情願停貿易。其兵船又詭避在外洋，如此將匝月。大人持之堅，大班等乃率各夷人全下黄浦大船，上禀稱無可如何，只好全幫回

國不做買賣。大人又印諭言、爾願回自回、天朝並不重爾等貨稅。於是暎國大貨船二十餘號收拾篷桅、欲出口、復上稟云、大人既許回國、何以礮臺上又設兵礮。大人又加印諭言、新建大虎礮臺等處兵礮、本是終年常設、並非此時待爾等出口、欲加轟擊。且天朝示人以大公、豈有許爾回國、復加詭擊之事。於是各船竟出口、復又旋轉在外洋校椅灣停泊多日、貨多折閱、而其兵船遂先遠遁。又多日、大班等又稟、兵船遠遁、我等實屬無能。大人如

准入口回岸貿易則回，否則亦只好回國等語。商人爲言大班等速寄稟回國，告知國王，下次貨船來粵，將罪犯縛來，方准入口回岸貿易，否則不准。大班等亦具稟求，大人始應允，始於三年春入口回黃浦，照舊開艙通貨。此事冬末春初，南海番禺一帶，凡商夷人等皆惶惶，或言關稅恐由此大缺，或言貢事不成禮，已慮㤥夷滋事，如此則將來恐滋事，省中各官亦以爲言。大人力持，以爲國體爲大，稅數爲輕，索兇理長，且該夷皆是詭詐，二

十船有一二千萬銀買賣，並非眞心回國，不可爲其所欺脅。果持至春正月，彼始具求回貿易之稟，大人并飭其以後兵船不許復來，非是護貨，適以害貨等印諭。及四五年貨船來粤，稟稱此隻犯事兵船不敢回國，不知向何國逃散，是以犯人尚未尋獲。但道光三四五六年，此種兵船皆不復來。粤省城布政司街酒館用木板畫夷館式，大人曰，此被髮祭野也。立諭府縣拆毁之。自大人去粤後，兵船又復來粤，致有十二年盧制軍懲辦之事矣。此等命案，向來皆由洋商將就辦理。

即如兵船相抵之說、洋商如出鉅資代夷彌縫、即可畢事。此次夷人乃用其故智、而商人不能在　大人前行其術也。及大班等稟求回岸貿易、及後來稟不知逃往何國、　大人亦不固執、寛其可求之路。十二年、門生盧敏肅辦夷兵船辦法、即學于此。所以有
旨嘉諭之云、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也。　是時編輯
皇清經解將一載、已得成書千卷。今欲赴滇、　大人將書交付糧道夏公修恕接辦、至編輯者仍嚴厚民先生也。　二十六日、　大人起程、福等隨行。是時文武屬吏軍民人等皆切攀轅之思、各書院山長及在城紳士、並學海堂諸生、各書院生童多賦詩爲　大人送行、卷冊如林、佳作亦

極多茲概不錄。惟越華書院山長劉樸石先生
彬華序文云、我
朝百九十年來、名卿宰相帥廣之久於其位、而盛
名足以歷百蠻、明畧足以訓羣吏、慈惠足以洽
黎庶、學問足以式秀髦、威令足以整師旅、繫人
去思不已者、惟　宮保大司馬阮公爲最等語。
凡此皆紀實也。　大人見吳詩、有不忍別粵民
意。　大人有答劉樸石彬華、李繡子黼平、諸書
院山長、暨學海堂學博生徒送別詩、有句云、講
學是非宜實事、讀書愚智在虛心。　大人訓肅

云、此二語乃實學空學之關鍵、最爲要緊。不能實學者、先入之見塡滿于胸、不虛心求是非、終于愚而已。　行時各贐、　大人皆留之粤中、以爲學海堂經費、及添刻經解各公事之用。　二十八日、舟至肇慶府。　大人先由廣西取道湖南、貴州、赴滇。　大人因天時盛暑、慮諸孫病、命福與八弟奉　慈親並　生慈在大樹行臺避暑、小住月餘。是時　慈親孔夫人不赴滇南、於八月中秋天凉時攜八弟回揚州、福亦於是時奉　生慈攜兒女輩卽依　大人。舟抵梧州、

十七日酉刻到陡河、水淺、忽大雨水足、遂暢行一夜而過。二十二日、過祁陽、泊浯溪、登㾢亭。八月初三日、抵常德府。二十一日、舟抵貴州鎮遠府。二十二日登陸道。九月初九日、登黔西老鷹崖。十三日、入雲南界、至平彝縣接印。十八日申刻、至雲南省城、進署、詢飭各營務及各邊務、銅政、鹽政。署內東園名宜園、亭館花木之勝、爲近廿年歷任所未有、老松古梅各數十株。大人見之頗喜、公餘輒吟息於其中。十一月二十四日、出閱開化鎮兵。有句云④

流盡向南交去。此地至交阯界僅百三十里。十二月十三日，福奉
母攜兒女輩至滇署。十八日，大人自開化回至省署。是年，大人於春時爲粤西閱邊之行。六月，移節滇黔。九月，到滇。十一月，復有開化閱兵之行。其計水陸行一萬數千里，得詩數十首，爲一卷，録寄揚州，題曰萬里集。嘉慶四年出署浙撫時，成哲親王送行時曰萬里之行，自此始矣。

道光七年丁亥，六十四歲。

正月二十日，大人壽辰，在宜園當雪晴時煮

茶於竹林中、有詩一首題竹林茶隱圖卷。福奉命敬和一首。是時因滇省高燥、足疾漸愈。二月初八日、蒙

恩賞

御筆福字壽字及奶餅乾果。二十八日、出閱滇之東川、昭通二府、及黔之威寧鎮等處營伍。三月初三日、至東川府閱兵。初九日、至昭通鎮閱兵。十八日、至尋霑營閱兵。十九日、閱曲尋協兵。二十三日、回至雲南省城。著塔性說成、福嘗蒙庭訓云、余之學多在訓詁、甘守

卑近、不敢矜高以賢儒自命、故論仁論性命古訓、皆不過訓詁而已。塔性之說本應載入性命古訓之後、嫌其取譬少入于諧。然由晉人清談轉入翻譯釋典、又轉入于唐人之復性、實非此篇不能言之通徹。此筆也、非文也、更非古文也。將來姑收入續集而已。　四月、飭滇南道林紹龍、普洱鎮總兵懷唐阿帶領普洱、臨安二鎮官兵前赴他郎廳封私開之猛野鹽井、并將猛野課程改歸入石膏井代完、以廣官鹽。福案、此案道光三年明制軍山因此井烟瘴、出鹽無幾、奏

明賞給該里夷人自煎自食。年徵課銀由他郎廳徵解。後有武舉孫開先等私挖私運，致礙石膏井官鹽銷路。且近于夷地邊夷淆雜，亦慮不靖。封之患即激事，不封，日久更患大。於是決計封之，石膏井官鹽從此暢銷。　五月，廣西直隸州知州丁錫羣所管寧台廠額外多辦銅斤八十餘萬，照例奏請以知府陞用，以示鼓勵。　六月，題奏滇省各井鹽務奏銷。　滇鹽總在省中吏治澄清，則井員不敢欺課，井員不欺課，則井丁不敢走私舞弊。惟在嚴飭該管官吏實心實

力辦理、自然上下肅清、官課充裕。今道光六年分奏銷於額徵鹽課銀二十六萬一千六百餘兩全完、及帶補從前墮欠外、且尚長餘銀幾及萬兩。以前額課多欠。　八月、建立測水三石方柱成。福案、三石柱上刻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爲十二格。一立于東門外金牛寺、以驗盤龍江水利。一立于西門外大觀樓下、以驗滇池水利。一立昆陽州海口、以驗海口通塞、而知其消長尺寸。每年以節氣記之、以備比較蓄洩、極爲有據。　二十八日、八弟在揚州生子。十

一月書到、大人錫名恩來。九月初六日、自雲南省城起身、出碧雞關、赴迤西閲兵。十九日、到大理府駐三日、閲看提標大理城守營官兵、并調考鶴麗、維西、永北、劍川四鎮協營。二十八日、到永昌府駐一日、閲看永昌協官兵并調考騰越、龍陵、順雲三鎮協營。十月初六日到趙州、調考普洱、威遠、景蒙三鎮協營官兵。十八日、回至省署。是月籌邊費一萬兩、招募猓猓三百戶、駐紮騰越廳屬邊界、給以香柏嶺一帶山地屯種、防禦野匪。福案、騰越處滇省

極西南之地、民苗雜居、尚爲安謐。惟其邊界有野人一種、終年在山巢居穴處、披樹葉茹毛飲血、性悍好鬥、言語不通、難施化教。往往當秋收時入內界搶劫糧食牲畜傷人、出没無定、爲患已久。前已築碉防禦、尚有香柏嶺一帶空虚。保山等處另有一種邊夷名猓猓、歸土司管、以墾田射獵爲生、精于桑弩毒箭。野人雖悍而畏猓猓、因籌款飭騰越廳在保山、瀘江外招募三百戶來騰越、予以口糧、處以棚廠、在邊界耕種山地、以爲捍衛。　大人命試弩箭、果甚精、其準較

勝于尋常官兵之步箭，但遠力不及。福案、此野人情形有類四川之越嶲山匪，今猓玀遷已十餘年，計孳長已千人，更堵絕矣。南甸隴川等土司帶領羅剛祁過盆渡蠻牙河邦哇瓦暮等二十餘寨野人來乞降，并獻木刻設誓。案，木刻乃木板，長尺許，板邊上刻缺口數十處，夷中無番字，以此爲憑，竟是上古契木之遺意。因是時騰越一帶野夷連年不靖，九月訛言總督帶兵親討，故野夷懼而乞降。木刻存騰越廳庫。

十一月，大兄敬司萬年吉地前段石工凡六年，至是告竣，保列一等，奉

旨議敘。祐補案、大兄辦工勤廉兼到、八年大工事發、大兄不罣吏議。在部十餘年、未兼捐納房、十年假照案發、亦不罣吏議。截取未久、即蒙

恩出守。十

二月、回疆逆裔張格爾作亂、開酌增常例。大

人爲福與弟祜捐納郎中、以大臣之子理當納

貲也。

道光八年戊子、六十五歲。

二月二十二日、蒙

恩頒到

御書福字並奶餅乾果。是時大兄在京員外俸深

經戶部帶領引

見奉

旨、雲南司郎中著阮常生補授。欽此。　是月、奏滇鹽溢銷長餘銀兩、懇請酌留以備邊費一摺。　福案、滇省鹽政久積多弊、　大人莅任以來、實力稽查、將弊蠹鹽務之員高崠雲等叅劾、復杜井竈走私之弊。以前數十年來鹽課每年無不缺課十餘萬、道光七年鹽課奏銷、不特正額全完、且有溢餘之銀至一萬五千兩之多。茲八年溢餘、又數倍于上年之數。　大人云、此增出之課二十餘萬、若出之於民、豈非暗類加賦、實乃官



常上下肅清、及暢消加遠之故、民間食價如常。

此誠至論也。摺畧云、竊照滇省政務以沿邊外夷及土境各種夷人設法防馭為最重、銅務、鹽務次之。惟各邊務事件辦理不無需費、如永昌、龍陵、騰越各處禦遂野夷之練勇等費、每歲需銀幾二萬兩。思茅、亦有應需之用。邊徼廣袤、夷猓紛居、蠻觸爭釁、又事所常有。且恐內夷自釁、牽動外夷、既不便煩勞軍旅、惟在邊員及早用力彈壓、就本處練丁、相機查辦、所費或不過多。若空手從事、遲悞養釁、耗費轉鉅。即加上年募猓猓移駐騰越、邊界野夷較前畏歛、用費一萬餘兩。龍陵土司家室逞戈、牽動野夷、支武前往緝辦、用費數千兩。永北土境川黔客民一千數百戶久留、難免生事、陸續咨送回籍、地方肅清、用費亦約數千兩。皆係設法湊墊供用。然事急費遲、往往不能應手、且亦難為常法計。惟有將鹽法辦好、加有長餘、並可濟及邊防銅務。今鹽法已有起色、上年鹽課奏銷、不特正額全完、且溢出餘課一萬五六千兩。又自上

年至今、更有溢餘、竟可比上年數倍之多。雖因出鹽較旺、行銷疏暢、亦由極力稽查、毫無漏卮之弊。邊費所需、不得不乘此長餘之時、爲綢繆之計。若即于此內酌量撥濟邊需、實於地方大有裨益。仰懇准將溢餘銀兩於每年奏銷時、以一半造收報部、一半存於藩庫、以備沿邊諸事之用。庶邊釁可冀隨時戢弭、即遇事關重大應行奏辦、得此籌貼、亦不致多糜正帑。如邊務用有餘積、則鹽務、銅運中之所必需調劑者、亦得少爲酌給。仍於每年將所留溢餘銀數動用款目隨同奏銷、以歸覈實。奉

上諭、阮元等奏滇鹽溢餘銀兩、懇恩酌留、以濟邊費一摺。滇省辦理邊務須費、向無閒款可支、遇有巡防彈壓事件、皆係隨時設法湊墊供用、往往不能應手。據該督等奏稱、該省鹽務現在極力整理、大有起色、

上年鹽課奏銷、溢出餘課銀一萬五六千兩、覈計本年、竟可較上年溢餘數倍之多。請將此項銀兩酌撥量濟邊費、所辦甚好。嗣後酌於每年五月奏銷時、查明鹽課溢餘銀共有若干兩、不必限以定額、以一半造收報部、一半存於藩庫以備沿邊諸事之用。並將所留銀數及動用款目、隨同奏銷造具清冊報部、以憑查覈。該部知道。欽此。　三月初七日、查出謀刻石篆并寫造逆詞之匪犯、拏獲王士林、李映川等。

大人一面嚴飭雲貴兩省所屬文武嚴拏餘黨、一面指示在省司道審訊辦理。　四月、　大

人以准陞開化府知府丁錫璽道光七年分所辦寧台銅廠、除正額外多辦銅八十餘萬斤。查該員本有軍功花翎、因事革職、捐復原官、奏請

賞還花翎。奉

旨准賞還。六月十一日、蒙

恩賞到各種錠子藥一匣。七月初二日、大人會同巡撫伊公李在省司道審明叛逆兩案、具奏。

摺畧云、竊查滇省幅幀遼濶、內則壤接川黔、外則界連陜緬。屢飭清查保甲、驅逐游民。於三月間查有外來人托令石匠雕製盤龍石印、當即派撥弁兵於離省城四十里之花紅硐、將其人王士林并石印搜獲。并據開化鎮府稟報、訪有李映川爲趙應隆寫造逆詞之事、督李營弁將



李映川及戚登雲、粲應富等挐獲，起出逆詞。內有天運戊子二月、合行大誥、邀結英雄、整積兵丁器械、秋後約期、信到卽行等語。復經添委文武前往緝辦趙應龍一犯、查無踪跡、行諭越南官員土目、亦搜捕無獲。隨飭將現獲各犯解訊。王士林是湖北嘉魚縣人、先在貴州古州地方入伍、犯事革退。道光七年二月、雕刻木印、托言扶鸞降神、卽令交好之徐敖向程尚文、程尚志、吳本智等誘騙、程尚文等皆爲信服、拜師。追破訪挐、卽以異日須在越南得志、囑令程尚文等湊贈盤費、逃至雲南。臨安徐敖旋亦自黔尋至、會晤王士林。因見三國志演義所載孫堅得獲玉璽起意、仿雕石璽、徑赴小潮、惑衆盤踞。卽于八年二月至省、覓得石匠李盛、托詞挽令製造盤龍石印、欲刻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李盛雖經蒙寫、心生疑惑、卽向生員李宗唐告知首報、致被獲獲。至趙應龍本在越南小潮爲僧、素無文理、好爲大言。李映川原籍四川、亦在小潮教書、與趙應龍認識。趙應龍旋亦還俗。道光七年八月、趙應龍因衆入見其兩手騐有藍痣、詫

爲貴相，遂自稱爲王者後裔，欲自小潮糾惑羅夷，捨爲巢穴，闖至內地開化舉事。向李映川密商，李映川以先須傳示誥諭，暗爲糾約，創爲起就誥書一紙，交與趙應龍備用，時有楊仲林因趙應龍引爲同黨，遂博負曹老三等結拜入夥。又護送趙應龍至開化伊戚梁應富家，告以欲舉大事。梁應富與工人王增科允從。至八年正月閒，趙應龍復糾戚登雲及曾開盛紫等入夥，并將逆詞邀李映川另寫。因糾人無多，轉回小潮，當被開化文武訪查拏獲。李映川等犯先後解省，究明，與王士林事係各起，並非互有勾結。將李映川、楊仲林、王士林各論如律。八月，蒙

恩賜

御筆午門受俘禮成七言十二韻墨刻一卷。初十日，奏請

陛見。是時秋徵糧米、屆時議改建新倉、並立以一米易二穀之法。案、滇省雲南府昆明縣所管二倉、乃每年撥收附近各州縣額徵秋糧、以供督撫兩標暨城守六營兵米之用。又除備三年兵米之外、所餘之米留爲平糶賑卹之需。大人因近年豐稔、民食充裕、無需賑糶、而一二舊倉皆在城外、臨滇池之濱、每當夏秋雨多、溼氣浸蒸、滇米不堅易朽。且府縣每逢交代盤查之時、必多折耗、以致賠累。若遇歲時豐歉不齊、偶需賑糶、亦是紅朽、難濟民飢。夜閉城、城中無一石

之米。大人憶在粵時曾見舊倉中貯有數十年之穀，以海洋至溼之地，尚且不朽，乃思以一米易二穀，穀質堅實，較米易藏，誠爲久貯無虞之計。且在民改米納穀，可省舂碾之勞，又免米粒挑換細碎之累，民情亦所樂從。大人遂與巡撫伊公及司道擇定于省城大西門内府署之西高燥隙地，特建新倉五十間，名曰太平倉。從此兵民兩便，官亦易於交收。若積穀數年，即滿十萬石，誠省垣糧儲之善策也。九月初六日，自雲南省起程，赴貴州閱看全省營伍，兼迎

陛見摺。時大人左足疾全愈、右足未愈。十八日抵安順府、閱提標兵三日、兼閱新演速戰抬礮陣。二十三日、至貴州省、看撫標城守各營陣伍。十月初七日、到鎮遠府。初八日、閱鎮遠、松桃各鎮協官兵。二十三日、接奉批摺、准入覲。二十四日、委員齊總督關防回雲南省、交巡撫伊公里布兼署。大人卽於是日登舟。十二月十八日到京城。十九日陛見。二十三日、

賞紫禁城內騎馬。二十四日，又

命坐小椅轎以代馬。二十五日，

賜御筆出門見喜春帖子，同被

賜者惟軍機大臣暨　大人共六帖。二十七日，

乾清宮

面賜福壽字。　大人北面跪受。

御筆書畢，內監捧字從頂上過。二十八日，

賜荷包七個，內大對包爲黃辮，亦異數也。　時祜弟

自揚州到京效力，掣籤刑部，在湖廣司行走。

道光九年己丑，六十六歲。

正月初四日、

陛辭。大人此次在京共二十八日、蒙

恩召見十次。初八日出京。三月初八日、到貴州省、由黔西一帶赴威寧閱兵。二十四日、抵雲南昭通府、看鎮兵。四月初一日、適巡撫伊公委文武員弁齎總督關防到東川、大人即接篆任事、並看東川營兵一日。初七日、回至雲南省署。五月、大人以景東廳同知陳桐生接管寧台銅廠、在正額外多辦銅至百萬餘斤、

奏請鼓勵、以爲通省廠員之勸、乃請

賞加知府銜。六月十二日，蒙

恩賞到各種錠子藥一分。七月，遵

旨派委員前往開化、在所屬之安平駐邊界緝獲陶

月三要犯及其妻子，并且在開化又續獲傳習

邪教影犯韋淇周等名，解省審訊。先是正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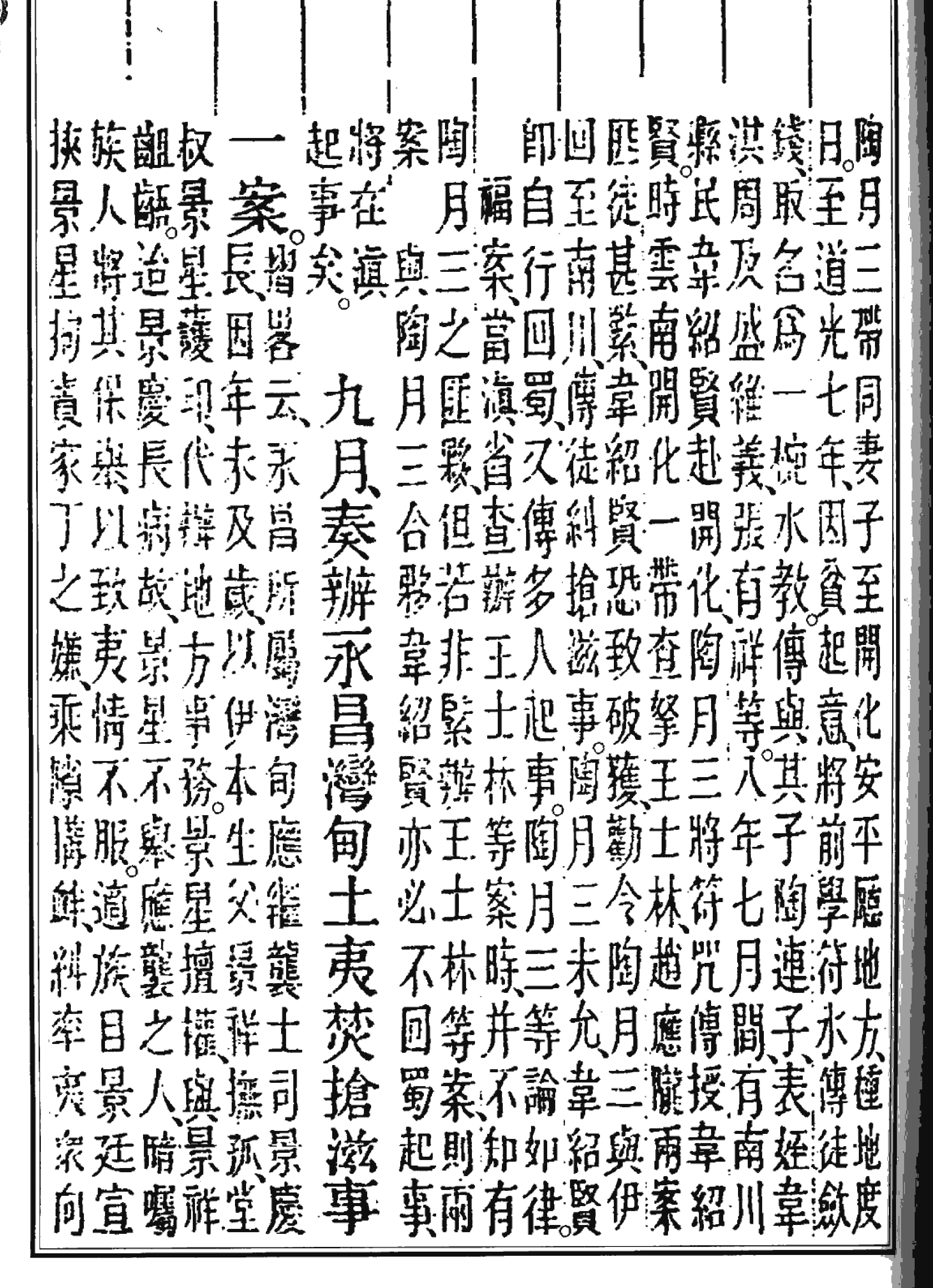
川南川縣叛匪羅聲甫傳習邪教、糾衆滋事，拒

敵官兵，經官兵平獲，餘匪逃入貴州，貴州拏獲，

一案訊出其教傳自寓雲南開化之蜀人陶月

三。大人拏獲陶月三，會同巡撫伊公率同司

道分别審訊，定擬覆奏。揭畧云：陶月三籍隸四川南川縣，嘉慶十八年，



陶月三帶同妻子至開化安平廳地方種地度日。至道光七年、因貧。起意將前學符水傳徒斂錢、取名爲一炷水教。傳與其子陶連子、表姪韋洪周及盛維義、張有祥等。八年七月間、有南川縣民韋紹賢起意開化陶月三將符咒傳授韋紹賢。時雲南開化一帶查拏王士林、趙應隴兩案匪徒甚繁、韋紹賢恐致破獲、勸令陶月三與伊回至南川、傳徒斜搶滋事。陶月三未允、韋紹賢即自行回蜀、又傳多人起事。陶月三等論如律。福案、當滇省查辦王士林等案時、并不知有陶月三之匪黨、但若非緊辦王士林等案、則兩案與陶月三合夥韋紹賢亦必不回蜀起事、將在滇起事矣。

九月、奏辦永昌灣甸土夷焚搶滋事一案。

摺畧云、永昌所屬灣甸應繼襲土司景慶長、因年未及歲、以伊本生父景祥撫孤、堂叔景星護理、代辦地方事務。景星擅權、與景祥齟齬。迨景慶長病故、景星不舉應襲之人、賄囑族人將其保舉、以致夷情不服。適族目景廷宣挾景星掯責家丁之嫌、乘隙構衅、糾率夷衆向

景星尋鬧。景星亦集練抵禦。經永昌府訪聞飭差、將景廷宣獲解、并提景星赴郡質訊。時景星手下練頭阿素疑景廷宣與景星尋衅。係景祥主使、於道光八年六月糾約舊夷目岩革波愛、阿保等、并野匪多人、同赴灣甸、向景祥劫擄閧鬧。景祥聞風帶眷先逃。阿素等與野匪擁入景祥家內、搶獲牛馬衣物、并將房屋放火焚燒、脅衆退至更戛地方未散。景祥報經該府、飭調鎮康目練前往捕逐、阿素等同野匪拒敵、被土練格斃多名。阿素與岩革亦將鎮康土目刁閏克升蕩斃。野匪復將土練拒斃數名、續值派撥營弁帶兵馳赴、該匪等分竄邊外、截獲波愛、并岩革阿保家口。嗣因阿素潛回猛糯地方、被灣甸目練擒捕格殺、岩革阿保逃在芒市野山、亦被拏獲解省審明。將岩革擬以斬梟、家口遷徙。阿保貸發極邊烟瘴。景星爭襲肇衅、亦擬充軍。均同家口解配。景廷宣已故、免議。野匪畏逃邊外、毋庸窮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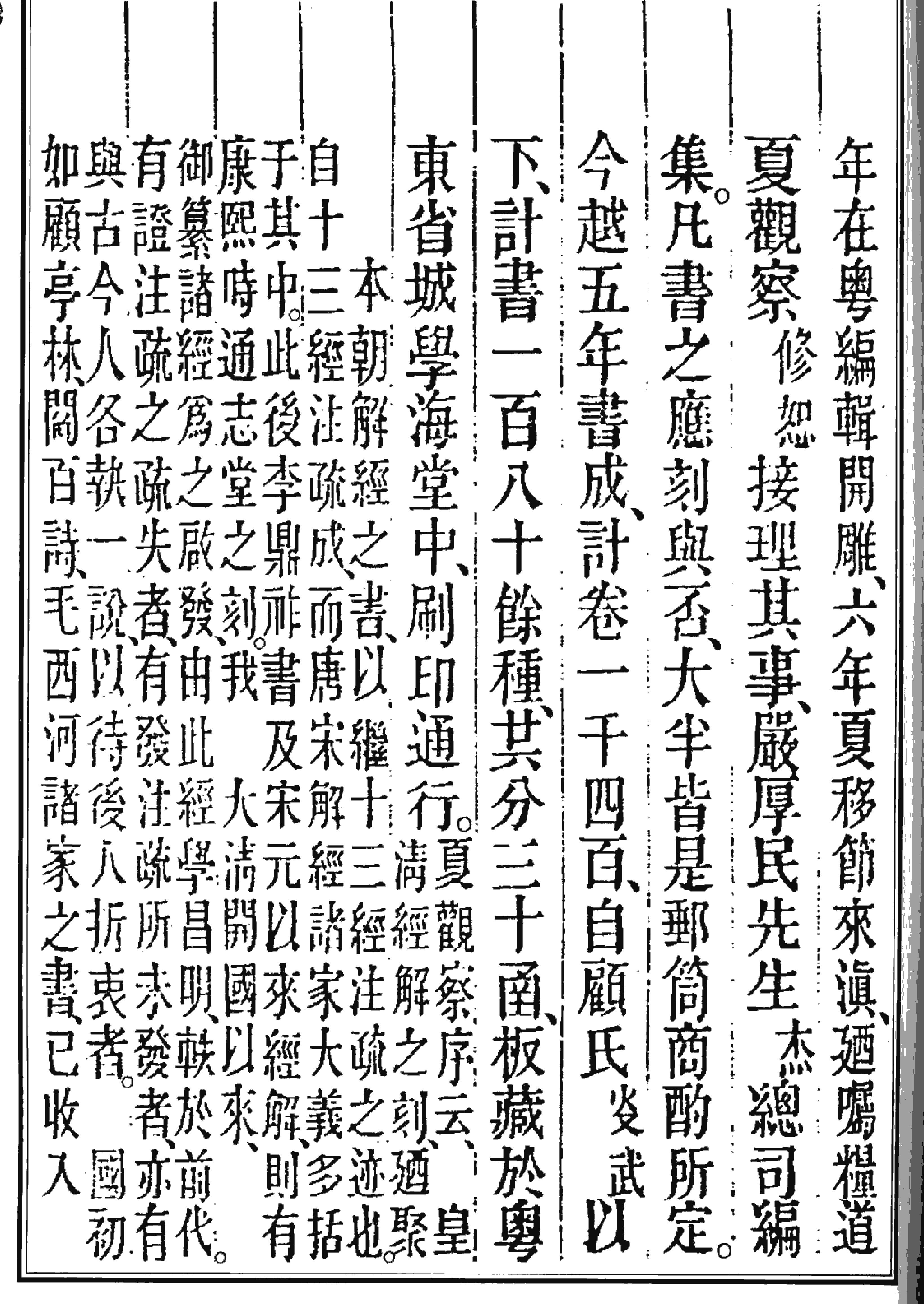
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

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
皇太后徽號之詔、異服歡喜而來賀。此爲向來緬王所
無之事、故代奏進。十八日、自省起程赴開化
等鎮營閲兵。十一月十二日、回至省城、閲抬
礮速戰陣。案、此礮陣楊宮保遇春所練、丁亥
回疆軍營收平回部、賴此爲多。去年黔省余提
軍步雲製演。大人於今夏
陛見回滇、督率將弁造礮三百餘位、每位四十斤。
大人又令以五礮爲一連環、四兵管一礮。若以
衝擊、甚捷而準。省城六十位、提鎮各邊營二百

餘位、令各鎮一同演練。　大人於巡閱時親加演閱、茲回省、又閱省磤、洵邊疆制勝之軍實也。

是時、福撰孝經義疏補成。福到滇後、　大人命撰此書、兩年以來、已成淸稿。　大人夏間回滇、閱郊祀、宗祀之所補、斥皆陳言俗解、復指訓、以爲孝經郊祀即名誥之用牲于郊、孝經宗祀即洛誥之宗禮功宗。福又引證各經、復謂洛誥之文祖即虞書之文祖、文祖即明堂以證之。至是刊書爲十卷成。

十二月、粵東將刻成皇淸經解寄到滇南。　福案、是書　大人於道光五


年在粵編輯開雕、六年夏移節來滇、廼囑糧道夏觀察修恕接理其事、嚴厚民先生杰總司編集。凡書之應刻與否、大半皆是鄭筒商酌所定。今越五年書成、計卷一千四百、自顧氏炎武以下、計書一百八十餘種、共分三十函、板藏於粵東省城學海堂中、刷印通行。夏觀察序云、皇清經解之刻、廼聚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十三經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于其中。此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康熙時通志堂之刻。我大清開國以來、御纂諸經爲之啓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有證注疏之疏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今人各執一說、以待後人折衷者。國初如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諸家之書、已收入

四庫全書。乾隆以來，惠定宇、戴東原等書，亦已久行宇內，惟未能如通志堂總滙成書，久之恐有散佚。道光初，宮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宮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委修怨總司其事。修怨爲屬官，且淑於公門生門下，遂勉致力。宮保以六年夏移節滇黔，修怨按勘剞劂，四載始竣。計書一百八十餘種，度扳於學海堂側之文瀾閣，以廣印行。不但嶺南以此爲注疏後之大觀、實事求是，即各省儒林亦同此扳覽，益見乎實精詳矣。福案、本朝學問皆實事求是，乎實精詳，異乎空言高論不求甚解者。此序未數言，乃大異人所改。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校記

①「等處」下當脱「閱」字。

②成額：年譜道光五年條作「成格」，當有一誤。

③械門：當作「械鬥」。

④「云」下原空一格，當有脱字。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七

男孔厚續編

道光十年庚寅、六十七歲。

三月、龍陵廳芒市土司放承恩之夷人波岩剪作亂、經官兵辦定奏結、文武請議敘。

摺畧云、永昌府龍陵廳屬芒市應襲土司放承恩先因年幼以堂叔放澤浩充爲代辦管理地方事務。嗣放承恩年長襲職、革退放澤浩代辦、放澤浩仍行佔權管事。道光七年、有頭人波岩剪與秤顯猛挾嫌、互搶牛馬、放澤浩派練幫助將秤顯猛打敗。土司放承恩咨其專擅、將放澤浩遷赴弄線地方安置、將波岩剪革去頭人、遷交遞放土司收管。波岩剪旋又潛回芒市、因被革逐、欲圖報復、捏爲土司之母放衎氏欲行謀害放澤浩、遣令波葉秤烏、克針等向放澤浩告

知。波岩剪旋於九年春問以土司毋子辦事不公、人心不服、糾聚夷衆、盤踞村寨。且糾引野匪多人在轄尚等處山頭、借為聲勢、時出焚掠。報經龍陵廳同知、龍陵協副將具稟、酌撥兵練捕逐。該廳協親赴芒市、曉示被脅夷民速行解散、督令弁兵及鄰封遮放土司日練分路攻捕。波岩剪率衆敗逃、追至景幸地方、[illegible][illegible]夷匪多人。波岩剪與有名影黨艮悶肖着補及隨帶數匪衝出抵拒、均被兵練格殺、餘匪遺散已盡。其軒崗等處山頭野匪、因兵練經臨驅逐、亦畏懼聲威、全行竄回邊外、土境肅清。此案夷匪波岩剪挾土司斥革之嫌、與艮悶肖着補糾脅夷衆焚搶、且招引野匪抵拒兵練、情罪甚重。滇省辦理此等夷匪、皆照謀叛律問擬斬决、業經兵練格殺、仍飭將各首級梟示土境、以昭炯戒。已土目放澤浩雖未與波岩剪商同滋事、第土司已經襲職、將該土目代辦革退、仍敢爭權管理公事、並擅行調練攻鬬、以啟肆端。未便照土夷例遷徙本省六百里外營縣、致有再通消息、播弄生事之慮。應將該犯同家口一併僉發隔省三千里

外之貴州思南等府地方安插、以杜後舛。波葉秤烏於波岩剪糾衆之時、先已逃歸、但聽從使令、以詎詞往告放澤浩、貪賄釀舛、亦未便容留土境。除波葉已故不議外、應將秤烏即照土蠻犯軍流等罪、同家口遷徙六百里外營縣安插。逸犯克鈄、扳猛等飭緝獲日究辦。兵練口糧等項費用無多、已於滇鹽溢課內支發。至芒市土司地處極邊、波岩剪所招野匪前已被驅、全竄邊外、毋庸再行窮追。已據該文武飭令土司範於軒崗等處要隘添設弁練駐守、以資防範。所有查辦之龍陵協副將邱奉岐、龍陵廳同知岳輝文、於此事調度有方、悉合機宜、俾土境得以靜謐。署龍陵協中軍都司事、准陞鶴麗鎮右營都司馬錦標帶領兵練、辦理得宜、可否均請交部議敘、以勵微勞之處、出自

聖恩、皆奉

諭准行。

九月、准越南國王阮福映咨稱、內地知縣擅拏

外域夷目、委查并非彼境、仍係彼國欲冒佔內
境之故智、隨即奏
聞。奉
諭、一切准行、照會該國王。該國王理屈詞窮、寢息矣。
大人另密奏云、此地夷練數千、勇而耐瘴、若被
彼冒佔、則此練爲彼所有、所以不得不與辨。
照會云、
大朝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
雲貴等處地方阮、照會越南國王、接據貴國咨
呈、國內稱據興化鎮目申叙、照晉州豐收屯隊長
刁國韓之妻羅氏馳報、道光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見內地兵丁云、胡阿爺被劫殺、幾氏夫用情
不拏、致胡阿秀投控建水縣衙、派來拏縛立時
解去。又道光九年正月、伊州人刁允安家有內
地兵丁、逼稱緝犯。該鎮目派萊州隊長刁政定
往照晉協同刁示與權守該屯。念此一面之辭

未足准信。嗣於本年閏四月該鎮申叙、訪得刁國麟在建水縣衙獄所、於正月身故。又隊長琴因錦拏獲逃犯、有內地人張天才與馬小二等、各執器械嚇索琴因錦錢財、已拏獲馬小二等八名、現飭與化鎮監禁。又該鎮申叙、刁政定、刁永典收平盧豐收二屯稅銀、得土銀四百餘兩。本年四月初四日見內地兵丁百人、擲札一通、將刁永與、刁政定、鎖拏、搜取器械財物稅銀、并械捉手下之名舜、名莫、名宁、名道鬚等人而去。新飭下建水縣衙、郎將拏去之刁政定、刁永典并名舜等人及器械財物稅銀各項交回。其該縣衙不行移報、輙將刁國麟挺監致死、與擅派軍人出境生事、亦惟按款查辦。並新飭下各府縣州之毗連界地、嚴戢兵民、毋許私越。倘經一番嚴飭、猶復逾越境界、即仰欽成憲、不敢鬆放、由狗等因。本督部堂、撫部院拔闊之下、殊為詑異。查該國疆圍雖與內地府廳縣邊境毗連、但中外界限、處處判然、所有臨安府屬建水縣所管之猛校、猺賴等處隸入

天朝板圖已一百數十年。每猛設立寸舍掌寨、管屬



土衆、年納籽種糧銀。如遇土舍事故、報縣承襲、冊籍具存。若遇案件、應差人役往來查辦。道光七年八月、有猛梭土民刁倫與廣東客民胡青梯爭買山地、糾約儂添才等將胡青梯毆死。胡青梯之妻告知夫姪胡源標、報經建水縣驗屍出票、緝獲各犯、將刁倫問罪監禁、刁倫旋於道光九年十二月病故。此係土境人命、例應內地審辦。原案本無刁國鱗之名、猛梭並不名為昭晉州、刁倫亦未充過該國隊長。又查刁文安係猛梭應襲土職、刁治定係猛賴掌寨之弟、刁允典係刁文安堂叔。今文內稱刁允安、或即係刁文安、但不知有昭晉地名。刁政定或係刁治定、刁承典或即係刁允典、亦不知有萊州地名、充過緣長為鎮目收稅之事。因上年九月內刁治定約同刁允典、莫老三等隨帶多人赴刁文安土官家內霸住、強索田地、勒派供應。刁文安於本年二月赴建水縣具告、該縣派差并委鄰封掌寨[1]帶練丁百名、將刁治定、刁允典、莫老三、王阿福等四人拏獲。於四月內解縣、刁治定帶有土銀一百二十兩、金鐲一隻、於被拏時遺失、亦

訴請究追。該縣因飭查無獲，據三猛頭人公議、情願代賠、至其田地、仍歸刀文安管理、刀治定等不得再向滋擾。具結求息、復經委員訊明無與、將刀治定等發回猛賴、交掌寨管束在案。此又係刀治定等同族訐訟、提拏斷結原委、俱與該國毫無干涉。建水縣何須移報、興化鎮目且亦何故發交該國、殊不可解。是該國所云之照會萊州、恐另有其地、所云之刀閭龔、刁政定、刁承典姓名不同、亦另有其人。內地皆不能知、未可以內地之人之地之事、混爲該國之人之地之事也。又琴因錫係在何處緝犯、如何被張天才、馬小二等嘶索財物、內地亦不知此情節。如果馬小二等八人均係漢民、現爲興化鎮目所獲、則應將情節聲明、照例解送內地究辦、庶免在彼後滋事端。至建水兵練差役赴猛投、猛賴等處往來查事提人、係其本管土境、並非該國之地、不得謂之出邊。又如猛丁、猛喇等處、鄰近南掌、更與該國無涉矣。本督部堂溯查從前該國慶有查界之請。如乾隆四十六七等年、前藩黎維祁安以游民混越、咨請申畫昭晉廣陵萊



州疆界、當經前督部堂以六猛坐落內地、界址甚明、本無不清、何庸申畫。如果猛有漢民出邊、無龔拏送內地。隨將內隸之猛梭、猛賴、猛喇、猛丁、猛蚌、猛弄。六猛地名渡口、開寫清單、照會該藩、遵悉有案。嗣乾隆五十七年、前藩阮光平又混以嵩陵蒙州等州、從前黃祿內附為詞、出粵西投遞表章、懇請清理興化鎮界址。經廣西關吏以所請冒昧、直將表文咨呈、嚴行駁回、致書該國王有案。迨至嘉慶十年、該國興化鎮目欲令六係掌兼土舍外附、經內地文武查知、嚴防、因係鎮目無知、事亦未成。復經照會該國約束鎮目、毋得越犯、亦在案。是此猛賴、猛梭等處、人為

天朝內地、屢次明白飭會該國、不為不詳。黎維祁阮光平皆理屈詞窮、不能再有辨賣。該國承黎氏前阮之後、圖籍舊案、或未稽考。然自嘉慶十一年丙寅正月照會該國以後、該國固已自知其謬、迄今二十餘截、遵守舊規、亦無干瀆。今此次來文、隱羅其詞、仍係藉以照晉萊州為名、欲圖裏混地界。殊不知猛梭、猛賴福陋貧疲、一百數十年來疆域、本極分明。前次安南黎阮二藩向

不能言之得理、少遂其覬覦土境之計、何況該
國得國於前阮之手、只宜就所得於安南之地
上保安恪守、豈可隔越兩姓、憑虛屢混、該國恭
順有素、遙揆何致有此逾分之言。及細閱文內、
則皆係聳據與化鎮目申叙之詞、可見全係該
鎮目等復萌故智、有心播弄。在該國王仰蒙
天朝厚德、
錫以國名、
賜履南服、定知恪遵侯度、絕無覬覦之心。自因該鎮目
等一面浮詞、遂致有咨查內地之舉。是以本督
部堂未即
奏明、特將前後緣由及該國措詞不合之處、逐層
指駁、先行照會貴國王查照、俾知詳細、務即稽
查舊案、嚴束鎮目、仍遵舊規、不得再以無據浮
言妄指地名、擾越滋餌、率意咨呈、致失該國恭
順之素志、有負
大皇帝懷柔之重恩。除一面飭令臨安鎮府行文興
化鎮目遵照、備該目等藉端冒混使令軍役越
入猛梭等處滋事、內地亦必飭各土司及十五
猛目、加以兵練查拏、不少寬縱。勿謂言之不預。

滇池雲遠、桂海春回、遙惟貴國王
政體兼和、保綏安善。須至照會者。

七月十四日、大兄生第五子恩喜。

十月十三日、自省起程赴迤西大理府等處閱兵。十一月二十三日、回省具奏。又奏、騰越邊界、道光七年招募猓猓駐居開墾、防堵邊外野夷、於鹽溢項下支用各費。野夷頗為斂跡。再請借款置田裕食一摺。奉

上諭、阮元等奏、騰越邊界原駐猓猓夷練、應行置田裕食、請借款籌辦一摺。滇省騰越邊界、向設猓猓夷練三百七十戶、分駐香栢嶺等處、以防野匪、較

爲得力。據該督等查明、該夷練習種山地、不敷食用、每年另給鹽糧、常川籌發、不免糜費。懇請借款置田、以裕口食。著照所請、准其於司庫備邊項下先行借動銀二萬兩、飭發該府廳購置田畝、分別撥種招佃。俟田畝置齊、即行停止鹽糧所借之銀、即由本省捐廉分限歸補完款、毋許懸宕。此項既歸捐補、並着免其造銷。該部知道。欽此。

十月、大兄奉

旨、阮常生補授直隸永平府知府。具摺謝

恩。

道光十一年辛卯，六十八歲。

正月初十日，省會五色雲見，自辰至巳。次日又見。

二月，五兄福由滇起程回揚州，由揚州入京，分部學習，籤掣戶部，在河南司行走。

四月，署西建小臺成，名之曰碧雞臺，作記。

記曰：雲貴總督駐滇池之上，節院寬敞，東有宜園，古木時花，爲城中勝境。登東北山臺，已見金馬諸山，松嵐疊翠矣。而滇池北渚及碧雞諸山皆在西西南，不能見也。昔署西南有高樓，登之可以望西南，樓久圮。道光六年，余初到滇，子龢構木臺以復其境。今四年矣，木漸朽，遂徹之，而遷其臺于署西北隅廢圃瀦泉西南七丈許。臺以七千土甎疊成之，縱横上下皆一丈三尺，工樸用省，成之甚易。臺腹以梯旋而上，臺上又立四壁，爲八尺之瓦屋，寬其西南窗，使全攬碧雞玉

棻諸山之勝。遠眺滇池、近挹華浦、碧雞關戍、如在几案、太華諸寺隱現于華山之麓。朝霞暮靄風雲變幻、殷雷快雪、涷雨皓月、皆可於臺上收之。舟帆往來、耕犢出入、春稼秋穫、星回火節、亦皆可於臺上遇之。臺成、招幕中賓客落之、議所以爲臺之名。昔李贊皇帥蜀、建籌邊樓、而邊壘一新。然其時滇境非其所有。上番內侵、維州偶降、復陷衆蠻。豈若我

大清德威外薄、凡韋忠武、李贊皇所焦思竭力、遠阻近逼之地、今皆宴然爲郡縣。西南外夷如緬甸、南掌、交阯、皆奉表入貢、攸服奔走。余以衰老腐儒奉

使持節坐鎮之、而不必有所更張設施。惟以崇尚德威、休養民生爲事、所以政簡身閒、得與賓客登臺、興復不淺也。又安用侈其名而矜之乎。則名之曰碧雞臺可已。

八月初八、孔厚生女恩桂。　九月二十九、大兒生女恩紳。　十月十八、孔厚妾殷氏生子恩高。

道光十二年壬辰、六十九歲。

二月、庶母唐安人以病卒于滇署。安人長洲人、年四十五、無出、叔兄祜請封安人。

三月、大兄因直隸總督琦侯奏、陞清河道。奉上諭、直隸清河道員缺、准其以阮常生陞署。具摺謝恩。

四月、大兄經直督琦侯奏請、兼署保定府事。

是年夏、湖南永州猺人趙金隴作亂、衆萬人、提督海淩阿陣亡出缺。奉驛遞諭旨、貴州提督余步雲調補湖南提督、選帶貴州兵一千、馳赴湖南勦辦猺匪。

又奉
諭旨、以雲南副將曾勝爲湖南總兵、馳往湖南隨剿。因曾勝甫經保舉、堪勝總兵、
召見回滇、卽蒙
特簡。大人卽日令曾勝交印、馳往湖南。又札商余提督、派定將弁等挑帶精兵擡砲、刻日馳往湖南、會同湖北提督羅思舉兩湖兵、隨總督盧公坤進剿。賊敗、聚于羊泉鎮、楚黔官兵極力用擡砲攻打、羊泉破、皆殲之。曾勝又隨
欽差大臣禧公恩入粵。時廣東連山猺人又作亂、總

督進兵失利。禧公至，督令曾勝等痛加勦擊，賊大傷敗乞降。是役也，曾勝料敵情，審地利，而後登高力戰，痛勦，功爲第一。旋

賞騎都尉世職，即陞廣東提督。十七年卒于任，謚勤勇。曾勝由廣西都司經　大人連次保陞遊參，又保舉陞副將總兵，前在川楚，身經百戰。

六月十六日，孔厚自揚州起程，到滇省署。

七月，南掌國王召蟒塔度臘遣使日恭齎表文貢物到關，投夷字文書，譯出內開，本年屆應例貢之期，貢馴象四隻及象牙、犀角、綢疋等物。本年正月間起程，因暹羅部落之戞于腊與緬甸

搆衅，貢須由梭南烏地方過，路梗，以致遲滯，俟

兩國解散，即於五月抵關等語。奏請

旨，奉

諭，准其入貢，于封印前抵京。

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阮元著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之任。欽此。

隨具奏謝

恩，并請入京

陛見，將總督印務交撫臣伊里布署理。

閏九月十三日，母親挈孔厚婦彭，子恩來、恩高，

女恩桂、到滇署。七月二十四日由揚起程。
十月初一日、奏起程查閱迤東開化等處營伍。
本月回省。
十二月、奉到
硃批、著來京陛見、伊里布暫護督篆可也。即於十六
日交印起程。
十二月二十八日、吾　母孔夫人因病故於雲
南督署內寢。不孝孔厚率來、高兩孫哀舉殯禮。
行狀云、先妣
誥封一品夫人、乃　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諱璐
華、族姪慶曾塡諱。昭字輩衍聖公之孫女、憲字
輩封衍聖公之女。

高宗純皇帝巡幸闕里、先妣年幼、隨祖母程太公夫人跪迎宮輿、蒙駐輿問年齒、且攜手賜宮花一朶。乾隆五十八九年問、家大人以詹事任山東學政時憲字輩衍聖公蕘無子、以胞弟之于繼襲爲慶字輩公。宮保畢秋帆先生時任山東巡撫、與先祖素有交、謂先祖曰、吾之女可配衍聖公、公爲媒。衍聖公之本生胞姊可配公之子、吾爲媒。遂同締姻。乾隆六十年、家大人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任浙江學政。嘉慶初年夏、封公暨封公夫人送先妣來杭州成昏禮。禮儀輿服隆於一時、然以詩文賀者有歷奩只用十三經之句、非先妣不能當此。先妣事先祖最孝、先祖愛視若女。與家大人相敬如賓、閭中和惪、理家政持大體、動引闕里禮法。即如居先祖喪、常以衰服、宿雷塘墓廬稽草土坯之中。葬後黑布服三年、不用黑帛。有言其太過者、則曰、吾闕里尙皆白布、不黑布、今黑猶從俗也。揚州舊城白瓦巷有家大人誕生之舊宅、先祖妣禱於泰山聖母生家大人。先妣改此宅爲海



岱庵、奉　泰山聖母、　觀音、　天后三龕、且設　祖妣林太夫人龕於庵中、朔望必詣拜焉。　先妣前數十年皆在官任、兩歸閩呈、再入京師。道光六年、　家大人由兩廣總督調任雲貴、　先妣曰、家鄉祠墓、厚兒娶婦尚未祭謁。且欲回閩里省外祖母袁大公夫人、故攜孔厚夫婦歸揚州、親奉蘋蘩。又兩歸闕里、拜墓省親。九年欲來滇、未果、寄詩與　家大人、言路遠難來之故。十二年秋、始攜子孫來雲南。　先妣體素弱易病、貴州途次感瘴疾、到滇、署與　家大人相見、方甚歡慰、瘴亦止愈、惟脾弱食減。　家大人在宜園置酒、　先妣乘小輿遊覽各亭館花竹、且至萊圖曰、園中各祠廟俟吾健再拜耳。先是　家大人以拜協辨大學士之

命、請入京　陛讌。十二月初、奏回　允覲、　先妣以方聚又離、意頻悄然、然勉促治裝。　家大人北行後、竟卧不能起、病日重而食愈少、遠以十二月二十八日長逝、得年五十有六。鳴呼哀哉。逝之日神明不昏。孔厚偕孫恩來、恩高皆侍榻前、　諭曰、死生有命、我一生榮貴如此、子孫

亦多、尚復何憾。惟憐爾兄弟等皆丁憂、我亦顧
不得矣。爾等當勤讀書、孝於父祖、我有幾句詩
取紙筆來寫。及伸紙、則語音不清、氣漸微、不能
寫矣。嗚呼哀哉。論者謂閨秀能詩禮者難得福
命、若　阮孔夫人、本爲海內第一門望、又爲宰
相夫人、經史滿樓子孫繞膝、閨閣中第一人矣。
　先妣圓子、長爲大兄常生、族兄歷曾墳、諱嘉
慶初年九歲、二品廕生。娶寶應劉氏、生五子、恩
海、恩洪、恩浩、恩、曠、恩喜。次福、辛酉生、戶部郎中。
娶德淸許氏、生恩光、恩山。次祐、甲子生、刑部郎
中。娶嘉興錢氏。次孔厚、乙丑生、以嫡子爲道光
初年一品廕生。娶長洲彭氏、生恩來、恩高。二女、
第六者名安、適江都張氏、早卒。第九名正、與祐
同庶生、適平湖吳氏。大兄官淸河道、在任聞
先妣訃、既哀毀、又感時症、誤於醫藥、卒於任所。
　家大人入覲、
命典春闈、撤棘後闈雨喪、慟悼之至。及回滇、撫棺慟
哭日、朱棺不能久於滇。乃歸殯於北湖　先妣
江夫人墓祠。　先妣幼習詩禮、能詩文、所著有
唐宋舊經樓詩六卷、已付刻。門生姚文僖公修

揚州府志、曾載入志中、故號經樓夫人。居粵以後、又有詩數卷。家大人曰、汝母詩紀事、有餘而警鍊未足。老年詩多率意、不必再刻矣。然稿中有可見賢孝大體、非徒吟咏者。福等今敬錄十九首。先妣讀史有識、有雜文十數篇、今亦錄項羽論、金日磾論等四篇。先妣在粵有五十初度自序一篇、篇末云、是日門庭寂然、室內怡然、外無酒醴陳送之勞、內無音樂歡呼之客。願從此安享餘年、子孫福壽長昌、事

君事親皆一體也。復何言哉。今哭讀此文餘年等句、誰知竟成壽不逾六十之讖語乎。嗚呼哀哉哀子福、祜、孔厚敬述。

道光十三年癸巳、年七十歲。　男祜續編

二月、大兄經直督琦侯奏請、兼署直隸按察使司。

二月末抵京。　三月初一日、到園請

安、

召見、面謝
恩。軍機大臣傳
旨、賞七十壽辰
御筆亮功錫祜四字扁、黄絹
御書福、壽字各一方、塗金佛象一尊、嵌玉如意一柄、
　　窰蠟朝珠一盤、陳設十件雕盖玉香鑪一件、玉
　　一件、玉山子一件、塗金獅子香盒一件、玉匙筯瓶
　　一件、成化甆確一件、竹根麻姑一件、定甆盤
　　筒一件、紅花甆花瓶一件。　畫琺瑯筆
　　　　繹絲蟒袍一件、大卷江綢四疋、
　　小卷江綢八疋。即在
内廷叩頭祗領。初二日、具摺謝

恩。計自四十歲生辰一日之隱在海塘工次，五十歲在寶應催漕舟次，六十歲在粵撫署竹園，是年正月二十日在湖南舟次。至是時公卿門生來賀，不能隱矣。初二、三、四皆蒙

召見。初六日早奉

諭充會試副總裁，入闈。

四月初十日發榜出闈，得士許楣、朱其榮、周其懿、胡正仁、陳文翥、陰豐潤、蘇哼訥、王兆松、史佩瑲、杜寶辰、曹履泰、王蘭新、端木國瑚、王景銘、安詩、李維藩、盧琳、譚廷襄、魏玉峯、蔡宗茂、黃贊湯、周有篁、張集鑑、德齡、許槤、童翬、邵宗渭、福暉、王清選、蔣鍾麒、袁鍾慧、董正官、王積順、張鏡淳、吳

守仁、張樹木、金樹木、羅象晨、吳世驥、談素勳、郭維鍵、夏廷榘、蕭騰漢、吳煒、葉覲儀、徐卓、福濟、陳宗元、宋載賡、許謹身、胡嵩年、徐文爟、春熙、張齡、劉文典、張邦佺、王芳、蔣元溥、黃廷璠、楊寶樹、康孔昭、詹璈、董作梅、武新亨、徐濯、黃鍾音、吳保臨、陶春元、吳開陽、孔昭然、徐寶森、毓科、吳頡鴻、李步瀛、李恩慶、鄧爾恒、裘寶鏞、蔣瑾、黃懋祺、韓椿、翟維善、姚憲曾、邱景湘、韓曜、司徒煦、溫予巽、洪玉珩、徐起宇、鄒新照、汪培基、方大淳、楊開會、姚承恩、車瀛、章業、舒鈞、高振洛、戴鴻恩、劉潛之、陳

芝齡、左喬林、劉用賓、何森林、宋延春、楊文定、存葆、程葆、王鼎彝、葉式曾、朱士廉、董平章、蘇蘭第、陳光緒、朱憲曾、何元杰、袁銘泰、許本鏞、謝克一、沈映鈐、孟毓蘭、蘇元毅、廣專、文秀、唐金榜、陳應聘、王黻、林廷禧、鄭輝堂、馬逢臯、孟毓勳、李汝璿、郭樟、林上砥、張熙宇、蕭艮城、康象書、博廸、蘇朱、麗宣、王汝和、施壽椿、蔣士麒、恩霖、唐金釗、郎盼、杜錫衍、楊培、沈秉荃、吳士俊、彭元海、王王、何家騊、龔儁昌、雷五福、廖惟勳、周瑞圖、施介曾、曾克敬、孔繼勳、萬應新、汪鳴相、唐簡、王丕顯、戴齊松、

李鈞、車克慎、金黃裳、李翰昌、李烈文、王麟瑞、陳鎔、朱允惇、華廷標、盧贊、虞文在、瀛封、躬禰、昌阿、王錫九、盧同伯、黎光曙、費公彥、德齡、唐潮、高極、王樹滋、黃慶昌、劉濤、楊蔚春、李樾、桂超萬、王槐、彭作籍、雷崙、楊松磐、吳湘、范鏞、杜浣、王恩需、吳林光、溫廷獻、劉體舒、焦友麟、花謙春、史策先、曹銜逵、張鵬翼、張崇恪、童輔、喬邦憲、張炳、孔昭慈、黃炳光、王鳳翥、高步蟾、王紹曾、陳景良、舒鼎、徐清、汪元方、張涵、晏承仲、張寅、樊椿等二百二十二名、宗室保清、崇文、英瑞三名。　是日回宅。鶩

悉　母親滇省哀音、又悉保定大兄三月二十七日病故於道署之音、傷慟不可言狀。又以行
當
陛辭、不敢告假。
召見、面陳兩喪、
蒙
面諭曰、爾夫人自然也年老、尚是人家常事。惟爾子可惜、他是个材料。隨
蒙
諭仍回雲貴總督之任。十七日叩辭、白衣冠、於四月二十二日出京。時長途盛暑、　大人神傷貌瘁。
祜請隨行赴滇、祜婦錢亦請隨行、遂同就道。過

保定、見大嫂恩海等哭、往一日、料理柩眷回揚之事。次日長行、行次襄陽、漢江大水、水路到常德、因沅江夏水亦發、且逆水天暑、改由陸路。十六站於六月二十日入貴州、到鎮遠府看鎮遠鎮兵、次第看貴陽、安順等處兵、入滇。七月接印後、將出貴州西境、雲南紛紛稟報七月二十二日地震、自省城南至臨安、開化十數州縣、同時被災、壓斃男婦大小口數千人、房屋坍損數萬間。大人迅馳回滇、撫軍先已委員分頭撫卹、查辦斃者、復會同賞卹、房屋照例給與修費、

露處者搭篷居住。動用銀十數萬兩，即在井鹽溢課歸半項下動用，不足者官捐、紳商富戶亦行善湊捐，奏請議敘。各官署自爲捐修壇廟，動用官項。滇省老人言，滇省雖易地動，然數十年無此重災，所幸賑卹不遲，而且實惠，田稻無損，即速豐收，尚可補救耳。

八月，緬甸蠻暮到關，稱該國王孟既遣正副貢使，敬關呈金葉表文，稱今年應貢，伊國中崇

大皇帝福，風調雨順，夷民安業，謹備金葉表文一道、長壽佛三尊、馴象四隻及土産各物，即由驛奏

聞。奉
旨、著照例入貢。　是時普洱府思茅廳所屬車里土司宣慰司刀繩武首先集練數千、往江外攻其叔土舍刀太康、被拒互鬭敗回、在内地跋扈滋事。冬春節次辦定具奏、詳見後摺。　又是時開化廣南邊外越南土目農文雲叛其本國、殺官侵地、沿邊防堵、直至十五年四月始竣事、詳見後摺。

十一月、季弟孔厚扶　先妣朱棺到揚州、厝北湖樓下。

道光十四年甲午、年七十一歲。

正月十六日、出省閱迤西之大理等處官兵。二月末回署。

三月初六日、祜婦錢宜人以癍疹病醫無效、卒於滇署。

四月初六日、奏已革車里土司刀太和之子刀繩武、前因遠逃未獲、地方安靜、撤回兵練。另擇襲職以靖邊圉。皆奉旨行。初、車里土司刀繩武生甫數月、其父刀太和即死。繩武襲職、其叔刀太康撫孤代辦多年、教繩武讀書娶婦、將印務全交與繩武、而自退於

江外爲土舍，分守數猛之地。太康去後，繩武聽讒，謂其叔欲謀奪土司害姪。太康言，我於彼孫襁褓時醫藥撫養，不於此時謀奪，而謀奪於交印後耶。繩武稱於南掌國，南掌與暹羅一氣，戛于臘者小部落，又名三撮毛，最悍野敢戰，叛於緬甸而歸於暹羅。緬與戛暹相仇，常與戛戰，戰則必經車里，流言繩武唆戛緬甸，邀繩武出證眞假。遂於會處擄繩武入緬數年。騰越同知胡啟榮囑內地商人之貿于緬者曉緬曰，繩武唆戛無據，留之理不直。且此事尚未奏

聞、再遲不能不奏。若興師問罪、爾何苦爲一匹夫而
失恭順於
天朝。於是緬王送纏武交胡同知入關到省。時總督
長公相文襄公欲革之另襲、胡丞固求免革、居
之於思茅廳、并令與其叔永相和睦、具結完案。
乃纏武聽漢奸之唆、仇叔不已、於十三年詭出
思茅城、集練數千、逕往江外攻叔。渡江後遇叔
練鬥敗而歸、纏武僞豎綠營旗幟。其叔過江、見
旗卽退去、纏武不回城、復唆使被鬥之民數千、
乞食於官、欲官助之以兵、以殺其叔。官不允助、

遂自擁練再鬨再敗、敗後復招黑猓猸子各夷人爲助、給以頂戴。糧用不足、則刼往來鹽棉客貨、得錢放行以爲食。自行教操、違者已斬多人。伊撫軍署督印、諭招其散練歸休、不間禀、不聽招、遂奏參革之、且奉

旨不許助兵。時胡敬榮已任南道、自以爲恩人、單輿往諭、以爲必感恩聽諭矣。乃繩武自出跪迎、而隨練千人、鎗刀夾道林立、以耀其武、終不能交一言而散。守備佐雜之往諭者坐之帳房之中、以小故立斬一馬夫獻首級於官前以赫脅之

卒不覆禀。八月、大人返滇、復以印諭諭之、仍不聽不歸、其意竟并官亦不懼、跋扈之象已成。大人乃决計、嚴檄鎮道印鳳岐等進兵捕之。乃擡砲過山一鳴、斃其前鋒猾夷、餘皆潰散竄走。繩武札三營三卡、聞頭卡破、卽先自騎馬帶印逃矣。大人預諭、不許遠追殺散逃之人。十四年春、奏以太康之子繼爲太和之子襲職。其詳見後兩摺中。摺畧云、竊照思茅車里土司刀繩武輕聽奸徒播弄、屢次集練、先向伊叔土舍刀太康鬨鬪、抗不遵諭解息、甚至脅官求兵、僞助縱夷滋衅、內地被其騷動、謬妄不職。當經奏明將刀繩武土職褫革、如其知悔來投、按其情

節酌辦。嗣因刀繩武仍不知悔、帶其隨練、復糾猓夷多人、據山扎卡。再向招諭、仍不解散、自投。經該鎮、道斥退猓夷、派令弁兵攻捕、刀繩武卡破、練潰、帶印遠逃。又經奏、奉

諭旨飭令鎮、道委員追蹤緝拿、在案。臣等因該處擾亂雖息、民夷多有流離、並令妥為撫輯、再行究辦。酌撤防兵。其所遺東里土職、亦連查合例之人承襲去、後。聞據普洱鎮印、鳳岐、迤南道胡啟榮委員林樹恒、錫麟等。稟稱、刀繩武攜印不繳於潛逃後向沿邊奔竄。分飭兵練追拏、截獲附從漢奸王濂等數人、刀繩武仍無下落、邊地荒曠、自已遠逃邊外。竄亡之餘、已不能再滋事端不值令兵練深入外域窮追。其所攜土印、亦難保無失落。且以已革遁逃之人、即使執此廢印、亦屬無用。現在責令沿邊隘目、留心偵查去路、寄為購緝。並諭外域近邊土目、如有逃入、即行拿送、另行稟報辦理。至土舍刀太康本有分管之地、刀繩武聽說猜忌、因與齟齬。前此互鬥之後、刀太康遊諭解息、撤練退回。乃刀繩武結嫌不休、類結猓夷、侵入內境、騷動地方。自加調防



兵、震以威勢、并於捕拏刀繩武時、先行斥散猓夷始就安賑。現查所散猓夷皆已歸其邊外原住山巢、被脅及逃亡夷民分別招徠安撫、亦皆復業、料理春耕。除酌留本處防練外、將先調之目練及弁兵一千數百名、并續調之官兵千餘名、於正二月分起撤回。所遣車里土司世職、查定例、土官緣事革職提問、不准親子承襲、另擇本支叔伯兄弟及兄弟之子繼襲。今刀繩武負罪帶印遠逃、其子例應停襲、以杜後衅。當即諭飭車里所屬十三版猛各土弁人等、秉公選舉。查明刀繩武並無弟兄親支、惟其祖刀士宛生其父刀太和與其叔刀太康二人。太和、太康係嫡親兄弟、止此兩支。此外遠支稱疎、亦多事故無人可襲。刀太康現存二子、公議以親支土舍刀太康長子刀正綜年已及歲、縱與刀太和爲嗣襲職。且同是刀士宛之親孫、夷衆各皆悅服、無不踴躍、各具保結。自應即以刀正綜繼襲、俾刀士宛刀太和之世系不絕、而土境亦有責成。照例將宗圖冊結呈報。至刀繩武家只、未便留存邊隅、已與續獲漢奸分起解省、聽候照例查

辦等情。前來臣等查已革土職刀繩武既因遠逸邊外、追緝未獲、自不值令兵練深入窮追、轉涉紛擾。該鎮道等已責令沿邊臨目偵查寄緝。并諭外域近邊土目拏送、候有無弋獲、另行核辦。現在倮夷散盡歸巢、土夷各皆復業歸耕、兵練撤回內地、甚爲平靜。所遺土職應卽舉定、以資撫馭。從前乾隆年間土司刀維屏棄職帶印潛逃、復經投回監斃、其遺職以刀維屏之弟刀土宛承襲、改頒印篆。刀土宛卽刀繩武之祖。令刀繩武始而尚係同室操戈、追後勾結要拔、騷動內地、於革後猶復帶印竄逃、與刀維屏無異。則其家屬例應遷併安揷、其子不准再襲、實爲罪所應得。茲經鎮道等飭據十三版猛土并公議以土舍刀太康之長子刀正綜繼與刀太和爲嗣襲職、夷衆悅服、土境亦有責成。是換之定例、頗屬相符、察之與情、亦皆允洽。臣等另行照例具

題其銅印、并請由部另頒、以重職守。至車里極邊荒遠、處處與緬甸南掌及暹羅憂于騰接壤、土司新襲、仍令鎮道督飭該應襲土司暨土舍刀

太康各猛士弁等同心協力辦理、永靖邊藩、不
得稍有貽誤、致干罪戾。所有前調兵練應需鹽
糧及撫恤等項均係於滇鹽溢課留備本省邊
用項下照案支用、毋庸另行動欵。除刀繩武家
屬應徙之地並附咬之漢奸等犯確審定擬、另
辦外、臣等謹恭摺具
奏。奉
上諭阮元等奏、查辦思茅土職滋事始末情形、撤回
兵練並已革土職遠逃未獲、另擇承襲一摺。雲南
思茅廳所屬已革車里土司刀繩武、因輕聽奸徒
播弄、屢次集練、向其叔土舍刀太康閔聞。諭令解
息、藐抗不遵、甚至脅官求助、縱夷激畔、謬妄不職。
前據該督等奏明、業降旨將刀繩武土職褫革。嗣
因其不知悛非、仍復勾結保夷、始終抗玩。經內地
派弁兵攻擒、卡蔑潰散、帶印潛逃。是刀繩武先之
同室操戈、猶爲可恕。後之糾結外夷、叅官跋扈、騷
動內地、實屬罪無可逭。現據該督等飭令該鎮道
委員分飭兵練、追蹤緝拏、諒已革土司遠逃邊外、
不能再滋事端。自不値令兵深入窮追、祇須責令
沿邊隘口、留心偵查去路、密爲購緝。並諭外域近

邊土目、如逃入、即行拿送內地治罪。其附合刀繩武、之漢奸夷奸、幫唆肇衅、情殊可惡。雖據截獲王擄等數犯解省審辦、此外恐尚有倖逃法網、匿迹潛蹤、必須密速訪拿、從嚴究辦。仍一面出示明白曉諭、不准此等奸徒妄肆雌黃、搖惑生事。所有前調兵練著即撤回、應需鹽糧撫卹等項、既據、稱係於滇鹽溢課留備本省邊用項下照案支用、毋庸另行動款。其所遺車里土司世職、現在刀繩武既經畏罪帶印潛逃、家屬法應另徙、其子不准再襲。茲據該督等取具宗圖冊結、另揀合例之人、奏請承襲、著照所請。准其以土舍刀太康之長子刀正綜繼與刀太和為嗣、承襲車里土司世職、以專責成。所有應行另頒鈐印、著該部照例辦理。至車里極邊荒遠、接壤外夷、土司新襲、該督等務飭令該鎮道督飭該應襲土司監土舍刀太康、各猛土弁等、慎守土職、內安外和、遇有應辦事宜、飭遵辦理、永靖邊圉、不得稍有貽悞、另啟衅端、致干罪戾。欽此。

案、此次邊費、一年之久用八萬兩。

又揭云、竊照恩茅廳所屬土里[2]土司刀繩武向其叔土舍刀太康攻關、不遵解息、先經

奏革。緬因其不知悔罪投歸、且又勾猓夷、經弁兵
擒拏、復帶印竄逃。現將所遺土職另行擇襲、另
摺具
奏外。臣等復查滇省沿邊土司悉係內地藩籬、土
司之伯叔兄弟皆爲土舍、各有分管之地。其土
司舍目多與外域往來修睦。車里土境在西南
極邊、其地約有數郡之廣、全境插入外域、東南
隣於南掌、西南隣於緬甸、而暹羅所屬之部落
戞于騰、又鄰其南境。內十三版猛地方、分內猛
外猛、各立土弁分理、由土司統率。其中有荒遠
悍野數處、即不全服土司。嘉慶八年經前撫臣伊
奏明有案。刀繩武生甫兩月、即父死承襲、全由伊
叔刀太康護理。迨刀繩武及歲婚娶、刀太康方
退爲土舍、分居於外猛、與緬甸隣近、相與修睦。
因緬甸與戞于騰向來不和、南掌又與戞于騰
親好。刀繩武不知避嫌、處置失當、偏向南掌。戞
夷適有奸往撟弘、以致緬甸有疑。及刀繩武之
事③被擄八緬、土境之人、曾以刀太康暫辦。至道
光五年、內地喚諭緬國、始將刀繩武由騰越送
回、仍充土司。因其與刀太康僨有嫌疑、曾令并

目人等解釋。歸於和好。經前督撫臣
奏明、取結立案。追後刀纏武因自緬送歸、既身欠
緬債、復續欠漢債、彼緬目遣人索取、欲向土弁
商派未號。因而輕聽讒言、伉及其叔、遂謂蓄謀
害姪、欲逐刀太康、全收外猛之地。於道光十二
年冬問、集練向攻、刀太康抵禦、致成互鬨。刀纏
武潰回之後、許以割裂猛地、分酬幫附之諸奸、
並寄字南掌及戛于騰之屬夷猛喃等助練、未
果。刀纏武又妄給傈夷以土弁職銜、擾及內地、
且欲請官兵幫助。官不允助、遂縱使所料之人
冒充難民、騷擾內地、人心搖動。非將其號革、無
以彈峙。逆王革後、向令招論自投。詭刀纏武又
漆聚傈夷、始終獲抗、不得不派弁兵攻捕。及至
兵到、卡破練散、自行帶印潛逃。是刀纏武先之
同室操戈、猶為可恕。而後之。料結外夷、脅官啟
扈、騷動內地、實屬罪無可追至刀纏武於互鬨
後、以、刀太康欺朦疑贖、擄飾辦稟、矜民亦代為
投呈請兵。經鎮道委員查明、均無實據。因叔姪
互相怨堇、矜民亦聽囑從控。此刀纏武擊峙諱
餉、及漢奸附和干預之情由也。臣等查極邊土



司舍目、俱當和外安內、為邊界屏藩。刀太康以極邊土舍、尚知內地法度、此次鉏起家庭、由於刀纘武先發、自不能深責刀太康、加之以異。且暹羅與緬甸有仇、從前纘憂交攻、郎以東里為兩戰之地、夷民逃散。近年始多安息、刀太康與緬人素和、而於南掌、暹羅未甚欽洽。前次憂于臘受刀纘武之變、曾向刀太康請責。辭南掌進貢使目過刀太康之地、刀太康郎與之誓水盟和、意將由此適曆於夏夷。是刀太康輯睦外夷、尚為有衙。緬國自乾隆三十年開屢侵內地、數為邊患、致興經畧大兵、勞費甚鉅。至乾隆五十三年、緬甸始請入貢。上年進貢遣使到滇、感仰皇上德威、臣等亦懷柔維厚。南掌上次入貢來滇、亦極馴謹。憂于嶽屬於暹羅、近於南掌、今刀太康處於極邊、界於數國之間、先修睦於緬甸、今又與南掌盟和。憂夷與緬為仇、而與南掌相親、可由南掌而推及憂夷、使憂緬之隙漸消、則土境亦可無牽擾之虞。乃刀纘武不知遵依前諭、和其骨肉、屢以孤忿而先攻舍目。國知其必自蹈於潰裂、是以屢勸解息。假使因其變觸相爭、輕

聽土司矜民之請、偏助以兵、逐滅其叔、則刀纙武不聽於緬。如以憂夷本不忘緬、而緬亦時防憂夷、憂夷終必有事於緬、緬亦必疑及刀纙武黨附掌夷、豈不遷鮮土境、兵連禍結。甚至涉及內地、致有不能收束之勢。是刀纙武之乖謬、追源竟委、何可曲徇、任其債事。令已褫革所遺土職。刀氏世系寥落、但乾隆間前士司刀維屏帶印潛逃、雖投回監、幾亦不准其子承襲。茲若再以刀纙武之子議襲、無論事係逢例、而現在各猛土弁尚許刀纙武之劣蹟、是子蹕父習、更恐內鮮復生、外患亦至。自應照例於親支內另行遲舉。茲據鎮道籌查稟、親支內惟刀纙武之父刀太和與刀太康為親兄弟、土弁目夷公舉刀太康之子繼與刀太和為嗣項襲、衆情允協舍此別無可襲之人。則當以邊地安和為重未便以叔任嫌疑、拘泥微節、以致另起爭端、貽誤將來。況刀纙武被革、不投歸待罪、反攜印遠逃、自絕其子之襲。家屬法應另從、與其舶觛刀維屏如出一轍。今為其父刀太和立嗣繼襲、以延其祀、亦已

國恩加厚、無有偏抑。業經飭令鎮道明白曉諭、以杜潛跡之漢奸夷奸妄生雌黃、搖惑生事。此又臣等與鎮道往返飭查、先後酌辦、期於邊地安和、免生各釁之緣由也。前次奏報、因有未經查出情節、尚未詳晰聲敘。茲已事竣、臣等謹將辦理始末各情形恭摺奏聞。

案、此案所以遲捕者、漢夷流言、皆謂當助姪滅叔、聞於四遠之故。若照彼辦法、必多邊釁。

六月、季弟孔厚復到滇署。是時恭遇覃恩、大人請貤贈外祖父林公諱廷和為協辦大學士、外祖母俞夫人為一品夫人。

八月、祔帶婦柩回揚州。

石畫記四卷成。

道光十五年乙未、年七十二歲。

三月初三日、接吏部咨、奉
上諭、阮元著補授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伊里布現在起程來京陛見、阮元俟伊里布回任後、再行來京供職。欽此。即在署恭設香案、九叩謝
恩、并即專差具摺謝
恩。又奉
上諭、阮元著充體仁閣大學士。欽此。具摺謝
恩。又奉
旨、阮元著管理兵部。欽此。

四月、越南叛目農文雲被陝兵勦逼身死、雲南

巡防事竣、奏撤兵練。先是十三年秋、越南保樂土州目農文雲謀叛其國、聚衆掠地戕官、陝兵追捕、未知勝負、即飭沿邊文武調集兵練巡防、陝兵追逐近邊、務須攔截、不許逃匪一名竄入、亦不得貪功生事、妄爲殺戮。奏奉

硃批、覽奏俱悉、所辦亦好。又於不殺句奉

批、所見可嘉之至。十二月、農文雲已被陝兵攻破逃匿彼境、陝兵未能窮搜、轉諉云在雲南邊界之內、遽行撤兵回國、該國王輕聽之、率行照會來滇、請拏交辦等語。當照會到滇之日、已是十四

年春、農文雲復出猖獗之時。是年夏秋、該國復多徵調、秋冬陝兵再集、攻破保樂州、農文雲敗逃至燕岩洞自盡。計內地十三年巡防陝兵撤、而內兵未撤、直至此日始撤回官弁兵練。具奏。

摺略云、竊照越南保樂土州農文雲前年內鬨敗逃之後、復出侵據地方。上年秋後經該國添兵進攻、是否分路攻入、當飭開化、廣南鎮府查探、並率兵練巡防、不容潰夷竄入。將情形

奏

報在案。茲節據署開化鎮它克它布、開化府魏襄稟報、探得陝兵分三路進攻、兵數頗多。西路陝兵由擺浪河等處燒殺打仗、農兵敗逃。於上年十一月內陝兵已攻入保樂土城、農文雲及其黨屬俱已先遁。陝兵追捕農黨至念村地方、擒殲多名。夷民有降有逃、間有奔至邊隘者。經文武委員帶同民練堵逐遠去。十二月杪、據陝目投交邊卡逃弁內稱、分兵搜剿巢穴、已破農

文雲、妻子黨夥夜竄。如遇移竄、貴韜、亦新防截拏交之語。查陂人素習虛詐、農文雲於十三年冬間被陂兵攻敗逃匿、未能窮追搜獲、轉誘稱在雲南邊界、以致該國王咨呈來滇。適值農文雲已於上年春間在彼境復出猖獗、當將原末竄匿邊界、現又復出滋事、照會該國在案。今此與陂兵攻潰農匪、又復夜竄。來文稱、若遇移竄所截拏交。可見彼亦明知農文雲實未逃近滇邊。但現當農黨竄亡之際、要目未獲、餘匪星散內地邊隘、更宜嚴加防範、使無藉口。復酌撥兵練、多設旗幟帳卡、以示嚴肅而杜竄越。並據廣南府施道生、署參將吳虎臣稟報、探得越東南路陂兵雖得勝仗、農文雲仍無下落。現率邊隘兵練嚴密堵防、以杜潰匪竄入、民夷均各照常安堵各等情。臣查該國分兵攻破保樂、農文雲敗逃、陂兵未能即獲、勢必在彼境轉輾竄匿。除飭該鎮府等督率沿邊兵練周密嚴防、并確探農文雲果否實盡勢窮、陂兵有無處處搜捕就獲隨時馳稟外、理合恭摺奏

聞。

摺畧云、竊照越南保樂土州農文雲逃後、被陂兵追捕、自盡、現已事竣、邊外安靜、並內地巡防兵練分別裁撤緣由、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越南保樂土州農文雲、自道光十三年以來、兩次擁衆滋事。於道光十三年冬間被該國擊敗、農文雲潛匿、旋又嘯聚保樂、肆出焚掠、摧折陂兵、奪地據城。所有滇邊開化、廣南等處均經派撥兵練巡防、迨上年秋後、該國派大兵分路進攻、農文雲先遁、其黨或拒或逃、恐致內竄、復添撥兵練嚴密防堵。嗣據開化鎮它克它布、開化府魏襄探稟、農文雲潰逃、當陂兵追逐之際、因內地防卡軍威嚴肅、旗幟連接、號砲不斷、成股之匪無敢近邊內竄、即陂兵亦共見嚴密、均向保樂東南奔走、追逐本年正二月內、先附農匪之江烈等路土目阮允高等、內外夾逼、俱向陂營投誠、越南領兵官亦意進招安、惟農文雲逃匿、尙無下落。又據廣南府施道生、參將吳虎臣探稟、陂兵追捕、僅獲其黨屬眷口、現在陂兵向東面弄標等處躡追農匪蹤

跡各等情。臣復飭該文武督率兵練、留心巡防、稽查去後。茲屢據開化、廣南鎮、府等稟報、至、陡兵追捕農賊、零星潰夷間有潛來邊境者、俱經隨時遣逐、並無一名入卡。有農黨何兵頭黃小五等一起十餘人、竄至開化邊隘、欲潛入卡經委員官慕从率同兵練登時拿獲。適陡目阮文諭等追至、諄求發交領回究辦、因係外匪、准其領去。該目深感內地防截夾逼之嚴。至農匪文雲查並未匿近滇邊、邊外陡兵仍逐處搜緝。茲探得三月初十日陡兵自弄標追蹤至燕岩洞地方、因洞險草深、用火逼攻、搜獲農文雲自盡屍身、領其母妻指認屬實、即取首級、同農文雲之眷屬及降目十數人派兵解回該國。並將保樂分為底定、永奠二縣、設立正副官管理云。今民間開市交易、現將留兵分起撤回、爭戈已息、邊外安靜。其陡境西商遠地、本皆安靜無事、請將內地設防兵練、裁撤各等情前來。臣查現在外域已靖、開化、廣南邊隘兵練毋庸再防、自應即行裁撤。除飭將官兵練丁分別撤回外、惟保樂尚係新定地方、已極凋憊。內地邊界仍於要口

酌設巡卡、與附近汛地協同稽查，以嚴出入而肅邊境。其兩年以來設防兵練所需鹽糧、獎犒及卹賞陣故兵丁、添置旗幟等費，照案於鹽課溢餘備邊項下支用，毋庸動項另撥。謹將越南保樂士州內關經該國辦結事竣、並內地巡防兵練裁撤緣由、恭摺奏

聞。

又夾片、再越南內關、自道光十三年四月、先有黎維良等起事、旋又有保樂士州農文雲聚衆擾亂。至十五年三月、該國始行辦竣。內地開化、廣南沿邊遼闊、處處與滋事地方逼近、派撥兵練防堵、幾及兩年。鎮府等督率辦理、俱屬嚴密得體。除開化鎮宅克宅布係屬總兵大員、毋庸請敘外、其准陞開化府知府魏襄、措置有方、防範周密、始終其事。仰懇

大恩、交部從優議敘。廣南府知府施道生、前署廣南府事威遠廳同知恩長、署廣南營參將事元江營參將吳虎臣、署開化鎮中軍遊擊事普洱鎮右營遊擊鄒鶴齡、署開化鎮左營都司事曲靖協中軍都司常景運、先後駐卡督防、俱屬勤勞

均懇
勅部議敘。前署文山縣試用知縣宮慕久、頗有才識、委令在邊巡防年餘、身處瘴地、勤奮出力。署廣南營守備撫標雲騎尉世職李峯、派防日久、巡堵認眞。可否邀
恩、將試用知縣宮慕久遇有邊繁知縣缺出、儘先酌量補用。雲騎尉世職李峯遇有應題守備缺出、儘先補用、以示鼓勵。出自
鴻慈、臣謹附片奏懇。皆
准行。案、此次邊費用銀二萬餘兩。

六月、仲兄及祜服闋到京、各赴部行走。

六月初八日、大人交印與伊制臺、起程北上。

八月二十日、到　宮門、
召見、謝
恩後入內閣任事、并到翰林院任、又到兵部辦事。

二十三日，奉
上諭，大學士阮元年逾七旬，著於兵部應行帶領之日免其帶領，以示體卹。欽此。
九月，奉
派武會試闈監射。
十月，
太后萬壽，
皇上恭上
徽號，
遣阮元捧表恭進。蒙

太后賞衣料荷包。是月、
覃恩封贈三代大學士。
十一月、奉
派往西陵
孝慎皇后神位掃青。又奉
旨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事。又奉
派同長公相齡恭點
孝慎皇后神位淸漢神字。
十一月、大兄所生大姪恩海服滿、娶妻子寶應
劉氏、卽劉端臨先生之孫女。

道光十六年丙申、年七十三歲。

正月十六日、

派廷臣宴、并

賜玉蓺蟒袍等物。

二月、奉

旨充經筵講官。

二月上丁、奉

遣祭

至聖廟、齋宿國子監。

三月二十七日、祐妾徐氏生子恩亮。

四月、
賞人参六兩。
五月二十日、季弟孔厚生子恩勤。
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此榜狀元爲林鴻年等。又閱庶吉士散
館卷、卸都御史事。又
命教習庶吉士。　祜母劉宜人到京。　又奉
命充正册使、持節
册封彤貴妃。
九月、奉

派武會試圍監射。

九月十二日、仲兄　母謝宜人因早衰、精神弱

極、病故於京邸内寢、得年五十有五。

十二月二十五日、季弟孔厚妾又生子恩功。

祜謹案、凡蒙

派同長公相、文襄公查戶部砝碼事、及大學士會同

軍機、刑部審定各欽案事甚多、不具錄。又每年

封印後、

派入乾清宮在

御前、賞福字、又加壽字。每逢

坤寧宫吃祭肉、年節

賞荷包箋筆鹿菓、端午紗扇等件、歲歲有之、亦不具

錄。

道光十七年丁酉、年七十四歲。

正月十六日、

派廷臣宴、并

賜玉甆蟒袍等物。是月、仲兄嫂姪恩光、恩山扶

謝母柩回揚、厝雷塘。

二月上丁、奉

遣祭

至聖廟、齋宿國子監。

三月二十二日、祜又生子恩延。　姪恩海補儀徵縣學生員。

二月

經筵、奉

旨派講四書論。

三月、

皇上謁

陵、派同惇親王、長公相、湯冢宰金釗爲留京辦事大臣、

輪宿禁城。

四月、
賞人參六兩。
八月上丁、奉
遣祭
至聖廟、齋宿國子監。
道光十八年戊戌、年七十五歲。
正月十四日、
派廷臣宴并
賜玉甆蟒袍等物。十七日、因風火濕氣面腫、告假
十五日、愈後銷假。

三月、

皇上謁

陵、派同肅親王、惇親王、奕冢宰經爲留京辦事大臣、輪

宿禁城。

三月初八日、因右足濕熱、行走艱難、請假半个

月。蒙

賞假二十三日。假滿、請展假二十日、蒙

准展假。四月十三日仍未愈、奏懇開缺、蒙

恩再賞一个月假、安心調理。

求開缺摺、公懇。奏爲足疾未愈、氣體日衰、深恐誤

恩俯准開缺事。竊臣腿足患濕多年，近因氣血日衰，
精神軟弱，疊經面陳，蒙
恩寬諭，倍切感惶。今自入夏以來，濕熱舉發更重，壓
間痛癢，艱於步趨，兩次乞假，蒙
恩賞假調理一月有餘，醫治仍未就痊，心神更多委
頓。伏思內閣為絲綸重地，兵部為戎政總樞，豈
容以老病之軀久瘝職任。計此日假滿，即應恭
請
聖安，照常行走。惟臣年已七十有五，質同蒲柳，景迫
桑榆，近來不但稿案多致健忘，抑且舉止不覺
舛錯。臣自顧菲材，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
擢用至大學士，詞臣榮遇，倍極優隆，即此身體骸骨，
皆非已有，曷敢私圖安逸，自外
生成。祗因衰憊情形，時深憂懼，惟有籲求
聖恩俯准開缺調理，庶重任無致久曠，臣心得以稍
安。一俟醫治痊可，即當趨詣
宮門叩謝
天恩，面聆
訓誨。臣不勝惶悚之至，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謝再
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摺。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因病軀難以供職、懇請開缺調理。本月十
三日奉
上諭阮元著再賞假一月、安心調理。欽此。竊臣年當
衰暮、病復纏綿。本愧駑駘、況數齒而加長。自維
蒲柳、縱後秋而亦零。乃蒙
温諭優加、假期屢展。素餐滋愓、竭蟻悃以難酬。
丹詔頻頒、戴
鴻慈之逾格。臣惟有專心攝養、剋日醫調。苟病體稍
可支持、即銷假以承
慈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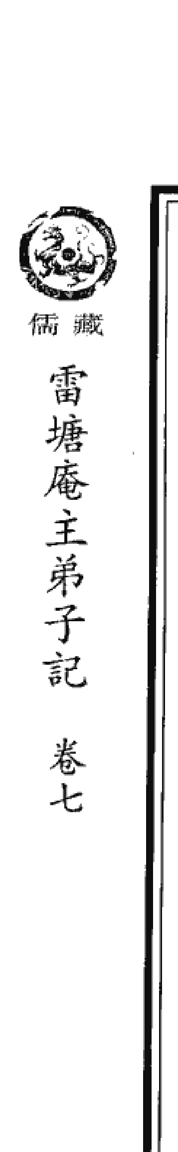


賞人參六兩。

五月十三日、再奏請解任休致。

摺云、竊臣奏爲假滿病未就痊、仍懇開缺、以重官守事。竊臣前因病勢未痊、奏請開缺、仰沐
皇上恩施、再行
賞假。自閏月以來、多方療治、未能見效。皆因多年濕熱及邊地氣候雜入氣血之內、以致右足筋絡疾病。若濕滲太甚則喘急心忡、類弱之情支持不任。伏念臣蒲柳衰質、桑榆暮景、健忘恍惚、遇事模糊。乃因老病之日增、遲荷
聖恩之體卹、假期屢展、
慈注就痊焦灼日深、寸衷憂迫。固不敢辜
恩而輕爲離職、更不敢恃
恩而弗擢曠官。萬不得已、惟有仰懇
天恩、准予開缺休致。此後如醫治仍難輕減、俟秋涼再回籍調理。南中向有良醫、儻臣犬馬餘生、得延殘喘、則此晨昏歲月、悉出自
大造生成之所賜矣。爲此瀝情、恭摺具

聖鑒，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謹奏。伏乞
奏。奉
上諭：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洊陟封圻，歷中外，經朕簡任綸扉，綜理部務，盡心職守，清慎持躬。前因病請假，復經具摺籲懇解職，朕疊予假期，俾資調養。茲復奏稱老病日增，醫治未能速效，力請開缺，情詞肫切，若再慰留，伊心恐曠官，轉難調攝，非所以示體恤。阮元著准其開缺，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給半俸，用示朕優待耆臣至意。欽此。
謝致仕食俸摺。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因病軀難以供職，懇請開缺休致。本月十



三日奉
上諭、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洊陟封圻、敭歷中外。經朕
簡任大綸扉、綜理部務、盡心職守、清慎持躬。前因病
請假、復經具摺籲懇解職、朕疊予假期、俾資調養。
茲復奏稱老病日增、醫治未能速效、力請開缺情
詞肫切。若再慰留、伊心恐曠官轉難調攝、非所以
示體恤阮元著准其開缺、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
給半俸、用示朕優待耆臣至意。欽此。聞
命之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竊臣班叨槐棘、景廹桑
榆。久逾致仕之年、本難奉職。況值積痾之後、益
恐誤公。乃因老病之纏綿、上荷
宸衷之鑒察、准其開缺、
予告退休。如天心感惶而無地。伏念臣幸遇
恩覆幬以
昌期、親承
渥眷、備員
綸閣、既襄贊之未能。忝任疊圻、復撫綏之乏術。有負
栽成於
九陛、徒蒙培養於
三朝。茲以蒲質衰孱、仰沐

楓宸體恤。原銜寵給，仍邀黃閣之榮。半俸叨支，倍切素餐之懼。從此銜芧戀闕、長向念於大廷。庶幾骸骨餘生，冀少延於盛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八月十九日，奏休致回籍日期。

奏回籍摺。　奏為奏聞事。竊臣蒙恩准予致仕，並邀賞食半俸，優示體卹，仍命調攝。臣感沐鴻慈，淪肌浹髓。現在足疾仍未全愈，右腿出水過多，浮腫酸痛，行步甚難，精神衰弱。及此尚能食息，擬於八月二十七日起身，由水路回籍調理。惟是身離

闕下，心向
日邊，依戀之情，縈於寤寐。伏念
聖主恩重如山，涓埃未報，撫躬循省，寸分不安。所有
微臣𤰞籍日期，理合具摺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本日奉
上諭：大學士阮元敭歷中外，宣力五十年，清慎持躬，
克盡職守。前以年邁多病，再三懇請解職，已俯如
所請，准其致仕在家，支食半俸。兹據奏明，擇定行
期，朕心彌深眷注，著加恩晋加太子太保銜，從兹
怡志林泉，善自靜攝。俟辛丑年朕六旬萬壽慶辰，
屆時身體康健，即行來京祝嘏，以慰廑念。欽此。

二十日，具摺謝
恩。以上數摺因足疾不能到　宮門，皆祜所捧
遞。
謝恩摺云：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九日，内閣奉
上諭：大學士阮元歷中外宣力五十年，清慎持躬，
克盡職守。前以年邁多病，再三懇請解職，已俯如
所請，准其致仕，在家支食半俸。茲據奏明，擇定行
期。朕心彌深眷注，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銜。從茲
怡志林泉，善自靜攝，俟辛丑年朕六旬萬壽慶辰，
屆時身體康健，即行來京祝嘏，以慰廑念。欽此。
竊臣猥以菲材，忝居高位，渥承
簡畀，受
三朝雨露之施，未答涓埃，無一得芻蕘之獻。撫躬循省，
時切悚惶。茲以老病纏淹，蒙
恩致仕，歸期初卜。既
溫諭重聞。旣明

天祿之遥頒，更荷
宮銜之特晉。
鴻慈疊被，冀蘇病骨於秋風，螻悃難忘，盼效歡呼於
來歲。此日言歸梓里，衡門常被
恩榮。他時再覲
楓宸，
壽寓同伸舞蹈。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八月二十四日，由東便門下通州上船。十月十
四日到揚，回大東門福壽庭宅。

補、本年三月
初十日、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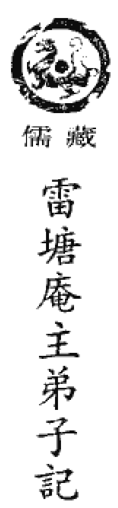
四姪恩光娶于海寧許氏，許爲癸巳進士，署鎮
江府知府名棲公女。七月十八日，姪女恩朝
于歸仁和許氏，庚辰榜眼兵部尚書許公乃普
之子彭壽，丁未會元，欽點傳臚，授翰
林院編修。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吾鄉儀徵師相歷中外、振卓古今、專門並興、實事求是、立德功言以名世、通天地人之謂儒。計師相生平、惟前後撫浙之日最久。門下士烏程張秋水選拔、拳拳服膺、私記行事、凡其出處學問、經濟勳業諸大端、莫不畢具、計得二卷。嗣羣公子放而續之、又得若干卷。

今

子告歸里、怡志林泉。士琳幸得親承謦欬、獲覩是編、竊以盛名鼎鼎、久爲海內所欽、其所以實大而聲宏者、蓋亘有自也。爰請截至道光十



八年冬回籍日止。先行校刊。後有編次。俟續刻焉。龏覯戰敬。綴數語于末。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甘泉受業羅士琳謹跋。

校記

①掌塞：當作「掌寨」。下文即作「掌寨」。

②土里：當作「車里」，見本條上文。

③事：疑衍。

④綠由：當作「緣由」。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八　小門生柳興恩續編

道光十八年戊戌、年七十五歲。

十月、公名福壽庭之井曰怡泉。揅經室再續集卷三節性齋怡泉記云、後宅節性齋小井、或云此井甚甘、汲之烹茶、色清味甘、無城中井水濁鹵氣。于是一家井養井汲于此、旣清且潔。余歸里、兩奉清愼持躬之　諭、又奉怡志林泉之　諭、因此井清甘、卽名之爲怡泉云。　十一月、公敬遵

恩諭、怡志林泉、賦詩十韻。揅經室再續集卷十一、又題仲嘉弟珠湖漁隱圖五言絕句十首。　十八日、命三子祜續娶于嘉興錢氏。刑部尚書太傅文端公元孫女、福建馬家港通判錢公燕喜長女。　十二月十二日、公次子福除生母謝喪服、歲杪、公命之納

妾張氏。公長孫恩海長房實補儀徵縣學增廣生員。

道光十九年己亥、年七十六歲。

正月、

賜坤寧宮祭

神肉、公具摺謝

恩。

揅經室再續集卷四。

奏爲恭謝

天恩事。正月初二日、由內務府傳

旨、賞臣祭

神肉一方、交臣子刑部候補郎中臣阮祜差人賫至原籍。臣謹叩頭祇領。伏念臣以年老乞身、戴

恩歸里、際韶光之改歲、頌
帝澤之如春。遙望
闕廷、夙夜每深夫依戀。曾調鼎餗、涓埃無補於
隆平。方滋感悚於中腸、乃荷
寵頌之下逮。念
聖主履端行慶、湛露寰宇以
恩膏、而微臣伏處邀榮、更飫
天廚之福胙。既濫叨夫
詔祿、自愧虛糜。復拜
賜於誠禋、彌殷感戴。矑歡梓里、共叨饕軒舞蹈之忱。引跂
楓宸、不勝
雲日就瞻之慕。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己亥新正二日晨起、祕方駕車出門、忽有內務府官來傳
旨、賞父親
坤寧宮祭

賜肉一方。祗跪接後，始知是日早於皇子諸王內外廷諸大臣食肉外，又諭賞前大學士阮元肉一盤，是以內務府章京特齎到門。聞命自天，感愧無地。因思父親年年皆蒙派坤寧宮吃肉，今已陛辭數月之久，而聖心記注如此，恩眷非常，誠異數也。因用重鹽包縛，專遣人星夜回鄉，於正月十九日到揚。時父親方與五兄在道橋祭祠墓，聞命之下，迅即返城，叩頭祗領，繕摺謝恩。洗鹽蒸肉後，率闔家跪食霑恩。別差家人敬賫謝摺入京。祗接摺，自捧詣園，到奏事處恭遞謝恩。刑部郎中臣阮祜敬記。

二十日壽辰。先期赴道橋。揅經室再續集卷五、己亥新正往稱北渚二叔父八旬壽誕，子福及孔厚亦隨跪獻觴。

南萬柳堂成。揅經室再續集卷二北渚墓表、

己亥春正月，以湖莊久沒于水，築隄種柳，成一別墅，顏之曰南萬柳堂，繪圖賦詩。種蓮，忽得並蔕二蘇。

三月，公長孫恩海實補儀徵縣學廩膳生員。

八月二十四日，命次孫恩洪長房娶于連平張氏。前兩淮鹽政張公青選女。

十月二十八日，公十三孫恩年生。公子福之妾張氏所出。

十一月，城北龍光寺後樓落成，公因寺中舊有康熙御書香臺二字，請出雙鉤，雕造金字匾成，恭率紳士叩拜懸之。揅經室再續集卷十一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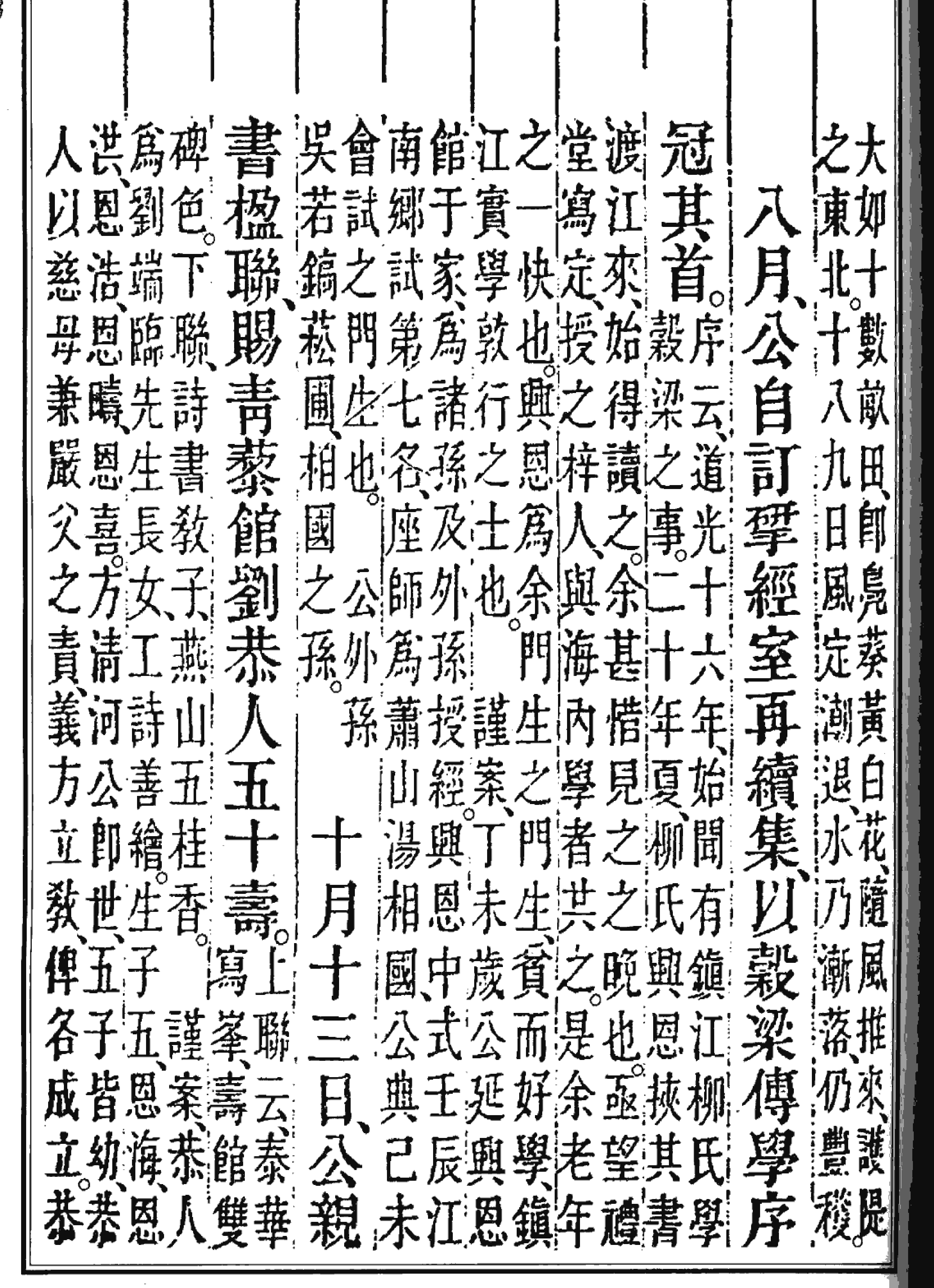
道光二十年庚子，年七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揅經室再續集卷五，莫春坐宗舫遊萬柳堂，復入江問眞

州看桃花、同孔厚。四月、公次孫恩洪補揚州府學生員。六月二十五日、公長孫恩海原配劉氏卒。

七月、秋田穫稻。挈經室再續集卷五穫稻詩序、今人歸田、用張平子賦名耳、不皆有田。余己亥歸、得先人之田圩而耕之、爲幸。七月初、乘小紅船到此、綠稻盈疇、柳陰連陌、堂中高樹、舊有鶯巢、朝暮飛鳴。紅白荷花、開落未已。亭中坐擷、采蓮擘菱、魚渠蘋滿、夜螢亂飛、莊中白鷺本多、忽有駢雉集而不舉、眞饒田野之趣。凡此皆怡志之

恩諭也。八月、湖復大漲、水未破隄。北鄉十六圩、惟太平圩等二三未破耳。水退詩序、召伯湖之西北岸近年農家皆築隄成圩、凡數十圩。庚子七月大暑時、洪湖水驟至、一日高五六寸、遠近鄰圩皆破、惟萬柳堂太平圩一圩未破、農佃共出苦力、取圩内田泥加爲小隄、至以柴席傳之。水波已過新柳之巔。十六日開下壩、而江都潮一項水、仍不落。是夜東北風起、隄更危、忽有蕁草一片、



大如十數畝田，即鳧葵黄白花，隨風推來，護隄之東北十八九日。風定潮退，水乃漸落，仍豐稔。

八月，公自訂揅經室再續集，以穀梁傳學序冠其首。序云：道光十六年，始聞有鎮江柳氏學穀梁之事。二十年夏，柳氏與恩挾其書渡江來，始得讀之，余甚惜見之之晚也。亟望禮堂寫定，授之梓人，與海內學者共之。是余老年之一快也。興恩爲余門生之門生，貧而好學，鎮江實學敦行之士也。　謹案：丁未歲公延興恩館于家，爲諸孫及外孫授經。興恩中式壬辰江南鄉試第七名，座師爲蕭山湯相國，公典己未會試之門生也。　公外孫吳若鎬，菘圃相國之孫。　十月十三日，公親書楹聯，賜青藜館劉恭人五十壽。上聯云：泰華寫峯、壽館雙碑色。下聯，詩書教子，燕山五桂香。　謹案：恭人爲劉端臨先生長女，工詩善繪。生子五，恩海、恩洪、恩浩、恩疇、恩喜。方清河公即世，五子皆幼，恭人以慈母兼嚴父之責，義方立教，俾各成立。恭

人所居之室曰泰華雙碑館、楹聯故云。　二十七日、公十四孫恩壽生。公子孔厚之妾殷氏所出。　二十八日、命三孫恩浩長房。娶于江都張氏。本籍臨潼。三品銜張公鈞孫、五品頂戴張公熙遺腹女。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七十八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是時公子祜供職京師、公子福又將入都、惟公子孔厚常侍起居、視飲膳。　二十六日、命長孫恩海續娶于合肥梁氏。前廣東運司梁公恩照長女。　二月、公子福入都赴部當差。　三月二十五日、公子福因許公乃普署戶部侍郎、係屬兒女姻親、例應迴避、改掣工部。　四月初八日、公子福由戶部堂官奏請調回

戶部因許公陞兵部尚書也。原奏云阮福在部於一切例案用心講求辦事奮勉。合無仰懇
聖恩俯准調回臣部以資熟手。　奉
旨依議欽此。　五月初九日公子福在部學習期滿
由本部堂官出考語保奏引
見奉
旨阮福著准其留部欽此。　十九日曾孫覲傳生恩光
出。　公函致
欽差大臣伊言用咪夷制噗夷之策事不果行。
欽差大臣伊片
奏該夷現在粵省情形極爲兇悖。奴才接閱該省
來咨不勝駭懣。該夷於攻奪礮臺之後復事投
遞夷書列款請求。奴才雖不知其所列者幾所

求者係屬何事。但思該夷逞强、要挾辦理、諸形棘手、制勝之謀、不嫌博採。奴才現接原任大學士阮元來函、以風聞粵省情形、該夷未能馴順、晝夜焦思。素知在粵通市各國、唊咭唎之外、惟咪利堅國最爲强大。其國地平而多米、唊夷仰其接濟、不敢觸犯、而咪夷在粵、向係安靜、非若唊夷之頑梗。若優待咪夷、免其貨稅、又將唊夷之貿易移給咪夷、必感荷

天恩、力與唊相抗。且唊夷之船礮、多向海外各國租賃裹脅而來。若咪夷爲我所用、各國聞之、無難瓦解。至咪夷既經受

恩、唊夷心必不服、各省口岸必有一二處被其衝突。然其勢既衰、我堅壁清野、來則應之、亦不難於卻退。第係病中揣測之法、未識是否可行、是以未敢賣

奏等語。奴才查此時粵省情形甚爲迫切、再與戰是否必勝、殊難預期。如因其投書陳請、再與接招撫、又恐其求索頻多、勢難概准。第假咪夷之力、以制唊夷、似覺事半功倍。雖以

天朝之大、借助於外夷、未爲正理、然兵法中本有伐

交之說。而以夷制夷之法、漢唐以來載於史策者不一、而尼仿而行之、尚非失體。且以招撫暎夷與驅策咪夷兩事相較、亦屬此善於彼。阮元之策、似亦不爲無見。惟咪夷能否制服暎夷、是否肯爲我用、此外有無窒礙之處、奴才未能深悉。即阮元離粵多年、亦恐不無今昔之異、理合附片密陳、上求

宸斷。倘蒙

採納、仰懇飭下署兩廣總督臣琦善體察情形、密爲措置。伏乞

聖鑒。謹

奏。

七月、命十孫恩亮三房。聘吳江陳氏。癸巳進士、吏部文選司主事陳公宗元女。 九月二十三日、曾孫泰傳生。恩洪出。是日、次孫恩洪原配張氏卒。 十月、公子祜由刑部堂官派兼辦督催所事。 十二月初五日、命長孫恩海葬清河公於甘泉白陽山。石門方廷

瑚譔阮彬甫觀察傳、　君諱常生、字彬甫號小
雲、江南揚州府儀徵縣人、爲　雲臺師相近支
族子。幼而端重岐嶷、於羣從中獨憐愛之。　師
官詹事時、江夫人卒無子、　湘圃封君命以君
爲嗣。嘉慶初、　　授受禮成。　師官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君蒙　　恩得二品廕生。丁丑考
授主事。君賦性謹厚、弱不好弄、服浣濯之衣、甘
淡泊之食、無紛華聲色之好。試棘闈、屢薦不售、
矻矻孳孳、恆以自厲、未嘗怨有司之不公不明
也。服官戶曹、前後凡十五六年、精白盟心、常俸
外雖絲粟不敢妄取。詣曹兼捐納房事者、飯食
銀視他司爲優、君自謂世家子、不可占人地步
屢辭乃免。君例案嫺熟、不辭勞瘁、堂官咸荷重
之。山東司司各省鹽務、君以隸籍淮南、父兼兩
廣鹽政、固辭、不獲。君奉派勷理寶華峪　吉地
前段工程。君賃車攜老僕往宿郡邸土室中、僕
任炊爨、君極助之。旦起詣工所督率工徒砌築
基址、及栽植樹株之役、及暮而返。不與要人交
一言、亦不於公所支取一物。歷四五載、始終守
一職、或以利餌之、屹然弗爲動。迨大工告成、以

後段承辦草率、兼有侵冒之弊、工員多獲重譴。君耿耿清操、無瑕可議、人咸歎其見之明、得之介焉。庚寅冬、補授直隸永平郡守。郡中敬勝書院垂廢、君甫至、即捐廉修復、并倡募經費、以備膏火。延宿儒進士王君爲山長、嚴課程、別勤惰。諸生蒸蒸向學、士風文教、一時丕振。灤河去城十有餘里、下瀕東海、大橋百餘丈、亘于水上。夏秋盛漲、橋毀、非方舟不能渡、舟子需索無厭、商旅以爲病。君廉知之、植竿一、上懸大瓦二方、標識日月、諭渡河者遇舟子苛索、即碎其瓦。每越日、分遣丁役往驗。有持損瓦告者、繫舟子痛懲之、即械諸水次以徇、渡口之弊乃絕。郡之明遠樓、文昌閣、城隍廟歲久未葺、漸即傾圮、乃一一倡修之、悉就完整。君之爲治也、決獄明愼、不事苛刻、以博能名。待寮屬和而介、清而不刻、胥吏有過、懲創以儆之、弗少貸。故終君之任、無敢舞文而亂法、漢廷老吏奚以過之。治北平一載、循譽卓然、爲畿輔冠。旋擢淸河觀察。淸河兼轄二府五直隸州、歲俸僅二千緡。胥役執事者素無工食、咸仰給於在官。故各屬皆有津貼費、以資

治。公君涖任，大加釐剔，凡衝疲瘠苦之區，胥滅免或刪除之，覩舊規僅存十之四五，幕中人或以掣肘爲虞，弗顧也。君於水利河渠素未諳悉，乃親詣諸河，及隄腦要臨之處，躬自相度，偕屬吏講求修防堵築之法，必歸諸鞏固而後止。會垣古蓮花池久失疏導，十畝方塘淤爲平陸，君謀諸方伯顏魯輿先生，籌款修復之。其巡行所屬之郡，屏輿衞，裁儀從，天大寒，夜查堡，馭一車兩馬，僕一二人，人不知爲監司大員。迎謁者往往交臂失之，君亦不咎其疎慢也。生平慎起居，節飲食，一狐裘三十年，見人之鮮衣怒馬者，恆以惜福相勸勉。每日公務稍暇，卽督課諸公子，篝燈危坐，時復親爲講解，漏三四下始就寢，蓋歷寒暑無間也。素工楷法，得柳誠懸筆意，尤精鐘鼎大小諸篆，閒作官私印章，直追秦漢。詩古文詞不多作，作亦不願留稿，今存者亦鮮矣。癸巳二月，廉訪光栗園先生擢任甘藩，君奉檄兼權臬司事。時將屆秋讞，文冊盈案，旦夕坐堂皇，手披口畫，不敢稍卽於逸。未一月，得滇中書，奉孔夫人諱，去官，枕苫擗踊，幾至滅性。旋以憂

勞致疾、會垣苦無良醫、淹滯旬日、遂至不起。一時吏民、僚佐無論知與不知、鮮不失聲流涕。傳所謂古之遺愛、若君者庶無愧歟。君之配寶應劉端臨先生之女、有子五人、咸能遵家範、敦禮讓、哀麻哭泣、無異成人。後起、葳、昌、有可快者。嘉慶辛酉春、余謁師杭州節署、始與君訂交。時君甫勝衣、就傅、即工篆刻、為余製名印三數方、今猶儲藏篋中。嗣是南北往來、雖契闊經時、而書問不絕。客歲擢觀察、余又為君屬吏、朝夕相見、懇款悱惻、不異曩時。屈指三十二年來、知君之深者、蓋莫余若矣。顧潦倒下吏、不獲詳紀君之善政懿行、上之史官。而知己之感、歷久不渝、因畧舉君生平出處大概、質直書之、以示子孫、俾知兩家世誼之篤、有如此云。

興恩案、此傳作於癸巳之夏、其時羣公子皆未成立。嗣長君恩海由廩膳生以防堵議敘、候選儒學訓導、旋中式甲辰　恩科鄉榜舉人。己酉十月、　太傅公薨、以承重孫名列遺摺、奉
特旨服闋後由部帶領引
見。次公子恩洪以名諸生需次浙省、現署常山縣知

縣有循聲。文恩誥、恩疇、恩喜，亦皆騰名黌序。楹書庭誥，世德作求，傳所謂後起熾昌，有可決者。洵非腴詞。於此益歎傳公之流澤於無窮也。太

初十日、曾孫女淑

傳生。恩海出。

二十二日、公葬孔夫人于雷

塘壽壙。擘經室再續集卷一雷塘自定壽壙記云：昔余因先考命，葬前室江夫人于北湖橋、鎮西陳家橋。因而記之，引檀弓樂哉環邱之言。彼時因雷塘無餘地也。嘉慶甲子以後，在雷塘阡地祖墓之側得地數弓，樹木久拱，坐向端正，且切近　先祖考妣墓之右。夫能近依祖考，豈復樂瑕邱哉。己亥歸里，又再相之，此為最慰，即以為余之壽壙。繼室孔夫人殯將亦附焉。乾隆間余官詹事時，甚貧，江夫人柩木不堅，今必太朽，且遠四十里，斷不能遷矣。卜地之說，余所未諱。此壽壙及所謂瑕邱者，曾有門生內閣中書端木國瑚相之，以為皆吉，則皆吉矣。壽壙古人多為之。漢趙邠卿中年病，即囑兄之子為立員石于墓前，曰漢逸士趙嘉墓。岐先名嘉、



及年九十、在荆州别爲壽藏。唐司空表聖自爲生壙、引客賦詩飲酒于壙中、客或難之、哂之曰、何不廣耶。此外爲生壙者不勝舉。今年夏夜宿樓上、東望祖考墓、松柏鬱蒼、泉原交屬。余以衰跛昏眊、得乞骸骨、將依先人而永宅乎此矣。

雷塘壽壙孔夫人先葬記云、晉杜元凱遺令自定兆域、法鄭大夫古冢之儉、妻郭氏合葬。且曰中古以來、或合或否、各以已意所欲。杜氏深于左氏傳、斯言必禮也。今元妻或合或否、非以意定。江夫人以乾隆六十年葬于道橋之陳橋、櫬非美櫝、朽不能遷。繼室孔夫人以道光十二年卒于滇、十三年冬、到揚州、殯于道橋祠右、可以合。元壙既定雷塘矣、爰于道光辛丑年十二月庚子元先葬此右者。至于元凱妻郭氏先葬耶、遺令遷殯耶、不可得而知也。祠右之殯先葬待合、合乎？蘧伯玉瑕丘請前之諏、陳橋之殯不遷不合、合乎？宋司馬石槨速朽之譏。子貢願有所息、仲尼曰、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今所營即此所謂壙也、壙亦古矣。壬寅正月來雷塘、壙前積雪初消、松柏皆揖、石楠海桐

亦數十年木也。復乘椅至松南，瞻望麥田，觀雷塘橋水來與楊家㵎水會處。元凱所謂已意所欲，即已心所安也。書此以示子孫。　二十三日，命七孫四房。恩來娶于合肥梁氏。前廣東鹽運司梁公恩照次女。　二十四日，曾孫華傳生。恩浩出。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七十九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孳經室再續集卷五，壬寅正月居道橋桑榆別業十數日，茶隱。　二月，公子福由戶部堂官派主福建司稿務。　郡城籌辦防堵事宜，公命長孫恩海捐輸制錢壹千緡，以濟經費。　七月十五日，曾孫女泳傳生。恩光出。　九月二十一日，命五孫恩山次房。

娶于直隸通州張氏。河南候補通判張公若淇之妹。十二月

十一日、曾孫女穎傳生。恩海出。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年八十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適接京稟、知於初八日蒙

恩賞八十壽、公具摺謝

恩。摺畧云、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八日、軍機大臣傳

旨、以臣阮元八十生辰、

恩賞

御書扁額、楹聯、福字、壽字、佛像、如意、朝珠、蟒袍、大緞、

江紬各件、交臣子候補郎中阮福等親齎到家。

臣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樗櫟庸材、菰蘆下士。早年

登第、受
三朝知遇之隆。晚歲歸田，破卅載
恩榮之盛。涓埃未効、
高厚難酬。何圖馬齒加增，復荷
龍章寵賁。象占頤性，符吉語於羲爻。
恩許延齡、養耆年而
賜俸。荷
宸褒而嘉懋績、愧無敭歷之劬勞。逆
天寵而錫蕃釐、喜度優游之歲月。仰瞻
奎璧、福壽星聯、光映衡茅、吉祥雲護。禮莊嚴之寶相、
金鑄長生。握溫潤之瓊枝、花開如意。數年尼則
珠穿乙乙、襲彩服則絲繡庚庚。卸朝衫而重披
在笥之衣裳、還初服而更荷章身之黼黻。以臣
庸劣、自揣生平、進不足以酬
知遇。徒思夫補過，才難體
國、忝入贊夫
黃扉。禮許乞身，復卧居於綠野，已幸承依
壽寓、長爲下邑之耆民，何期
渥沛隆施、更領
上方之珍品。率子孫而臚拜，慶溢門閭、集童叟以

眷遇、觀瞻歡騰里社。此皆優蒙
雨露之涵濡、不遺衰草。俾江湖之游泳、其沐
恩波。惟臣膝足軟廢、而不能移行、跬步須人、而皆當
負掖。叨得桑榆之景、彌深葵藿之忱。此時偕耕
鑿之民、戴
堯天而擊壤。他日申華嵩之祝、依
舜日而賡歌。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具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
癸卯正月二十日爲父親八十生辰。父親因辛
丑
萬壽未舉慶典、臣下何敢言壽。又足疾輭廢、跬步須
兩人挾負、不能入京。方萬分不安、乃今春正月
八日、忽蒙
聖恩賜壽、軍機處一片傳户部司官阮福、一片傳刑
部司官阮祜、到軍機處祗領。福即與弟祜皆到
軍機堂領　賞、跪領
御書頤性延齡扁額一面、敭歷宣勤嘉茂績、優游養
福錫蕃釐楹聯一副、福字一方、壽字一方、藏佛

一尊、白玉如意一柄、水晶朝珠一盤、蟒袍二襲、大緞袍褂八端、江紬袍褂八端、共成十事。軍機中堂大人指令領取。奉
命之下、感激謝
恩、亟增僕從、治行裝、措資斧、以二月初吉發京師、越二十有二日、舟抵揚州、泊五臺山之河干。列綵亭九、恭陳
天翰珍綺、父親出郭跪迎、奉歸拜受。道旁觀者咸歡欣贊歎、謂我
朝二百年來、鄉人所未有之榮。
國恩家慶、有光閭里。福備官戶部、無涓埃酬報以娛親心。今幸膺
寵命、邀膝下歡、還鄉親拜父壽、喜莫大焉。戶部郎中臣阮福敬記。

二月初六日、曾孫茂傳生。恩浩出。　十八日、公三孫恩浩補儀徵縣學生員。　三月初三日、公攜子福赴道橋掃墓。是夜福壽庭燬於火。公詩注云、

在御賚皆得護出、書物皆燬、幸而在鄉、否則老夫跛卧、將因鬱做矣。六月二十七日、公孫恩海因捐輸防堵經費、經漕河督奏奉
旨、阮恩海著以復設訓導歸捐班前先用。欽此。七月二十六日、曾孫女富傳生。恩來出。十九日、八孫恩喜長房。原聘太原王氏卒。八月十三日、公遷居徐林門康山之右。九月、公子祜以五經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三十一名舉人。公具摺謝
恩。
摺畧云、
伏念臣桑榆退處、芸簡詒家、尙思課子以詩書、冀得束身爲廉孝。際
雲漢昭回之日、欣逢
壽考作人。沐
露華湛渥之秋、幸荷

光榮及世。試崇京兆、不圖採小草以俱升。
恩重殿廷、乃得附羣材而並舉。牓錄初傳於
天上、感惶彌切於田間。臣惟有嚴督臣子、加勵蓬心、勉裁樗質、務立名而砥行、期致用而窮經。庶幾
上副
聖主高厚生成於萬一。奉
硃批覽。命祐赴乾清門恭遞、循大員子弟中式故事、在乾清門外謝
恩、行三跪九叩首禮。榜發之次日、正副考官覆
命、
問及是科中式舉人內有大員子弟否、考官
奏對有致仕大學士阮元之子阮祐。
諭云、
朕看題名錄內前列有一姓阮的。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年八十一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揅經室再續集、癸卯正月二十日居愛吾草廬、題竹林茶隱卷。

二十一日、公子福由籍赴部當差。此後又惟公子

孔厚侍養。三月初二日、曾孫女秀傳生。恩海出。初十日、約儀徵兩儒學重游泮宮，釆芹，拜聖賢於櫺星門下。揅經室再續集卷六。十二日、命次孫恩洪續娶于錢塘韓氏。刑部侍郎韓公文綺女孫、知州銜江蘇鎮洋縣知縣韓公倬章女。五月二十四日、命六孫恩曦長房。娶于儀徵陳氏。江西布政司陳公嘉樹女。初二日、公子祜由刑部本衙門帶領引見、奉旨、阮祜著補授刑部山西司郎中。欽此。仍辦湖廣司正主稿事、兼理山西司事、堂諭總看秋審黃冊、記名總辦秋審處。九月十五日、公長

孫恩海以五經應江南鄉試，中式第六十二名舉人。公具摺謝

恩。摺略云：伏念臣里閈閒居，桑榆暮景，念詒謀之未善，思圖報以無由。臣孫恩海學陋蓬心，材慚樗質。試棘闈而獲薦，廁蕊榜以題名。小草何知，渥荷

九重之雨露；菲材必録，重叨三世之光榮。循分懷慚，撫衷滋惕。臣惟有督其向學，訓以持身，務立品以讀書，時策精勤之蛾術，期黜華而崇實，仰謝

高厚之

鴻施。奉

硃批：覽。　二十日，曾孫女發傳生。恩來出。　十月，命十二孫恩延三房。聘湖州徐氏。己丑進士大令徐公林春長女。　十一月，

皇上御乾清門辦事，公子祜充侍班官，吏部帶領引

見歷充

御門陪奏官。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年八十二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擘經室再續集卷七、乙巳年茶陰日、乘舟宿長蘆菴、本欲往北湖別業、因北渚二叔爲古人、不怡于情、特出徐林門往禮祀洲。下旬、長蘆菴阻雪作詩、公子孔厚和焉。擘經室再續集卷七、乾隆癸丑、臣三十歲、

正月茶宴、

賜

御題杜瓊溪山瑞雪一軸、

御筆題云、雪景溪山寫杜瓊、玉爲世界不孤名。老翁驢背循溪路、輸與憑窗望者情。謹案此等舊畫皆辦石渠寶笈時挑落次等之件。

御製詩已酉春題此軸、

聖旨留待茶宴時分賞近臣。而臣適分得此軸。至臣四

十歲時，浙江巡撫任內，凡壽日皆茶隱於外。五十隱於漕舟，六十隱於兼粵撫之竹林，七十在黔溪雪舟中，終身避此譁囂之境。及今八十二歲，茶隱於長蘆庵，巧遇溪山瑞雪之景，是六十年前

聖人隨手分賜之件，即定臣終身茶隱之局，事如預兆，恍然懔然，因作蘆菴雪詩。而孔厚和詩及此，遂再詠敬識之。　四月立夏後，滄江虹舟子以舟來請公游金焦兩山。　八月中秋，公親書紈扇，付瑞官表外孫。書扇云：有唐三百年，揚州廿四橋繁華甲天下，其飲食奢侈可知。揚州府楊行密、畢師鐸等爭戰不定，城無食，斗米值五十緡。軍掠人入市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然訖無哭聲，血流滿市。此多年積孽之劫也。壬寅，余居道橋節慎齋，王瑞官亦來住。方十歲，鄰有屠，月日五更殺聲甚惡，瑞官惡之，從此不食肉。瑞官乃王恭厚觀察之孫，瑞麟也。生有善根，宜遂其善。　十月，內閣頒發

皇太后七旬萬壽恩詔，封贈三代，太傅公子祜以覃恩加一級，本身誥授朝議大夫，妻室錢氏誥贈恭人，繼室錢氏誥封恭人，例得封贈一代，劉宜人以子官誥封恭人。恭人著有四史疑年録。初三日，曾孫懿傳生。恩浩出。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年八十三歲。正月二十日壽辰。公子孔厚侍養。四月初三日，曾孫嵩傳生。恩海出。二十四日，公六孫恩疇補儀徵縣學生員。六月，安徽巡撫王中丞植以公是年丙午鄉科，距中式之年已經周甲，例應奏

請重赴鹿鳴筵宴摺。上奉

上諭、王植奏耆紳重赴鹿鳴一摺。致仕大學士阮元品端學醇、勳勤懋著、年逾八袠、重遇鹿鳴、洵屬熙朝盛事。著加恩晉加太傅銜、准其重赴鹿鳴筵宴、並在籍支食全俸、用示朕篤眷耆臣至意。欽此。

六月、安徽巡撫王植奏、爲

奏請紳耆重赴鹿鳴、仰祈

聖鑒事。竊照本年丙午科江南鄉試、値臣監臨、茲據江寧布政使徐廣縉詳稱、揚州儀徵縣

予告大學士阮元、現年八十三歲、由廩生中式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舉人、己酉科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院編修、洊升體仁閣大學士。道光十八年

予告回籍、在籍食俸。今恭逢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鄉試、計距中式之期已經周甲、應循例重赴鹿鳴、詳請

奏前來。臣伏查
予告大學士阮元一代經師、
三朝耆舊。策名芸館、早歲歷於卿班。出領封圻、遂游登
夫台鼎。泊乎十載家居、自貞晚節。上荷
九重主眷、迭沛新
恩。茲當午陛興賢、丙科再啟、恰值亥齡積算、甲紀重
周。扶鳩杖以觀光、用揚
聖世作人之化。賦鹿鳴而奏雅、洵極儒生稽古之榮。
宜與賓筵、以光
盛典。除咨明禮部外、理合遵例、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公具摺謝
恩。摺畧云、竊臣維揚下士、呫嗶庸儒。蓬山之薄植初
成、班輒躋於卿貳。浙水之囘翔未久、任更兼以封
圻。擁節頻年、和羹遽試。受
三朝之寵遇、蒙
一德之感孚。復因景迫桑榆、質衰蒲柳、荷
生成於格外、俾休沐於田間。闢綠野以神愉、觀

黃扉而夢繞。凡此
恩輝之曲被、愧無纖芥之稍酬。茲者丙騤重周午科
再啟、
龍光特賁、蟻悃增慚。壤流無補於
高深、遑云品學。鞭策難加諸衰邁、奚有勳勤。矧端醇
邀華袞之
褒、更懋著被
溫綸之獎。傅堪作輔、稱太者位列三台。俾以酬庸、
給全者功高專閫。
恩至渥也、典出非常。臣何人斯、頻膺
異數。效收稽古、頭銜漫擬夫桓榮。蹟並歸田、齒德敢
希夫疏廣。憶昔賓筵聽鹿、
九重之雨露猶新。於今閭里扶鳩、六十之年華如駛。
鳳綍頒從
日下、依然咫尺
天顏。蟾輪燦自秋中、正是十千
壽寓。蹣跚步履、謹望
闕以叩頭。歌舞
昇平、敢稱觥而引領。
畀峻秩而疑丞、濫廁鴛鵷難堪。拜

詔糈而豢養長吸、
鴻慈莫報。臣惟有心傾葵藿、樂
熙朝化日之長。詩咏菁莪、頌
盛世得人之盛。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聖鑒、謹
奏。
奉
硃批、覽奏均悉、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
事也。欽此。揅經室再續集卷七、王植啟、正封函間、
適摺弁回、接到京信、欣知太老夫子中
堂謝
恩之摺、奉
硃批、覽奏均悉、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
事也。欽此。
王言如鑄、福壽所鍾、從知茂德遐齡、定副
九重眷許也。植謹再啟。此監臨紫筆時寄致小門生
揚州府吳君之函、尚在八月初六前、未入闈封
門、王植時爲安徽巡撫、現作丙午監臨。王植

清苑縣人、丁丑進士、編修、爲己未翰林修撰門生姚文田之門生。姚禮部尚書、謚文僖。梁中丞章鉅浪跡叢談卷一、雲臺師以丙午鄉試重赴鹿鳴、大吏奏入、得優旨、晉加太傅銜、並有重三赴鹿鳴之望、榮寵極矣。按吾師本以太子太保原銜越加七級而至太傅、如斯曠典、前此所未聞也。謹考本朝滿漢大臣生前以太傅加銜者、如金文通之俊、洪文襄承疇、范文肅文程、鄂文端爾泰、曹文正振鏞、長文襄齡、不過六人、餘如馬文穆齊、佟端純國維、佟忠勇國綱、奉文勤寬、謝清義陞、楊敏壯捷、顧文端八代、王文恭頊齡、張文端英、朱文端軾、錢文端陳羣、蔡文恭新董文恭誥、皆由身後贈太傅銜。其由太子太保越贈太傅者、則推劉文正統勳一人。若吾師之恭逢其盛、眞稽古之殊榮、科名之曠遇。宜邗江大夫士歡欣鼓舞、嘖嘖以爲美談矣。

十月、公子福由浙江捐輸海疆軍需、保奏議敘、奉旨、戶部郎中阮福著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選用、在任

候選先換頂戴。欽此。　公孫恩洪由浙江海疆
捐輸，經浙撫梁保奏。奉
旨，阮恩洪著以知縣分發浙江試用。欽此。　二十五
日，公子祜由陝西捐輸軍需經費，保奏議敘。奉
旨，阮祜著以知府，不論雙單月選用。欽此。　十一月
二十九日，公女孫恩桂四房于歸儀徵孫氏朝恩。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年八十四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擘經室再續集卷七，丙午正月二十日游長春橋樓，肉飯
于沈家厨，不復尋僧庵茶隱素食。
聖訓頤性延齡有養老之義，以肉食爲近理。
二月二十一日，公子祜由禮部查例，以會試

奏請奉

旨、阮祜著准其一體會試。欽此。　六月十六日、曾孫女潼傳生。恩浩出。　七月二十日、曾孫宣傳生。恩來出。　九月初六日、命九孫恩高四房。娶于平遥馬氏。江蘇運糧通判馬公惠女。　八月、曾孫女惠傳生。恩光出。

十月、公七孫恩來補儀徵縣學生員。　十二月初八日、　晉封夫人劉恭人卒。年七十一歲。新例過品封例得晉封夫人。梁中丞浪跡叢談卷一、劉恭人者、嫡配江夫人之媵也。雲臺師兩次斷絃、得其內助力爲多。生子祜、道光癸卯鄉薦、現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劉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適吳刺史公謹、菘圃閣老子婦也。七十壽辰、師許同人爲之製錦稱觴。余亦製一聯往賀、祝句云、鹿宴沐

恩濃、正及臣門膺賜典、禮衣鏤致、久更看子舍

策清名。翌日、師親來謝步、並曰、此番同人所贈

聯軸甚多、惟閣下及右原所撰句最佳。黄右原

句云、温温恭人、母以子貴。潭潭相府、日引春長。

莊重渾成、宜師之説項也。興恩謹案、公 命

壻吳公謹改名慈、現任山東平度州知州。

九孫恩高葬生母殷于雷塘。以辛丑五月初二日疾故。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年八十五歲。

正月二十日壽辰。擘經室再續集卷七、自六十歲竹林茶隱、在京龍樹寺、在揚建隆寺、雙樹庵、多尋僧庵素食二十五年矣。丙午春始改肉食。

二月二十九日、曾孫女瑞傳生。恩疇出。

三月、八孫恩喜續聘于析津梁氏。浙江巡撫梁公寶常姪女。

公子祜返自京師、奔劉恭人之喪。四月、奉柩權厝雷塘、俟吉安

葬。　六月十一日、曾孫女靜傳生。恩海出。　江水倒漾、沿江洲圩田廬漂没、儀徵尤甚、官紳議賑、公捐金爲之倡。　八月二十四日、公孫恩洪奉委署浙江衢州府常山縣事。　十月二十六日、曾孫引傳生。恩光出。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年八十六歲。

正月十三日、曾孫蕃傳生。恩浩出。　二十日壽辰、樂部開讌。公以前己酉成進士、應重宴瓊林、俟來年逢會試始入奏。　四月、公子福由吏部擬選甘肅平凉府知府。閏四月初二日、帶領引

見、奉
旨、甘肅平涼府知府員缺、著阮福補授。欽此。初六日
召見於
奉三無私、 奏對無誤。
皇上云、爾前日引見、朕就知道爾是阮元的兒子。爾
父親精神可好、他的腿怎麽樣了、今年多少歲、我
記得重赴鹿鳴過了。爾在福建司兼管直隸事件、
是在大司主稿多年、又隨過爾父親外任公事、總
該明白甘肅是邊要省分、知府有表率之責。第一
操守要緊、總要跟爾父親學。爾父親的腿直是一
步不能走麽、他那時若好、我也不肯叫
他告、好在精神好。爾好好的去做罷。 公具摺謝
恩。摺畧云、
伏念臣質本駑駘、資殘蒲柳。沐
隆施之迭沛、彌切慚惶。荷
殊眷之逾恒、滋深銜結。臣子阮福猥以輇材、備員農

部。涓埃罔效，廩稍常戒其虛糜。賦課未請，竽吹久虞其濫廁。茲復

綸音渥被，典郡叨榮。平涼地屬衝區，理繁匪易。知府職膺守土，勝任維艱。惟有加之策厲，勖以慎勤。持己潔清，期無負

生成之德。從公黽勉，冀稍酬

高厚之施。至臣在家養疾，精神尚可支持，步履依然蹇滯。犬馬之恙，何足上系

宸懷。迺蒙於

召見臣子時

天語垂詢，

聖慈屢注。凡此餘生之歲月，悉皆

渥澤所滋培。瞻望

闕廷，實不勝依戀之至。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寄交臣子阮福代爲恭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六月初十日奉

硃批：覽，善爲頤養，以期無限遐齡。欽此。

召見。時興恩補案、清河公授永平府知府

皇上云、汝係阮元之子。阮元操守甚好、朕所深知、汝須學你父親做官。及升清河道、請

訓、

皇上云、你本省總督説你甚好。你是大員子弟、你不驕、人家説你驕、你不傲、人家説你傲、你父親做官甚清、你跟你父親學、總不錯的。併

問及兄弟幾人。具見

太傅公清正居官、久邀

主鑒。

閏四月初五日、公孫恩喜補儀徵縣學生員。

五月、江水倒漾、沿江洲圩田廬沖没、官紳議賑、公捐金爲之倡。霪雨竟月、公日詣贊化宫祈晴。　六月十八日、曾孫男雙傳生。恩海女耦出。　十月初六日、公輿至舊城謁家廟。併使人請從弟仲嘉先生晤語、移時而返。　十三日、

公薨。丁丑日巳時。十五日、公子孔厚至自江寧。鄉試未終三場。二十一日、公子福至自京師。請假回籍省親。十一月奉

上諭、致仕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洊躋卿貳、久任封圻。朕御極以來、優加倚任、特畀綸扉、宣力中外五十餘年。學裕識優、勤勞懋著。道光十八年、以老病乞休、因其年逾七旬、曲加體卹、准予致仕、在籍食俸。丙午科重與鹿鳴筵宴、晉加太傅、方期恩施疊沛、永享遐齡、茲聞溘逝、殊堪悼惜。阮元著加恩照大學士例賜卹、所有原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伊

子候選知府阮祜著俟服闋後、遇有知府缺出、即行選用。蔭生阮孔厚及伊孫舉人阮恩海、均著服闋後交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用示朕篤念藎臣、優加飾典至意。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欽此。

遺摺

奏爲天恩未報、臣病垂危、伏枕哀鳴、仰祈聖鑒事。竊臣以一介之寒微、荷三朝之知遇、封圻久任、臺閣游躋、戴高厚之難名、愧涓埃之莫效。自道光十八年、因患足疾陳請開缺、蒙恩予告、在籍食俸。雖身辭北闕、而依戀之私、未嘗一日忘也。同籍後疊邀賞賚、渥荷矜憐。道光丙午科重赴鹿鳴、又沐殊恩晉加太傅。捐縻難報、感激何窮。詎料福薄災生、

於本年入冬以來、精神漸衰、藥餌無效、元氣日竭、病勢益增。桑榆之景莫追、犬馬之情何極。尚餘殘喘、敢竭微忱。當今

聖世重熙累洽、綱擧目張、雖連年東南水患頻仍、羣黎待拯。

皇仁寬大、發帑賑饑、嘉惠元元、至優極渥。保邦之道、莫要於斯。臣懇伏願

皇上治益求治、安益求安、勤撫馭以靖邊陲、謹蓋藏以裕儲積、修河防以興水利、嚴捕務以厚民生。臣待盡餘生、語無倫次。不揣冒昧、用陳數端伏惟

聖主慈鑒。則臣從此長辭

聖世、毫無遺憾。臣長子常生、曾任直隸清河道、未報

主恩、早經即世。臣惟有遺囑次子福、甘肅平涼府知府、三子祜、癸卯科擧人、候選知府、四子孔厚、一品蔭生、臣長子之子臣長孫恩海、甲辰

恩科擧人等、清勤供職、黽勉讀書、以期仰答

鴻慈於萬一。銜哀哽咽、無任悚惶、謹

奏。

二十六日、內閣奏已故大學士阮元請加謚



號、

旨賞文達。禮部寄江蘇巡撫咨文云、勤學好問曰文、質直好善曰達。

與恩謚案、梁中丞章鉅南省公餘錄引謚法考疏中通理曰達、質直好義曰達。又案揅經室一集有釋達篇、謹錄于後。

達之爲義、聖賢道德之始、古人最重之、且恒言之、而後人畧之。元案、達也者、士大夫智類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國之謂也。禮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故左傳孟僖子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此時孔子年三十五歲矣、世未稱聖、但稱達。達之爲義、春秋時甚重之。達之爲義、學者亦多問之。論語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大戴禮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有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又曰、君子進則能達、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繹孔曾此言、知所謂達者乃士大夫學問明通、思慮不爭、言色質直、循行於家國之間、無險阻之處也。故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遻也。故論語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達之說。左傳曰、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不達之說也。後儒持明體達用之論、而達專屬用、非孔曾本義也。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十四日、

宣宗成皇帝龍馭升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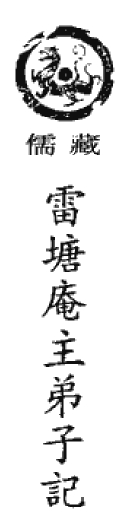
今上登極、内閣頒發

恩詔、公子福以知府丁憂在籍、恭遇
覃恩封贈本身　誥授朝議大夫、妻室許氏　誥封
恭人、例得封贈一代、謝宜人以子官　誥贈太
恭人、並遵新例過品封贈例、得　晉贈太夫人。
許恭人①德纕撰謝恭人詩稿序畧云、宜人姓謝、
諱雪、字月莊、爲雲臺傳相之側室。本無錫縣人、
遷於吳縣。性情幽靜、善詩問畫、折枝小幅頗得
惲家風格。閨中唱和之作、宦跡游覽之篇、得詩
數百首名詠絮亭詩艸、又以餘閒課子業、福之書、
福爲余第三女之壻。幼不願習舉子業、隨傳相
受經史之學、著孝經義疏補經義雜記、刻于
皇清經解。傳相詩文集亦多所案證注釋焉。
公子福曾出謝恭人所繪太常仙蝶圖、栩栩如
生、與凡蝶迥異、實見所未見。卷後　公書長跋
言、壬申春有異蝶來　公之園、識者知爲太常
仙蝶、恭人視曰、如近我、當圖之。蝶果落袖、審

覩良久、得其形色、乃從容鼓翅而去。爰名園曰蝶夢、公集中有記識其事。三月十六日、翰林院衙門奏擬　公之祭文、碑文、奉

御筆、知道了。欽此。　四月二十七日、江蘇巡撫傅中丞繩勛接准禮部咨、祠祭司案呈、准翰林院將致仕大學士阮元碑文、祭文各一道撰擬具奏、咨送前來、除將碑文移送工部辦理外、相應鈔錄祭文一道、行文江蘇巡撫、委員謄黃致祭、並將致祭日期咨報本部查核可也。　六月初五日、揚州府知府吳太守葆晉奉中丞札委、來

公第致祭、禮成。諸公子謹遵



大清會典、頒陳少牢香帛酒醴于靈前、遣孝子孫於
大門外跪迎
諭祭文入、免經止哭、俯伏敬聽
天語、感激涕零。洵屬哀榮備至、永戴
四朝之恩澤、有加無已也。
諭祭文、碑文、謹載于卷首。

校記

①「許恭人」下當脱「父」字。

王伯申先生年譜

閔爾昌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十六年刊本

《王伯申先生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閔爾昌編撰。民國十六年江都閔氏刻本。

王引之（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字伯申，號曼卿，念孫子，清江蘇高郵人。乾隆六十年應順天鄉試中式。嘉慶四年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散館，充貴州鄉試考官。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年，提督河南學政，回朝授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遷通政使司副使，爲大理寺卿。十九年，出提督山東學政。旋歸京師爲左副都御史，擢禮部左侍郎，連徙兵、吏、刑三部侍郎，充國史館副總裁。繼擢工部尚書，署户部尚書，調禮部尚書。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卒於任，年六十九，謚文簡。王引之與其父王念孫爲清乾嘉時代經學大家，精通音韻訓詁文字之學，撰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爲治經學家奉爲圭臬。

王引之年譜現存有二種：一爲劉盼遂編《王伯申先生年譜》，收入《高郵王氏父子年譜》；一即本譜。據閔氏卷末跋語稱，其於民國十六年嘗合編有《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後以某大學所刊《王引之年譜》對勘，多所是正，糾其史實之誤，故其所撰引之行實多信而有徵。又是譜採録資料較詳備，並收有其佚文數篇，於研究譜主學術源流、生平交遊足資考證。



王伯申先生年譜

鄉後學閔爾昌編

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三月十一日寅時，先生生。

先生諱引之，字伯申，號曼卿，石臞先生之長子也。母吳夫人孕八月而生先生，生而身小氣弱，吳夫人常以爲憂。

三十二年丁亥，二歲。

三十三年戊子，三歲。

三十四年己丑，四歲。

三十五年庚寅，五歲。

從師讀，師因先生體弱不甚督責，先生自幼穎異，卽

能篤志於學。師或它適、先生於書義未通者皆識之、俟師歸一一請晰。師大奇之。嘗讀書湖濱丙舍、有守祠老僕逮事文肅公、見先生年未成童、讀書以外無它嗜、歎曰、好學如此、何其一一如老主也。

三十六年辛卯、六歲。

三十七年壬辰、七歲。

三十八年癸巳、八歲。

三十九年甲午、九歲。

四十年乙未、十歲。

石臞先生命先生手錄童蒙須知、置案頭省覽。又講解朱子小學及呂新吾先生小兒語、先生於日用間

卽仿而行之。童時爲制義、經籍紛綸、以古人爲法。

是年石臞先生成進士、入翰林。

四十一年丙申、十一歲。

四十二年丁酉、十二歲。

弟敬之生。

四十三年戊戌、十三歲。

四十四年己亥、十四歲。

四十五年庚子、十五歲。

四十六年辛丑、十六歲。

石臞先生補散館、改工部主事。

四十七年壬寅、十七歲。

補州學生員。

四十八年癸卯、十八歲。

入都侍石臞先生、因入成均。

四十九年甲辰、十九歲。

年近弱冠、時吳興屠平園先生主講珠湖書院、先生以時藝就正。是年先生當在高郵。

五十年乙巳、二十歲。

五十一年丙午、二十一歲。

應順天鄉試、不中式。

五十二年丁未、二十二歲。

歸里侍吳夫人、因從事聲音文字詁訓之學、取爾雅、

說文、方言、音學五書讀之、日夕研求。

五十三年戊申、二十三歲。

五十四年己酉、二十四歲。

五十五年庚戌、二十五歲。

入都以所學質於石臞先生、石臞先生喜曰、是可以傳吾學矣。由是授受一庭、無間寒暑、焚膏繼晷、中夜不輟。嘗夜分讀書、有偷兒入書齋竊什物以去、而先生不覺也。其專心致志如是。先生沈潛古訓而不廢舉業、入都後從德州盧南石先生游。時以文呈石臞先生、石臞先生有所指示、則退而易之、至雞鳴不輟、促之歸寢、仍必續成之而後就枕。先生以許氏說

文屢就古人名字相因之義發明古訓、因就古人名字音義之相比附以觀聲音訓詁之會通、成周秦名字解詁二卷。後更名春秋名字解詁。余嘗從友人假文後又有小叙云、博訪通人、側聆雅訓、匡其不逮、實獲我心。凡經籤記別紙録之、竊自附於紀聞、毋貽請於擴善。後列錢曉徵、邵二雲說各二條、述聞本已删之矣。又是書末有闕疑若干事、昌平王萱齡爲之據摭經傳疏通證明、成周秦名字解詁附録一卷。德清俞樾亦有春秋名字解詁補義一卷。湘潭胡元玉又有駁春秋名字解詁一卷。

先生以所著尙書古義寄質汪容甫先生、容甫驚歎不已、爲石臞先生書楹帖云、清節王陽仍令子、說文許慎有功臣。並寄先生唐硯刻款識於匣云、汪中寄贈執友懷祖之子伯申。先生撰容甫行狀云、先生家大人之所推服也、其學其行竊聞於

趙庭之日久矣，而先生於予所説尚書訓詁極獎厲，以爲可讀父書，則又有知己之感焉。是年錢曉徵先生入都祝嘏，先生以所業請，蒙許可。先生後撰錢先生神道碑，先生以所説尚書詁訓求教於翁正三先生，正三覽而善之，當亦在此時。王晼馨以選拔應朝考入都，先生與定交，下帷之餘，時相過從。

五十六年辛亥，二十六歲。

五十七年壬子，二十七歲。

十月初三日，長子壽昌生。

五十八年癸丑，二十八歲。

五十九年甲寅，二十九歲。

次子彦和生。以宗稷辰撰墓銘，咸豐五年乙卯，年六十有二推之。又據文肅公學行事實，

彦和似初名壽愷。

六十年乙卯、三十歲。

應順天鄉試、以官生中式、主考爲建昌彭文勤公、長白玉闇峯先生、無錫鄒曉屏先生、同考諸城劉文恭公先生。原名述之、榜後始改今名。是科策問五經小學古均部分異同、先生條對所及、恆出發問者意表。榜發、知爲石臞先生子、咸歎援證詳賅、斷論精確、有自來也。

仁宗嘉慶元年丙辰、三十一歲。

有太上皇帝紀元周甲授受禮成恭紀頌十八章。

二年丁巳、三十二歲。

三月望日、敘經義述聞。此書凡數易稾、是年初刻凡四冊、祇五經義、共四百七十葉不分卷、不計葉數。丙子阮文達授南昌盧氏付刻者分十五卷、凡易、書、詩、周官、儀禮、大戴記、禮記、左傳、國語、公羊、穀梁通說十二類。江陰繆氏儒學傳稾作十五卷、嘉慶本。道光丁亥重刻於京師者、合春秋名字解詁、爾雅、太歲考、凡三十二卷。[illegible]王己丑嚴厚民編學海堂經解、又刪併為二十八卷。又初刻本與重刻本自序亦詳略不同。茲錄初刻本自序於下、引之學識謭淺、無能綜研、旦夕趨庭、聞大人講授經義、退則錄之、終然成帙、命曰述聞。述聞者、述所聞於父也。其或往復緒言、觸類而長、檮昧之見、間疑載疑、輒附篇中、以俟明哲。比物醜類、胥出義方之教、故不復自為書云。嘉慶二年三月望日、重刻本則作三月二日。

三年戊午、三十三歲。

二月一日、敘經傳釋詞。略云、引之自庚戌歲入都侍

大人、質問經義、始取尚書廿八篇紬繹之、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鞫為病。竊嘗私為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

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義指、渙若冰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為稽式。乃遂引而伸

之、以盡其義類、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偏爲搜討、分字編次、以爲經傳釋詞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案、惠安孫經世有經傳釋詞補一卷。保山吳樹聲有經傳釋詞續五卷。

四年己未、三十四歲。

試禮部中式。總裁爲大興朱文正公、長沙劉文恪公、長白文遠臯先生、儀徵阮文達公、同考歷城汪東序先生。殿試一甲第三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時人以祖孫鼎甲、三代詞林傳爲科名佳話。是科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大科下。先生與張臯文、吳山尊、鮑覺生、許周生、陳恭甫、其尤卓犖者也。阮仲嘉瀛舟筆談云、己未科兄以經義求士、尤重三場策問、是以武進張臯文、高郵

王伯申、閻縣陳恭甫、德清許積卿、桐城馬魯陳、樸霞郝蘭皋等皆治經多所著述也。仲嘉名亨、文達從弟。

七月朔、爲阮文達作經籍籑詁序。十二月、石臞先生外放直隸永定河道。是年、孫淵如有與先生書。略云、前聞大魁捷報、喜不自勝。同輩以樸學受上知、一時必多弃華就實之士耳。新科好學者諒不少、張皋聞①定相得也。

五年庚申、三十五歲。

六年辛酉、三十六歲。

散館後、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元和吳玉松先生副之。得士翟錦觀等四十人。陳恭甫有辛酉歲暮懷人道中作七首之一云、家業王陽舉世稀、千秋許鄭指通微。輶車歸橐方言字、莫遣春風減帶圍。自注、王伯申素善病、今秋典試黔中。

七年壬戌、三十七歲。

焦理堂以公車入都，三月十六日先生訪之於南柳巷鄭杮里舍人寓中，贈以周秦名字解詁。有恭進起居注冊前序、恭進起居注冊後序。

八年癸亥，三十八歲。

大考一等第三名，擢侍講。尋充日講起居注官。

十二月，石臞先生署山東運河道，明年三月實授。

是年五月二十九日，陳恭甫有與先生書。

九年甲子，三十九歲。

二月癸亥，仁宗幸翰林院，與詞臣效柏梁體聯句，先生與焉。又以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分字賦詩，先生分得竭字。詩載詞林典故，錄於下：寅賓暢景風，卯冒開如月。翽佩繞瀛洲，和鸞鳴鳳闕。御書上

椋懸、雅吹中庭發。洗斝酌金罍、揮毫染蒼笏。賡歌禮荷甫成、睿藻欽昭揭。砥礪答殊恩、力願股肱竭。成、賜味餘書屋全集、暨茶綺箋扇等物。翼日、進聖駕臨幸翰林院禮成恭紀演連珠三十首、聖孝符經論一首。 充詞林典故纂修官。書成。十一年 三月、京察一等。 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 臧用中入京應順天鄉試、主於先生、先生以任子田字林考逸屬校。阮文達撰臧拜經別傳云、九年入京應順天鄉試、王伯申侍講引重之。拜經堂文集錄唐釋湛然轄行記序云、庸來京師、主王庶子。引之以字林考逸屬校、刪馬部騢牲行詞順五字。庶子曰此唐釋湛然書也。君昔錄慧苑書矣、盍題爲之。去夏錄成、庶子屬余撰序。惜今以母憂去官、不及就質之。此文乙丑孟春作。又新會陳氏藏用中致劉端臨手書云、鏞堂於四月廿八日到京、即寓王伯申侍講所一月。末云五月廿五日、椿樹胡同頭條王寓叩、蓋即先生居址。 充湖北鄉試正考官、黃縣賈東愚

先生副之、得士張文玘等六十九人。撤棘後聞母吳夫人卒、奔赴濟寧喪所。　十二月二十三日、季子壽同生。先生第三子壽朋早歿、生年未詳。

十年乙丑、四十歲。

奉吳夫人喪旋里、卜地於安徽天長縣汴子橋東南彭家庵葬焉。阮文達有與先生書略云、宅兆想已卜定、冬寒、嗽疾間常舉發、尚望珍重。

作臧禮堂小傳。臧卒於是年、故列此。

十一年丙寅、四十一歲。

在郡城晤焦理堂。後十年、理堂有寄先生書、以說易諸條就正。先生復書、稱其精銳、鑿破混沌。先生又有與理堂書、文集不載、錄於下。王引之頓首、去歲奉書一函、託鄭星兒轉致、想已入覽。茲從沈四丈處得見大箸釋橢、及所和詩、釋橢爲沈丈鈔錄未畢、尚向未攜歸細讀、生平不喜略觀大概、於足



下所作，尤不敢草草讀之，恐不能盡抗鬱之思、濬發之才也。正月二十日，引之頓首。又新會康氏藏有先生致理堂手書二通，錄於下。引之頓首，啟禮堂先生足下。前在京師時，閣學阮君爲言先生之學，引[2]心折久矣。後讀大箸《羣經宮室圖》，致所釋諸條，多前人所未發。近世學者，不少博覽之士，而卓識如先生者不多見也。手書到日，引在天長未歸，月之初二日始歸而讀之，如舊相識然。阮閣學書中徵先祖遺詩，檢手蹟皆無之，容于親友家再爲訪求，遲一兩月自當報命。手書寄蕪，幸先爲言之。肅此覆候，鈞祺。八月八日弟王引之頓首。又，引之頓首上理堂先生。苫次前八日接讀未及寄達，復從晁村沈丈書中得訃音，驚聞先生有桐杖之痛。敬推先生至性過人，驟膺大故，哀悼何如。然毀不危身，所以全孝也。況著述等身，顯親揚名，正未有艾，尚祈節情自重，以慰在天之靈。引之新焉。憂服之中，聞此倍益悽愴，徒以經營墓地，未得與於弔客之數。謹寄香燭，用表微意。惶愧不宣。引之再拜。十月廿五日。案理堂於乙丑十月丁生母憂，上二書自是乙丑所作。

十二年丁卯，四十二歲。

服闋入都。五月，補原官。七月，仍充日講起居注官。八月，提督河南學政。是年考試試差，先生以未補官，不與試，例不開列銜名，簡放學政蓋異數也。到任，以經術諷勸諸生，俾知根柢，購十三經注疏存於學宫書院，以廣誦習。

十三年戊辰，四十三歲。在河南任。三月，有聖駕巡幸淀津，閱視河隄各工恭賦。五月，轉左庶子。陳恭甫左海文集有與王伯申詹事論古韻書，案：清國史館本傳及行狀，先生由左庶子晉侍講學士，後未再入詹事府。十二月，晉翰林院侍講學士。有中州試牘叙。

十四年己巳，四十四歲。

在河南任。六月、石臞先生調補直隸永定河道。有皇上五旬萬壽、恭紀寰海呼嵩頌九章。冬、轉侍讀學士。

是年六月十八日、郝恂九有與先生書云。未前者出都、曾有欬軟之疾、比加調養、知當平復。但遇秋冬、尚須防其間作、計取溫暖爲佳耳。嵩山何首烏以大而新者爲勝、此物甚能滋益、如得此者、庶望波及其餘、以踐宿諾。

十五年庚午、四十五歲。

秩滿旋京、適石臞先生以河溢罷官、遂迎養於京邸。堵築漫口、例應賠帑十之四、石臞先生分賠二萬七千兩有奇、先生稱貸親朋、次第繳庫、閱十餘載、未嘗貽石臞先生憂。

是年仲冬、臧用中有與先生書。

十六年辛未、四十六歲。

充日講起居注官。分教庶吉士。七月、隨扈木蘭、既至灤京、命毋庸進哨、留駐熱河、編避暑山莊所藏高宗宸翰。是年季春、臧用中有與先生論校小學鉤沈書。

十七年壬申、四十七歲。

五月、遷通政使司副使。先生以銀臺專司各省題本、吏兵二部奸胥舞弊、每賂令壓擱、抵任數日、廉得某省一本時日皆逾、窮治之、而壓擱之風以絶。十二月、稽察右翼宗學。

十八年癸酉、四十八歲。

八月、擢太僕寺卿。九月、教匪林清犯禁門。冬間有

議修葺圓明園宮垣加高培厚者、先生具疏切辨、更陳所見。召見、溫諭久之、謂爲忠誠爲國、先生退而焚草。　十月、轉大理寺卿。時畿輔歲歉、窮民乏食、而京城米禁嚴。先生曰、米之例禁出城也、原以防京兵之乏食及杜回漕之弊、非禁民食也。疏請寬禁。後萬載辛筠谷先生更請之、米禁遂寬。　胡載屏以所爲燕寢考請正、始定稾。

十九年甲戌、四十九歲。

提督山東學政。　五月、有奏請扣廉完繳永定河分賠銀兩摺。　仁宗以東省大吏某聲名平常、諭先生密查。到任、即廉其事以聞、遣使按問得實。以此知先

生忠實可大任。京華錄、七月、山東巡撫同興、藩司朱錫爵同案革職。蓋卽此事。先是林清滋事、教匪多山東人、仁宗命學臣撰論說以化之、先生因撰闡性化愚論、見利思害說以進、發還刊布。

二十年乙亥、五十歲。

在山東任。　五月、有賜御製學政箴謝恩摺。　六月己未、作汪容甫先生行狀。　先生以錢曉徵先生所釋太歲分太歲、太陰爲二義、有不安、攷明漢志、太歲在子爲在寅之譌、於試士之暇、爲說二十八篇以正之、名曰太歲攷、與春秋名字解詁皆合刊於經義述聞內。余嘗從友人許假得初刻本太歲考、祇二十七篇、其第十二論後漢霍融誤以太初數之甲寅

爲殷數之甲寅、第十六論史記賈生傳單閼之歲在文帝四年、爲重刻本所無。重刻本第五論司馬遷劉歆所據殷數之不同、第廿五論黃帝數及殷數蔀首所值之歲名、第廿八論埤雅鵲巢鄉天一而背歲之說、則爲初刻本所無。它篇文字亦頗有異同之處。學海堂經解本無太歲考二卷、而以通說二卷合之爾雅下爲一卷、分上中下卷。第爾雅釋天在戊日箸雍一條、有說見後太歲考語。太歲考既從刪汰、此語即無箸落矣。又阮文達有與孫淵如書云、太陰太歲元總未能細晳心、僕考校古書、當必有合也。似於問字堂集辨論太歲諸文不無疑義、經解於經義述聞不錄太歲考、或亦此意歟。是年孟陬、陳恭甫有與先生書。郝恂九有與先生書。

二十一年丙子、五十一歲。

季夏、爲江秬香名鳳彝、錢塘人。跋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此跋文集不載、錄於下。漢書杜鄴傳、鄴有文德之母、必繫於子。劉奉世、胡三省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不知文母自謂大姒。謂之文母者、文德之母也、與大雅思齊文王之母殊義。余曩作經義述聞、會援列女傳

大姒號曰文母、及漢書元后傳新室文母、後漢書鄧隲傳爲漢文母、何敞傳秉文母之操以正之。今讀孫夫人碑、亦云矣乎文母、于我夫人。正謂夫人爲文德之母也。西晉時古訓猶未湮矣。丙子季夏、柜香先生以碑見示、因書鄙見於末、以求是正。先生又有與宋自勛路離人學札。自勛刻儀禮古今文疏證、即以代弁語、文集亦不載、錄於下。大著勤求古義、以釋古經解類、引伸四通六闢、中如秩當爲秩、酌當爲酌、尤見卓識精思、非熟于籀聲假借之例、不能有此。弟嘗欲輯古書通作之字、以考古音之分合。先生此書先我著鞭矣、敬服敬服。承委校勘、違命附記一二簽、管窺之見、未知是否、仍希教正。王引之頓首碩山先生足下。此札未注年月、而稱伯申侍郎、大約亦此數年中作矣、姑附於此。　十月任滿、旋都。

十二月庚寅、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二十二年丁丑、五十二歲。

二月、派充會試知貢舉、未入闈。會福建龍溪知縣朱履中訐藩司李賡芸有受陋規事、總督汪志伊等劾

李、解其職會鞫之。知府涂以輈逼令誣承，李不能堪，遂自縊。事聞，命先生偕吏部侍郎熙昌往按，白其誣，褫志伊等職，以輈、履中遣戍新疆。　三月辛未，擢禮部左侍郎。行狀。丁丑擢禮部右侍郎，戊寅轉左侍郎。案清國史館本傳、東華錄並二十二年三月擢禮部左侍郎，無由右轉左之說。　八月還京，奏江蘇高郵等州縣低地因洪澤湖水漲淹浸，命疆吏履勘撫卹。　是年春，阮文達爲作經義述聞敘。略云：伯申箸經義述聞一書，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旬宣讀而慕之。既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

二十三年戊寅，五十三歲。

二月、與重華宮茶宴。　六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長安李葆初先生副之、得士徐士芬等九十餘人。是科嘉興李貽德對策爲浙士冠、先生深器之、禮闈見浙人二三場淵博深厚者、輒疑爲李卷、亟入選、而李終不售。　十一月、以禮部覈議原任侍郎錢樾入祀鄉賢祠、不置可否、率請欽定、部議降二級留任。

二十四年己卯、五十四歲。

三月、命偕大庾戴可亭先生、如皋戴紫垣先生、長白那文毅公洸會試總裁、得士希哲等四人、費庚吉等二百二十二人。　閏四月、兼署兵部左侍郎。　九月、教習庶吉士。　是月戊子、以萬壽旬慶期內忌辰服色未經聲請、降正三品京堂。又以罪應戍邊廢員朱

錫爵呈進萬壽頌冊、禮部一律接收、下部議處。是秋、充武會試監射大臣。十一月、補通政使司通政使。十二月庚子、授吏部右侍郎。行狀作十一月。是年小寒日、阮文達爲作經傳釋詞敘。胡載屏研六室文鈔有經傳釋詞書後。

二十五年庚辰、五十五歲。

充朝考閱卷大臣。七月己卯、仁宗崩於避暑山莊。是月進爵秩全覽、繕寫錯誤、下部議處。九月、充實錄館副總裁。十月、充武會試知貢舉。作協揆大學士鄒公墓志銘。名炳泰、字仲文、號曉屏、無錫人。先生乙卯座師、以是年卒、故列此。山陽汪瑟庵以其鄉人丁儉卿晏所撰論語孔注正僞就正先生、介紹相見。先生序謂儉卿紹鄉先

生潛邱之學、又相其說之所不及、年富而學精、不能測其所至。先生此敘文集不載。案、顧志齋叢書引諸語孔注正僞四卷未刻、先生敘文遂不可見。儉鬼有感舊詩云、王公承家學通儒貫經史。宏奬譽飾生、三江首屈指。瓠落媿無成、蕉悴③竟如此。扁舟過秦郵、跂望景行止。

宣宗道光元年辛巳、五十六歲。

恩詔、凡應繳官項子孫代賠者、查予豁免。時先生代繳石臞先生賠項已完至二萬有奇矣、其餘豁免、先生自此負累始輕。　六月、畿輔及山左旱蝗、諭疆吏飭屬親勘搜除。先生疏言、捕蝗一事、胥吏一經奉票、即計畝派夫。及率人撲捕、則又故踐禾苗、即無蝗地畝亦復肆行蹂躪。是爲民除害之事、轉至貽害於民。

恭讀欽定康濟錄捕蝗必覽所載捕蝗十宜，以設廠收買爲最要之策。其法或錢或米，捕蝗一斗，給以若干，使百姓捕蝗而得賞，則不假胥吏之催促，非惟收效甚速，且免作踐騷擾之患。請將捕蝗必覽頒示直隸、山東大員，令其速行籌辦。如所請行。　充浙江鄉試正考官，武進吳伯新先生副之，得士徐廷策等一百二十六人。　八月，充國史館副總裁。　十二月，充經筵講官。

二年壬午，五十七歲。

正月十三日，有祭劉信芳冢宰文。名鐶之，諸城人，先生乙卯房師。

三月庚戌，轉吏部左侍郎。　閏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朝考閲卷大臣。　八月初六日、署刑部左侍郎。先生以吏刑兩部事務皆繁、而刑部事關民命、雖暫時署理、每日兩署皆至、經數月之久不懈也。　是年、子壽同補博士弟子員。

三年癸未、五十八歲。

三月、偕歙縣曹文正公、山陽汪文端公、長白穆鶴舫先生充會試總裁、得士海樸等四人、杜受田等二百四十人。　四月、仁宗實録漢本告竣、宣宗嘉其恪恭、將事辦理妥速、賜紗一端。　教習庶吉士。　九月、充武會試正總裁。　是月、宣宗謁西陵、回鑾抵黄新莊、先生等乘轎近豹尾槍後、轎夫喧譁、降三級留任。

作贈中憲大夫趙公墓志銘。名德俶、字復初、深州人。先生於趙爲姻黨。

四年甲申、五十九歲。

二月、禮部尚書汪廷珍奏、題缺主事新例、名實不符、請確查更正。下大學士、軍機大臣、吏部會議、先生以乾隆九年所定各部題缺揀選保題、乃斟酌盡善之舊章。四十八年吏部則例所增題補主事統較先後行走一條、乃沿襲譌誤之文。請如廷珍奏。此摺與盧尚書蔭溥會奏。會大學士、軍機大臣以行之既久、一旦更改、事涉紛更、議乃寢。　四月癸丑、聖訓實錄告成。宣宗以先生在館四年、始終經理其事、予其子候補主事壽昌遇缺即補。　先是、吏部奏請官員遇生祖母之喪、父

故在先、本員爲庶長孫者、令承重離任、丁憂三年。是年五月、先生更定前議云、孫之於祖服、止齊衰一年。嫡長孫父故在先、遇祖父母之喪、則持服三年、蓋以承父之重、與祖爲體、宗祧大法於是乎在。其於祖母從同者、一本相承、敵體之意也。至庶祖母、非祖敵體、固不得以承重言矣。即如次子、三子、其受父母之恩與長子同、若其身先死、而父母後殁、爲其子者不能代服三年之喪。且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止服降服一年、庶長孫之分原止儕於孫。生祖母之恩不能加於父母。蓋緣情則罔極之恩即終身不足以言報、制禮則承重之義斷不能加於支庶。嗣後官員遇生祖

母之喪，其父先故，别無與父同母之伯叔、本員於庶祖母爲長孫者，無論嫡祖母是否現在，概令治喪一年，許其離任。從之。據行狀及湯金釗撰墓志、此先生作爲禮部侍郎時，蓋誤。爲少宰時事。江陰繆氏儒學傳稾郝恂九有與先生書。　十一月，署戶部左侍郎。　是年四月，

五年乙酉，六十歲。

充大考翰詹閱卷大臣。　八月，署戶部右侍郎。　石臞先生重宴鹿鳴，與宴日先生奉杖履侍側，一時傳爲佳話，以爲人子能養志者，莫先生若也。　十月，充武鄉試正考官。　是年，子壽同考取選拔貢生。　有與陳碩甫書。

六年丙戌、六十一歲。

充覆試閱卷大臣、殿試讀卷官、朝考閱卷大臣。六月、充乙酉科拔貢朝考閱卷大臣。是年、繼配范夫人卒。先生元配沈夫人、同州廩貢生業廣之女、歸逾年而歿。繼配范、大興人、雲南布政司經歷鍾之女。子四人、皆范出。冬、子壽同扶柩歸葬。

七年丁亥、六十二歲。

五月壬午、擢工部尚書。凡侍郎升尚書皆由總憲轉、先生由侍郎徑擢、一時驚爲殊遇。先生祖文肅公在高宗朝曾任是職、後石臞先生又歷官水部諸曹、先生稟承兩世遺規、任冬官數年、鉤稽必嚴、察核必至。素精算術、嘗取奏銷冊親行覆核、所用帑無慮數十

百萬、執管以計、不移晷而畢。又河工工程名目歲修之外、又有月案、廳員率藉此自肥、而所修新工或反遜舊工堅固。石臞先生官河道六年、所屬不報一另案。先生隨侍任所、習知其弊、故官工部、有請嚴東南兩河另案工程之奏。奉旨允行。　七月、充武英殿正總裁、有旨修刊康熙字典。先生以字典一書蒐羅繁富、爲字學之淵藪、惟卷帙浩繁、當年成書較速、纂輯諸人迫於期限、於援據閒有未及。詳校者奏請考據更正、凡校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輯考證十二卷、分條註明、各附案語。同事諸人皆推重先生學問、謂有先生校訂、可以無俟乞人、故更正之條出自先生手

者十居八九。十一月、賜紫禁城騎馬。是月、子彥和以恭辦萬年吉地工程、以直隸州知州即選。十二月、重刊經義述聞於京師西江米巷壽藤書屋。

八年戊子、六十三歲。

三月三日、作倪教授行狀。名模、字迂存、望江人、與先生同榜進士、鳳陽教授。先生既爲之狀、又爲作墓表。七月、以承修文廟碑亭勘估草率、下部議處。八月十六日、署戶部尚書。作誥封通議大夫晉通奉大夫吳君墓志銘。名濟運、字崇階、號和叟、南海人、榮光之父。以是年卒、故列此。

九年己丑、六十四歲。

署吏部尚書。五月二十五日、女孫淑儀生。壽同之長女。事



親不嫁、旌表貞孝。 顧澗薲以吳志忠所校釋名索序、六月晦日序之。

十年庚寅、六十五歲。

九月戊寅、調禮部尚書。文肅公曾任大宗伯、署中有文肅公楹聯云、松筠存質直、日月照心清。先生緬懷先德、亦撰聯語云、夙夜惟寅承祖德、靖共爾位荅君恩。擬懸於文肅公聯右、後以憂去官、不果。 子壽昌由戶部主事題升員外郎中。 先生自庚戌入都侍石臞先生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卽筆於篇、過庭所聞亦備載之。迄庚寅成書、凡三十二卷、名曰經義述聞。不爲鑿空之談、不爲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

假借之字則正其解、熟於漢學之門徑、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此依行狀。是書屢經刊刻、或庚辰始爲定本歟。　是年孟春二十五日、王曉馨有與先生書。先生曾爲曉馨跋困學說文圖。先生又有與曉馨書云、憶昨于役臨安、辱承芳訊勤拳、並荷多珍寵賚。別後於九月下旬舟抵廣陵、祭掃畢後、於十月十一日由王家營遄陸遄行。至仲冬朔日復命。案戊寅、辛巳、先生兩爲浙江考官、是書未詳何年所作。　十一月七日、汪孟慈有與先生書。

十一年辛卯、六十六歲。

重刊字典完竣。三月二十九日、偕奕繪、阿爾邦阿、那清安具疏進呈。　七月、署工部尚書。　九月十一日、有復陳恭甫書。江陰繆氏藏先生墨蹟、錄於下。恭甫年大兄大人閣下。九月上旬、連奉手書、藉稔尊候安吉、爲慰。承惠禮堂經說詩箋改字說、及指示夾室考所據儀禮諸篇本文、援據既確、剖析

亦精、洵足折衷諸說。賈、徵、鄭興父子傳經、不得專美於前矣。欣羨奚似。接次仲詁雜理堂之說、尚望賜寄一讀、以觀其異同。次仲所撰禮經釋例、條理精密、禮家不可少之書也。蘇州新刻褚氏儀禮管見、亦頗精、寶借剞劂稍遲。阮夫子經解內未及載入。字典校刊去三月刊已進呈、其校訂之處、別爲考證十二卷、留於館中僑家、不敢付梓也。讀書雜志已刻九種、近又刻漢隸拾遺一本、謹寄呈清覽。吳荷屋大兄開府湖南、差強人意。湯敦甫四兄因事受累、致降卿貳、旋又喪偶、眞時運使然也。杜儀曹彥士保送軍機、已取而未得、似不如願。然候補名次已列第四、約三年內可補實缺、又安用軍機議敘爲邪。弟碌碌趨公、毫無建樹、幸暑中各案無譌、老親眼食康泰、賤軀亦復如常、可以告慰。率泐數行布謝、並問近安。伏維珍攝、不宣。敬璧尊謙、侍、令郎世兄均此謝教。年愚弟王引之頓首。九月十一日狀。

十月、充武鄉試正考官。

是冬、北地嚴寒異於往歲。石臞先生年將九旬、畏寒食減、先生延醫調治、終以年高服藥罔效、先生侍疾、晝夜不解帶。

十二年壬辰、六十七歲。

正月、具疏陳情乞假、賞假十日、並召見垂問石臞先生病、且諭以服人參之法。　二十四日、丁石臞先生憂。　石臞先生所著讀書雜志、辛卯始刊竣、四月先生檢遺稾十種而外、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恐其久而散失、刻爲餘編二卷、附於全書之後。　五月既望、撰石臞府君行狀。

十三年癸巳、六十八歲。

爲石臞先生卜地寓揚州舊城觀光庵。是時又嘗下榻揚州阮宅、見文達與先生書。　有與陳碩甫書。　二月初九日、孫恩晉生。壽同第二子。先生孫生年並未詳。　十二月庚子、葬石臞先生。

是月既望，作高郵湖西王氏先塋記。　作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閩浙總督金匱孫文靖公神道碑。名爾準，字平叔，乾隆六十年與先生同舉鄉試。

十四年甲午，六十九歲。

四月服闋，六月入都。　八月既望，作族孫婦江氏傳。江許嫁先生族孫豐，而豐病歿，適王氏守貞，咸里交稱其貞孝。　是日，作誥贈通議大夫福建按察使蕭山縣學生綸宣王公神道碑。綸宣晥馨父。　十一月十二日，署工部尚書。越五日己卯，即眞，謝恩歸，微患痰嗽，起居服食一如常時。二十四日辰時，大汗不止，遂卒，年六十有九。諡文簡。　子四人：長壽昌，字子仁，道光元年正二品廕生，用戶部主事，

歷官廣西按察使。先生本傳作河南按察使，蓋子仁曾由河南開歸陳許道署河南按察使。次彥和，字子美，號慕蘧，歷官安徽徽寧池太廣道。三壽朋，丞殁。四壽同，字子蘭，道光甲辰進士，歷官湖北漢黃德道，咸豐二年殉難武昌，賞騎都尉世職，謚忠介。女五人，長適甘泉附貢生徐玉華，次丞殁，三適道光癸未進士刑部郎中大興史致蕃，四五皆丞殁。

孫十人。壽昌子二人，恩溥、恩泰，候選郎中。[illegible]彥和子五人。恩寬、恩江、恩濃、恩海。[illegible]名壽同子三人，恩錫，咸豐丙辰賜舉人，騎都尉世職，兵部職方司郎中。恩晉，從父殉難武昌，照陣亡例議䘏。恩綬，咸豐丙辰賜舉人，內閣侍讀。[illegible]　女孫　人。曾孫　人。就所知者，恩泰有子植忠，壽同有孫偉忠、俟忠，餘未詳。

十五年乙未十二月初七日，葬於安徽天

長縣謝興集之東原。湯金釗撰先生墓志銘。龔自珍生撰墓表銘。先生季子壽同觀其自養齋燼餘錄有擬復龔定庵書附錄於下。前日趙謝未獲晤譚茲奉手書。自謂前作文氣未遒。繁簡未能愜心。承研精覃思洗伐數晝夜以改訂之。謂於歷某官、治某事、著某書不爲條分縷晰。或就此見彼或以某事統於某事。具有深心苦裁。且戒勿信世俗悠悠之指摘。承愛如此辱教又如此。先君九京有知。亦深感慰。矧在存者。推愚昧之見。以爲志先人之墓、事必求詳、而閣下之文意主於略。不學無術、於古文體例曹無所知。竊思閣下之學多本於金壇段氏、因取經均樓集讀之、見所載墓志數篇、其敘事皆委曲詳盡、而於歷某官、治某事、著某書、無不條分縷晰而備載之。不聞曰就此見彼以某事統於某事也。然猶可曰篇數少。不足盡文體之變也。又取潛研堂集讀之、中有名臣墓志、詞臣墓志、無慮數十篇。其敘次每皆委曲詳盡。於歷某官、治某事、著某書。亦無不條分縷晰而載之。不聞曰就此見彼以某事統某事也。然猶可曰事繁文重。未必有當於先人之意也。壬辰歲先光祿公棄養。先文簡公以行狀寄滇。乞阮相國爲墓銘。相國文凡二千言。於先光祿公歷某官、治某事、著某書亦條

分縷晰而載之。前敘經世之業、後敘傳世之書、不聞
曰、就此見彼、以某事統某事也。先人讀相國之文、甚
喜、謂足以傳先光祿公之學問政績、以爲可垂不朽。
今取相國之文與足下之文比而讀之、一主於詳、推
恐行蹟之不彰也、一主於簡、若謂行蹟可不必盡彰。
也。今先人既敘閣下之文、未知有當先人之意與否。
然就先人讀阮相國文之意以測之、以相國詳盡之
文爲是、必以閣下簡略之文爲非。求文以銘先人之
墓、而文體乃先人所非、此　所以不懼獲罪於閣下、
而不敢以此納諸幽室者也。抑更有進者。閣下所撰
銘詞有日、璞之瑕瑕、其有堅也。君子肖之、以畀親也。
以堅事親、義竊未喻。繼讀改作日、璞之瑕瑕、外有文
也。鏐之沆沆、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畀親也。謂先人
肖璞之文、鏐之堅、以畀親、其義仍所未喻也。且讀段
錢兩先生所作墓志、即其銘詞讀之、其人之品詣學
問經濟、皆可想見。今以例閣下所作銘、而日、可以見
先君之爲人、則　所不識也。先人於先秦諸子、史記
漢書皆有校正、其說皆在讀書雜志中。至廣雅疏證
末卷、則直著文簡公名。何閣下讀先君有言曰、吾於
百家不暇治、獨治經邪。又先君著經義述聞、名述聞
者、善則歸親之義。其中凡先光祿說十之三、先文簡
公說十之七、其書閣下亦既讀之矣。今不別其辭曰

中有先人獨見而揮毫曰述聞於兵備、則先君述聞
一書、不僅錄寫之勞乎。闇下之以略爲主、曰、箸某書
不必條分縷晰、故獨舉述聞、而遺釋詞。竊恐後之讀
定庵文集者、就文以攷先人之書、必曰釋詞非王文
簡公箸也。果爲公箸、何大集中墓志獨遺之邪。則是
先人之書本可傳信、自有闇下之文、反滋後世之疑
也。若以闇下作文之例推之、曰就此見彼。今闇下出
先人門下、又具見先人校定先秦諸子、史、漢諸書、猶
謂先人不暇治百家、況後世未讀先人書者、而曰見
大集墓銘經義述聞名、即知先君尚有經傳釋詞一
書。見闇下有不暇治百家一語、即能反闇下之意而
推之、以爲先君於先秦諸子及史漢諸書皆有撰述。
是亦　之所未識也。闇下博學能文、加以深心若裁、
豈　所能仰測。特恐先人事實就淹、故於銘幽之文、
不敢稍有遺憾。想此表揚先德之愚衷、必能見諒於
有道、故敢悉陳愚見、尚望恕而鑒之。覬於此、知定庵
一文、子蘭蓋深致不滿、王氏舊刻七世
傳狀本未載、今羅氏錄印本始增入。

王伯申先生年譜　男孫儕校

余舊爲高郵王氏父子年譜、藏之篋衍數年矣。一日、友人告余、某大學季刊中有某君者、亦編有王氏譜、乃假歸閱之、頗簡括、第其中似有譌誤。如乾隆庚午侍文肅公往南京薇獄、及辛未引朱笥河詩、抱持出塞門、解愛盤峯缺。案云、文肅出塞、未知何年。據石臞行狀、七歲而文肅公薇獄於陪都、遂攜府君東行。盛京志曰、京師者天下之本、陪京者帝業之基。淵鑑類函州郡部三引。清之陪京今瀋陽縣、東行出塞、並謂詣斯地也。吳廷燮東三省沿革表引永樂實錄、九年徙定遼左衛盤山驛於舊驛西。又引明會典、鎮武堡有游擊將軍、嘉靖三十一年以三岔河至盤山等處切近虜穴、添設兼管沙嶺、西寧、西興、盤

山等處。清光緒三十二年設盤山廳、民國改縣。地以山名、亦可爲解爰盤峯之證。至薇獄南京、考之諸書、似無其事。某君殆誤以明之陪都爲清之陪都邪。又癸未二十歲、高宗巡幸江南、先生迎鑾獻頌冊、賜舉人。據東華錄、乾隆三十年乙酉二月癸巳、賞原任吏部尚書王安國之子生員念孫舉人。又清國史王安國傳、三十年上南巡、賜其子念孫爲舉人。石臞重與鹿鳴筵宴恭紀詩自注、乙酉年高宗南巡、以生員迎鑾獻頌、蒙賜舉人。行狀亦云、乙酉原作卯、誤。年二十二、賜舉人。卽笥河詩亦云、乙酉子賜舉、計偕歲丙戌。某君乃列之癸未、誤矣。又辛卯引笥河詩、春試丑連卯、屢深門外轍。案云會試期在壬辰、意先生於辛卯

先期入都。據東華錄、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正月庚辰諭、今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行會試。又題名碑錄有辛卯科程魚門、孔衆仲、皆是科進士。某君殆未之考也。又丙午年從工部侍郎德曉峯勘浙江海塘。據吳恭人行略、丁未歲德少司空奉命巡海塘、余以郎中從某君、蓋誤爲先一年。又附伯申年譜云、乾隆丙午二十一歲旋里、因從事小學諸書。據伯申行狀、年二十一應順天鄉試、未售、明年歸云云。某君亦誤爲先一年。又己酉二十四歲入都、從盧南石先生學舉業。據行狀云、自庚戌入都、後從盧南石先生游。某君亦誤爲先一年。又、嘉慶甲子充詞林典故館總纂官、據詞林典故職名、乃

纂修官、行狀同、非總纂官也。又、壬申八月任太僕寺卿、十月轉大理寺卿。據行狀、二事並在癸酉、原作卯誤。某君又誤爲先一年。又道光丁亥、繼室范夫人卒。據王壽同觀其自養齋燼餘錄重建天長縣城西嶽廟記、丙戌歲、遭吾母范夫人喪、奉柩旋里。又王恩錫撰子蘭府君行狀、丙戌春大母遘疾、嗣大母棄養。冬府君扶大母柩歸葬、戊子服闋。大母即謂范夫人、某君又誤爲後一年矣。某圖書館館刊又載有某君高郵王氏父子著述考、引深州風土記趙德徵墓志銘、以爲伯申集外文。檢伯申集此文在第四卷、僅題字小有不同耳。吾書較繁瑣、然寸有所長、儻可與某君譜並存。惟是老而炳燭、學殖尤荒、敢蹈爭名之嫌、冀收求是之益、大雅宏達、倘其諒之。二十年一月、爾昌記。

校記

①張皋聞：當作「張皋文」。按，張皋文即張惠言。前文亦作「張皋文」。

②「引」下當有「之」字。下文「引在天長未歸」同。

③蕉悴：當作「憔悴」。

④某某事：當衍一「某」字。

顧千里先生年譜

趙詒琛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年間刊本

《顧千里先生年譜》二卷，趙詒琛編撰。民國年間崑山趙氏刊《對樹書屋叢刻》本。

顧廣圻（一七六六—一八三五），字千里，後以字行，號澗薲，又號鑒平、思適居士、無悶子、一雲散人，清江蘇元和人。少孤力學，嘗從學於張思孝、江聲，嘉慶元年入元和縣學。與顧之逵、鈕樹玉、臧鏞堂、鮑廷博、段玉裁、孫星衍、江藩諸人交往。專精目録校讎之學，酷嗜宋元槧本，爲江浙藏書家校刊古籍，經其校讎刊刻之文籍達三十餘種，時人多重之。嘗館黃丕烈家多年，盡閲黃氏所藏典籍，於前代刊本多所識跋。又應阮元聘入校經局，撰輯《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後隨孫星衍在金陵分校《全唐文》。道光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顧氏殁後，其孫顧瑞清（河之）搜輯遺文，編爲《思適齋文集》二十卷，後經删削爲十八卷，道光二十九年刊刻於上海。

現存顧千里年譜有多種，包括汪宗衍、林堅之、姚光、日本神田喜一郎及本書所收趙詒琛編《顧千里先生年譜》。趙詒琛字學南，號峭帆主人，崑山人。據其自序稱，此譜編成於庚午歲（民國十九年），次年（辛未歲，民國二十年）由姚光鉛印於上海。編撰者除趙詒琛外，王大隆、潘利達亦曾協助搜採考訂。年譜除記述譜主生平外，還兼載與譜主交遊之名人小傳。正文中有考按，並以雙行小注糾正他譜之訛，如嘉慶十五年條糾正日本神田喜一郎《年譜》之誤等，以明其考證之功。於年譜後附有雜録及文集序，記載其文集刊刻，譜主與段玉裁、黃丕烈之學術紛争，亦可視作清代學術史研究資料。

顧千里先生年譜題詞

廿餘年前、余奉贈趙君學南詩曰、譯籍兼聞校讀頻、曾無鄉思繫鱸蒓。一溪煙雨衡門下、誰識江南顧澗蘋。蓋學南時寓滬南製造局左近、日校古籍、故以澗蘋相況。乃昨歲顧譜竟編成於學南之手、余又贈詩一章、以誌欣慕。辛未夏五、江浦愚弟陳洙房山氏書於觚不觚齋。

峭帆主人撰顧譜、體例詳愼搜羅豐。其書中括數十傳、譜中附同時名人小傳。閱之磊落開心胸。乾嘉以來盛樸學、顧公嶽嶽尤豪雄。頡頏抱沖埒匪石、百城寢饋琳琅叢。同時

諸賢悉推重、丹鉛光氣騰青虹。影鈔本校宋元刻、譬彼墨守兼輸攻。惜哉絶交慣箸論、劉段黄李初鮮終。意者見仁與見知、直幹挺異風中蓬。茲譜後賢足矜式、百川之障瀾迴東。思適本集所已載、屏置不列茲編中。乃知文郎歸汪譜、世兄尊三曾撰歸玄恭、汪堯峯二譜刊行。實由庭訓超凡庸。今茲鴻筆更峻特、寶此何異珩璜琮。聚珍一帙既紙貴、金山姚君石子以初稿排印於滬上。更鋟諸木傳無窮。我詩徵末若片羽、欣附鵬背乘長風。

顧千里先生在嘉道閒爲諸名人校刻古籍、凡一字之誤必再三考訂、不肯輕率、故刻成諸書、珍重士林。

洪楊亂後，五書局開刻，大都據先生校本，重付手民，其有功於前賢，有益於後學，詎可量哉。特以不得科第，僅以縣學生終，而學者亦鮮有講求版本目錄之學。於是百年來邑人有不能舉其姓名者，可慨也。前年余編先生年譜，並承王君欣甫、潘君聖一及諸益友之助，不三月而脫稾。金山姚君石子即鉛印於滬上，嗣後又陸續增修，覩鉛印本不勝欿然，乃壽諸棃棗。姚君原跋仍坿於後，以誌高誼。陳君房山贈詩，綜括編譜之旨，不啻爲有韻之序文也，爰冠卷端。閈先生孫河之孝廉，咸同閒寓居上海城内，距城隍廟僅

咫尺耳、今後人當有在者、如見此譜、通函惠教、補其略正其誤、則更幸焉。辛未八月、趙詒琛識。

顧千里先生年譜卷上　　對樹書屋

崑山　趙詒琛　學南　編輯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八月、先生生。

先生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薲、亦作蘋。又號鑑平、見黃蕘圃跋錢磬室校刊吳地記、從顧鑑平轉假伊師張白華所備錢刊本云云。又號思適居士、見百宋一廛賦。又號无悶子、見遯翁苦口原書序。又號一雲散人、見百甓齋古甎錄跋。陳黃門侍郎野王三十五代孫。先生藏書印記。曾祖沛、祖松、字雨蒼。父文爔、字庭有、俱業醫、世爲吳人。庭有爲雨蒼第六子、生於乾隆五年庚申六月七日。移居元和縣、故先生常稱元和人。母鄭太孺人、生於乾隆十

一年丙寅十月三日乙丑。先生生時父年二十七歲、母年二十一歲。無兄弟。有叔父文烜居吳縣、通素問、靈樞、業醫有聲、揚州人以千金求其一至爲幸。其子名之達、字抱沖、爲先生從兄、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先生生時年十四歲。抱沖好藏書、其藏書室曰小讀書堆、與同郡黃蕘圃士禮居並稱於時。

黃蕘圃名丕烈、字紹武、長洲縣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入縣學、五十三年戊申預行己酉正科鄉試舉人、得宋刻書百餘種、顧南雅（顧蒓字希翰、號南雅、吳縣人、嘉慶七年壬戌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生於乾隆三十年乙酉、卒於道光十二年五月、年六十八歲。按、震睪

張屵父履撰墓誌銘云、道光十三年卒。顔其室曰百宋一廛。自嘉慶辛酉至辛未、歲常祭書於讀未見書齋。丙子除夕、又祭於士禮居、前後皆爲之圖。生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於道光五年乙酉八月、年六十三歲。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二歲。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三歲。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四歲。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五歲。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歲。

三月二十二日癸亥、父卒、享年三十二歲。母鄭太孺

人時年二十六歲，撫孤守節，極人生之艱難。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七歲。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八歲。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九歲。

乾隆四十年乙未，十歲。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一歲。

謝宗師科試，從兄抱沖入元和學第三名，題明日①。後爲廩貢生。

謝宗師名墉，字金圃，嘉善人，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時官工部侍郎。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十二歲。

三月七日癸酉，兆父柩於吳縣一雲山東麓神臺墩下祖塋之側。

先生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人咸異之。

隨舅氏陳鑑塘於京師。

陳鑑塘名源肅，本姓鄭，宛平籍，元和人。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舉人，三十六年辛卯恩科進士，時官侍御。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十三歲。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十四歲。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十五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十六歲。

自京南回，與程念鞠游長洲張白華先生門，假館於程氏，不喜時藝。每問師讀書之法，念鞠既同門富藏書，與先生善，因得偏覽其書。刻易林序云，是年南回。李申耆撰先生墓誌銘云，弱冠南回，疑誤。南學者稱萬卷書生焉。

程念鞠名世銓，字叔平，別號鞠莪，有鄧尉探梅圖卷。按，念鞠自題云，己酉仲夏，世銓書於寸草軒中。下有銓字方印，鞠莪二字朱文方印。

張白華名思孝，字南陔，長洲人，諸生，有白華堂詩詞。其詞集一卷，名蔦邊詞，詩詞珠已刻入又滿樓叢書。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十七歲。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八歲。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九歲。

乾隆五十年乙巳、二十歲。

先生謂黄蕘圃曰、有宋刻鑑誡録、得諸徐七、來家後爲程念鞠豪奪去。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十一歲。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二十二歲。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二十三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二十四歲。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二十五歲。

春、執贄於江艮庭先生之門十年、得惠定宇遺學、盡通經小學之義。墓誌銘、以先生入江先生之門在三十歲後、疑有誤。

江艮庭名聲、字叔澐、元和人、年三十師事同縣惠定宇。嘉慶元年丙辰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四年己未九月三日卒、年七十九歲。

惠定宇名棟、號松崖、士奇子。幼承家學、經史諸子稗官野乘無不通。乾隆十六年辛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黄廷桂、陝甘總督尹繼善交薦之、因所著書未及進、罷歸。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

丑、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年六十二歲。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二十六歲。

八月十三日、東洞庭山徐學友葬其父增貢生瀫坡、妣邱孺人、來請先生撰墓誌銘。

冬、先生謂鈕匪石曰、有顧子述者攜其友臧拜經所輯爾雅古注來哭、因得寓目、蓋希有之書也。日本神田喜一郎編先生年譜云、許瀚於先生許得閱臧庸輯有爾雅古注。許瀚字印林、日照人、乙未北闈舉人、精考訂訓詁之學、似未與先生相識。

十一月、鈕匪石訪先生、借戴東原所校孟子注、與先生暢談。先生謂方言非揚子雲作、又謂通雅甚雜、竹

書紀年、孔叢子家語不足引用。

先生自入江先生之門、學問益進、得交當世名人。

徐潄坡名金霖、字翙千、長洲人、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正月十三日、年六十九歲。

鈕匪石名樹玉、字藍田、洞庭東山布衣、通六書之學。

臧拜經名庸、字西成、本名鏞堂、武進人。所輯韓詩遺說、先生以爲輯韓詩衆矣、此爲最精。生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卒於嘉慶十六年辛未七月、年四十五歲。

戴東原名震，字慎修，休甯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舉人，三十九年甲午奉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生於雍正元年癸卯十二月己巳，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五月二十七日辛卯，年五十五歲。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二十七歲。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舊鈔本，蕘竹堂藏書，抱沖跋曰：此書乃前明崑山葉文莊物也。其鈔凡三手，通部前後，著録者所書也。其序目雄壯之筆，絶類寫經體者，文莊筆也。余以文莊跋金石録筆對閱，故知之。其目録中

以及卷七十六至七十九四卷、九十三、四兩卷、故老相傳爲文氏二承筆、卽隆慶間文莊後人失去中一分、以倩名人補録者也。其説余未之信。然要其大槪、則此書鈔自宋刻、書屬名手、其爲善本可知。閒嘗取愼獨齋刊本一對、其謬誤不一、益見此本之宜寶貴矣。跋尾名恭煥者、乃文莊五世孫也、手自校書不下萬卷、因閲菉竹堂書目知之。乾隆壬子清明後一日、三月十四日。袌盅學道人顧之逵記。

莫秋滋蘭堂所藏惠松崖校本大戴禮記十三卷歸黃蕘圃。十一月中、蕘圃於書肆得宋刻本、適抱沖欲

得惠校本、即照原值歸去。以惠校即據宋本也。

是年段茂堂來蘇州、先生始遇之。

段茂堂名玉裁、字若膺、金壇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舉人、晚年卜居吴郡楓橋、閉戸著書。生於雍正十三年乙卯、卒於嘉慶二十年乙亥、年八十一歲。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二十八歲。

壬子暮春、東城顧氏攜示黄蕘圃宋本列女傳、需值頗昂。至今年新春、蕘圃公車悤悤入都、夏初旋里、知是書已爲抱沖所得、心殊怏怏。

先生與鈕匪石同爲元和人、時相過從。四月十四日、

先生以校本書示匪石、有先生自校之廣雅、段茂堂糾正盧抱經校刻之方言、惠定宇後漢書補注、惠氏校本大戴禮記。

穆天子傳一卷、抱沖校影宋本跋曰、王子春得一影宋鈔本、斷爛不全、失去一葉。其文與注則微有異同、因研朱細校其異、顧文字古奧、未敢妄訂是非、行就博雅家正之。癸丑霜降後二日、九月二十一日。抱沖校畢記。

十月、先生校影宋鈔本文苑英華辨證、十日畢、跋之。

十二月十八日、鈕匪石候抱沖及先生於小讀書堆、見校宋本漢書藝文志及校宋本列子、毛鈔石藥爾

雅。

盧抱經名文弨，字紹弓，又號檠齋，杭州人。乾隆三年戊午順天鄉試舉人，十七年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六月三日，卒於乾隆六十年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九歲。卒於常州龍城書院。嚴修能書示兒編後云：「十二月初六日歿於書院。」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二十九歲。

四月十三日，鈕匪石候抱沖觀影宋毛鈔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等書。

四月二十日、抱沖書致匪石云、有宋本繫傳。匪石往觀之、惜止存三十至四十卷。

四月二十五日、匪石至黄蕘圃家觀宋刻列女傳、與顧氏所藏同。抱沖所得列女傳、有牧翁題語、蓋即所云内殿本也。今蕘圃所得之本、亦出於牧翁、而牧翁得於吳門老儒錢功甫者、與殿本印更前。

五月五日、匪石借抱沖所藏褚千峯手摹金石經眼錄。

五月七日、匪石飲抱沖家、觀宋本古文苑、王荆公選百家唐詩、元本冊府元龜。

金石錄三十卷、葉文莊故物、先生跋云、金石錄惟此

爲最善、錢叔寶手鈔者不能及也。近盧運使曾經刊行、然寶無此兩眞本、故大要甚舛。今家兄抱沖旣皆收得、因借以細校、特多是正、惟惜未幷得吳文定家本相證。乾隆甲寅六月十一日、廣圻記。

九月一日、匪石至蕘圃家、又至先生館中、見所校潛夫論、越絕書。是時先生館蕘圃家也。

九月二十一日、匪石訪抱沖、觀宋本東都事略。

十月三日、抱沖折簡邀匪石賞菊酒罷、出宋本昆山雜詠觀之、蝴蝶式裝、紙墨刻工甚精。又觀舊鈔長安志圖、抱沖云、比畢刻佳、係未經塗改者。昆山雜詠今藏常熟瞿氏、

詒琛已錄副、刻入峭帆樓叢書中。

十一月、抱沖託匪石校詩人玉屑。

閱嘉定甲申吳越春秋影鈔本、作跋。

是年、先生以太元書室鹽鐵論校明鈔新淦涂禎刻本、除夕前一日潤蘋記。

時與先生同在蘇州者有黃蕘圃、袁綬階、周香巖、鈕匪石、顧抱沖諸人、均喜古鈔舊槧、互相往來。

褚千峯名峻、郃陽人。常游江淮間、足跡所至、殘碑斷碣、崩崖頹石、無不手自摩搨。金石經眼錄、千峯橅圖、滋陽牛階平運震集說有何堂序及自序、刊

刻甚精。（原本經眼錄爲上卷、金石圖爲下卷。光緒間貴池劉氏易名金石圖說、重刻行世。）

袁綬階名廷檮、更名廷壽、字又凱、吳縣人、監生。其藏書室曰五硯樓。身沒未久、子若孫弗克負荷、田廬斥賣殆盡。生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六月十四日、卒於嘉慶十四年己巳、年四十八歲。（初秋得疾於杭、歸卒。）

周香巖（又作嚴。）名錫瓚、號漪塘、又號香巖居士、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卒、年逾八十。

乾隆六十年乙卯、三十歲。

先生借抱沖藏何校宋本新序十卷傳錄、跋之曰、此康熙庚寅義門何氏用陽山顧大有舊藏宋槧校、乾

隆乙卯傳錄。澗蘋記、時孟陬九日也。

先生校老學庵筆記十卷、跋之曰、是書毛子晉刊入放翁集、行於世。予嘗見陸敕先用鈔本所校、斧季又用影宋本校後五卷、用殘宋槧本校第七後半卷及第八卷、改補諸處每與此刻合。今以朱筆圈別識之、蓋此刻所據乃善本也。獨是子晉跋語首稱向刻稗海函中、宜用此爲底本、而相出入如此。敕先斧季又絕不及此刻一語、皆所未解也。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正月十一日、澗蘋顧廣圻校畢記。

閏二月、黄蕘圃借先生傳錄何校宋本新序臨寫一

過、跋之。
四月望日、蕘圃訪抱沖、索觀何校宋本新序原本。
先生又跋老學庵筆記曰、陸敕先用宋本校汲古毛氏所刊、今歸小讀書堆。取勘此刻、頗多與宋本合者、實勝毛本遠甚。已悉圈其旁爲識、其他異同仍載如右。乙卯四月、澗蘋又記。
五月一日、鈕匪石至抱沖家、觀宋本前後漢書。
六月、蕘圃得影宋明道二年刻本國語、屬先生校舊藏校宋本。八月畢、先生有記。
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後、匪石至抱沖家。

十一月晦日、蕘圃至郡廟前五柳書居、得鈔本鉅鹿東觀集、借抱沖所藏宋本勘之。鉅鹿東觀集向未有重刻本、今詒琛已校刻入峭帆樓叢書中。

十二月二十六日、匪石至抱沖家、觀宋本韓柳集、元本玉山草堂集、中吳紀聞等書。

先生爲從兄抱沖校刻宋槧列女傳、至丁巳年蕆事、而抱沖已卒矣。

焦理堂遇抱沖於秦淮。不知何月、或秋試在江寧。

鮑以文向先生借所校文苑英華辨證、刻入知不足齋叢書。

是年始識彭甘亭。

乾隆末年、瞿木夫收得舊鈔衢本郡齋讀書志、先生寫其副。

陳揆先名貽典、號覲庵、常熟人、藏書多善本。

焦理堂名循、甘泉人。年十七歲入縣學、嘉慶六年辛酉舉人。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生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月三日、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七月二十七日、年五十八歲。

鮑以文名廷博、號淥飲、歙縣人。嘉慶十八年癸酉

奉上諭、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積學、老而不倦、着加恩賞給舉人。生於雍正六年戊申、卒於嘉慶十九年甲戌秋、年八十七歲。

彭甘亭名兆蓀、字湘涵、鎮洋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於道光元年辛巳正月五日丁巳、年五十四歲。

瞿木夫名中溶、字萇生、嘉定人、錢竹汀之女夫。閎通淹雅、著書宏富。由庠生官湖南布政司理問。生於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卒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年七十四歲。

嘉慶元年丙辰、三十一歲。

劉宗師歲試、先生入元和學第三名、題夫微之顯一朝而獲至其馳、詩玉水方流、得流字。後於某年補曲阜聖公府奎文閣典籍。墓誌銘云、三十歲始補博士弟子員誤。

正月上元日、黄蕘圃借抱沖宋刊本孫可之文集校毛刻本。

五月十三日、鈕匪石候抱沖、見宋本魏武注孫子、吳子、司馬兵法。

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先生跋之曰、荀子向惟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

互注本出，故董意之删而未盡者猶存兩條於楊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仁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困學紀聞所引，如青取於藍，請占之五帝諸條，殆監本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誤。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爆爍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爲落明甚。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牴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鄉嚴

周君收藏，蕘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字槧本與鈔同。他日倘竟爲蕘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於黄氏之士禮居，澗薲顧廣圻。

八月，蕘圃以重價得馮竇伯、陸敕先手校文選六十卷，先生借周香嚴藏宋尤槧本校補之。

九月，跋正德乙亥鈔本博雅。

冬，蕘圃借抱沖所藏殘宋本説苑校程榮本，至二年五月始竣。

十二月二十日，先生跋蕘圃八月中所得馮陸校本

文選曰、此文選硃校出汲古主人同時馮竇伯手。其前二十卷又有藍筆、則陸敕先所覆校也。今年秋八月、予屬蕘圃以重價購之、復借香巖周氏所藏殘宋尤袤槧本卽馮陸所據者、重爲細勘、閱時之久、幾陪②馮陸、補其漏略、正其傳譌、頗有裨益。惜宋槧之尚非全豹也。竊思選學盛於唐、至王深寧時已謂不及前人之熟、降逮前明、幾乎絕矣。唯詞章之士掇其字句以供鞶帨、至其爲經史之鼓吹、聲音訓詁之鍵鑰、諸子百家之檢度、遺文墜簡之淵藪、莫或及也。其間字經淺人改易、文爲妄子刊削、五臣混淆善本、音注牴

牾正文、又烏能知之。因訛致舛、其來久遠、承襲輾轉、日滋一日。卷帙鴻富、徵引繁多、詞意奧隱、不容臆測、義例深密、未易推尋。雖以陳文道之精心銳志、旣博且勤、而又淵源多助、然舉正一書、猶時時有失。況余仲林記聞以下、撫華遺實、宜同自鄶矣。廣圻由宋本而知近本之謬、兼由勘宋本而即知宋本亦不能無謬。意欲準古今通借以指歸文字、參累代聲韻以區別句逗、經史互載者攷其異、專集倘存者證其同、而又旁綜四部、雜涉九流、援引者沿流而溯源、已佚者借彼以訂此。未必非此學之功臣也。體用博大、自慚

謏陋、懼弗克任、姑識其願於此、并期與蕘圃交最之焉。顧廣圻書於士禮居。

代抱沖撰列女傳序文、別爲考證、附於後、多采段茂堂說、以段君曰別之。

焦理堂至抱沖書室、得睹藏書。

始識吳山尊於吳下。

是年、在蕘圃家借窗讀書、兼任校讎。甲寅先生已館蕘圃家、至今三年矣。

先生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轇轕不勝矣。論小學云、說文一

書不過爲六書發凡，原非字義盡於此。欲取漢人經注作叚借長編，而求屬稿。

劉宗師名權之，字德輿，號雲房，長沙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進士，時官禮部侍郎。

朱文游名奐，吳縣人。秋崖名邦衡，姪。其藏書室曰滋蘭堂，藏書之富甲於吳門。延黃蕘圃教讀，館於滋蘭堂，得徧讀四部書。

馮竇伯名武，常熟人，默菴鈍吟兩先生之姪也。家多藏書，著有書法正傳、遥擲稿等書。

吳山尊名鼒，全椒人，嘉慶四年己未進士，官編修。

生於乾隆二十年乙亥，道光元年辛巳秋初一病驟逝。

嘉慶二年丁巳，三十二歲。

去夏，黄蕘圃移居王洗馬巷，思以舊宅學耕堂扁其新廬，而難其人。先生曰：倘得程易疇先生書此最善，惜離此較遠，當遣人求之。今兹二月十日，錢竹汀先生過蕘圃，談及欲拜遠客，問何人，則曰易疇先生也。蕘圃狂喜，遂懇竹汀先容，即偕先生往謁，拜求椽筆，易疇迅速揮之。蕘圃取案頭鈔本吴都文粹四刪報之。

先生得陸敕先影宋九卷本古文苑於抱沖家。

春、從兄抱沖卒、年四十五歲。先生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序云、往者家從兄抱沖收善本經籍、將次第刊行、不及而沒。

焦理堂哀抱沖詩云、抱沖弈弈、目光照人、鶴作形氣、書爲性眞。我識君屋、背城面津。丹鉛縱橫、誦讀不輟。誦讀不輟、今輟且絕。將旅吳閶、我欲迂行。

瞿木夫輓抱沖詩曰、嗟嗟顧君好讀書、百萬牙籤皆玉軸。宋刊元印與明鈔、插架堆牀娛心目。一握書論一斛珠、購來手自三薰沐。黃金散盡爲收書、祕本時

時出老屋。又詩曰、令弟風流歎阿兄、遺書謹守藏家塾。徧乞名公作傳銘、一瓻和淚重編錄。注、抱沖著有一瓻錄。南部新書十卷、黄蕘圃藏有殘本、借周香巖藏本影鈔以成完書。周本係虞山錢遵王所藏。先生跋之曰、陳王友元庭堅戊所謂王府官友一人、載新舊唐志、而鈔本竟削去友字。其他錯誤每如此、惟此刻本最爲近之。義門所改頗有未安者、如代其精甲五百壬等、刻本不誤也、其駮正也、是翁所校之誤多是。然如改鄭康成禮記大問曰、聘爲待問壬一房、光庭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謂房、非姓也、去一字。庚未經舉

出者倘夥，益徵雌黃不咨輕下矣。蕘圃有殘本，缺甲乙二卷，借此於周君薌巖鈔完之，而不錄兩家校語，有以哉。大清嘉慶丁巳六月八日，元和顧廣圻讀一過并記，時在士禮居之西齋。

六月，從周薌巖借惠松崖校韓非子，過錄於趙文毅刻本上，先生跋曰：韓非子譌舛殊甚，宋本弗得一見。孱守老人曾用以校第三一卷，是當時已無全豹矣。又用葉林宗道藏本、秦季公校本及趙此刻校張鼎文本，而惠松崖先生復用此刻校臨。今兩本皆爲周薌巖收藏。丁巳夏六月借錄一過，用松崖先生本爲

主、許閲語悉著之。惟張本雖缺和氏姦劫説林六微等處、而字句頗多長于此刻者。松崖先生略而未及、今一一補入。道藏本宜善而校出者、亦未詳盡。秦本最劣不足用、讀者詳焉。澗蘋顧廣圻記於士禮居。

又跋曰、凡文有複出、而張鼎文本少數字、皆脱爾。二十三日覆校一過畢、馮侢迂詳着、蓋淩氏刻本多臆改不足據也。澗蘋又記。

又跋曰、九月十八日從壽階袁氏借正統十年刻本道藏勘過、其本與張鼎文刻本多合、而與孱守老人所據葉林宗道藏本大不相同。故不復一一標出、當

俟得見蕘原書時再定之。澗蘋又記。

閏六月三日、蕘圃從抱沖弟東京借得抱沖舊藏殘宋本林和靖先生詩集、手校其異同於明本上。時先生爲蕘圃家塾師、謂蕘圃曰、此種書世不多有、當錄一副本存諸士禮居中、未始非爲此書廣其傳也。且抱沖已故、其書不常寓目、今得副本展玩、不如見故人耶。蕘圃即倩先生用舊紙影摹、與抱沖本無纖毫之異、至季秋月四日畢。

閏六月八日、蕘圃曝書、與先生及夏方米同觀乙卯夏所得宋本北山小集。

先生又跋老學庵筆記曰、影宋本止有後五卷、毛斧季所據亦然、豈宋槧已不全耶。丁巳七月假得、較一過如右。至其本有評語、極淺陋可笑、而末題唐子畏名、茲悉削不録、恐閲者仍藏焉、爰并識之。二十八日鐙下、顧廣圻書。

八月、蕘圃屬先生校影鈔宋本隸續十四卷。其卷十三鄧君闕畫像下校補跋尾一段、計八十八字。又補無名人墓闕畫像一行、王稚子闕、沛相范皮闕後俱補繪畫象。自第八卷至末、皆據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

冬、蕘圃屬先生補寫影宋鈔景定建康志卷中闕葉、幷跋之曰、此讀未見書齋所藏景定建康志、依宋本舊鈔也。失去者十二卷、六至十二、十九至三十三、四十三、四十四。蕘圃旣從家抱沖本鈔完、復以卷中闕葉屬予補寫、意謂當是所據宋本模糊、抱沖本雖有、或係出於補板、故不羼入、而附於後、蓋愼之至也。抱沖本有錢竹汀先生校語十餘條、別爲一紙錄之。嘉慶丁巳潤十月十九日、閶門文秀堂書坊買得故家舊書、蕘圃急同先生往觀、見抱朴子一書、尙是舊鈔、卷末有吳岫印、知係方山點閱本。明嘉靖時人。蕘圃遂購歸。先生嘗

謂蕘圃曰、抱朴子道藏本爲最勝、此外無復有善本矣。

十一月、先生爲蕘圃撰汪本隸釋刊誤、并爲作序及後序、又自爲後序。

跋抱冲宋刻本孫可之文集。

先生所錄惠松崖、段若膺校定本廣韻五卷、是年李子仙手臨一本。

作戈小蓮半樹齋文集序。

程易疇名瑶田、歙縣人、乾隆三十五年庚寅舉人、太倉州學正。著有通藝錄。

錢竹汀名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嘉定人。乾隆十九年甲戌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少詹。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嘉慶九年甲子十月卒于紫陽，年七十七歲。

夏方米名文燾，字季懲，吳縣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舉人，泰州學正。時亦館於蕘圃家。

李子仙名福，字備五，吳縣人。嘉慶十五年庚午舉人。蕘圃刻明道本國語，即子仙影書。著有花嶼讀書堂詩集。

戈小蓮名宙襄，元和人。生於乾隆三十年乙酉，卒

于道光七年丁亥二月朔，年六十三歲。

嘉慶三年戊午，三十三歲。

僑吳集十二卷，明宏治丙辰吳下張習重刊本，是年七月爲黄蕘圃收得，先生跋之曰：朱三丈故物，即朱文游。今在周香巖家，較此本多十一卷之六葉，其第五葉仍闕如也。蕘圃借歸，屬予影寫補入，而去所附録宋氏鈔本之半，仍留一葉，俟他本以續完璧云。八月二十四日，潤蕡記。蕘圃得此集，其中闕葉取太倉宋尉如校鈔本照此集行欵補鈔附於後。今先生借得朱文游藏張習刻本，影寫補入第六葉，其第五葉仍闕，故云去所附録宋氏鈔本之半也。

是年，先生校宋景祐二年監本漢書於讀未見書齋。

嘉慶四年己未、三十四歲。

蕘圃跋宋本戰國策云、聞海內藏書家尚有兩宋本、一在桐鄉金雲莊家、先生謂蕘圃曰、此書先爲郡中毛榕坪購得、雲莊其親也、豪奪而去。按夏方米詩有跋認絳雲樓句、則爲牧翁藏書也。一在歙汪秀峯家。去冬鮑淥飲來蘇、以金本介袁綬階示余、訂觀於鈕匪石寓樓、遂議交易、以白鏹八十金得之。屬澗蘋取影宋鈔本參校、勝於鈔本云云。蕘圃有詩題之、匪石先有一詩、夏方米亦有詩。先生亦題一詩曰、八閒眞本在、勝借目耕樓。我獲銘心賞、君擔交臂愁、兼金誇未抵、雙璧擬都收。請捩桐鄉柁、相期換歙游。應蕘圃命繼和、澗蘋顧廣圻

稿。

金石錄、葉文莊故物、爲抱沖所得、先生謂蕘圃曰、金石錄之妙、無過此本者。因以手校本示蕘圃、蕘圃病其行款尚未細傳、復向小讀書堆借得原本、自爲對勘、以他事作輟。先生爲之補校、跋曰、右本爲蕘圃所校、而予續完之者。葉本妙處、亦略擇極精者標著下方、餘散在行間、皆可領得矣。雅雨堂書尚非惡刻、乃其舛如此、即一易安後序已不勝指摘、而全書何論乎。義門雖知用隸釋互勘、然所取僅載此跋尾之三卷耳、他如原碑全文散在隸續中者、且未遑細校、又

曷怪其多誤改也。重讀盋歎葉本之妙，顧廣圻棱畢記。

先生歲試玉峯，得元刻本丁鶴年集四卷歸蕘圃，先生題詩得年字，禁押本事，時嘉慶己未四月。詩曰：西域詩人集，傳於至正年。諸兄咸附錄，高弟各分編。時下哀思淚，亦隨方外緣。須知海巢序，只說武昌前。蕘圃方米均有和作。顧廣圻稿。時玉峯書攤傳聞有舊刻大戴禮，先生欲與蕘圃買舟往訪。再賦丁鶴年集，得丁字，仍禁本事。詩曰：搜來從架下，首葉已殘零。我自一知己，人殊不識丁。收藏誠有數，呵護豈無靈。別具區區意，兹爲隗始甯。時蕘圃命某賈爲玉峯續

訪之役。顧廣圻稿。蕘圃、方米又有詶作。

蕘圃以野客叢書從先生易傳錄陸敕先校本陸游南唐書二十卷、先生跋之曰、汲古閣初刻陸氏南唐書、舛誤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讀書敏求記所云、卷例俱遵史漢體、首行書某紀、某傳卷第幾、而注南唐書于下。今流俗鈔本竟稱南唐書本紀卷第一、卷二、三列傳亦如之。開卷便見其謬者、尚未改去。其他沿襲舊誤、可知其不少矣。陸敕先校本藏小讀書堆、傳臨一過、煩多裨益、藏之篋中久矣。今蕘圃話及此書未得佳本、而予適欲得其重本之野客叢

書、因舉以相易。蕘圃其姑備此以俟。特未審遵王所藏、敕先所見、是一是二、惜敏求記不言其詳也。他時庶乎遇而辨之。嘉慶己未五月、顧廣圻記。

先生於玉峯爲蕘圃收得明人葉德榮手鈔法帖刊誤、翻宋本圖畫見聞志。

乾隆乙卯、蕘圃得校宋本揚子法言李注十三卷、沈寶硯肇也。舊爲滋蘭堂朱文游所藏、是年先生借讀、因跋曰、右所據乃司馬溫公所謂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者。今李注補正善矣、而音義頗多、不能別識、於此恨何校之不密也。何義門。賈人錢景開言、桐

鄉金德輿號雲莊。曾以宋槧大字揚子進呈、未知即此所據與否。巳未六月、顧廣圻借讀并記。

是年、蕘圃得元刻十二卷本稼軒長短句、因闕三葉、出舊藏毛鈔本屬先生檢卷中所有之字集補之、并屬先生跋之曰、文獻通考稼軒詞四卷、陳氏曰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爲多。此元大德間所刊、以卷數考之、蓋出於信州本。宋史藝文志云辛棄疾長短句十二卷、亦即此也。嘉慶己未、蕘圃買得於骨董肆内、闕三葉、出舊藏汲古閣鈔本命予補足。因檢卷中所有之字、集而爲之、所無者僅十許字耳。既成、遂識數語

於後。七月廿二日、澗蘋書。

九月三日、江艮庭卒。先生檢點先師遺札十餘通、書其後。

十月二十七日、先生為蕘圃撰影宋明道二年刊國語札記、並代為序文、助蕘圃合刻之。

孫武私印、為孫淵如作詩三首、時方刻宋本管子。此書詒琛未見。

孫淵如名星衍、號伯淵、陽湖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入縣學。五十一年丙午鄉試第八十七名舉人。丁未會試第二十三名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賜

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山東督糧道。嘉慶十二年丁卯、署布政司印。

嘉慶五年庚申、三十五歲。

春、黃蕘圃從吳兔牀借影宋鈔咸淳臨安志六十五、六十六兩卷、屬先生傳錄之。

三月、影宋明道本國語及札記刻成。

首夏、爲鮑淥飲用明姚舜咨舜咨名咨、號皇象山人、無錫人。著有潛坤集。家鈔本校明潘方凱刻示兒編、并作跋。

五月十六日、校經典釋文卷二周易音義。隆案、先生校本今藏余齋中、余藏乾嘉經師校釋文凡十部、如惠松厓、段茂堂、鈕匪石、袁壽階、顧抱沖、臧庸堂、江鐵君、陳碩甫、

管吉云、而以先生所校爲最多且詳、全書朱墨爛然。計自是年起至嘉慶二十五年庚辰止、前後經二十一年。蓋先生自三十五歲至五十五歲、中年精力盡萃此書。暇當精心條録、以爲先生遺著之一。今先以有年月可稽者分條按年録入焉。

翠微先生北征録十二卷、舊鈔本。先生跋曰、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征録、北征録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録詩居十九、即其别集、此北征録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别集、從類例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并其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覯於讀未見書齋、楷墨間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

釋手云。嘉慶庚申、顧廣圻記。南征録、北征録、光緒間貴池劉聚卿世珩付梓、校刻甚精。

秋、先生鄉試歸、蕘圃言有宋板羅照諫甲乙集十卷、惜去遲、爲他人得去、心甚怏怏。是書至辛酉年議價至一斤金、仍爲蕘圃所得。

九月、孫淵如來蘇州、十一月歸金陵。先生與段茂堂、鈕匪石、黄蕘圃、顧南雅、何夢華、李尚之、瞿木夫、袁綬階等餞淵如於虎邱之一榭園。一榭園、徽君一瓢別業。

嘉慶三年戊午六月、孫淵如丁太夫人艱。九月南歸、過徽山湖、大風舟覆、載書數十簏及書畫均沈没。宋

刻顏氏家訓七卷、考證一卷、亦沈涇焉。是年八月、先生告淵如曰、何義門家藏書亦皆沈水者、此有義門跋、蓋兩經水厄矣。九月、錢聽默自金陵攜歸、售與蕘圃。蓋淵如因遭水溼、託爲裝潢、遂爲蕘圃所購得也。鮑氏集十卷、影宋鈔本。先生跋曰、此鮑集與讀未見書齋所藏毛氏影宋本同。第二卷闕去兩半葉、余從彼補寫入。主人指蕘圃將以歸緩階、緩階其寶之。庚申九月、澗蘋記。

冬、仁和孫邦治擬重刻宋九卷本古文苑、旋遭何人攫去資費、工乃弗就。

孫淵如在浙中得孫晴川手鈔本大象賦幷注一帙。借閱周漪塘所藏毛斧季校本説文，卽書其後。

吳兔牀名騫，字槎客，海昌人，築拜經樓藏書。生於雍正十一年癸丑，卒於嘉慶十八年癸酉，年八十一歲。

何夢華名元錫，字敬祉，又號蝶隱，錢塘人，監生。家多善本，嗜古成癖。游粤中客死，生於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卒於道光九年己丑，年六十四歲。

李尙之名鋭，一字四香，元和人。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入縣學。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於嘉慶二

十二年丁丑，年五十歲。新陽張星鑑撰先生傳云，嘉慶二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卒於家，年四十有五。

孫晴川名之騄，字子駿，仁和人，貢生，官慶元教諭，著述甚多。卒於乾隆九年甲子。

嘉慶六年辛酉，三十六歲。

雲溪友議三卷，明刻本。先生跋曰，家兄抱沖曾得惠松崖手校者，但云舊本，不知何刻。嘉慶辛酉買此於杭郡吳山書肆，取歸比對字句脗合。鮑淥飲丈云，此亦是稗刻之一種，嘗見泊宅編，亦同此板匡。暇更訪之。

先生自嘉慶元年丙辰館黄蕘圃家，至辛酉蕘圃四赴計偕，賓主之歡遂散。先生遂應阮雲臺聘，入校經局。

阮雲臺撫浙，延先生及武進臧拜經、錢塘何夢華同輯十三經校勘記，寓武林之紫陽别墅。海寧楊芸士始與先生訂交。

阮雲臺建詁經精舍於西湖，大集天下學者，故先生得與諸名流相遇。

先生借袁壽階手鈔錢竹汀唐石經攷異傳録一部。

跋之曰：嘉慶辛酉，元和顧廣圻借録一部訖。時寓西

湖孤山之蘇③■祠中。

臘月朔、阮雲臺人天竺山祈雪、即日得雪。出山過詁經精舍、訪先生及臧在東、郎經。拜用去年得雪詩韻④五古一首。

是年、先生始識郭祥伯。

阮雲臺名元、字伯元、儀徵人。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舉人、五十四年己酉進士、官至雲貴總督、協辦大學士。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月薨、年八十六歲、予謚文達。

楊芸士名文蓀、字秀實、海昌人。寓吳中、好藏書。錢

衎石有楊芸士小像贊。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卒於咸豐三年癸丑、年七十二歲。

郭祥伯名麐、自號頻伽居士、吳江人。年十六補諸生、三十後絶意進取、而專詣於詩。晚年遷嘉善東門之江家橋、卒年六十五歲。

嘉慶七年壬戌、三十七歲。

先生曾以武進臧庸堂用葉林宗影宋本經典釋文校本臨於通志堂本上。跋卷一敘録後曰、近知此人好變亂黑白、當不足憑據、擬借元本一覆之。壬戌正月記。

嚴九能以重價得宋槧儀禮要義於杭州汪氏。是年在西湖示先生、別有九能自鈔一部、借與先生。先生跋宋本曰、右宋槧本魏文靖公儀禮要義五十卷、歸安嚴君九能藏書也。嘉慶壬戌、九能攜至西湖予所寓居相示、并別有手鈔者一部見借。予久聞此書、今得觀焉、乃歎賞以爲眞天地間第一等至寶、不徒因宋槧而珍重者也。今之儀禮注疏依十七篇爲卷、而賈氏之元第世不復見。向在吾郡黃氏傳校其所藏景德六年單疏本、詫爲得未曾有、但其失去卅二至卅七六卷、是一大闕陷事。今用此書以相比校、則其

分卷之處，景德本所有，既合若符節，景德本所無，亦奄然具存，一一可取以補全之也。即此而爲功於賈書者，不甚大哉。至其文句與今本異者，必與景德本合。如聘禮記對曰非禮也敢，唐石經敢下衍一辭字。自宋以來經注各本皆仍其誤，賈疏云，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張忠甫嘗據之以證辭之爲衍字者也。今注疏本反依誤本經注增辭字於下，致爲鉅謬。唯景德本及此則儼然未有也。此類尚夥，當以卒業後悉標識於鈔本，茲特撮舉其崖略，書於後而還之。六月七日，元和顧廣圻記。詒孫案，景德，宋眞宗年號，祇有四年，無六年也。

中丞阮公將爲十三經作考證一書、任儀禮者爲德清徐君新田、新田與九能有姻親、曾傳鈔是書。近日復從予所持舊校景德本去、臨出一部。將來此二書者皆必大顯白於天下、然溯導河所自、則此本與景德本實爲昆侖源也。廣圻又記。

夏六月、先生歸自杭州、黃蕘圃從先生以白金十二兩得元刻呂氏春秋、舊鈔嚴氏詩緝、明刻書三史會要。

中元前三日、蕘圃以三十金得先生最寶貴之影宋鈔本韓非子。先生跋之曰、此韓非子爲錢氏述古堂

影宋鈔本，曾藏泰興季氏，見於二家書目者也。今裝池尚仍錢氏之舊，首葉有季氏藏書鈐記，可證其確然矣。近日從新安汪啟淑秀峯家所謂開萬樓者賣出，遂於杭郡轉入余手。緣力不能蓄，復爲蕘圃黄君捐三十白金取去，豈物固各有主耶，抑物雖好而有力者始能聚耶。於其歸之也，率題數語以志緣起，並質其理於黄君也。若夫此本之勝俗本，有不以道里計者。即趙文毅本雖從此本而出，然頗出意見改竄，亦失其真，非得見此，無由判斷其是非。不僅因名鈔而足重，則黄君之知甚審，不待余贅言。余故不繳縷

云。嘉慶壬戌中元前三日，澗薲顧廣圻書於城南之思適齋。蕘圃曾從周香巖家借得張鼎文本韓非子，屬先生臨校於趙本上。七月，先生往杭州游西湖，作有感七律一首。九月作重有感七律一首。

借小讀書堆藏宋本毛詩三卷，在西湖寓館校讀一過。先生跋之曰：錢曾敏求記云，毛詩鄭氏箋廿卷，南宋刻本，首載毛詩舉要圖者，即此刻本也。十年前家兄抱沖收得之，藏于小讀書堆。近始借在西湖寓館校讀一過，所見毛鄭詩本子莫有舊於此者，洵足寶已。嘉慶壬戌九月初一日，元和澗蘋居士顧廣圻書。

廣雅十卷、明刻校影宋本、首葉先生題記曰、嘉慶壬戌、在西湖孤山、與蕭山徐君北溟同住、辱以嘉靖時吾郡沈辨之野竹齋校雕韓嬰詩外傳見贈、乃於行篋檢此報之。北溟熟於此學者也、影宋本之善、當共忻賞焉。影宋本今藏同里黄蕘圃氏、向曾爲之用畢效欽刊本校一部。有人借以寄王懷祖先生、今載入疏證中也。元和顧廣圻記。沈辨之名與文、嘉靖間藏書家、所刻書又名繁露堂。末葉又有孫筆題記云、凡此本脫落處、畢效欽本有之、其改正出畢本外者、又得百十字。影宋本之所以爲獨善於他刻也。若傳寫久訛、必博考羣籍而後得

之者、則有王氏疏證在。然疏證實有取資於影宋本、則誠讀此書者之不可廢矣。澗蘋校畢記。

九月二十日、先生重觀影宋鈔韓非子於讀未見書齋。是時先生蓋又從杭州回蘇。

嘉祐集十五卷、明弘治辛亥刻本、宋蘇洵撰。先生跋曰、此前明鄭端簡鄭曉字窒甫、海鹽人。明嘉靖元年壬午解元、二年癸未成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忤嚴嵩、落職卒。詔復職、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家藏書、嘉慶壬戌得於金閶萃古書坊中。黃蕘圃有蔣篁亭臨校宋本、從之轉錄。九月廿九日、顧廣圻記。

校經典釋文卷七毛詩音義。先生跋曰、嘉慶壬戌十

月初九日、黎川湛華堂讀訖。澗蘋記。

十一月、校經典釋文卷五毛詩音義、先生跋曰、十一月在黎川湛華堂讀、中間瘧疾大發、屢作屢撤、殊苦不貫穿也。澗蘋記。是月初九日校卷六、跋曰、壬戌十一月九日、黎川湛華堂重讀此卷一過、以毛居正六經正誤證之、葉鈔從宋時潭本出。澗蘋居士記。

歲杪、蕘圃從居縣橋巷、先生有詞一首調寄大江東去、用東坡韻、賦蕘圃移居圖。

是年、先生爲蕘圃校明鈔鹽鐵論、至明年畢。

嚴九能名元照、字修能、歸安諸生。創芳茮堂、聚書

數萬卷。其著述陸氏刻入湖州叢書。

徐新田名養原，德清人。其著述刻入湖州叢書。

汪秀峯名啟淑，號訒菴，歙縣人，官工部都水司郎中。寓居杭之小粉場，其藏書室曰開萬樓。乾隆三十七年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嘉慶八年癸亥，三十八歲。

癸亥春正，校經典釋文卷五毛詩音義上。先生跋曰，癸亥春正，重校宋本、宋本圖有桃篇棘，俗作蕀同，當以集韻證之。白華篇一音於驕反，可訂六經正誤之謬。皆一字抵千金矣。世間替人往往詆宋本不足重，呵佞宋者爲淺學、

彼固未嘗究心於鉛槧耳。㵎蘋又記。

先生爲蕘圃校閲明鈔涂禎刻本鹽鐵論、跋曰、嘉慶癸亥、蕘翁屬閲一過、就所見標於上方。此書明代屢刻、俱遜於攖寧齋鈔本、然誤處仍多、惜不得宋元舊槧一掃風庭之葉也。嘉泰壬戌本、見宏治辛酉涂禎跋中、不識尚在天壤閒否。顧千里記。

蕘圃從先生借嚴氏芳茮堂所藏影寫吳匏菴手鈔本墨子十五卷、先生猶豫未決。既檢陸其清佳趣堂書目、有云墨子十五卷、吳匏菴手録、張青父舊藏、可信而有徵矣。正月小晦跋。此蕘圃跋。

影宋精鈔本高注戰國策三十二卷四冊，東城顧氏藏書，由蔣春皋以歸於小讀書堆。先生跋曰：吳師道云，剡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予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於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云云。此即所謂冠以曾序之本也。宋槧原出梁溪安氏，陸敕先亦據以鈔校刻入盧氏雅雨堂，但失其眞矣。其冠以目錄劉序本，出梁溪高氏，宋槧之極精好者，今在黄蕘圃家。近將重爲刊行，於此有異同，此本世鮮蓄之者。自是戰國策一重公案，後人勿因其一刻再刻而漫視之也。嘉慶癸亥五月，書此

留示、阿和阿道回、數家兒下世已閱七年、爲之泫然。

澗蘋居士廣圻記。

秋、先生自黎川歸、蕘圃訪之城南思適齋、先生曰、聞子欲賣詞、余反有一詞欲子買之。蕘圃曰、此必宋刻矣。先生曰、非宋刻、欲勝於宋刻。昔錢遵王已云宋刻殊不足觀、則元本信可寶。請觀之、則延祐庚申刻東坡樂府也、需值卅金。蕘圃因檢書一二種、集之友人、得銀二十四金、先生猶不足、復益以日本刻簡齋集、交易始成。江氏編蕘圃年譜、交易在季冬六日。

說文繫傳、先生用汲古閣影宋鈔本校於汪刻本上、

書中閒稱殘宋本云云、殆又借蕘翁所藏之本比合參校者。卷首有先生篆書題簽、右方題汲古閣藏鈔本校補一行、補下有十一至十二雙行小字。卷三十後題、此新刻繫傳、校舊鈔本十一至二十凡十卷、多脫誤。癸亥七月草草錄一過、二十三日澗蘋記。先生校本後爲楊氏海源閣所藏、近年散出、爲日照王獻唐所見、因輯錄先生及桂未谷、王菉友所校爲説文繫傳三家校語抉錄一卷、印入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第一集第一期内。

秋、蕘圃於先生處得宋刻茅亭客話十卷、又得宋本唐求詩集一卷。

秋、爲蕘圃刻宋刻川姚氏本戰國策、取蕘圃所藏元

至元乙巳吳氏本戰國策對勘、作札記三卷、附刻於後。十一月、代蕘圃序之、并自爲後序。

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撰。鈔本先生跋曰、此從常熟馮氏空居閣本影鈔者。馮本余收得、今歸袁綬階。又黃蕘圃有何義門手批錢磬室家本、從吾師張白華先生得之、行款正同。聞吳方山有宋本在某人處、想亦無異。後見之果然。皆出於宋嘉泰刻本、故迥非俗刻可比。屢欲取史記以下各史、及水經注、太平寰宇記等書詳加校正、重刻行世、忽忽無暇、展卷不勝日月逝矣之歎也。嘉慶癸亥十月廿一日、澗蘋居士鐙下

記。

十一月，校經典釋文卷二十九爾雅音義。

是年，先生在吳中，似未往杭州。

嘉慶九年甲子，三十九歲。

程念鞠宦游江西，家中書籍大半散佚，黄蕘圃諜諸書賈而得宋槧本鑑誡錄。正月二十五日，先生跋曰：嘉慶甲子重見此書於讀未見書齋，去予前買得時忽忽二十載矣。鮑淥飲丈欲刊入知不足齋叢書，至今未果。予向謂此書頗載極有關係文字，足當鑑誡之目，不盡如朱竹垞氏所云，妄得好事者傳之。蕘翁

屬題數語、聊識於後、并不能無雲煙過眼之感也。潤蘋居士顧廣圻書。宋槧鑑誡錄、念鞠豪奪、龔閣謀諸書賈均無謂也。至於今此貴重之書、又幾易主人矣。惟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至今流傳、所以私之己、不若公之世。

三月、先生與袁綬階遊焦山、拓無專鼎以歸。

校經典釋文周禮音義、先生跋曰、嘉慶甲子、潤蘋錄鈕樹玉校宋余仲仁本周禮釋文、五月校毛詩音義、七月又校毛詩音義。

八月、請陳曼生畫無專鼎圖、與拓本共裝一册。

蔡中郎集六卷、明嘉靖喬世寧世寧字景叔、號三石子、耀州人、嘉靖戊戌進士、仕至四川按察使。著有丘隅集。近年余友富平張君扶萬用鉛字印行、流傳於世。與俞憲

校刊本。先生跋曰、青衣賦雖爲張子並所誚、然是集中應有之文、豈在歐本闕卷中耶。嘉靖增多、不知宋此、其未嘗學問可概見矣。十五日鐙下漫記、澗賓。記曰不記月、或即九月。

又跋曰、嘉慶甲子九月、蕘翁出示此書曰、述古堂舊物也。予曰、誠然、但非佳本。何以然之、憶盧抱經氏嘗言蔡集以天聖年間歐靜所輯本爲最古、第一卷首篇是喬太尉碑、今本移易其篇第、又并篇中顛倒次序、大失其意云云。所論致確、此本喬碑在第五卷、碑文次序與盧所謂顛倒者脗合、然則實誤本之祖耳。

詳盧言、歐本自在天壤間、何不留心搜訪之。因相與檢鍾山札記、果得其論、復尋此刻首冠之三序、知天聖癸亥歐靜輯本者十卷六十四篇、今爲六卷九十二篇、全屬嘉靖時愈憲[6]、喬世寧所改。明代人往往少學而好妄作、宜其無足據也。蕘翁以爲然、乃書於後、用作他日得歐本之發端云。潤蕡居士。此書經先生跋後、僅隔半載、果得歐靜所輯本十卷。見蕘圃題跋。

十月、爲袁綬階作五硯樓賦。

北宋本駱賓王集、蕘圃於昨歲借得小讀書堆藏本傳錄、其跋云、抱沖下世、其孤尚幼、一切書籍俱託季

弟東京代司堯鏞。以余素與抱沖好，故時得借觀。此冊昨歲假錄，至今始竣事而還之云云。未題嘉慶甲子十月十有四日，蕘翁黃丕烈識。

史通二十卷，明嘉靖乙未雲間陸儼山儼山名深，字子淵。弘治十四年應天鄉試第一。十八年以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進詹事。致仕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取舊本重校付梓，是明時第一刻。萬曆壬寅長洲張鼎思復校陸本，增刪補敗，稍爲可讀。是年先生復以宋本校廿八條，又以嘉靖後校本補勘之，均用墨筆。江陰繆藝風荃孫言：不知千里所見是何本，廿八條與盧抱經羣書拾補同。千里跋云訂通釋之誤，則門面語云云。

先生跋史通云、孫潛潛夫手校本於明刻多所是正、幷足以訂近時通釋之失。今年予攜之行篋、尋覓數過、每歎其佳。五硯主人見而愛之、因照臨一通、而以其眞歸焉。澗蘋居士顧廣圻記、時在秦淮寓中、嘉慶甲子八月三日也。

彭甘亭與先生同客揚州郡齋、贈先生詩曰、異書讎肅宿羅胸、奇士端應讓顧雍。亦是諸侯門下客、太阿秋水要藏鋒。時張古餘爲揚州知府。

先生旋應安徽廬州府知府張栩園之聘、往廬州授徒、見所收影寫元槧本元朝祕史、通體完善。

孫志祖文選攷異、甲子十一月粗閱一過、旣鮮精深、亦未閎富、就其所及仍饒疵纇、懸諸國門、詎爲不刊乎。澗蘋居士記、時在巢湖舟次。前年大隆得讀畫齋本文選理學權輿、文選李注補正二種、皆澗蘋先生手校、朱墨紛然。適學南先生纂先生年譜、卽將卷中所載年月錄去。但私淑文選攷異一種、不知流在何方。去冬仲兄蔭嘉忽從坊肆無意遇之、延津之合、喜不自勝、而學南先生所編年譜已有定本、將壽諸木、爰錄攷異跋尾以備補入、並記得書之佳話。辛未端午前四日補安記。

冬、先生撰百宋一廛賦成。

陳曼生名鴻壽、字子恭、錢塘人、嘉慶六年辛酉拔貢。善古隸篆刻、工畫、有聚連理館集。官江南海防同知、卒於任。生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於道光

二年壬午、年五十五歲。

張鞠園名祥雲、晉江人、進士。嘉慶四年任廬州知府、至十一年以養親乞歸、十二年過吳、蕘圃曾見之。蕘圃有題張鞠園揚子飽帆圖詩。後以事下獄瘐死。鞠園以廬州志乘久闕、於七年聘孫淵如纂修、書成付刊。是爲後張志。今先生應聘往、蓋淵如所紹介也。是年淵如補授山東督糧道。江建霞編黃蕘圃年譜誤以張鞠園即張古餘。

嘉慶十年乙丑、四十歲。

春、百宋一廛賦自廬州張鞠園寄與蕘圃、蕘圃注之、至秋成。先生歸里、仍相與商搉焉。

三月、先生往揚州張古餘處、古餘託先生轉借張鞠園所藏影寫元槧本元朝祕史而自校之、并作跋。古餘又向友人借宋乾道元年刊本韓非子、先生亦校之、而成識誤三卷。先生三月往揚州、則自皖歸必在三月前。

先生在揚州識秦敦夫、入石研齋觀所藏祕笈、即撰石研齋書目序。時彭甘亭亦在揚州。

碧雲集二卷、汲古閣刻本、臨何義門校。先生跋曰、此臨何義門校也、得自揚州坊間。旋晤敦夫先生談次及之、因以爲贈。時嘉慶乙丑三月、澗蘋顧廣圻記。

嚴九能以重價得儀禮要義宋本於杭州汪氏、手錄

一副本。六月八日跋云、元和顧廣圻借去三年矣、年來資用日絀、度此書不能長爲我有、故又寫此本校而藏之云云。又跋云、遇元和顧君廣圻爲予道卷第之妙、始稍知此書於經注刪十之九、於疏存其半、所錄之疏恐據景德本、無所回換、非若朱子通解多所刪潤也云云。黄蕘圃有宋景德刻儀禮疏五十卷、借存賈書之眞。又跋曰、盧抱經所校儀禮、往時顧君廣圻頗掎摭此書之失、予告以篤老之年、校難讀之經、欲求一無可議難矣。顧君乃不言。

閏六月、張古餘撰開方補記九卷、先生爲後序。

錢塘屠孟昭同客邗江，索贈詩一首。郭頻伽在邗上遇先生，并示偕慈仲倡和之作，用和奉贈詩。

秋，先生應孫淵如山東之招，將行，先歸里省母，後乃以事不果往。

先生從揚州歸，攜得學齋佔畢二卷舊鈔足本，蕘圃以叢書堂鈔本互勘之。

彭甘亭題先生焦山拓鼎圖，即送其之山左，詩曰：焦山我遊已十稔，鼎亦手自摩挲之。雲雷形繞耳與足，九十三字形摹奇。鑿旃縞韡錫世惠，用享列祖同尊

彝。器卣何減召公虎、祇少吉甫句宣詞。繄予區瞀昧孳乳、以手畫肚空嗟咨。回頭卻顧海濤湧、難忘金景款雲時。文學今之呂與叔、精博遠過黃伯思。讎書餘力校金石、枯木堂下煩摘椎。推詳跟肘求證佐、如劉杳辨犧尊犧。饕奇嗜古世無匹、所笑不救南山飢。韓江小住去匆匆、待泛汶濟遊臨淄。泗鼎雖淪嶧山火、應賸玉檢明堂基。搜年或復歌得寶、兼借東閣商奇疑。謂孫淵如觀察。頗聞讀書憂患始、何況文字爭豪釐。願君勿更學古訓、發祕神鬼防相欺。一丁不識乃眞樂、光顏阿耋夫何辭。焦巖已登倘登岱、但訪沒字秦時碑。

八月、書士禮居洪氏集驗方後、辨明宋版太醫習業是三因極一病證方第二卷之一條、並非別有此書也。

先生用明嘉靖刻本焦氏易林臨校陸敕先校宋本、與蕘圃卷上末葉有墨筆題記云、嘉慶乙丑十月、借於黄蕘圃、臨校盡竟、其本乃陸敕先手校者。十三日燈下澗蘋居士記。又題云、廿二日續起、刹卷下末葉。又題記云、嘉慶乙丑、元和顧廣圻臨校。十月廿九日畢。先生旋客江寧、蕘圃以札來告、將謀付刻。

十一月、先生覆閲影宋鈔本韓非子。

張古餘名敦仁，字仲篔，陽城人。乾隆四十年乙未進士，官至南昌知府，擢雲南鹽法道，以病致仕。其藏書室曰與古樓，在江寧中正街古餘舊宅東北隅。生於乾隆十九年甲戌，卒於道光十四年甲午，年八十一歲。

秦敦夫名恩復，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五十二年丁未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

屠孟昭名倬，錢塘人，生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卒於道光八年戊子，年四十八歲。

嘉慶十一年丙寅、四十一歲。

程念鞠從江西解餉至江寧、旅中病卒。先生館於江寧太守許、因爲料理喪事、令其孤扶柩歸。時張古餘任江寧知府。

先生在揚州、彭甘亭刻初集成、命先生序之、辭而弗爲。

爲張古餘合刻儀禮注疏、取宋景德官刊單疏本及宋嚴州單注本合編之、疏文有闕者補以魏了翁儀禮要義。卽向嚴九能所借手鈔本。刊成、代古餘作序、先生自跋之。

先生向嚴九能借所鈔儀禮要義、是年攜至江寧示

張古餘、古餘跋云、時余方刻儀禮注疏、以補宋景德單疏喪服傳内闕卷、眞快事也。七月朔依元本校畢、謹識。

先生又跋云、右三卷、賴以正今本注疏之誤者特多、以下三卷差少、於此益惜單疏本之不完也。四月十六日、江寧寓中鐙下讀并記、澗薲。

又跋云、自卅二卷以下、單疏闕六卷、使無要義、并崖略亦不知矣。此書之可寶在是也。澗薲漫記、廿二日。

又跋云、丙寅六月、用單疏本互勘一過。澗薲。

五月、校經典釋文卷十儀禮音義。八月、校卷十二禮

記音義。十月、校卷十三禮記音義。

張古餘屬先生刻撫州公使庫本禮記、其釋文抱沖舊藏、抱沖已没、遺孤尚幼、一時檢之弗獲、聊用通志堂所翻單本附於後、著考異二卷。代古餘撰序、并自作後序及跋曰、此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是南宋淳熙四年官書、於今日爲最古矣。末有名銜一紙、裝匠誤分入釋文首、不知者輒認以爲舊監本、非也。嘉慶

丙寅、顧廣圻題。

黄蕘圃云、陽城張古餘守江寧、介抱沖從弟千里影寫付刻、外間頗多流傳。惜千里作考證、未及將所歸

顧懷芳家殘宋、余家所藏殘宋本一取證耳。

先生又跋曰、近張古餘太尊開工重彫行世、嘉惠學子、兼成先從兄收藏此書之志、良可感也。若古香穠馥、原本獨絕、我小讀書堆中其永永寶之哉。澗蘋并記。觀此跋、撫本禮記亦是抱沖所藏、非僅釋文已也。

先生重刻吳元恭本爾雅於江甯、作跋。

十二月、先生爲蕘圃跋十卷本蔡中郎集曰、蔡中郎集、予向未究心。蕘翁得述古堂所藏六卷本見示、一望抉其不佳。後遂別得此本、又再三覆勘、予亦影鈔蘭雪本一部、相從借閱、偶有所見、記之於上方、皆顯

然舊並不誤，而徐子器刻時妄改者也。夫六卷無足論，即十卷本其佳惡不同如此。書以彌古爲彌善，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其人蕘翁門下士也。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將欺人耶。敢書此以質蕘翁。丙寅十二月，澗薲居士。

嘉慶十二年丁卯，四十二歲。

正月七日，先生再跋十卷本蔡中郎集曰，抱經自言其所見蔡集爲宋刻，在鍾山札記別風淮雨一條中。今此本妄改雖變二字，鈔本、活字本皆誤作維而二字，皆非其所見決然矣。但未審果宋刻否耳。黄君前

因余言，訪得十卷各本，安知不更以予言訪得宋刻耶。遂更書此以貽之。嘉慶丁卯正月七日鐙下，時惟蕘翁更字復翁之明年。澗薲。

正月九日三跋曰，按當以鈔本爲最佳，活字板次之。此徐子器本，所改其淺近者或有是處，稍難讀則每不知而作矣。不揣檮昧，輒加評論。雖未得詳備，然準例求之無難也。宋槧若出，必足證我之非謬。丁卯正月九日鐙下，澗薲又書。

正月望前，十卷本蔡中郎集還與蕘圃，蕘圃見集中有先生校語，遂錄於影寫明活字本而跋之。

明活字本蔡中郎集十卷、先生跋曰、東漢人文集存於世者僅此一種、尚是宋以前人所編、其餘無之矣。

又此集頗於今文家之學有關涉、尤學者所不可廢、此予所以亟亟費日力爲之再三訂正者也。思適居士書。

又跋曰、丁卯正月校讀一過、凡訂正若干條中有絶精處、索解人不得矣。思適居士。

又跋曰、五月再校於江寧、用後漢書參訂、又添若干條。廿一日燈下記。

又跋曰、此活字本似據一行書寫本作底子、故數誤

爲如、閑誤爲困之類、往往而有。若得宋槧、必多是正也。九日鐙下又記。此匼字本、錢塘何夢華所藏。

鐵圍山叢談殘本二卷、舊鈔本先生跋曰、此似是寫樣底本、未知即知不足齋物否。但硃校多未安處、偶一閱之、其第二卷六葉趙企企道、抹去重企字之非。棻頭無鮑氏叢書、未嘗勘對、寄贈復翁審之。丁卯三月買於江寧、四卷至末卷盡闕。十三日鐙下記、澗蘋居士。

爲張古餘重刻明弘治十四年新淦涂禎仿宋嘉泰槧本鹽鐵論著考證一卷、代古餘撰序並自爲後序。

長沙葉奂彬德輝書林清話云：涂禎仿宋刻九行本鹽鐵論，見日本經籍訪古志。孫氏書目有影寫本及先生爲古餘刻本，皆明人重刻涂禎十行本也。

夏四月二十八日，蕘圃偶檢十年前影宋精鈔林和靖詩集，蕘圃跋云：抱沖弟東京從居，往賀，抱沖之長子阿和出見，嶄然頭角，已成人。問其讀書，尚局閉樹中。今其子年漸長，庶幾能讀父書乎。後不久書竟散出，歎能讀父書之不易也。

四月，校經典釋文卷二十九爾雅音義。

秋，先生鄉試，主司劉金門侍郎欲得先生而未果。

孫淵如重刻元至正辛卯余志安刻本唐律疏義及

元槧本洗寃集録、先生爲之經營、並撰後序。
爲孫淵如校刻壹是堂鈔本廣黄帝本行記及軒轅黄帝傳記、並各序之。
先生自刻段茂堂撰釋拜一篇於江寧。
書尚書撰異君䝉後。
冬、自江寧歸鄉里。十一月五日、蕘圃候先生易林已刻成、屬先生序之。
惠松崖家藏蜀鑑殘本爲蕘圃所得、其闕無由補全、先生歸自江寧、謂蕘圃曰、張白華師家有此刻本。遂丐歸影鈔足之。

季冬望後一日，蕘圃從先生手得殘宋本中興羣公吟稿戊集七卷。全書有四十八卷，蕘圃跋云：辛楣少詹事贈小蓮丁卯冬日思適居士，估值每冊三金。

劉金門名鳳誥，萍鄉人。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廷試一甲第三人。

辛未學五

胡氏刻於

顧千里先生年譜卷上終

校記

①題明日：此句疑有誤。

②陪：疑作「倍」。

③「蘇」下墨釘，疑作「軾」。

④「詩韻」下當有「賦」字。

⑤欲：當作「却」。

⑥愈憲：當作「俞憲」，見《年譜》嘉慶九年八月條。

顧千里先生年譜卷下

對樹書屋

崑山 趙詒琛 學南 編輯

嘉慶十三年戊辰、四十三歲。

正月下旬、代黃蕘圃序新刻焦氏易林及後序、又自爲序。

作洛陽伽藍記跋。

七月、校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王大隆案、先生手校本今藏余齋中、原本爲讀畫齋叢書初印本、批校塗抹殆遍、多駁斥怡谷誤處。想亦隨時批注、非一時所爲。中有一條記戊辰七月、故列此。

先生之師張白華頤德弗營、精神歸然。程念鞠以薄

宦遼化於外。先生亦自歎行年四十有三，尺見二毛矣。

十二月一日，先生與段茂堂第二書，辨禮記王制四郊事。

戊辰、己巳兩年，爲胡果泉重刻宋淳熙辛丑尤延之刊本李善注文選，許翰屏爲之影宋寫樣，當時如士禮居黄氏、享帚樓秦氏、不律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皆爲翰屏手書而不著名。李子仙寫明道本國語、陸損之寫汪本隸釋，與彭甘亭同校之。孫淵如請刊誤，均於本書著名。是年七月，假南下至金陵，八月至常州，並至吳門，十月仍到山東糧道任。

胡果泉名克家，鄱陽人，嘉慶間屢任江蘇布政使。

嘉慶十四年己巳、四十四歲。

二月、胡果泉重刻宋淳熙本文選成、先生代撰序文、別與彭甘亭撰考異十卷、附刻於後。又代果泉撰考異序。

三月初七日、先生與段茂堂第三札、辨王制四郊事。

三月十八日、校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大隆案、先生手校本亦藏余齋中、與孫氏文選李注補正同爲讀畫齋初印本。中有一條記己巳三月十八日、故列此。

校刻文選將畢、彭甘亭戲占二絶句示先生、時寓吳門玉清道院。詩曰、落葉風前掃百回、江都絶學此重開。白雲洗出廬山面、只問何人屐齒來。爛熟空誇

選理精、淒風蕭寺剔寒檠。防他太學諸生笑、相對依然喫菜羹。

十月、孫淵如屬先生校刻宋九卷本古文苑、竣事、因作序。

嘉慶十五年庚午、四十五歲。

夏、謁吳山尊於紫陽書院、因校刻宋槧本洗冤集錄昔曾附刻唐律疏義後。及舊鈔本平冤錄、無冤錄、合題曰宋元檢驗三錄。十一月作後序。

六月、作鮑氏知不足齋叢書序。

十月、喜子絜、子實至、即送其回南昌、作詩一首。子絜、子實、



張古餘之子。子實某科舉人。先生集中有答張子絜問讀毛詩注子疏書。蓋是時古餘調任南昌府知府、故絜有送其回南昌一語。日本人所撰先生年譜以子絜子實爲先生之子、大誤。又、考古餘所校通鑑刊本識誤其門人三山陳雪峯宗彝募貲付梓。其跋云、忝隨子絜、子實兩公子問經學禮堂云云、更爲確證。陽湖周伯恬儀暐夫椒山館詩集嘉慶九年甲子即席賦贈張公子子潔薦萊、子實蓀采詩。第一首云、代郡多奇士、論交有大張。古風承樸學、清氣擢春陽。故棹尋邗水、探幽上蜀岡。歸來酌醇酎、醉我億千觴。第二首云、仲子才逾妙、清名滿幽江。終童年十五、賈誼策無雙。玉貌雲成彩、高吟月到窗。談深惜夏夜、爲我剔殘釭。則子絜名薦萊、惟絜字加水旁、或傳寫不同。子實名蓀采。二公子之名考得矣。江寧鄧孝先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有鼓吹續音二十卷、十二冊、張中安編稿本、其兄愻作序。正陽居士云云、仲安爲古餘先生之孫。古餘罷官僑寓金陵、仲安兄弟遂占籍焉。其兄愻、字伯純、以江寧諸生爲南昌典史、鐘鼎篆隸各體書俱擅長。仲安以字行。原題曰陽城張功麟、則用其本貫及原名也。古餘之孫又考得矣。但未知是

長子之子，抑次子之子也。

先生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先生寫韓非子識誤。

嘉慶十六年辛未，四十六歲。

鮑淥飲校正明潘方凱刻本示兒編，墨於板，屬先生用姚舜咨家鈔本覆勘，因作二跋。

閏月，校經典釋文卷二十一公羊音義、卷三十爾雅音義。

又校說文繫傳。

孫淵如得宋小字本說文解字，欲重刻行世，延嚴鐵橋校字。鐵橋自用其校議說，多所校改。先生以爲不

必改、淵如從先生言、并屬先生手摹篆文、辨白然否、校勘付梓。頗多疑義、久未勒成。孫淵如所撰說文序在嘉慶十四年。於是鐵橋頗與先生不平、其校議序有或乃挾持成見、請與往復、必得當乃已、指先生也。先生於校議中摘先不可從者三十四條、欲加辨正、至二十條而病卒。此卽今所行說文辨疑、是先生未成之書也。先生身後、其孫河之曾錄副本、流傳於外。崇文書局據以校刻、題曰說文辨疑。此四字不完不醒、應題曰說文校議辨疑。

六月、又校說文繫傳。

七月、孫淵如告病南歸、寓金陵冶城東麓烈愍祠。臘月、邀先生至寓校訂古籍。

辛未冬洎甲戌秋，在孫淵如冶城山館幾及三年，爲淵如校刻續古文苑、壬申年刻。華陽國志、甲戌爲廖復堂刻，並代作序。抱朴子內外篇、癸酉年刻。古文尚書考異、壬申年刻。紹熙雲間志甲戌爲沈虬雲刻。虬雲亦作綺雲，名恕，華亭人。雅好收書，會袁綬階五硯樓書散出，先後得其數十種。等書，兼爲鄱陽胡果泉重翻元槧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時淵如從弟遂堂名星海。方講求說文正俗字，案頭草藁盈二三尺。

嚴鐵橋名可均，生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卒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年八十二歲。

廖復堂名寅，字亮工，鄰水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舉人、官至兩淮都轉鹽運使。生於乾隆十六年辛未、卒於道光四年甲申正月十一日、年七十四歲。

嘉慶十七年壬申、四十七歲。

宋史藝文志載張衡大象賦一卷、苗爲注。賦見於明張溥所輯張衡集中、稱爲週天大象賦。歷代賦彙采其文、而注本失傳。錢塘孫晴川手錄苗注、孫淵如得之、與先生考新唐書藝文志、定爲李播撰。播淳風父也、苗爲無考、蓋五代以前人。五月廿八日書於江寧皇甫巷之思古人齋。先生校畢、繕寫一通、并撰後序。淵如校刻於續古文苑中。

上元、伍詒堂至邗江，示先生明周吉父金陵瑣事，寓中鐙下繙閱，因題之。

有某甲乙得唐律，誤以爲宋律，趙宋一代祇有刑統，無宋律。往往詫於人。是年先生始獲影鈔本，急讀一過，凡律十二卷、音義一卷，於是啞然笑曰：是豈宋律哉，唐律也，且坿長孫無忌等疏之律。有前孫伯淵刻本，可取而對勘也。乃爲之跋。刑統三十卷，近年吳興劉氏嘉業堂用天一閣舊鈔本校刻。

先生得萬年宮銘拓本，孫淵如據以補其所輯古文苑中闕文，淵如喜而署其首。案：萬年宮即九成宮改名。永徽五年，高宗幸而銘之，碑在麟遊。

孫淵如招同方葆巖、胡果泉、彭甘亭及先生集飲隨園甘亭、有詩二首。

古刻叢鈔、鮑淥飲刻入知不足齋叢書、顧蒹崖又刻入讀畫齋叢書。先生從兄東京取小讀書堆藏本付校。

方葆巖名維甸、桐城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進士、仕至浙閩總督、謚勤襄。

顧蒹崖名修、石門人。

嘉慶十八年癸酉、四十八歲。

三月、題汪紫珊碧梧山館圖。

五月廿六日、蕘圃跋舊鈔本稽康集、是書余用別本手校副本備閱、於丁卯歲爲舊時西賓顧某生。指先借去、久假不歸、遂致案頭無副、殊爲可惜云云。

書元板胡三省注資治通鑑第八十卷後於江寧寓館。

跋余懷玉琴齋詞曰、塡詞宗派、五代、南北宋各極其妙、近人惟擣撦玉田、附會竹西六家、自外皆未之寓目、烏足與知此事耶。觀梅村題中舉放翁、金荃、淸眞而歸之學富才雋、無所不詣其勝、可以知前輩誠不可輕及矣。嘉慶癸酉歲八月下旬、元和顧廣圻觀幷

識。

又校說文繫傳。

先生客冶城山館，偶游骨董鋪，獲天祿辟邪字拓本數通，分一贈居停孫淵如。他日又見其鋪中有明嘉靖七年知南陽府事楊𪊑至重鐫漢汝南太守宗資墓前石獸記一紙，復買歸讀之，因考覈而作跋。

癸亥，先生跋影鈔常熟馮氏空居閣本華陽國志。至今已閱十年，爲孫觀察校刊於江寧。寒瘦山房書目，本爲淵如刻板之用。鄰水廖氏以蜀人摹刻是書，故淵如讓之，直取澗蘋已校成者付諸廖氏刊板。光緒間猶存。又云，甚或刻將成而廖氏出資加一跋語，亦未可定也。

秣陵旅館、同李子仙諸人祭洪稚存。

嘉慶十九年甲戌、四十九歲。

先生題唐萬年宮銘宋人題名曰、此碑陰宋人題名翦帖顛倒、蓋因其本左行書之故也。甲戌閏月閏二月。觀、爲附正如後、其開卷倪闇公跋、乃錄石墨鐫華一則耳。元和顧廣圻記。案、碑空處有宋王竦題名、左行書之、云、上蔡王竦作邑明年三月之望日遊、因題醴泉碑側。宋六聖改元熙寧戊申歲也。共五行。

明鈔本尙書譜不分卷、明梅鷟撰。上冊書面先生用墨筆題記云、嘉慶甲戌六月、元和顧廣圻校定、時寓江寧。下冊末葉硃筆題記云、十一日鐙下讀畢、顧廣

圻記。此行下又有硃筆題記云、凡舊校失當者、今標舉正之。又墨筆記云、甲戌六月、再校一過、益歎此本之善、不可輕議刪改也。時將寫樣刊行、因細加勘定、後之覽者其詳焉。思適居士。又記云、新刊依別本補首卷各條、又補末葉。另記云、澹生堂書目載尙書譜四卷二冊、梅鷟撰。此或爲祁氏舊鈔耶。

秋七月、孫淵如至揚州、應鹽政阿公（阿克當阿）聘校刻全唐文、先生亦至揚州。時收得元林禪師碑、將離白下、匆匆寄家。

七月二十一日、先生之師張白華卒。

與李子仙諸人公祭張白華師、子仙撰祭文。

九月、孫淵如以影鈔元刻晏子春秋贈吴山尊。於是山尊屬先生重刻於揚州、先生爲後序。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孫淵如據萬曆乙酉沈啟南刻本用初學記、文選注等校正文字、又爲音義二卷。己酉刻於京師。今吴山尊又刻影鈔元刻本、於是晏子春秋有二善本行世。

十餘年前、袁綬階有鈔書癖、與盧抱經、錢竹汀往還、鈔得紹熙雲間志以示先生。其本後爲沈屺雲收得、偕淵如刊行、先生記其緣起而跋之。

先生慫恿方葆巖補刻曹楝亭刊本集韻、而自爲序之。

嘉慶二十年乙亥，五十歲。

六月朔，先生跋宋槧金石錄曰：予髮甫燥，即獲交鮑丈以文。每與縱談古書淵源，知宋槧金石錄十卷曾被收得，惜未及一校，即爲歸安丁杰持去，售之揚州也。嗣後予在里門，凡見善本二，其一是葉文莊手鈔前後兩刪者，其一是錢叔寶通部手鈔者，皆細勘一過，是正近刻處甚多。邇來客游邗上，一日晉齋先生得此見示，恍然識馮硯祥名文昌，祭酒夢禎之子，幾社黨人。家舊物，擊節不置。惜以翁弗克偕之校刊，與此書再結一重墨緣耳。思適居士元和顧廣圻題。時同在全唐文局。

江鄭堂撰扁舟載酒詞一卷。先生與鄭堂同門、中秋後五日爲作序曰、蓋聞塡詞之有宮律、譬則規矩也、其詞句之美、譬則巧也。所謂能事者、盡規矩之道、以施夫巧者也。詞家之盛、由兩宋以溯唐五季而涉金元、罔有不知此旨者。更明三百年、陵夷衰微。迨至國朝、復起其廢、言宮律者椎輪萬氏、囊括詞塵、是已善用宮律而辭句兼美者、吾友江子屛方今之一也。子屛於詞乃餘事中之餘事、而扁舟載酒一卷、清眞典雅、流離諧婉、追花閒之魂、吸絶妙之髓、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特是讀者知其辭句之美易、知其字

字入宮律難。予往者亦嘗留意於碧雞漫志、樂府指迷等諸家之說，用求卷中衆作，不啻重規疊矩，故敢首揭此旨，將以待聞弦賞音者之擊節云。

十月九日，黄蕘圃於玄妙觀前學山堂書坊見亡友抱沖手閲汪文盛漢書。

丁小雅名杰，字升衢，號小山，歸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進士，寧波府學教授，爲學長於校讎。生於乾隆三年戊午，卒於嘉慶十二年丁卯二月，年七十歲。

趙晉齋名魏，錢塘人，有御史臺精舍題名、郎官石

桂題名輯本等書。生於乾隆十一年丙寅，卒於道光五年乙酉，年八十歲。

江鄭堂名藩，字子屏，甘泉人。受業元和惠定宇、吳縣余古農，古農名蕭客，字仲林，年十五通九經。生於雍正十年壬子，卒於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年四十七歲。江艮庭之門。藏善本書甚多，與秦敦夫相埒。歲歉易米，書倉一空。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五十一歲。

立春日，正月初八日。題吳餘山小梅花菴圖詩二首。

夏，孫淵如主講鍾山書院。其從弟遂堂說文正俗字書成，淵如署名曰廣復古編，屬先生爲之序。八月既

堂、脫稿。

江鄭堂持畫蟬柳扇索題、於時秋也、卽景賦之、調寄小重山。

立秋後一日、閏六月十六日。作四春詞序。

八月、先生再客揚州、爲吳山尊刻宋乾道元年槧本韓非子、並附識誤三卷、因撰識誤前序。

八月、先生代秦敦夫校刻北宋本駱賓王文集、并撰考異一卷、代敦夫作序。

先生又自跋駱賓王文集曰、嘉慶丁卯影寫一部、後十年丙子、秦敦夫太史開雕於揚州文局、覆勘印行、

爲記帙首，使閱者知其是祖本也。思適居士。

又跋曰：陳氏書錄解題言其卷首有魯國郗雲卿序，又言蜀本序文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皆與此合。惟魯國下郗雲卿之名，毛鈔所據損失耳。然則爲蜀本駱集可知也。嘉慶丁卯九月，廣圻審定并記。

孫淵如自甲戌以來校刻全唐文，先生爲分校於揚州，事畢，將返吳門。

九月二十九日，母鄭太孺人卒，先生奔喪回里。

汪本隸釋刊誤，先生昔爲黃蕘圃撰，是年刻成，先生有跋。

冬杪、長塘鮑志祖以其父淥飲遺言、持雍正丙午蔣西圃鈔本梧溪集屬先生校勘付梓。先生因借小讀書堆藏景泰刻本細校一過、校畢還之。

除夕、蕘圃祭書於士禮居、先生賦詩。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五十二歲。

先生跋梧溪集曰、鮑丈淥飲向欲刊行梧溪集、知毛子晉所藏在先從兄抱冲小讀書堆、屬予勘定而未果也。今丈已下世、令嗣規續成先志、以作知不足齋叢書之廿九集。深嘉厥意、從堂山姪借出、竭三旬力補改傳鈔闕誤、惟是六七兩卷板心有粉墨塗改痕

跡、於次第頗舛錯、葢景泰板模糊斷爛、致有此失。又悉爲之推求訂正、庶幾稱善矣。然終少七卷第四葉、故其三葉末節石銘題下、梧溪自注云有後序、而今俄空焉。此集在毛氏時已難得、錢曾敏求記具言之、予幷見汲古別本鈔刻各半者、此兩卷尤舛錯脫落、相較殊遜。不知世間尚存洪武印本、可足是一葉以成完璧否也。校既畢、遂誌於尾而歸之。時嘉慶丁丑歲、顧千里書。詒琛案、此書始校於丙子冬、今跋云竭三旬力、竣畢於丁丑正月也。

孫瑞淸生。瑞淸字河之。道光十八年戊戌、祁宗師歲試入府學。咸豐二年壬子舉人、會試屢薦不售、名心

遂淡。性好聚書、先生零星手澤、珍重藏之、不輕示人。

思適齋集之刻、君之力也。思適齋集十八卷、上海徐渭仁刻入春暉堂叢書。

同治二年癸亥夏没於上海、年四十七歲。著作甚富、惜多未成書。

十一月二日、母鄭太孺人靈柩合祔於先考庭有公之墓。

是年、胡果泉屬先生校刻元槧本資治通鑑成。胡刻通鑑板片於同治己巳歸蘇州官書局、修刻若干板、印行流傳。湖北崇文書局亦用胡刻本翻刻。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五十三歲。

撰先考碣陰記。

正月十二日卯時，孫淵如病卒，年六十六歲，生於乾隆十八年癸酉。淵如卒時，父書屏年九十尚在也。吳山尊招先生至揚州料理淵如遺書殘稿，屢移所住，最後即近西園側之斗母道宮，累數晨夕。先生言淵如卒後，其家收藏頗有惡客竊去者。淵如之弟相繼俱沒，漢石經尚書殘字宋拓本爲孫北海故物，淵如詑爲銘心絕品，不知亦在此數否耳。

是年首春，秦敦夫購得宋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十三卷、音義一卷。先生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先生即勸敦夫重刻之。先生跋宋本揚

子法言曰、揚子法言、通行者世德堂五臣音注十卷、本其源出纂圖互注、乃宋元之閒建安書坊中人所爲、併台改竄、皆非復各家眞面目也。何義門學士獨校李軌注十三卷、云絳雲舊藏、序篇在末卷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予嘗借臨得之。竊疑其校與司馬温公所見李本頗有不同、如第十一卷温公云、李本非夷尙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今從漢書明文顯然、而何以義門之校全反此言耶。今年再至揚州、過石研齋主人、出示新得此書。按而稽之、在本卷第三葉首七行、行字較前後獨多、而剜板添補痕

迹尤宛然。方悟温公所言者其初板也、義門所校者後來修改者也。特前輩校書尚不曾推勘入此等處耳。爰請見借、覆校一過、是正極多、文繁不具。又以温公序文合諸最後名銜、知爲吕夏卿校定於治平二年、國子監鏤板印行。其音義别爲一卷、在全書之後、名銜之前不題撰人名氏、今無可考。温公云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以予考之、唐昭宗紀元天復盡四年、厥後王建於蜀仍稱之。然則天復本者蓋謂彼時之蜀本、逮温公日而已無有存焉者、故不費言之。纂圖互注無此音義、何校亦未寫出、眞祕笈已。其傳

是樓散出之本、予弗獲見、而聞錢景開言、於乾隆四十五年間爲桐鄉金雲莊德輿買去。今推以季徐諸氏圖記、非即此所得也、但必同是治平監板已修本、則固有不待目驗而決然可斷者矣。校既畢、因詳記於帙、奉澹翁太史審正。太史深悉古籍源流、當教裳以所不逮焉。嘉慶戊寅二月十日、元和顧廣圻書。

五月、宋乾道元年刊本韓非子及考異校刻工竣。

夏暑甚、先生與鈕匪石、梅伯言夜坐、伯言有詩。伯言詩曰、

朱光積厚地、晩涼不能歸。空庭坐談久、尙未思羅衣。
孤燈發光怪、暗室生炎威。羽蟲不知名、觸熱向人飛。
側想雨聲壯、狂弩發萬機。八垓伏塵土、四壁跳珠璣。
蝿蚊悉逃竄、快如馬脫鞿。輕雷不成聲、眼穿雲復稀。

何時見高秋、萬瓦霜澧澧。客言死生速、有如朝露晞。寒暑有幾何、珍重尚我進。況欲逃之去、甚於黃金揮。斯言實爲達、卻暑艮庶幾。回房甘我寢、習習風生幃。

常熟藏書家席玉照客曹彬侯手寫清河書畫舫、近歸秦敦夫石研齋、命先生題於後。先生跋云、常熟錢遵王、毛子晉、席玉照、陸敕先、馮定遠、曹彬侯各家書散出乾隆年間、滋蘭堂主人朱文游與三丈、白隄老書賈錢聽默、親裝訂籤題根腳上字、便曉爲某家某人之物。

梅伯言名曾亮、上元人。道光二年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紹姚姬傳之緒。楊至堂河帥爲刻其柏梘山房集。

席玉照名鑑、藏書極富。所刻古今書籍、板心均有

掃葉山房字。

曹彬侯名炎、常熟人、海虞詩苑有孫琪市肆蓄書歌一首、彬侯作也。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五十四歲。

孟陬又作韓非子識誤跋。

初夏、黃蕘圃以重價從小讀書堆得日本正平本舊鈔本論語集解。

先生在揚州識李練江、因練江而識淮城程湘舟。湘舟名家子、多藏書。

爲龔定菴賦蘗小鸞眉子研、定菴時方談佛也、調寄

浪淘沙。葉小鸞字瓊章，又字瑶期，吴江葉天寥紹袁第三女。年十二即工詩詞，崇禎五年壬申十月十一日以疾卒，年十七歲。

汪閬源借瞿木夫藏衢本郡齋讀書志付梓，木夫過先生所，見示衢志考辨，因跋之。

秋，先生料理孫淵如遺書畢，歸鄉里。先生往往與吴山尊意見相左，而山尊稱先生曰，顧千翁從不欺人。

十月，汪閬源以宋劉氏學禮堂刊本示見，編見示，作跋云，惜以翁久游道山，弗及再加商推也。

宋治平本揚子法言影摹開雕，并音義，至十二月己丑朔，代秦敦夫序之。

是年、小讀書堆積書散出西溪叢語、吳枚菴臨何小山校本所據之嘉魚館藏本在焉、爲黄蕘圃所得。

龔定菴名自珍、仁和人、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恩科經魁、道光九年己丑進士。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卒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五十歲。

汪閬源名士鐘、吳縣人、其藏書室曰藝芸書舍。閬源父厚齋、名文琛、開益美布號、饒於貲、其藏書印曰民部尚書、又有三十五峯園主人印。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五十五歲。

先生書撫州公使庫禮記釋文後、丙寅年、張古餘刻

撫本禮記、此釋文在抱沖家、檢之弗獲、用通志堂本附刻於後。是年始促姪望山詩出、於是跋之。先生云、時張太守久移江右、未審何日了此願云云。

程湘舟用全謝山年華錄一書博搜深考、爲之補正、更名人詩金鑑、先生序之。

先生病暑餘暇、借先從兄抱沖所藏季滄葦藏宋本輿地廣記讀一過、并爲之跋。又向汪閬源借得朱竹垞藏本輿地廣記互勘之。其跋力詆黃蕘圃所刻札記之謬、并言彼何以如是之用心、我則弗能知云云。末題、庚辰立秋後一日、六月二十九日。元和思適齋居士顧

千里書於楓江僦舍。元和江建霞標黃蕘圃先生年譜注云：聊城楊氏海源閣所藏宋本輿地廣記、即先生舊藏者也。有顧澗蘋跋、力詆先生新刊札記之譌、每稱彼而不稱名字、且云吾願汪君據此之眞顯彼之僞云云。是早與先生絕交矣。案力詆蕘圃之語、是跋抱沖所藏季滄葦藏宋本、後或歸於士禮居。故建霞以爲蕘圃舊藏。

七月、校經典釋文卷十二、卷十四禮記音義。

北宋本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先生跋曰、汪君閬源收藏宋槧淮南子、予借讀一過、而書其後曰、此於今日洵爲最善之本矣。如原道訓欲宍之心亡於中宍、未誤爲寅也。所謂志弱者、弱下未衍而事強三字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法近謂身

也、在能存之。此句上未錯入前迫而能應句上也。天文訓積陰之寒氣爲水、未刪去者字也。十二月指子、子未誤爲丑也。地形訓決眦、眦未誤爲胔也。寒冰之所積也、冰未誤爲水也。牡土之氣、牡未誤爲壯也。時則訓飾羣牧、牧未誤爲物也。以索姦人、索未誤爲塞也。精神訓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于未誤爲千也。輕舉獨往、往未誤爲住也。非能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也、樂而能禁之、上也欲二字、下也樂二字未脫也。本經訓太清之治也、治未誤爲始也。推移而無故、推字未脫也。主術訓東至湯谷、湯未誤

爲暘也。又說林訓日出湯谷、亦未誤、惟天文訓日出於暘谷、已誤。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計、君計功垂爵以與臣市、君計未誤爲君訓、臣市未誤爲臣是也。按明本及今通行本、君下計字、臣下市字均脫去。采椽不斲、斲未誤爲斷也。夫據榦而窺井底、榦未誤爲除也。而不足者逮於用、逮未誤爲建也。知饒饉有餘不足之數、饒未誤爲饑也。繆稱訓故君子懼失義、義上未衍仁字也。齊俗訓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注中始字未誤入正文末也。而刀如新剖硎、硎字未分爲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也。處勢然也、勢未誤爲世也。是由發其源、是由未誤爲由是也。

道應訓石乞入曰、注、石乞白公之黨也、乞俱未誤爲乙也。在其內而忘其外、在下其字未脫也。楚軍恐取吾頭、軍未誤爲君也。無所不極、極未誤爲及也。於是佽非瞋目教然、瞋未誤爲瞑也。其政惛惛、惛惛未誤爲悶悶也。詮言訓性有以樂之也、性未誤爲生也。時去我走、走未誤爲先也。兵略訓抏泰山、抏未誤爲抗也。說山訓夜之不能脩於歲也、於未誤爲其也。故寒者顫、者字未脫也。說林訓罾者舉之、罾未誤爲罡也。不若尋常之纆索、注、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纆皆未誤爲纏也。或善爲故、善未誤爲惡也。賊心亡止、亡止

二字未合而誤爲宙一字也。人間訓無爲貴智、智下未衍伯字也。今君欲爲霸王者也、君未誤爲王也。聖人見之蚤、蚤未誤爲密也。脩務訓欣若七日不食、若未誤爲然也。今夫毛牆西施、牆未誤爲嬙也。餘篇皆已誤。无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未誤爲憚也。泰族訓四時千乘、乘未誤爲乖也。雨露所濡以生萬物、①濡未誤倒爲以濡也。與鬼神合靈、與字未脱也。而卵剖於陵、剖未誤爲割也。挺畱而朝天下、畱未誤爲肳也。要略作爲炮格之刑、格未誤爲烙也。餘篇皆已誤。禹身執虆臿、臿未誤爲垂也。以上諸條、實遠出道藏本之上、而

他本無論矣。至於注文足正各本之誤者，尤不勝枚舉，茲弗具述。高郵王懷祖先生嘗校定是書，所訂道藏以來各本之失而求其是，往往與宋槧有闇合者，將傳其副以寄之，必能爲此本第一賞音矣。嘉慶庚辰中秋前十日，元和顧千里書於思適齋。全書共闕五葉，又有顛倒之處，今俟查明，開列細數，夾在每卷之中，俟校定可也。澗蘋又記。此跋刻入思適齋集中，是删節本。

是年，先生寓書顧南雅學士，索王石臞讀書雜志。王伯申先生詒先生以淮南雜志一種，而求爲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誤，爲家刻

所無者。

先生與王伯申書曰、曼卿先生大人閣下、前蒙賜淮南雜志、曾肅寸械佈謝、定邀鑒及。邇惟侍奉萬福、諸多如意、載深仰頌。宋槧淮南子已歸此地汪氏、承命借到梭勘一過、實在道藏之上、摘其異同各條、彙錄呈備採擇。又承詢及拙説、奔走之餘、荒落已甚、殊愧酬對、輒附數條、不敢虛垂問之雅而已、非有足觀也。若獲節取如陳氏觀樓、則意外之榮幸矣。專此敬請鈞安、不盡。晚生顧千里原名廣圻。頓首啟。

是年、蕘圃與先生齟齬、竟絕交。

王懷祖名念孫，學者稱石臞先生，文肅公諱安國字書城號春圃子也，高郵人。欽賜舉人，乾隆四十年乙未進士，官至永定河道。道光五年乙酉重赴鹿鳴筵宴。十二年壬辰卒，年八十九歲。撰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等書。

道光元年辛巳，五十六歲。

二月，黄蕘圃見小讀書堆殘宋本說苑散在坊間，借歸，續校於自校本上。

先生應洪鈐菴招往揚州，爲之校刻宋槧本名臣言行錄，代鈐菴撰序，又自爲後序。

先生於鈐菴家獲見所收宋槧本有曹楝亭圖記廣韻、長夏無事、粗讀一過、即書其後。

洪鈐菴名瑩、字賓華、歙縣人。嘉慶九年甲子舉人、十四年己巳恩科進士、廷試一甲一名、賜及第、授修撰。恬於仕進、五經各有撰述。

道光二年壬午、五十七歲。

二月、王伯申以先生所校淮南各條附刊石臞淮南雜志後。

閏三月朔、撰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時將復至揚州之前一日。

穀雨後五日、閏三月初五日。撰吴中七家詞序。

李申耆客授揚州，先生時在洪賓華家，與申耆所居相近，朝夕握手。

仲夏，黄蕘圃見李子仙手臨先生所録惠松崖、段若膺校定廣韻、蕘圃跋云、段李皆作古人，潤黄又交絶云云。

題宋于庭揚州詞意圖、調寄蝶戀花。

先生爲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容甫所撰廣陵通典，因著校例。

移例

十三年、討虜將軍孫權遣長史張昭攻登於匡琦城、接策將代、登軍到丹徒、爲人刺死下。

原稿如此、又張翁無校。

今按、此條係合三國志陳矯傳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云云、張昭傳注引吳書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云云而爲之。其實誤也。考呂布傳注引先賢行狀云、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最是。蓋矯傳權字當爲策字耳。此事雖無的年、必在建安三年禽呂布、五年策死之間。是後曹操辟矯爲司空掾屬、司空操官也。若至十三年、則其六月操已爲丞相矣、

漢已罷三公官矣。八月劉表死、十一月操敗赤壁北還、十二月權始攻合肥、不得復有登遣膺、矯以是辟司空之事。温公通鑑考異亦嘗疑焉、可取而參訂也。然則吳書張昭討匡琦别是一事、與此不涉、故改十三年至張昭十四字作策遣軍三字、而移之於前。

凡移者例視此。

又按、廣陵對孫策用兵云云、陳登出奇制勝云云、則匡琦之戰爲之也。可見尊公於此事並不定謂是權、而非策也、正足爲移改之明證。

刪例

策攻破揚州刺史劉繇別將於海陵。在初陶謙同郡笮融上。

原稿有、又張翁無校。

今按、此條係從今本三國志裴注所引江表傳采入、其實誤也。考通鑑載此事作於梅陵、胡身之注曰、晉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然則在溫公時國志注字自作梅、宋末尚爾、但後來乃譌作海耳。且觀通鑑上云策攻劉繇牛渚營、下云轉攻湖孰。江乘所載、全取江表傳、準以地望、是時策自歷陽渡江而南、方轉戰丹陽郡界中、

何從越至江北之海陵乎。可知梅之必是海之必非，而不當采入此書甚明也，故刪。

凡刪者例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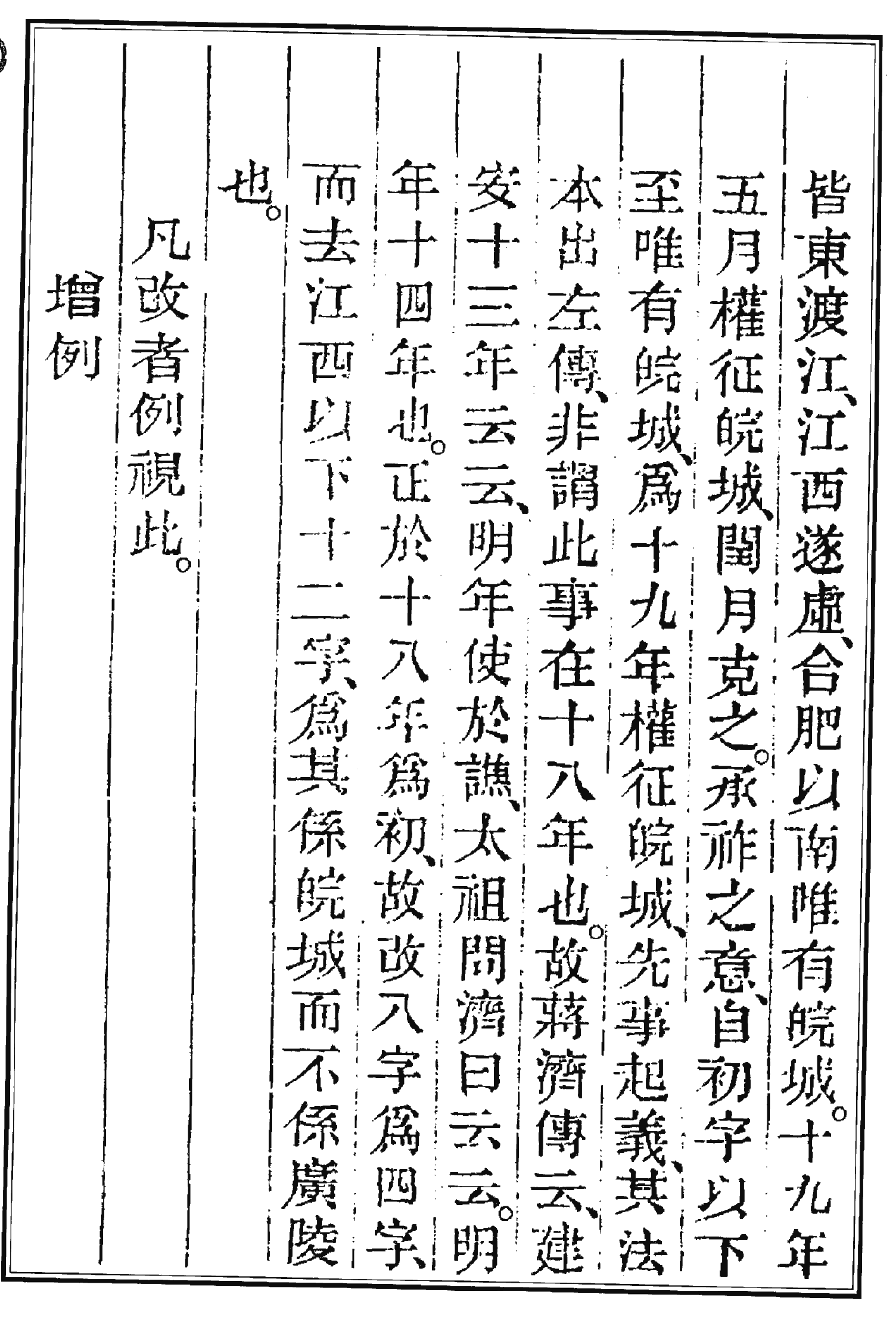
改例

建安十八年，丞相操恐濱江郡縣云云，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原稿如此，又張翁無校。

今按，此條係合三國志吳主傳及蔣濟傳而爲之。

考吳主傳云，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



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承祚之意、自初字以下至唯有皖城、爲十九年權征皖城、先事起義、其法本出左傳、非謂此事在十八年也。故蔣濟傳云、建安十三年云云、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云云。明年十四年也。正於十八年爲初、故改八字爲四字、而去江西以下十二字、爲其係皖城而不係廣陵也。

凡改者例視此。

增例

質帝本初元年、至以稱朕意七十九字。

原稿無、又張翁無校。

今按此在范蔚宗書帝紀、當係大而誤遺之耳、故增。

凡增者例視此。

以上四例各舉一條、餘不更出。

壬午仲秋下旬、錄於邗上洪氏之小盤洲。

玉照新志五卷、宋王明清撰、舊鈔本、葉石君石君名樹廉、清初吳縣人、寓居虞山。其藏書皆手筆校正、博古好學。舊藏。先生跋曰、小讀書堆校得宋刻揮麈錄、在乾隆末年、今又歸於長洲汪氏

矣。此玉照新志、予見諸揚州市上、讀石君跋、爲之憮然、石君跋宋刻揮麈錄、無力得之、近得此新志、愈思揮塵之不可少也云云。遂質錢買焉。道光壬午顧千里記。

是冬、王伯申以先生所校淮南各條刻成、寄先生。

李申耆名兆洛、陽湖人。嘉慶九年甲子解元、十年乙丑進士、官鳳臺縣知縣、主講江陰暨陽書院二十年。生於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卒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年七十三歲。

宋于庭名翔鳳、嘗讀古書、不得則竊衣物易書、祖父夏楚之不能禁。精治小學、著書甚多。嘉慶五年

庚申舉人、泰州學正。咸豐九年己未重宴鹿鳴。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卒於咸豐十年庚申、年八十五歲。蘇州府志云八十七歲、誤。

汪容甫名中、江都人、附生。少孤貧力學、博聞強記、通知古今。生於乾隆九年甲子、五十九年甲寅十一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容舍、年五十一歲。子孟慈名喜孫、嘉慶十二年丁卯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

道光三年癸未、五十八歲。

先生與王伯申書曰、晚生顧千里敬啟曼卿先生大

人閣下。客冬得淮南續刊、伏稔起居康懋、福與時增、載深欣頌。且以謏聞仰獲附青雲而稱後世、忭頌之私、非筆所罄。唯大序奬飾踰分、當之滋恧、尚期刻勵、覬副垂賞於萬一也。先秦各書、想讀書雜志均有校本現在刊成若干種、除已見賜外、仍望授讀、曷勝幸甚。前承在此間惠分清俸、愧感交并、兼悵舟次匆匆拜謁、未克將積年所蓄疑義、一一叩請發蒙。昨檢行篋舊稿、謹錄文一篇、呈求誨正、務希直筆指南、是所翹盼。其餘尚有雜著小文、未經楷寫、改日統擬續上也。肅此、謹請台安、不盡。顧千里頓首再拜。二月一日

上啟。

梧溪集蔣西圃手校本、先生覆校跋云、據陳敏政後序、知此集初刊於洪武、繼補於景泰。迨明季而景泰板已模糊斷爛、且不可得矣。汲古閣藏本用景泰板塡補完全、今在小讀書堆借來校正、十獲八九、惜無從購洪武印本訂正之耳。元和顧千里記。又跋於卷三後曰、此卷脫誤極多、依汲古藏本補正如右。千里校并記。卷四後又跋曰、右依汲古閣藏景泰板校正、庶幾善本矣。以翁殆所然於道山耳。顧千里記。以上三跋

雖無年月、必在嘉慶丙子冬。

至是年、鮑淥飲子志祖重刊梧溪集

成、屬先生覆校。先生因序之曰、元王逢元吉梧溪詩集七卷、前六卷元吉未殁已梓行、末一卷其子掖所刊、皆在洪武時迨正統間。板有缺壞、南康守陳敏政修補、見於景泰七年敏政後序。又下至明季、則傳者絶少。觀錢曾敏求記云、於劍映齋藏書中購得前二卷、是洪武年間刊本、如獲拱璧、恨無從補録其全。越十餘年、復於梁溪顧修遠家借得後五卷鈔本、亟命侍史傳寫成完書、可以知其罕遘矣。長塘鮑緑飲②丈雅意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俾廣流布。乾隆末欲見屬勘訂、適汲古閣所藏景泰刻本歸余從兄之小讀書

堆、爰敬諾之。彼此卒卒、近逾廿年、未及施功、而鮑丈作道山遊矣。嘉慶丙子、令子志祖以遺言復謀於余、冬杪持鈔本來、余不敢不力、借刻本細校一過。鈔者蔣西圃氏、名繼軾、在雍正丙午、亦出景泰板。然遇有模糊斷爛、皆脱去、或譌謬、爲之一一補正、不啻數萬餘字、乃始釐然可讀。惟第七卷板心舛錯、失去第四葉、參驗澄王家鈔本、亦未嘗有、蓋非獲洪武印本末由補全也。校畢還之。又閱七年、方告刊成、兼屬覆校。余既歎鮑丈拳拳闡幽、靡間生死、又嘉志祖之克成先志、且感此書久晦於世、昔人搜訪維艱、今此辛勤

僅就、誼書以爲之序。幸將來覽者毋因後此易得而轉致忽視善本云爾。其原吉③與詩、世固多知之、不待綴。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三月既望、元和顧千里書於楓江僦舍。王大隆案：此序據鮑刻梧溪集錄入、思適齋集中失收。詒琛案：鄧氏寒瘦山房書目云、梧溪集、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此其祖本也。千里校勘與跋、班班可見、淡飲用緑筆、開亦用硃校處甚多。其別一硃筆、在鮑顧前、則蔣西圃手校。自雍正迄道光凡經三校、又皆校讐名家、豈因有刊本、遂得魚而忘筌耶。

先生仍在洪賓華家、校刻説文繫傳。此書詒琛未見、不知刻成否。

又爲汪孟慈校刻其尊人容甫所撰廣陵通典、并序之。容甫述學亦是先生爲孟慈校刻、其刻書書札因無年月、故未著錄。

秦敦夫在都中得唐趙元一奉天錄一冊於龍樊堂、云出自徐星伯家、屬先生爲之校刻、因撰序文。

先生跋孫潛夫手校張鼎思本史通於卷七後曰、曲筆、鑒識二篇、並無錯簡。馮氏閱本萬曆所刻皆誤、而何氏跋語尚失之。顧黃門云校定書籍、亦胡容易、洵然。道光癸未觀於揚州洪氏之績學拜記。六月一日、思適居士顧千里。寒瘦山房書目云、澗薲先見沈寶硯臨錫已舊評何義門校本、至道光癸未得見何氏原本、計其時已老矣。又云、此書初閱於乾隆辛丑、重閱於嘉慶甲子、見何校則在道光癸未、先後四十三年。又云、眞以校讐爲性命者、先輩不可及也。

柯溪居士未詳何人。得夏竦集古文韻鈔本、首有紹興乙

丑齊安郡守晉陵許端夫序。以其與乾隆間歙人汪啟淑刻本夐乎不同、屬先生審定、因題之。

暘月、程稟初姻孟出示宋嚴州小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屬先生審定、爰題而歸之。

歲杪、黃蕘圃以小山氏手鈔本絳雲樓書目一卷屬先生補其空行、俾為完本、蕘圃跋之。是時黃顧已絕交、補空行當在前、至今年始跋之耳。小山名煌、何義門之弟、行二、故又稱仲老。

道光四年甲申、五十九歲。

先生與王伯申書曰、曼卿先生大人閣下。獻歲由南雅學士付下手書、伏稔侍奉多福。簡轉春官、深為忭

慶。並承賜問賤體、曷勝銘荷。前呈荀子各條、係就舊時管窺、命人病中錄出、大抵淺近、恐無所當。若得老大人採擇、附補遺以傳、榮且不朽、先此囑悃爲禱。去冬寄到惠頒經義述聞叁拾貳冊、闡發淵源、懸之國門、洞究聲音文字之原、用袪自古相沿之蔽、使凡後學既奉寶書、曉然指南、不獨得所遵循、一身私幸。雖委頓之餘、自力不前、轉形悵惘。惟教誨殷勤、始終不棄、倍增感激也。累月以來、末疾殊劇、右手恐廢、有羈仰答、彌懷惶悚、但祈原宥。肅此敬賀、並以申謝、順請崇安、餘容少閑續布。統望垂鑒、不盡。晚生顧千里頓

首、正月廿七日。

二月、過夏玉甫胥門寓樓、出示唐殘碑、跋之。

春仲、從藝芸書舍借宋刊本爾雅、細勘一過、知其佳處洵非以後諸刻所能及也。思適居士顧千里記。巽日嘗并單疏再勘、三月朔又記。

元本蒼崖先生金石例十卷、附鈔本附録一卷。先生跋曰、甲申之春、有堂篤贈、粗讀一過、以意改正數處、并畫其條段、然無他本爲證也。思適居士。

西園者、吳山尊退歸、終作寓公於邗江之所也。費崑來佐山尊筆墨、山尊卒後二年、作西園感舊圖。先生

序之。

前歲張古餘留一鈔本宋名臣碑傳琬琰集於揚州。

三月，先生攜回，借他本勘對而跋之。先生或在正二月間到揚。

夏，先生重至白下，由夏徂秋，三過冶城山館，見孫淵如兩少君，大者僅十七歲。案，淵如庶出之子，字子明，爲石琢堂壻，未知即此子否。

先生問及漢石經尚書殘字宋拓本，殊惚恍不自了了，但云今已無此而已。先生感歎，涕泗交橫。越月，陳雪峯屬跋其所刻漢熹平石經殘字。陳君亦與淵如相識者也。

立夏後三日，以明鈔本程氏演繁露校宋本，跋曰，此

書新有刻本、極其紕繆、舊鈔又苦多魯魚。長洲汪閬源告我云家藏宋槧、並許借勘。惟惜祇存前十卷、尚少其半耳。又曰、馮鈍吟於此書多所掊擊、其言雖或過當、然程氏泛博而不精確、其可議亦自有以致之也。一雲散人記。殷泉案、右跋見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六、宋本十卷、向於玄妙觀中。得殘墨印白紙本、有汪氏及汲古閣宋本甲諸印記。後六卷黃紙、同版濃墨。初印本配全、無毛氏印、而有高氏妙賞樓諸印、當係藝芸主人所合者。復屬思適跋之。其跋惜未錄出。亡友許君斧廷借去未還。暴病殁、爲其家人售去、微聞轉歸宗耿吾先生。而余所存之後六卷、亦早不知去向。天壤間又弱一宋本、爲可慨也。庚午十月十六日雨窗記。詒琛按、殷泉係余友王君蔭嘉、名大森、浙江秀水人、爲王君欣甫名大隆之兄。曾得殷王廷政天德二年鑄天德重寶當百泉、因自號殷泉云。

六月、張古餘與古樓藏書舊鈔本周益文忠公文集出以見示、因爲考覈而跋之。

六月、張古餘於敝簏得先生摘鈔朱子語類、名遯翁苦口一冊、付梓。古餘序云不知誰氏所錄、蓋已忘先生所鈔矣。是書山西有重刻本。余友陽城田君玉汝寄贈一冊。

九月、同邑蔡立青校正蔡氏月令、以手稿授弟子程賡堂。立青下世、賡堂屬江鐵君寫定、將用刊行、先生爲之序。

先生與王伯申書曰、敬啟者、前承復示、藉稔起居、遣符慰頌。並荷垂詢宋本荀子、此書敝地收藏家曾見

兩部、一呂夏卿本、盧校所據、曾爲人校過。一錢佃本、即王厚齋所謂監本。未及借得容俟歲内返里時代爲蹤跡、當校出一通奉上也。頃吳有堂兄屬以釋名呈正其説、單用本書比例爲準、未識尚爲有當否。若能不棄賜序、造就末學非淺矣。統此、布請曼卿先生大人台安。晚生顧千里頓首、九月廿四日啟。

跋秦敦夫藏張燕公集。

孫襲伯同吳江郭祥伯取彭甘亭未刻稿定爲遺集、詩文各一卷、并前纂輯詩文集合成全集、屬先生江寧付雕、且爲之序。

先生屢游揚州，是年冬又至揚州，與陳穆堂嘗數晨夕，獲見所注逸周書二十二卷。

題陳小雲委晼樓憶語。

跋徐俟齋與楊潛夫札子。

吳有堂名志忠，别號妙道人，長洲人。有堂曾祖名銓，字容齋，爲吉安太守，罷官歸，築遂初園於木瀆，插架萬卷，皆祕笈也。孫泰來，字企晉，號竹嶼，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内閣中書。企晉從弟元潤，字澤均，號蘭汀，官衛輝知縣。均喜收藏古書，吳下藏書世澤之永，莫吳氏若也。其藏書處曰璜川書屋，樂

意軒、香雨齋。

陳雪峯名宗彝，字仲虎，別號小倉山農，江寧人，爲張古餘門生。搨省城井闌九，加以茅山梁井、溧陽唐井，作長卷，自署井天翁。先生有跋。震澤張崇父有答陳雪峯議家廟書。

蔡立青名雲，原名靖，元和人，嘉慶九年甲子優貢生，工制義。

程賡堂名嶺梅，吳縣人。嘉慶二十四年己卯舉人。

江鐵君名沅，字子蘭，艮庭孫。精說文，其篆書自名一家。卒年七十二歲。

陳穆堂名逢衡。

陳小雲名孟楷，字裴之，錢塘人，雲伯（文述）之子。

道光五年乙酉，六十歲。

夏日，梅伯言贈先生詩曰：吳郡顧千里，儒林得大師。病猶思誤字，醒亦好微詞。潦倒依書卷，崢嶸仗酒巵。最憐文選學，不解說難悲。（君校刻書數十種，皆有攷異，極精核。文選、韓非子，其二種也。）

八月，諸同人集華亭四兄（未詳何人）齋中，爲先生六十生辰置酒。（是時先生或在江寧，或在揚州。）

陳穆堂刻逸周書，告竟，屬先生撰序。

十二月、先生游上海、因段右白而識陳寄蟫、過其所居曰古甓齋。別後陳君書來請撰古磚錄序、其跋曰、

道光乙酉歲、滬上百甓齋主人示我、並屬點定一過。一雲散人顧千里記於邗江寓館。

道光六年丙戌、六十一歲。

在揚州、校刻姚鉉唐文粹、因徧搜唐集之存於今者、得李太白集而跋之。

先生跋文氏書札曰、近數十年賞鑒家尤重書札、予所見不少。如此冊彙自華氏、復得家云美（云美、顧苓之字也。有塔影園集。）爲之跋、洵屬上品、非尋常零星湊集者比也。道

光丙戌、元和顧千里觀於揚州新城之翠筠館并記。

先生跋王右丞文集曰、此宋麻沙刻王右丞詩文全集十卷。道光丙戌歲、從藝芸主人借出、影寫一部。復徧取他本勘其得失、雖宋刻亦有誤、而不似以後之妄改、寔爲第一也。遂題數語於帙端、餘文繁不具録。思適居士顧千里。詒讓案、黄蕘圃跋陶蘊輝從都中寄來而得之者也云云、則爲士禮居物、時在嘉慶癸酉以前。今先生跋從藝芸主人借出、蓋是時已爲汪氏所有矣。

春分前五日、二月初八日。爲謝佩禾作春草堂詩題詞。

孟夏上旬、作戈順卿填詞圖序。

秦敦夫姬人端木氏名守柔、字慈蘐、九月二十九日

疾終。先生撰墓誌銘。

冬、嚴小秋還自淮上、路由邗江、過先生寓齋、屬爲詞序。

嘉平初吉、題奉華亭四兄、即以爲壽、調寄詠春光。

題張樂燕賓圖絕句一首、所畫爲孫淵如在畢秋帆幕中事、時淵如卒已九年矣。

戈順卿名載、字孟博、小蓮子、欽旌孝子。以塡詞著名。

道光七年丁亥、六十二歲。

閏五月、作洞庭徐瀓坡孝行錄序。

六月之望，張古餘賦詩見寄，依體敬酬二首。

廣弘明集十卷，先生跋曰：明中葉以後刻書無不臆改，此吳中衍本，後印者有題名，初無。以梵夾勘之，乖錯極多。道光丁亥借平山堂藏家字號來粗正如右。又平津館收復印修版者已補音釋，而子目及分卷等皆無從追換矣。附記，備博覽者詳。七月廿八日千翁書。

七月，作張月霄愛日精廬書目序。

先生借得吳有堂家藏足本呂衡州文集，秦敦夫屬先生校刻，取常熟馮氏鈔本及舊、新兩書以下精擇，審定是非。於是年閏五月告成，因代敦夫作序，至九

月又自撰後序。

九月九日、陳雪峯攜張古餘所著吳勉學刻本資治通鑑刊誤、所錄有明嘉定嚴永思之補正、募貲合刻、請先生爲之序。刊誤先嚴重刻入高齋叢刻、板已燬。補正詒琛刻入峭帆樓叢書。因有文粹辨證之役、徧搜唐賢遺集、得明王濟之所刻孫可之文集、復從長洲汪氏借宋槧本勘正、而跋宋本曰、王震澤於正德丁丑刻孫可之集而自序之、謂獲內閣祕本、手錄以歸。毛子晉合習之、持正爲三唐人文者也。此宋槧、前在小讀書堆、今藏藝芸主人。丁亥夏閏、假來細勘正德本、知傳之多失、卷中絕無

賞鑑諸家圖記、或皆未見歟。凡取文粹所有若干條入辨證云。尚有二短跋、已刻集中。

十月、郭祥伯六十歲、名其菴曰老復丁、畫圖索題、先生作序。

嘉平月、屠孟昭之母楊太淑人七十、先生作壽序。

道光八年戊子、六十三歲。

立春日、立春在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辛卯丑正一刻四分、此有誤。毛叔美以紅豆書樓圖屬篆冊首、復系絕句一首。

孟陬月八日、跋藝芸書舍藏宋本王摩詰集。大隆案、思適齋集卷十五王摩詰集跋題下注、丁亥。今查楊氏楹書偶錄作道光戊子、年六十三。文字與集刻稍有異同、



未多數十字。

二月、代汪閬源撰重刻宋本雜峯普濟方序。五月、先生自撰一序。

三月二十四日、葉紉之約先生游虎邱。是日晨同步、取冶坊浜陸路、過普濟橋循塘、未至山遇雨、乃雇小舟入山浜、冒雨登山、尋訪石刻、興盡而返。解纜逮冶坊浜、雨益甚、達下津橋、紉之先歸、先生獨抵家、遂作游虎邱山記。

四月、先生同江秬香過葉紉之家、縱觀其所藏金石拓本。

十月十日、先生跋方彦聞所撰金石萃編補正四卷曰、昔錢竹汀少詹言宋以後碑好者頗少、惟引李南澗一人爲同志、即益都李文藻、今讀此二册、自唐以下、凡宋金元等各碑、一一手釋其文、纖悉無遺。我彦聞先生可謂眞知篤好矣、惜不起少詹見之。爲竹汀門生。

十一月二十四日、程芑堂安葬其孤、來請墓誌銘。冬、同里葉級之得李北海書任令則神道碑、與先生共讀而跋之。

某月日、戈小蓮安葬、其子順卿來請先生撰誌文。

毛叔美名慶善、吳江人。

江秬香名鳳彝、號盥道老人、錢塘人。得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於新甫山下、一時名人爲之援證史書、辨論字體、極爲詳盡。有得碑圖一册。

方彦聞名履籛、大興人、嘉慶二十三年戊寅舉人、福建永定縣知縣。

程芑堂名開豐、乾隆四十年乙未入元和學。

道光九年己丑、六十四歲。

孟陬月、作宋本荀子跋。

三月二十六日、飯於級之家。同至虎邱、剔檪礫、披苔蘚讀碑、至夕陽在山、取間道度望山橋、步田野中、達

下塘之方家橋與級之别。歸而作再游虎邱山記。

先生以吴有堂所校釋名作書寄與王伯申，且索爲序，事在甲申年。至本年六月，先生自撰略例，附刻書後。

先生從臾車秋舲、陳雲峯出貲刊刻輿地碑記目。九月，先生撰序録。

十月，撰金湘谿事略。

十月，爲秦敦夫撰詞學叢書序。

黄省齋收得鈔本長短經見示，先生取讀畫齋叢書本校之，作跋，又爲刻本作跋。

黄省齋請先生撰華仙元化畫像記，刻石置於祠。九月，省齋子國珍思就像椎拓，殊非虔敬，爰易刋於木。

龔定菴與先生書訂五年相見，先生報書云，敢不忍死以待。後定菴竟爽約。

王伯申名引之，高郵人，文肅公孫，懷祖子。嘉慶四年進士，廷試一甲第三人，累官禮部尚書，署工部尚書，薨於位，賜祭葬，予謚文簡。高郵王氏以經義教子孫，自文肅公至石臞、伯申，三世相承，而其緒益拓。論者謂本朝經術獨絕千古，而王氏一家之學，自長洲惠氏父子孫外鮮見其匹云。

道光十年庚寅，六十五歲。

汪閬源重刻宋景德官本賈公彦儀禮疏五十卷，屬先生撰後序。黄蕘圃卒後，士禮居藏書歸汪閬源。於是閬源又摹刻儀禮單疏、宋本孝經、劉氏詩説、郡齋讀書志諸書。

葉紉之得趙晉齋竹崦盦藏唐碑三種，先生爲跋之。

四月二十七日，同郡程養廬葬其元配陸宜人於虎邱西南，先生代撰墓誌銘。

再校孫志祖文選李注補正。

是年，先生手錄呂夏卿、錢佃荀子兩宋本異同，寄王石臞。石臞采入荀子雜志補。

閏四月二十七日、先生嬰類④中手足口舌、不由主張、自謂旦夕化去。六月二十二日、紉之走問、告以元林禪師碑、啟篋展觀、病眼昏花、僵卧枕上。翌晨、力爲跋之、以塞紉之之意。先生自此卧牀第不起。

道光十一年辛卯、六十六歲。

道光十二年壬辰、六十七歲。

道光十三年癸巳、六十八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六十九歲。

道光十五年乙未、七十歲。

二月十九日戊申、先生卒。龔定菴以爲先生甲午春死、誤。

八月十九日乙亥，先生配韓孺人卒，年七十歲。

先生有子四人，其一名鎬，餘殤。女四，鈕賓順、沈秉錕、程雲爍、張定海，其壻也。孫四，其一名瑞清，見前丁丑年。從李申耆游。

龔定菴夢顧千里有作，萬卷書生颯爽來，夢中喜極故人回。湖山曠劫三吴地，何日重生此霸才。故人有子尚饘粥，抱君等身大著作。劉向而後此大宗，豈同陳晁競目錄。

道光十七年丁酉，學使祁寯藻號淳父。訪說文繫傳於李申耆，申耆寓書河之，借得先生舊藏影宋鈔本及

汪閬源所藏宋槧殘本，屬申耆董紀其事，依寫開彫傳於世。申耆謂歙縣汪氏本訛漏不足憑。汪刻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吳縣徐子晉康云，唐人詩文集最多，吳門繆氏僅刻李太白集一家，享帚樓秦氏刻呂衡州、李翺等集。先生更覓得足本沈亞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浼許翰屏精寫，不加裝訂，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余曾訪澗翁文孫河之孝廉，曾一見之。今河之久歿，所居亦遭刼，書樣無可訪問矣。

先生於宋本禮記祭儀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周四

郊之虞庠也、先生以四郊之四當作西。中有或據芳傳所引、並欲改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亦作四郊、致爲鉅謬云云。蓋指孫怡谷志祖侍御讀書脞錄也。張氏考異備引其說。段茂堂因作禮記四郊疏證、申孫黜顧、凡數千言。先生復作學制備忘記以辨之、亦數千言。段氏有論學制備忘記一卷、刻入沈氏昭代叢書。兩君遂成水火。海寧陳簡莊鱣嘗策題一冊、曰段顧校讐編。茂堂有文九篇、載經韻樓集中、先生之文則爲徐紫珊刻集時所删。紫珊刻集、何以删去先生之文、豈亦申孫黜顧耶。墓誌銘言、先生與金門學使金門名鳳誥、萍鄉人、嘉慶十二年丁卯江南鄉

試正主考、非學使也。以言牴牾、集中有與劉金門宫保書云、頃奉面諭、二十五卷改回拙校一條、仰見弗吝訓示、載深感歎。但拙校實係確有所見、不得不罄陳於左右云云。今觀此書、雖未明言所謂廿五卷者是何書、而書中論唐大詔令之錯簡、今更正而創其誤承者三百數十字云云、疑卽所校全唐文也。

張石洲穆、平定人。閻潛邱年譜云、漢學師承記、聞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摯崑山門下。然若璩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歿後、遂背其師耶。石洲辨之、

并云、因廣韻所列姓氏四行後空白一行、下又記云、悉依元本、不敢增添一字。千里因從此空白之一行生波。又言千里天性輕薄、於總丱至交之李尚之、其殁也、乃造作文字、重相詆毁。何願船秋濤云、顧千里與段茂堂議禮齗爭一事、所論雖千里較勝、然千里素尊事茂堂、一旦投書痛加非詆、頗爲時論所駭、茂堂至引顏黃門之言以責之。千里故造作語言、誣潛邱以藉口、示己之所爲猶未至若是之甚云爾。

江建霞黄蕘圃年譜注云、所謂造作文字、重相詆毁者、聞尚之故後、千里輓以人有千算四字。又見百宋

一匱賦初印樣本有顧校字、今俱刻正矣。末有顧題云、蕘翁手寫有別趣、但此君不曉楷法、美哉猶有憾。醉中記。四十二字、二十二字、誤以爲四十二字。是亦輕詆之證。王大隆曰、澗蘋先生負才傲睨、盛氣淩人、與劉金門、段茂堂、黄蕘圃、李尚之始甚相投、終乃絶交、人所共知。余藏先生手校書數種、於經典釋文則斥臧庸堂爲不識一字之庸妄人。於文選李注補正則斥孫怡谷、一則曰陋而無識、再則曰癡人説夢。又有經韻樓刻戴東原集、亦先生批注、於茂堂校語及校勘記大點密叉、幾無完膚。雖不記年月、知其必絶交後所爲

也。他若吳山尊、嚴鐵橋亦均不合，時起齟齬。李申耆撰墓誌、言詞色嫗煦、恐非記實也。詒珠案、袁綬階手鈔錢竹汀所校唐石經考異、先生於嘉慶辛酉傳錄一部、書眉有臧庸堂、瞿木夫校語、今已印入涵芬樓秘笈。詩車攻章東有甫草、甫字錢氏臧氏均有考、先生批曰、竹汀先生所考是也。今石經具在、可覆而案、何得厚誣古人。唐石經月令舊闕一百九十四字、臧氏據朱子儀禮集傳集注補完、先生又批曰、天下之闕而不可復補者、石刻而已矣。洪承相隸釋續載石經殘字孰能補之耶。如月令不補、何損。竹汀先生豈未見朱子書耶、補之何益、徒失其眞、亦妄作之一端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海寧楊芸士就先生孫河之訪得先生文稿、亟爲編排卷帙、寫錄清本、仍以原稿歸諸河之。二十九年己酉初夏、上海徐紫珊以授梓人、

始事於閏四月、蕆工於十一月、凡十八卷。尚有許氏說文考異有待參訂、未能並刻。

思適齋文集序

吳縣 馮桂芬林一

國朝右文稽古、鴻儒碩學輩出相望、遂駕宋元明而上、而有開必先、實惟吾郡人爲多。顧氏亭林通博淹貫、一代儒宗、則郡之崑山人。嗣是以後、惠氏四世傳經、爲講漢學者之首。江氏艮庭專治六書、著尚書疏證、爲講小學者之首。近則李氏尚之、演天元一正負開方諸說、得數百年失傳之祕、爲講數學四元者之首。之數人者、雖學有精麤、說有詳略、後賢因端竟委、

尚益加尚、容能以後掩前、而創始之功必歸焉。元和顧澗蘋先生潛心經學、博覽羣書、自先秦以來九流百家之書、無所不讀。時朝廷開四庫館、徵海内遺書、以是古籍之出尤多。先生名既重海内、藏書家得異本必就先生相質。先生記識精力絶人、所見益廣、輒爲之博綜羣本異同、折衷一是、尤不肯輕改、務存其眞、遂以善校讎名。書經先生付刊者、藝林輒寶之、先後積三十餘種、校成未及刊者尚半。其多且勤如此、則又百餘年間未有之學、而創之先生、又於惠先生諸人後別開戸牖者也。先生讀書之日多、箸書之日

少、治經有家法而無所論箸、惟得力既深、且又微言大義往往見於所爲文、而文集未刋、學者憾之。文孫河之茂才輯錄得二十卷、將授梓人、問序於余。余之譾劣、何足以窺先生之深。而自幼識先生、且讀先生所校書、辦香鄉喆、意何能已、且嘉茂才之能承家學也。不辭而爲之序。

書思適齋集後

新陽張星鑑緯餘

思適齋集、顧千里先生著、其孫瑞清所編、上海徐某刻板行世。字蹟錯誤、不一而足、究其故無善校者相助、故所刻如此。按瑞清所編原書定爲二十卷、今爲

十八卷、删去六、七二卷。六卷中有學制備忘記、立學古義考、祭義四學解。七卷中有與段大令書三首。今删去與段君書一卷、存書下一卷、改爲第六、下字未去、謬甚。又删去再與吳山尊論唐文書、與陳仲魚論文選書、亦所不解。又天后宮碑一首、删其文而存其目、原編於碑跋中、有篆隸字樣未寫者、今竟空白。是書非瑞淸所編原本、其謬不可勝言。庚申咸豐十年。秋日、星鑑自蜀入都、瑞淸復以此書見贈、故記之。

思適齋集十八卷附手補鈔遺文四首、道光己酉刻本。

會稽李慈銘蓴客

右思適齋集十八卷、元和顧千里澗蘋撰。千里本名廣圻，以字行，嘉慶間諸生。其學精於考訂校讐，上自經史，下訖碑版稗官小說，無不研究，以盡古義。於禮學、字學尤所致意。詩詞皆膚率，備體而已。賦槪選學，亦僅面目。文以考訂傳，固一時絕學也。先生文孫考廉瑞淸輯錄爲二十卷，上海徐渭仁刋爲十八卷。蓋原編第六卷爲學制備忘記、立學古義考、祭義四代之學解三篇。第七卷爲答段懋堂書三首，標之曰書上，第八卷標曰書下。徐渭仁妄謂諸作已刻段氏經韻樓集中，故盡刪去。其實段集僅刻學制備忘記及

與段第二第三書也。渭仁既删去兩卷、而第六卷仍標以書下二字。又先生有與吴山尊兩書、今删去其第二書。第十五卷古刻叢鈔跋、第十六卷祀三公碑跋皆有空白、係篆文未及塡寫。第十七卷天后宫碑有題無文。可謂草率不檢之甚者矣。孝廉以揚文蓀靳不付校對、深以爲憾。先生之學以矜愼爲主、不敢據此失彼、輕斷是非、故頗不滿於金壇段氏、其爭端起於小學在國之西郊及四郊一事、蓋段學固博奥、頗喜立新義、盡翻古人、不及先生持詳矜重爾。會稽越縵學人識。

右文四首，以先生原稿本有，故爲録入。其祭義四代之學解及與段第一書，則無從考補矣。先生與段氏爭此事，爲議禮之一大端，而近儒無平其是非者，葢兩家義據皆堅，解紛非易也。段氏經韻樓集後二卷專爲此事往復論辯，其詆先生甚力，且牽及於先生之禮記考異、文選考異兩書。先生此四首中學制備忘之記，亦極訾段失，而此書之辭尤峻。余謂論學者求其是而已，無取忿爭。段氏著書宏深博辯，其集中之文亦皆考證卓絕，獨後二卷中訾警先生，惡譏毒罵，殊爲全書之累。要其斷斷不少置者，自以先生强

敵、不得不用全力以爭。先生綜覈羣書、實事求是、校勘之學尤號專門。並世高郵王氏父子通儒冠代、石渠先生尤精考校、而極推先生以爲獨絕、此非金壇一時之技所能掩也。是集皆平生自得之言、不逞意氣、故今錄此四首。於學制備忘之記及第二書中語氣失平者、稍從芟薙、而於第三書所汰尤多、幾及三之一。蓋先生此書已與段絕、不忍其橫詈之苦、故亦稱情以報。茲於枝辭側出、複沓詰問無當經義者、悉剗落之、其涉於考辨者、則一字不略。先生主於墨守注疏、以西學還之本經。段氏雖引據縱橫、駁辯四溢、

而王制西郊之不當作四、鄭之論周立四代之學、非在四郊、大戴禮之言五學亦本一處、以及王肅秦古違鄭之非、皆依據謹嚴、足爲定論。故阮氏學海堂經解中取段氏集、刻其諸辨論各書、於詆訶之文槩亦刊去。時先生之集未出、特録其周立學古義考一首、所以寓折衷也。先生此書後有附注與段數行、屬其刻集時附刻此書、勿添改删潤、以失本來、亦出一時憤激之辭、而段氏亦竟全載其書、以示其無足爲損、皆非君子讓善之義。竊依阮例、去厥浮文、泯反脣之相稽、存儒者之氣象。所慨先生令孫河之孝廉劬已

十餘載，聞有一子，久未得耗。曩言在耳，宿草久荒，補輯遺文，未由商訂，聊志良友惓惓之意，以冀復於九原耳。是集近歲徐氏已入之春暉堂叢書，倘有能更刻者，當持以相質。其餘二首，後或訪得，俟補完焉。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五月十日，慈銘識於京師保安寺街。

平定張誦風爲經制議論之學者，於經學甚疏，尤不解考據之事。其撰閻百詩年譜，因先生言嘗見顧亭林所刻廣韻初印本，閻氏列於受業之次，而閻氏著書不稱亭林爲師。痛斥此言之無稽，横詆先生天性

輕薄、於平生師事之段茂堂、一旦論學不合、痛加詆毀、無復弟子之禮。余謂先生所言必有據、且未嘗以段氏爲師。段氏集中與先生書及與黃紹武書、雖亦有師資受教之言、而未嘗執贄稱弟子。蓋段氏年輩已老、爲經學大師、久居吳門、先生以輩行尊之、相從論學、固事之所有、要非奉手受教在門下者也。張氏不知而妄言、無足深論。河之嘗爲余言之邑邑、故附記於此。慈銘又記。

今人侯官林惠常昌彝著三禮通釋、其第十二卷釋辟雍校序、亦申段駁顧、謂孔疏誤據王制經注誤本、

而顧氏過信之，不當以誣鄭也。其說甚長，中有取顧說而駁之者曰，廣圻云，若四郊之西郊、東郊皆有學，則東郊在大學東之東，而大學在中。鄭云或尚西，或尚東，無尚中之說也。竊謂周之大學，東膠在國中王宮之東，以王宮之東爲上東耳。至於國外四圍有學，何乖於大學尚東哉。聖人因時立制，斷不如此拘泥，況上西、上東乃注家之言，非經有明文也。廣圻又云，虞庠在國之西郊，與大學在郊互見發凡。一爲周制小學，一爲殷制大學，同在西郊，經文一言西，一不言西，故曰互見。竊謂凡發凡者，欲人知其例也。舉周制

小學所在、爲殷制大學所在、發凡可令人知其例乎。且殷之大學卽右學、在西郊者、作王制者何不云右學、虞庠皆在國之西郊爲徑直乎、而乃爲此不可解之發凡乎。廣圻又云、賈氏孔氏云、虞殷尚質貴西、夏周上文貴東。若四郊皆有學、則亦西亦東、非文非質、未之前聞。竊謂虞殷尚質而貴西、夏周上文而貴東、孔氏或有所本。然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然則安見虞殷必皆質、夏周必皆文哉。鄭之分別上西、上東者、以地勢西高東下、故云上庠在西、下庠在東。王者南面、

西爲右、東爲左、故云右學在西、左學在東。若東序西序東膠、本有東西字、故其分別如此也。廣圻又云、此經之上文祀先賢於西學、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此非周立小學在西郊之明證耶。竊謂祀先賢於西學、正與保傅篇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相符合。西學者四郊學之一、而祀先賢必於此、故謂之西學。而注云西學周小學也、明其爲小學在西郊者也、別辭也。若下文天子設四學、注則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明其爲周之小學在四郊、故稱四學也、都辭也。慈銘案、林氏所駁多意必之辭。鄭注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一節、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明指經文分別四代學名而言、安得謂經無明文。虞庠在國之西郊一句、緊接養庶老於虞庠下、安得横加右學二字乎。十一日慈銘又記。

庚申八月初二日、元和顧河之孝廉瑞清館吳縣潘侍郎家、介武進呂定子編修耀斗來訪、一見即投分甚摯。初七日、通州師敗、都人洶洶。初八日、車駕東狩。初九日、都城内外盡閉、朝官富民相率遠遁。河之復來、抵掌談禦變略、痛憤叱咤、盡日始去。初十日日晡

復至、告郎曰將南返、省親於洞庭山。蓋君家蘇之閶門、有老母妻子、遭亂無耗。其戚有居洞庭山者、故間道往尋其母。因言家故貧、惟有書數萬卷、皆其祖潤頖先生所藏善本、多有手校手寫者祕籍、及宋元槧亦不下百餘種。先生嘗爲鄱陽胡氏校刻通鑑及文選、文選尤最所致意、其考異一書皆出先生、故家有藏稿。又有初印紅字通鑑、眞希世之寶也。今地爲徐中丞所焚、又被寇掠、所藏殆不可問、言之哽咽、予亦不覺頓足歎惜。又言是集皆其掇拾而成、手寫爲二十卷。楊文蓀芸士者曾與先生交、老居吳中、負時名、

而以諸侯上客自矜、鄙瑣特甚。有書賈攜是集示之、遂錄副本、屬上海徐渭仁刻之。河之慮其轉寫譌脫、屢詣楊請付校對、不許、洎刻成乃止十八卷、又有空白未填者。詳見後跋。至咸豐甲寅、劉麗川亂海上、徐以通賊繫獄死、此集板遂散失。孝廉家藏亦尠矣。此乃潘季玉舊購者也、因屬予識之如此。愁銘。許琛案、思適齋集近年吾友吳縣江君杏溪用徐氏春暉堂叢書本木活字排印、惜未校正其謬誤、增補其刪文、以成善本也。

徐紫珊吳中大猾、頗嗜名好文學、其刻此集則由楊芸士慫恿、校勘疏略、前跋已略言之。此記與卷首楊序皆未嘗及河之守遺編輯之功、楊又攘以自伐。河

之爲予言，抱守勿失，子孫責也。顧以此事歸宅人，則子孫不肖，將無以視息天壤矣。予謂君所學所行如此，他日當更昌大其世業，如惠氏比者，鄭小同不足多也，何用此介介爲。河之笑而止。越綬又記。

河之少承祖訓，又從申耆先生游，故其學極有原本。處貧守約，掇拾遺書，生長吳閶，不識冶游事，爲人渟樸諳言，衣冠古拙，類有道者。予居京城河之館，故太傅滿文滿公家，介毘陵呂定子編修來訪，時年四十四矣。與予相識未及十日，來訪者五次，來輒論學，盡晷不去。臨行出藏書數種爲别，可感也已。庚申長至

日又書。

贈顧河之序

張星鑑

咸豐壬子、顧君河之應江南鄉試、見其文者咸謂絕倫。及榜發、君果中式。其友人張星鑑爲文以賀之曰、國家沿明制、以制藝取士、使聖經賢傳家喻戶曉、意在尊經也。而世之銳意進取者日從事於兔園冊子、無論其術之不足爲世重、抑且昧於國家取士之意矣。是說也、余每與河之論之。夫文者載道之器、非肆力於傳箋注疏者不能。乾隆丙午、大興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所取之士則有阮文達、孫伯淵、李許齋諸人。

既主己未會試、登進士者則有王伯申、郝蘭皋之小學、張皋文、陳恭甫之經學、許周生之算學、吳山尊之詞章。論者謂是科得人最盛、雖鴻博科開未能過也。而當世每謂科名不足以見人才、覺篤論哉。君千里先生文孫、世傳訓詁。曩者以經學受知於壽陽祁公、今經藝易用虞氏、詩主毛傳。至以制彼裳衣謂即袞衣繡裳、勿士行枚言周公密勿從事、行微不怠。此說得之於陳先生碩甫、宜乎文之咸謂絕倫也。東吳顧氏自陳黃門侍郎著篇韻、其學傳而爲陸元朗、遂有經典釋文之作。東南經學之盛、自君家開之。千里先

生爲黃門三十五世孫、遊江氏之門、傳惠徵君遺學。然先生年三十三十一歲始入學、今沿墓誌銘之誤。始獲一衿、嘉慶丁卯鄉試主司劉金門侍郎欲得先生而未果、竟以諸生老。甚矣、功名之不予其身而予其後也。

與顧河之孝廉書　李慈銘

河之尊兄有道足下。昔秋訂契、披鬲見心、婁辱枉存、備窺旨趣。旅中得此、私幸實深。祗以爾時國事倉黃、復嬰末疾、蓄疑未罄、發論莫窮、酬答之閒、每形淡漠。會促別遽、能不耿然、慊輿發日沈惙在牀、不獲走送、伏几側牘、藉申契悰。書甫及門、淸塵已遠。南望孿涕、

神奪魂馳。嗣聞開行抵滬，遭罹大憂，以兄純孝，定知骨立。叨附登堂，得信悲泣，遠隔海外，生芻缺然。念足下雖歉視含之文，猶申負土之志，貧者竭力，足以仰慰。日月易逝，寒暑忽周，思子爲勞，何時忘弭？比維伏日蒸霖，海上煩熱，動靜多預，亮無虧攝。弟客況愈瘁，家耗罕通，銅臭一官，尚未到部，選期復阻，竟同棄疣。然以猶廢之餘，轉得留神經史，稍事學問。自悔少時頹惰失業，惟知雕鏤月露，綴合蟲魚，溺志殫精，以爲能事。八九年來，麤知自返，而經義充塞，莫知所從，乃先事乙部，涉獵殆徧，鉤稽未能。復恥近世文章日衰，

罔識塗軌、沿襲譌體、幾類盲聾、蒿目疾心、冀振其弊。性既好吟、時成篇什、鄉里傳播、謬竊時名、以致功課紛雜、愛博不專。比來京師、所見學士大夫荒陋尤甚、益痛世運陵遲、斯文墜地。愈不自揆、欲以區區一簣、障塞橫流。前修邈然、無從取質、日下儒素、惟壽陽常熟兩相國、學有本原、足稱碩果。顧勢分隔絕、既恥自通。它若何刑部秋濤、沈兵部鎬、見其著述、頗具師承、以一時言、庶幾淹貫。素乏投分、亦未造質。貴邑有張秀才星鑑者、傭書都中、專意漢學、近與之往復、亦一時之儁也。兄樸實沈潛、達有門緒、所願力負尚志、繼

述祖庭，扶絶學於已衰，纂遺書之未竟，不以亂雜輟業，世務經心。將見思適齋後更成鉅集，與惠氏祖孫父子並盛，本朝彌所勖耳。抑更有進者，説經之家，昭代爲盛，乾嘉之際，碩儒輩興，間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至劉申甫、臧在東、陳碩甫諸先生出，拾遺補闕，其學愈密，而尊奉西京，藉薄東漢，頗詆康成，以信其説。故孫伯淵氏謂近來學者好攻鄭氏，其患不細。蓋孫氏同時若程易田氏、焦里堂氏皆喜與鄭爲難，而段茂堂承其師傳之説，亦有違言。卒之姚姬傳、陳碩士輩，借端排毁，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澌滅殆盡，好高

之過、其弊至此。弟嘗謂鄭氏徧註六經數百萬言、既繁且博、自難並絕小疵。又時習讖緯、朝廷所尊、狃於聞見、間一援引、以曉愚蒙、不得爲過。著述既多、門徒益盛、復不免假託師說、雜糅其間。故或先後不同、從違不一。後儒挾私尋釁、譬於江河之大、求泥沙之微、固無有不得者也。莊珍藝有言、漢學之存於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弟嘗心佩、以爲名言。至如孫氏之註書、酷信緯學。劉氏之說春秋、尊之公羊、力申黜周王魯三統之義、謂夫子借以行天子事。莊氏謂夏小正即連山易、改其名爲夏時明堂

陰陽經。此皆意過其通，驚世駭俗，反爲宋學助之攻矣。管見所及，就正於兄，幸教益之。承近依薛中丞幕，脯飩所供，麤足自給。潘玉詮觀察亮時相見，望致殷勤，爲國珍重。今冬來春，或由津門航海南返，便道經滬，當謀暫集。北風儻順，載望瓊瑤，諸惟盛夏自愛，書不盡言。

辛未八月

錢氏刻於

顧千里先生年譜卷下終

校記

①「濡」下當有「以」字，見《思適齋集》卷一五《宋本淮南鴻烈解跋》。

②鮑緑飲：當作「鮑渌飲」。

③原吉：當作「元吉」，見本條上文。

④類：疑作「纇」。

⑤承相：當作「丞相」。

顧千里先生年譜跋

目錄之學爲讀書之津梁，而校讎之學又書籍之藥石。以我國書籍有數千年悠久之歷史，則校讎之學尚矣。此學蓋發源於炎漢劉氏父子，時當秦火之餘，書籍大壞，董理排比，亦勢使之然。及至清代，承宋元明刻書日盛之後，字句之荒亂譌奪亦愈甚。故當乾嘉之際，樸學諸儒蓋無不通知此學者，而元和顧千里先生尤爲卓絕。先生學問淵博，辨證精審，雖與黄蕘圃輩並稱於時，而實非其倫也。顧其著作除上海徐氏所刻思適齋集及今所流傳之校勘諸書外，散佚者尚不少。卽其行事，

後人更未有爲撰有統系之記載。非特於校讎之功隱而不彰、且無由知其爲學之次第。此則余每對靈鶼閣之蕘圃年譜、而未嘗不爲先生致憾於後之學者也。近日人神田喜一郎撰有先生年譜、謬誤遺漏仍多。余友海寧陳君乃乾欲爲補苴、亦遲遲未果。崑山趙君學南爰重有編輯、搴以視余。披讀一過、頓彌宿憾。會余有彙印小種叢書之意、乃即以此先之。趙君此作、凡所採詩文及題跋等已見本集者不錄、無年月可考者不錄。秀水王君欣夫大隆、吳縣潘君聖一利達均助搜採、考訂確實、字字均有來歷。此則余以信趙君等、而可信是書

者也。陳君曾有先生舊書題識之輯，必有爲是書所遺者，異日編成，當請儷以行焉。庚午端午節，金山姚光識於滬上寓次。

武進李先生年譜

清・蔣彤 編撰

李文澤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民國二年刊本

《武進李先生年譜》三卷、附一卷，清蔣彤編撰。民國二年刊《嘉業堂叢書》本。

李兆洛（一七六九—一八四一），字紳琦，更字申耆，號養一，清江蘇陽湖人。嘉慶九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次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修。散館，出爲安徽鳳臺知縣，兼署理壽州事。十九年丁憂卸事，遂不復仕，應聘主講懷遠真儒書院、敬敷書院，又主持江陰暨陽書院二十年，以校勘遺文、開引後進爲務。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卒，年七十三。李兆洛擅長駢體、古文，精地理之學，撰有《歷朝輿地圖》、《輿地韻編》、《鳳臺縣志》，有《文集》五十卷、《詩集》四卷、《暨陽答問》四卷，並編選《皇朝文典》七十卷、《駢體文鈔》三十一卷等。

《武進李先生年譜》又名《李申耆年譜》，清蔣彤編撰。彤字丹稜，陽湖人，爲李氏及門弟子。李兆洛殂殁之當年，蔣彤即仿《二十家年譜》之例編成年譜。此譜紀事不注出處，多載録原文集序跋語。譜後另編有《小德録》一卷，記載零星小事，「使譜主之言行略具，學者讀其書即可以知其人」（劉承幹跋語）。

此譜曾經多次刊刻，其初有清道光二十一年洗心玩易室刊本，清光緒十三年嘉興金吳瀾刊本，繼後又有《嘉業堂叢書》本、劉師培編《歷代名人年譜大成》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年譜集成》本等。另有傅增湘編《李申耆年譜》一卷，亦可參考。

李夫子年譜稿成祭告文

維道光二十有一年七月八日、吾夫子示疾於三河里第。弟子蔣彤懼其德業不克詳於來世也、謹綜其生平、遞年隸事、縱闕漏而不敢有誣、蓋三更其稿而後克成。謹以清酌庶羞、卽九月二十有四日夫子降生之辰、告於夫子之靈曰、孔門分四科、各就其性而宗不離。自孟荀氏沒、莫得七十子之墜緒、各矜其得而道以支。盍仰觀俯察、太虛無爲、形色咸備、道之全體蓋如斯。乃思塞習錮、不致不兼、已歷百千載於茲。我夫子英質天挺、俗師友不能囿、博綜獨悟、恨不親炙於洙泗之宏規。夫子之名、四海共仰。夫子之文章政事、學士咸服。夫子之行

誼、友朋相稱頌。夫子之心、終莫可得而知。雖磊磊大節、十具七八、而心之精微、豈小子陋劣之所能追。登諸史、孰爲馬班之鴻筆。表諸墓、孰爲柳歐之瑰辭。嗚呼、宏業不朽、盛德不滅、其道自足、俟百世而不疑。夫子之靈、尚其鑒之。

譜例

年譜之作，始自宋賢，唐人如韓杜之有年譜，皆後人據遺文追述之。謹即所見，其義例有可倣傚者，列之左方焉。

幼年無事，則幷甲子闕而不書。先生若干歲下，即連書是年之事。每事必別行，以醒閱者之目。三者並用莊起儔黄漳浦年譜例也。

年譜中夾敍同時人之出處始末，則本事之經緯愈明，用秦小峴淮海先生年譜例也。

書子生而不及女，并不及兒女嫁娶事，用孫岱震川先生年譜例也。

譜中涉他人事，間用雙注以究始末，用呂培洪北江先生年譜例也。

書甲子外，即首標在某處爲某官爲綱領，用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例也。

前後有相證明者，則加案字，亦用王宗稷例也。

爵尊者稱公，其次稱其官，同輩人直書其字，亦用王宗稷例也。

間入時事，以著源委，用錢牧齋重訂少陵年譜例也。

有後年之事淩入前年者，如此則文直而事完，用方孩未先生自敘年譜例也。

文字有要緊者則全錄，用龜山先生年譜例也。

書登第時事，用甌北年譜例也。

書同時當道官階出處，用鄒忠公年譜例也。并有書其卒者，用張師載陸子年譜例也。

書子姓科第仕宦，用精華録漁洋山人年譜例也。

書月數不書日數，日數用支干，用秀野堂昌黎年譜例也。

所著書必具詳其源委，用朱子年譜例也。

年月有不可臆斷者，加蓋字以傳疑，用黄當山谷年譜例也。

時事之鉅大者，備著曲折，用方望溪湯文正年譜例也。

間及交遊朋燕之事，用嚴榮王蘭泉年譜例也。

酬應詩篇、有故則錄其目、用施愚山先生年譜例也。

武進李先生年譜卷一

嘉業堂叢書

陽湖弟子蔣彤編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生。先生諱兆洛、字紳琦、更字申耆、號養一、學者稱養一先生。系出熙河王氏、本匡姓、避趙太祖諱改爲王。世居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之夾山。前明萬歷時、六世祖諱本成者幼孤播遷、育於輞川李氏、遂冒李姓。生應楨。應楨生孟智。孟智始定居縣東北大寧鄉三河口。雍正二年、析武進置陽湖、遂爲陽湖人。生文騏。文騏生衍會、實先生之祖考也。考諱徵蘭、字薇亭、縣學生、誥封奉直大夫。先生試入武進學、故係以武進焉。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年五歲。始從宜興路思元先生受四子書，與兄康齡同几硯。思元名撰，居奉直公嘗從受業。嘉慶庚申、辛酉科江浙舉首爲崔暄、崔錫華，皆思元門下士。先生又以甲子爲江南解元，時稱盛事云。康齡字五礽，人稱五礽先生。

四十年乙未，先生年七歲。病不能受業，聽兄五礽讀戴記，即能背誦。既長，乃補讀喪服諸篇。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年十有三。從學於外祖奚蕉峰先生。蕉峰諱賓，字曰朝，先生爲刊蕉峰制義者也。陽湖歲貢生，篤學，爲時名師。愛先生英敏，常令寢其趾。晨昏與講論焉。賓弟寅，以進士官衡山縣，有治聲。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年十有五。從學於黄耑孩先生。先生英敏絶特，每制一藝，稍不當父師意，則更爲之。或一題成五六篇，不終日而就。好讀司馬文正資治通鑑及馬端臨文獻通考，不期年貫澈首尾，其節目要處皆能成誦。後常舉以訓門弟子曰：讀書有至簡要至闊大一法，通鑑以知人，通考以博物，一經一緯，稍有才分，何患不一日千里。耑孩名向榮，以舉人爲銅陵縣學訓導。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年十有六。從學於高蘿簪先生。赴邑試，適與李鹿耔慶來連几坐，各詢姓名，遂定交。時鹿耔長先生一歲，已有工書名，朋輩中相引重矣。旋

與鹿耔弟心陔復來，紹仔述來交，並誼同手足，始終不渝。蘿簪名荃，字芳余，戊申舉人，含山縣學訓導。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年十有八。從學於呂雲莊先生。雲莊名嶽，自廩貢生。　是歲，奚太宜人卒。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年二十有一。肄業龍城書院，主講者爲餘姚盧學士文弨，學者稱爲抱經先生者也。所鋟刻載籍爲當代最，以梓人自隨。在龍城時，臧在東鏞堂、顧子明文炳，頗任校讎役。講訓詁學，先生意殊不屑，學士深器異之。

是歲，奚太宜人服闋，娶宜興路宜人。兄五初娶江陰趙孺人，未彌月而五初從從舅企廉赴京師。蓋五初

以屢挫小試、計入國子監試順天也。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年二十有二。補武進學生、縣試第三、府試及學院試皆第一。冬、兄五初旋里省侍。是年始與江陰祝子常百十定交、與書云、足下立身行己、抗心古人、所處有斷限、不自容其非、亦不肯容人非。所著作皆俊傑廉悍、作作出芒欲、未見深於情而不靡如足下者也。人生何必時俗喜、何必鬼神憐、但得一二快處、傾瀉肝膈、發攄瓌奇、亦足豪耳。又云、諸葛武侯誡甥書曰、志當存高遠、棄凝滯、忍屈伸、去細碎、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倘亦吾儕座右銘乎。子常孝於親而家貧、幾於無日不通問、與札必詢朝夕如

何、有所籌借無不罄誠。又慮其憂傷挫志、書古人數事以廣之曰、左伯桃、羊角哀同入楚、道乏糧、度不俱生、幷衣食於哀而桃餓死。戸文子叔、愆子、其思革子同入吳、道乏糧、度不俱生、幷衣糧於革子、而二子凍死。范式謂河道張邵曰、後二年當拜尊親。至期邵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是日果至。卓恕從建康會稽辭諸葛恪、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不飲食以須、皆曰相去千里、豈得如期。俄恕至。養一子曰、若左伯桃、戸文子叔、愆子、范式、卓恕可謂難矣。雖然、吾尤賢羊角哀、革子、張邵、諸葛恪也。其與人也摯、故死之趨之者若不及。其自審也則、至於

人爲之死，而安然受之，而不以爲疑。向使袁不遇桃、華子不遇二子，則冥歿而死誰惜。式與恕不踐其言，其於一時之義何害，而使邵、恪之意不彰，且使不信不果得有所藉口，其爲世道人心患，尤非淺鮮也。嗚呼，若桃式諸子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年二十有三。科試優等第一，補廩膳生員。自是歲科試連拔第一，闈中藝日起。先生文若夙搆，不假點竄，楷法尤敏妙，每二藝一詩，竟尚早出，別紙繕錄完好。出場有求觀者，取授之，朋輩中咸歎其神速爲不可及云。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年二十有四。兄五初仍就試京師，

時先生比年授徒家塾，奉直公固篤於風誼，凡親故子弟之孤寒者皆留而誅於家，負笈外來者亦不拒，堂室恆滿。賓至則宿，從容談說，登其堂者咸歎且羨。而先生力學，特爲勤苦，披吟更深，兩眼昏澀，則以冷水沃面復讀。時時害目，用醫者說飲猪膽汁則愈。其物至寒苦亦不避。晨必起早，弟子輩有晏起者亦不驚呼，令冷水噴其面以醒之。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年二十有五。校讀趙一清水經注釋，校讀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校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皆購善本，硃書小楷，校錄絕精美。先生自幼年即留意地輿之學，凡史部有涉地理者無不備致，尤

得力於顧氏書。是書未有刊本，手自繕錄，又命鈔胥別錄副本。

自壬子議輯郡志，先生多所采訪，送入志館。尋以屬邑議不合，功將半而輟，而盧學士亦去。今盧志稿猶存强半，藝文，先生以爲無裨實用。迨道光己亥，郡志議復起，其體例多所更定云。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年二十有六。盧學士之金陵，道毘陵，歿於龍城書院，先生侍屬纊焉。弔客甚衆，時或諱語，先生終日坐喪次，神色慘穆，無一言。

六十年乙卯，先生年二十有七。大母周宜人卒。兄五初順天試事畢，遂出都。奉直公以居憂頓委蘮，故促歸

爲持家計、俾先生得專意問學。

仁宗睿皇帝嘉慶元年丙辰、先生年二十有八。撰歷代略句四言、始秦終明、以三千餘言括之、節目燦然、辭致雅逸、而斷制鑿鑿。雖曰便蒙、實奇製也。

二年丁巳、先生年二十有九。時白蓮教匪蔓延湖南北、太行山左右數省、先生以匪徒之盛、總由惑於富貴死生之邪說、作正人心論。

張皋文先生惠言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絶、元之末而規矩隳、窔窔不闢、門戶卒迷。其弟翰風先生琦乃校録唐宋詞曰詞選、刻之於歙。復録同人詞數家、而先生蜩翼詞五首預焉。

先生聞之曰、實業無就處、以詞名非夙志也。致書于常、爲削其板、或易以他人名。

孝直公固好交遊、先生又以宜興有姻戚、頻侍公往來銅峰沈水閘。是年秋、爲善卷張公之遊、路宜人兄蒙山先生同申博學能文、遂介之遍識其邑名宿。潘宸雅觀常有學行、嘗同席寢、中夜抵先生足曰、有所思乎。曰、無。余晨覺時此中澄然不著一物、如此飯許時。潘曰、是根氣深故也、吾子才而斂、必得大成。

三年戊午、先生年三十。與于常書曰、日來留意八股、屏棄一切、頗覺意有餘閒。憶往時希心涉獵、兀對几案、寒忘衣、饑輟餐、聞外事則腦欲裂。然其所省覽、迄今

數之芸芸然、頊頊然、不能自主也。勞逸之故、形神之辨、動静損益之消息、於此自領。蓋才餘於其事則見樂、不足者苦之。洛之才僅可於八股見餘、此又鷃鵬斥鷃之喻也。

秋七月、與兄五初隨侍奉直公同赴江寧鄉試、皆報罷。先生久困而名日重、每二三場經策題有僻奧難解者、爭就詢之、多不暇答、則條舉疑義、榜諸壁間、俾得其覼以爲常。

五年庚申、先生年三十有二。五月、長子顓生、字哲望。

六年辛酉、先生年三十有三。與庚申科、連試仍黜、作詩貽子常、有賈傅始弱冠、終軍亦妙年、吾今已過之、偃

蹇行自憐、非怨遇合遲、吾學實未全、道高身自尊、進退非徒然云云。

七年壬戌、先生年三十有四。次子願生、字慰望。作石船圖以寓意。安吳包慎伯世臣題曰、直當撐此渡海、吾子必待乘桴、吾子是以不果行也。先生嘗與子常書曰、紹仔已入浙籍、叔侯淵初已入北籍、洛殊不以爲喜耳。蓋先生出處之節已定於此。

八年癸亥、先生年三十有五。紹仔讀通鑑綱目、有疑滯輒條記之以示先生。先生爲之研尋訂正、凡地志天官、朝典家乘、遺章斷句、靡不綜究、彌月而成書二十卷、曰讀綱目條記、刊以行世。

九年甲子、先生年三十有六、捷江南鄉試第一。是科四書題謹權量一節、次振河海而不洩兩句、次天之高也至千歲之日至、並義藴深博、作者多不能滿稱。内監試陽城張公敦仁得先生卷、擊節不置、又慮其辭格古浩、不投時賞、乃手録全卷、從容示主試大庾戴公均元、若爲擬程者曰、此等文將焉置。答曰、闈中果有此、豈得抑置第二人。張公袖中出硃卷曰、此非闈中來耶。即命録其五經文及策論、相與傳觀之、稱美不容口、遂裒然爲舉首焉。初、本房師金鄉周公垣因不識三藝中祘字、以問張公、曰、是古算字也、其人必曉算法。取觀、力慫恿得薦。是年郡城同登者曰周伯

恬儀暐、曰瞿已方兩棠、曰吳伯新孝銘、路宜人兄墨山同甲亦舉是科。

十年乙丑先生年三十有七。春正月、計偕赴禮部會試。總裁四人、尚書大庾戴公衢亨、內閣大興朱文正公珪、侍郎蒙古恩公普、滿洲英公和。及揭曉、得先生名乃在第一百六十七名。戴公瞿然曰、此江南名解元也、而第於此、外人其謂我何。諸公亦深嗟惜之。及殿試十本進

呈、期必得第一人、竟易置第五、授翰林院庶吉士、

武英殿協修。與于常諸故人書曰、猗諸君子教益、幸得廁選禮闈。雖折花上苑、僅得卑枝、而自省褊材、實已

逾分。一日先輩聊爲頁弩，敬留前席，以待諸君。大名不可倖邀，快意尤恐多辱，諒吾兄亦爲洛耆之耳。祁生伯恬需此甚急，而竟不得，命也何如。其冬乞假歸省，奉直公庭訓困嚴，謂曰：無以是爲遂。汝知吾祖父以來讀書勤苦乎，將食祖父之福，抑將隳祖父之緒，俱視汝矣。

十一年丙寅，先生年三十有八。仍授徒家塾，顏其堂曰耕樂，書塾曰辨志，并爲之銘曰：惟士尚志，所志者道。聖賢在座，天地在抱。萬化非多，一經非少。存存萌萌，艮貴是保。志有不立，辨之宜早。玩細遺遠，求安求飽。岐能亡羊，貪乃喪寶。載銘爾室，中以自考。蓋先生進

身之初，夙夜自盟者若此。以臺閣中多用駢體，乃頗肆力於漢魏六朝之文。又選閱自漢以來至　國朝名臣表奏、碩儒論議，其文辭醇茂而章程明切者，錄之篇首，載其事由，篇末究其說之行止。然人自爲集，非若名臣奏議、經濟錄等書之分立門類也。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三十有九。春正月，赴京入館肄業。時同縣盛甫山敦大官侍御，延先生於所居之南墅課其子。盛固好客，交益廣，車馬日隆隆然，問字談藝者無虛晷。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四十。散館，朝考一等第七。七人者江蘇留館已得四，遂奉

旨以知縣用。時方開律歷館、總裁官爲滿洲某公、素重
先生名。英公和勸一造之、得以通曉算術奏留入館、
豈不踰百里宰乎。無已、亦須投一刺。先生不從曰、
皇上命知縣則知縣耳。且三十年讀書、亦欲一臨民以
自試也。書以詢奉直公、公答曰、惟　國恩所授、顧擇
官乎。遂謁選得安徽鳳臺縣。以其冬十二月到官。
是年從兄寶琮鄉試中式。
十四年己巳、先生年四十有一。盡棄其學、從事於刑名
法術之家。鳳臺故凋敝、民貧俗悍、公事廢弛、風氣僻
陋。甫下車、即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其要曰地利
宜講求、曰讀書宜鼓舞、曰保甲宜舉行、曰志書宜纂

修、曰名勝宜興復。條舉義法、俾各抒誠、盡心以相商確。雖莅任未久、然於縣境所至、已無不周歷。所過之地、即詳觀地形、察視土脈、訪問農圃。審知鳳臺方百餘里閒、平如手掌、土膏沾潤、豐歲畝收數石。自漢迄唐宋、淮南北耕屯常爲天下最。玉海稱下蔡城有眉陂大夏陂等、皆溉田數百餘頃、葢即今關疃萬福集等處。由是銳意懇治、榜所居之楹曰栽花攜得蓬萊種、買犢教成渤海耕。其風概可見矣。

春、兄五初來鳳臺留一月、見縣事治、甚喜之。五初爲人沈毅、思慮詳審、又恐先生恃才輕事、戒之曰、有事勿畏事、無事勿造事。視大事如小事、是汝所易。視小

事如大事、是汝所難。先生敬佩之。

是年、恭逢

睿皇帝五旬萬壽、

覃恩加三級。祖考惕齋公、考歗亭公

誥封奉直大夫。祖妣高氏、庶祖母周氏、妣奚氏俱贈宜人。與文職壽州知州以下、武職壽州鎮總兵官以下、

立

萬壽頌於報恩寺。碑豐丈餘、周儀暐撰文、吳江吳育篆書。卓哉皇皇、儼乎嶧山會稽之鉅製。

十五年庚午、先生年四十有二。在鳳臺新修縣署成、記曰、嘉慶十三年、予始受事鳳臺、環視廨舍、悉傾圮壞

廢冗未暇理也。十五年二月、以狀請於藩司、願借款葺治、而歲捐令之養廉、分十年之積以償庫、報可。以六月經始、九月竣事。估工用白金千四百兩有奇、迄功之成也、實用鏹二千兩而贏焉。官舍如傳舍、自古慨之、而縣治爲甚、抑於鳳臺尤甚之甚。令非能長子養孫也、數歲率一遷耳、去之易、故不甚惜。簿書猥煩、既無遺心餘力、以經營其居、計令之當出、積一歲廉俸不足以支一月、復節縮而營其居、是重累也。鳳臺之治、倍劇於他邑、鬬死罪以十數、吏民疲而骩法、日斷斷於庭、一不當則訐告、官長吏催書火急、費用無等。得官者輒朝聞報而夕欲更之矣、故曰甚之甚。夫

示民之道，先之以整肅，敗氣日積，凌夷無等威，則恭敬之心不生矣。況重之以畏葸卻退，頊然若不敢望，望然若不屑，則民之偷而玩，野鄙而妄自棄，果孰使其然也哉。麗記歲月，列其工費，欲後來者有所循也。

往年夏行縣之西北，尚塘集有橋爲鬪噬往來之道，頗敧危，息於其里孫曖家。孫固有善人名，命新之。是年春，以觀春稼復過，是橋則已新矣。孫曖言是役十人實倡之，因私名曰十議，乃爲刊碑記，列其名於碑陰，示奬勵焉。

縣西南境有豐湖、濱湖七坊，環百餘里之水皆仰此蓄洩，而牐久廢。乃爲經營創建，令牐之底與湖底極

深處平、高十六尺、廣丈十尺、八十七門、寬十二尺、向乙兼加卯。計用面首石四百丈、裏用不等石八十萬觔、雁翅用不等石七十觔、木六百本、板二道、石灰五萬觔、灌用米汁千五百觔、瓦石匠千五百工、役四千六百夫。大都用錢二千五百緡。工剏於季春、迄於孟秋。定以十一月開放、盡二月堵合。其有非時內漲及甚旱需外水灌救者、則隨時量爲啟閉。別條定事宜爲成書、授之七坊之民。銘曰、人生惟勤、生乃植、爾田爾宅、惟爾力、日成斯功寶斯穡。深溝沄沄、岸嶷嶷、原平隰清、雨暘節、自今歲取千百億。日完月修、保無斁、民無瘝、偷吏無賊、子子孫孫食爾德。

縣西北有焦岡湖，上承潁上縣界之雙橋集、長湖灣諸許高阜之水，陂陁旁集。外濱大淮，地勢窪下，湖周四十餘里，有高岡環之。往年春巡視縣境至湖中，時經十二年淮漲入湖，成汪洋，爲周視環湖地形，而湖邊二麥甚長發，因急命岡所不帀處築修各壩，防淮漲。且秋冬淮水消落，放水入淮，俱可涸而種麥。於春夏淮水長發時，引水入湖，便可蒔稻。又訪知上流黄家壩以上向有催糧溝一道，以道高阜之水入湖，使不漫衍傷稼，急開濬以資暢順。計兩工需數千金，而費無所出。其年夏頗旱，湖中多積水，適有事至湖，肩輿者逕湖而過，而深僅數寸。乃命民蒔稻，得大稔。

比將收割、厚利所在、且起爭釁。往湖中親勘、彌望數十里不見其際、因諭令種湖田者分所收三之一爲造牐挑溝之用。迨造豐湖牐、時穀價傷賤、不及二千緡、又爲捐俸以足之。麥秋可五六收、不征其租、令出人夫培築各壩。遂釐出催糧溝舊道、滌而深之。又於其年別造二里牐等處。自是境內蓄洩有資、地利稍稍興矣。

十六年辛未、先生年四十有三。在鳳臺。始編纂縣志、暇則爲之。邑士蕭景雲有學行、凡山水古蹟皆令身探而口述焉。

先生之治鳳臺也、以威勝。山川道里、必審其源委通

塞。雖僻陋小聚、歲必一再至。市里之魁、具詳其姓名。姦盜竊發、預知其出沒蹤跡。其聽訟也、通閱案牘上下、四旁節目、了然於心。出坐堂皇對兩造、則不煩言而判。地近中州而飲淮水、近中州、故其質樸厚、而服於義。飲淮水、故其性猛摯而喜劫掠。有所謂刀手飛韓諸頭目、其黨翼往往數千人、所至搭蓬縱奪無常處、守令率觀望養癰、莫敢誰何。先生志在肅清、朱紀、張先等皆老宿劇盜、以次就擒。有周清者亦巨魁、忽一日自投階下、願効犬馬贖宿罪。時適聽囚、久之畢、呼問、汝犯

皇家法、何可贖。答曰、所犯在前令、自爺來未嘗敢萋戾。



檢案牘信然、曰、聞汝有二千人之衆、奈何。曰、果辱收小人、可立解散。周淸固雄捷多智、乃命爲民壯首、專掌捕捉之事。由是寇竊朝發夕擒、雖越境無免者。治與壽州同城、武官總兵以下又牽掣其閒、先生一斷以法、不爲屈撓、上下咸憚其威望。關嚂司巡檢鄧廷彩有吏材、令寰關嚂司民毋得越控、巡檢司不能斷、乃以其狀上而聽之。民始懼其猛、繼乃大悅、至生辰獻土物以賀、肩擔手提、綿延十餘里、隻雞斗粟、充積中堂。

朱紀之擒也、將解入鳳陽府。府去縣百八十里、先生親督護備非常。至陶皋、已出城八十里矣。其黨千八

來追、亟命驍壯數人將囚出別道、而身自當來者。左右盡散、先生一人獨坐不爲動、既徧索不得、去刀跪問曰、吾主安在。曰、誰爲主。曰、朱紀。曰、朱紀犯皇上法、已解入府矣。又曰、可求恕否。曰、他罪可恕、罪至殺人不可恕。徐散去、朱紀竟遣戍如律。

十七年壬申、先生年四十有四。在鳳臺。壽州城西湖卽水經注之尉升湖也。湖西北屬壽州、惟北涯屬鳳臺、地窪下、遇潦輒成巨浸。明末嘗開種加租。

國初蠲除、空其地爲兵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六、而界址無考。總兵、游擊、都司、守備各營馬縱踐民田、屢爭不勝。春三月、州民來訴、先生以非本境、拒不理。

其人持狀不肯去、曰、神君慈母、置不問、兵食民無餘骨矣。先生惻然、度此事非可口舌勝、命盡驅其馬來。兵數千、勢洶洶然、總兵多隆武憤甚、遽以其狀白督憲百公齡、撫憲錢公楷。乃委鳳廬道四色達、鳳陽府知府姚鳴庭、江蘇候補■廣■、蘇州同知信■、江寧府副將■祥會同壽州總兵多隆武、游擊沙念聖、守備程錫泰、壽州知州沈南春勘丈。舊志載湖周六十里、先生遵用部頒尺式、足五尺爲一弓、三百六十弓爲一里。兵四地、實丈十四里六十弓、民六地、實丈十七里六十弓。劃直溝一道、溝以東爲民、溝以西爲兵、兩不得侵越。餘一里六十弓於湖之南北岸、爲民人

由湖東入湖西樵牧之路。並爲圖說、爲呈百公錢公、並嘉其明白。公嘗卽飭刊碑記營縣中堂及湖岸、使永永遵守。由是民困得蘇。

縣與州同學、學四旁久爲民占居。與沈公南春清復舊界、撤民屋二百餘楹而給之值。重修學宮、并以其餘力新訓導署。時江陰莊椿爲訓導、招生徒朝夕講藝其中、頗聞吟誦之聲矣。

北門橋爲往來孔道、遇淮水盛漲、橋淹没、舟人居奇、或强索苦行旅。乃勸設義渡、僱六船、船給錢七千、不許索行人一錢。其無水之年、亦如例給與、爲修葺之用。勒石渡側、以垂永久。是年秋九月、縣監生張志儀

率其族出貲修北門橋成、費緡錢三千一百有奇、亦爲刊碑記其事、用獎勵焉。

北肥河新修東嶽廟成、碑記曰、五嶽於天下最尊、泰山尤嶽之尊者、故書云岱宗。傳者曰、東方陰陽之交、萬物資始、爲衆所宗也。道家者流遂謂東嶽主生能爲人延壽命、廟祀遍天下。鳳臺北肥河之厓、有白棠村、其建東嶽廟也、云自漢伊始、不可得詳也。茲土自漢以來歷爲兵爭區、人習干戈。承平無事、無所用其摶噬之氣、睚眦言語、往往挺刃矢相併、視性命如草芥、殆與神之行違反。將神醜其德勿之恤耶、抑事神之心有未至耶。夫吾儕幸得天地之貴氣而爲人、又

幸生太平無事之時，得以安居暇食，服習禮義，則所以平其心，養其氣，以厚其生者，宜何如。而顧妄逞其暴戾，以自戕賊哉。吾民其無屑屑焉以求福，而惟求所以致福者，以當乎人之心，而無失乎事神之意，則神人永有賴焉。廟僧洪深修葺廟屋，籍其産，上之官，將刻石以垂永久。故爲著籍勒禁於碑陰，而持神之德以詔示之，使自知其生之可貴也。

秋九月，兼理壽州事。

冬十月，聞奉直公病，即日請急假歸省侍顔色。二十五日，以官事煎迫，仍還鳳臺。

十八年癸酉，先生年四十有五。在鳳臺，兼理壽州事。三

月修報恩寺、得趙宋天聖年所造塔甎、質極密緻、製研以授寺僧、用備此寺掌故。又得晉泰始甎、漢咸安甎、元康甎、淮南王舊壘甓數十百枚、僚客競琢爲研、先生各爲銘以係之。由是好事者轉相誇羨、視端歙蔑如、而自遠求者踵至矣。

秋七月、風旱傷稼、禱於黑石潭順濟龍王廟三日而大雨、四野沾洽。感神之靈應、重修其廟、因刻其事爲享神之歌曰、矗崱屴兮山皋、石積鐵兮風饕。俯靈淵兮窅深泬、是守地戶兮羣神所曹。神之都兮耆耆葺、荷屋兮擁蘅芷。貝闕兮珠宮、曠彷彿兮淮之涘。神之遊兮登天門、從螭蚪兮朝玉晨。鏘佩鑲兮按天語、爲

我民兮訴愁苦。民之愁兮天爲憐、逮天澤兮神所專。雲車兮風馬、相從兮來下。頓飛轡兮故鄉、羌彷徨兮四野。澤流兮滂沱、沾原隰兮被陵岡。雷轟轟兮不怒、電爍爍兮空光。許給靈殖儼以祇候兮、妖魃跳而遁藏。揭升降兮神勞止、我民歡兮天喜。仰造物兮太空、歸荃宰兮神之功。擊牲兮列俎、傳芭兮坎鼓。神延留兮容與、年屢豐兮肅告禋。歲將事兮罔不寅、歲復歲兮年復年。神與我民兮、宜子宜孫。

前明巡撫方孩未震孺、壽春人也、其文集或舊有刊本而散佚者、亦有未經刊刻者。先生因纂縣志藝文、并力爲搜錄、至是始輯成一書。爲奏疏四卷、自敘年

譜一卷、報恩錄一卷、禍由錄一卷、詩一卷、筆記六卷、雜文一卷、附刊一卷、都一十六卷。爲之序曰、先生當權姦內訌、疆宇日蹙、舉朝恇擾之時、忠義勃發、以一書生出入戎馬間、指陳機宜、曲得要領。奇偉非常之氣、一時未有逾之者也。而廠寺盜權、羅於羅織、乃幾爲楊左諸君子之續。嗚呼、明之亡也、其小大臣工精神皆渙散而不相攝、各圖其私以苟旦暮、或更倖人之敗以自售其言、於國家利病固弗恤也。若王化貞之戇闇、熊廷弼之傲狠、張鶴鳴之庸下、舉朝知之、而莫能倡一議、出一策、以消隱禍於未然。雖以先生之苦口熱腸、調護之、呼籲之、而彼昏不知、無救于敗。悲

夫。心者身之主也、四肢百骸者心之衛也。心惝恍而不靈、饑飽之不知、寒熱之不辨、榮衛否隔陰陽舛僨、甚者賊風沴氣直襲藏府、小亦手足掣曳、拘攣乖反、猶復毒視藥石、仇視和緩。及其一壓委之大命、可勝悼哉、可勝悼哉。按粵筆記、於一文牒一決罰、具有裁量、知先生學問邃密、心和而氣平、固非慷慨任事以果敢自爲者也。其處置吉藩事及籌理軍餉、皆一方安危所係、而明史於本傳及諸王傳皆不具載、亦賴此以存其缺焉。譜既成、以授公裔方肇嵊刊版行世。輯壽春自明以來詩人、爲小山嗣音四卷、使伯恬序之。

州民任際殷兄弟結黨肆惡、爲逵逋患、擒際殷兄、訊之、一衆罪際殷、乃縱之、而際殷屢捕不獲。除日將暮、吏拜辭且放衙矣、先生謂之曰、吾忝任鳳臺歷六年、兼理壽州歷二年、有亂我政者、剗除略盡、惟任際殷掘強蝸角而不能治。今一歲又除矣、何面目率吏民

元旦盛冠服拜

萬歲之前乎。吏咸惶恐頓首、惟爺命。曰、今夕匪黨必不備、往必成擒。即點數百人赴任家莊、際殷方會聚張飲、殊死拒、焚其樓、際殷遂入水、竟獲之、而其兄遂赴

撫憲上控。

十九年甲戌、先生年四十有六。在鳳臺、兼理壽州事。爲

監生孫景賢作瑪瑙泉別墅記曰、北山多名泉、瑪瑙泉在㢘將軍墓左、孫景賢上舍營別墅焉。泉上出、精瑩可鑒、上有佳木、喬枝互翳。鑿方塘、引泉盈之、築小亭於其中、敞牖四達、芙蓉被波、纖鱗唼綠。水溢東出、潺然瀉石上、下導小谿、曲折數里、達於肥泉之南。結廬數楹、容促坐、蓋營之而未成也。負阜接磴、屏擁案演、面帶肥水、悄焉西邁、熨湖渟渟、鮮碧無際。外則交橫阡陌、方罫原隰、秋場可築、春蔬足供。依巖弄泉、則危樓複堞、馳驅宿艒、時明滅於青林之表。遠不絕跡、近不涉囂、亦閒居之勝賞矣。余讀水經注、壽春城郭左右自長瀨②津而下、有山淵寺、解南精廬、西昌寺、曲

水堂、皆擅山水之勝。當南北戰爭之時、此爲兵衝、而名藍傑觀曾不隳壞、酈氏崎嶇戎馬、無廢燕遊、而文筆之美又足以發揮幽奧、漱滌巖壑。每過北山、未嘗不慨然思之。夫山水之華澤、天地之所含潤也、所以條暢靈明、舒寫仁智。方今安寧日久、民氣和樂、弦誦之聲盈耳、而名勝之地祇益蕪塞、風雅或少衰矣。余嘗以春秋佳日攜賓從至泉上、仰矚雲嶠、覩八公之奇蹤。顧尋壘培、想謝傅之元致。解跋息陰、往往淹晷。景賢乞爲之記、因欣然書之、深望其墅之成也。先生嘗謂壽春於古亦一都會、八公山之草木、雀離寺之[illegible]載於史冊、著於歌詠、而今並闃然。來往於八公

四頂間，其巖壑最爲秀美，欲於八公山創八公仙院，於四頂山下重興雀離寺，皆擇幽敞之地爲之，結址壯闊，途徑繚曲，雜蒔花木，夾之以長松茂竹，招名僧法侶結鄰於其間。春秋勝日，邑中人士尋芳攬勝者可以攜筇蠟屐，終日嘯詠。此似不急之務，然爲益甚非淺鮮，而竟猝猝未能也。

二月，始卸壽州事。

三月，纂鳳臺縣志成，其序目曰：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勢、人民、謠俗苟有不晰，則不可以爲治。況南北之交，風會所趨哉。縣舊志陋而不該，蓋始事之難也。謹纂舊文，脈山川，采風謠，上該周秦，下至於茲，條而

次之。維縣平原繡壤、山林川谷、萬井之都、跨淮南北、承濠挾壽、是維形要。志地輿第一。民生敦龐、土田是急、五穀所宜、麥豆秫稷、載在職方。長淮千里、束於硤石、肆勁漂捷、風氣之所形。志食貨第二。經界定而保聚之圖輿、城郭繕而壇壝之封植、千極樹而守望之禦艮、杠梁成而涉厲之歌息。孰經紀是而鞏固是、不可以不諗也。志營建第三。彼淮淝邊滈、田廬是虞、曷若道溝瀆、完隄防、以益我灌溉哉。稽其成效、亦後事之師矣。志溝洫第四。官職建而民生善、官職曠而民生偷、其閒不容髮。當三國擾攘、兵革不休而民生殖、鄭君之力也。志官師第五。山回而幽、水肆而清、是生

傑英。志選舉第六。淮南内篇、不朽千載、暨於金石、考文所急。志藝文第七。紡平項頊、勇逾賁育。蛇蛇呂公、人倫之宗。亦有侍御、蹇蹇是主。本其行事、以與來者。作列傳第八。其姜披面、季女闔門、有煒彤管、陰教是敦。志列女第九。仁讓義浹、老死不見兵革、覽往昔戰爭之地、悠然以思、慄然而危、曠然而慶其生之辰也。志古蹟第十。凡十篇。其古今之變、因革之宜、土俗之濘漓、民生之勤窳、庶幾足以備觀覽焉。其在鳳臺、力欲行而勢不能者、曰田賦、曰保甲。其議曰、編查户口以嚴保甲、爲政之急務也。鳳臺地廣人稀、其湖窪之地、往往彌望四五里無聚落、遂至藏姦藪慝、時時爲

擾、則保甲尤宜急、而行此實有數難焉。村落大者不過十餘家、小者或一二戶、彼此相距或四五里、奇零星散、無從合併。一家爲匪、則數家從風、一村爲匪、則數村染習、蓋從惡如崩波流之勢。且爲匪必結黨、善良遂無以自立、即能自立、亦不敢攖其鋒。此由積習漸靡、相糾相坐之法、不能一朝制也。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流散四出、謂之趁荒、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其外來者則又隨宜逐便、營土屋、附田塍爲居、或彌年累月不去。不忍逐又不可編、則派甲派總之術又窮。今　國家休生養息、百有餘年、仁溥義浹、四達交通、無遠弗屆、生齒百倍於昔。斯邑獨凋敝不

可爲、而生齒不繁者、豈不以流移者衆耶。是以保聚教訓、戒遷徙、詰奸慝、尤不敢不兢兢。竊欲并村落之最小者、使歸附近之大村落、聯其什伍、毋得擅徙。外來之户不得於野僻處營結草菴棲止、其僦屋久居者隨時編册、登明原籍、嚴其任保。掖其良善、其頑梗者得即誅之、使愚民無與爲非、良民日益畏法、則保甲庶幾可行。然非上下一心、撫循周密、則恐大爲煩擾、利未見而先受其害。嗚呼、聖賢爲治必藉手於庶夫、民土着則生齒繁矣。安樂其處、則民土著矣。田疇闢、室屋完、則安樂其處矣。勤治生則田疇闢、屋室完矣。知嚮善則勤治生矣、明是非之路則知嚮善矣。除

其害、布其利、以遂其生聚之樂、治本之道、意者無以易此歟。田賦議曰、賦之棼舛、至鳳臺而極矣。無魚鱗黃冊、無戶區細冊、坐落無準、四至無稽。有田地之分、而田或變地、地或變田、不能分也。田有三則之別、而孰爲中則、孰爲上則、無辨也。官徵其賦、不能問所徵者何田之糧、民完其糧、不自知所完者何糧之額。所以依檔冊、原科折實田地每畝科一分八釐而贏、而民間口號止云每畝項分。每畝項分者、云一畝定額銀一分也。蓋下則之地二而折下、每畝幾及一分、上則、中則爲數頗少、民間止以下則取成數也。一切推收、大約以分爲率、地旣寬廣、地値又賤、口號之地甚

者加實丈之半。又湖窪灘墝、向時荒壤、漸或開犁、往往地浮於額、黠者因緣爲姦。於是有賣地而不過糧、私向業主收銀、謂之代完。又私置大弓、大於官弓或六寸、或一尺。方言謂弓爲㮓、於是賣田論價有官㮓、大㮓之別。而有糧無業、有業無糧、業多糧少、業少糧多、紛紛訐控矣。官無魚鱗册、所指地界漫無定準、難於丈量、上則中則亦無依據科斷。加以衛田衛地從中夾混、不可究詰。治此之法、惟有重釐地册、更正賦額、庶可望積弊滌除。而質駑資薄、能意之而不能行之、是以滋媿也。

夏四月、奉直公凶問至、慟絶而蘇者再。先生之任鳳

臺也、先後閱七年、乞休者再矣。前年歸省還所治、擬畢交替、刻日歸侍。眷屬且成行矣、不意仍見羈留、遂成終天之訣、終身恨之。蓋自是不復出矣。代者至交盤倉庫、正項無虧、請咨回籍。嗣因捐攤雜款、後任搜求、尚有一千餘兩、遂爲當事所齮齕。任際殷獄亦未結、不得請。

以罷官作弛於負擔圖。

武進李先生年譜卷一

校記

①吳：當作「楚」。按，《藝文類聚》卷八九、《太平御覽》卷四〇九均載戶文子叔入楚，當據改。又戶文子叔，或作尹文子叔、石文子叔，見上引二書。

②長賴：當作「長瀨」，見《養一齋文集》卷一〇《瑪瑙泉別墅記》文。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3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94
页数=894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82
SS号=12365610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3.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